

渾敬著

大雲山房文稿

世界書局印行

大雲山房文稿通例

一。雜著文。諸子家之流也。故漢魏以來多自書子。集中皆書字。用王子淵法也。序記文多自書余。宋人稱人曰賢。自稱曰愚。亦入之序記。集中皆書名。碑志文。漢魏本文。不入撰人名。集中入撰人皆書名。用韓退之法也。傳文後書論曰。用班孟堅法也。

一。大傳本史書體。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不入本集。後人有入本集者。或自存史藁。或爲史官擬藁而已。集中無大傳。其小傳外傳傳中必書名。祖父及傳中所及之人。雖貴且賢必書名。祖父賢始見。子孫亦然。妻妾有故始見傳。非碑志體也。官與地必書本朝之名。紀實也。爲異姓作家傳。非正例。集中同姓家傳名書諱某。不書姓。不書所籍。子孫之言也。傳中所及之人。書某公某名。某君某名。儒者書某先生某名。與祖父交尊之也。存其名。記事之體也。遠祖家傳。所交之人。止書姓名。世不及也。

一。大傳書名書字不書號。史法也。儒者於傳中事。別書稱某。號先生。亦史法也。外傳小傳。或書號。或書別號。道號者。性情也。古者。幼名冠字。故於名下書字。世人加字於名上者。非也。集中名字并書者。字皆在下。號或取地。或取所居。始六朝之稱清溪大山小山。禪者亦稱南嶽青原。至宋人人稱之。世人止稱號而加於名之下。是稱其人而後綴其地及所居。亦非也。集中名號并書者。名皆在下。別號如漫郎。醉吟先生。道號如華陽真逸。無垢居士。集中有故則書。

一。傳目自漢書以下皆書名。史記或書名。或書字。或書官。或書爵。集中家傳皆書號。書先生。外傳小傳皆書字。或書人所稱。如曹孝子是也。

一。碑志文較史傳例稍寬。集中凡文中所及之人。書某官某姓公。或某姓君。再書名。其滿洲蒙古不紀其氏者。書某官某名公。或某名君。用元色目人例也。紀其氏者。書如漢人。

一。碑志文目書階官。書職官。書爵。書諡。此通古今例也。古人集多不書一者。集中止書職官。其階爵諡。於文中見之。書石則目具階職爵諡。用當時法也。

一。集中碑志文目。監司以上書公。以下書君。成一家學者書先生。所尊書府君。友書字。婦人書所生之姓。姓所以別女子也。其夫之姓。文中見之。

一。集中碑志文目。止書某公。某君。某府君。其妻之合葬者。文中見之。以合葬志。非古法也。祔葬志書祔葬。從夫之義也。

一。集中遺事述書法。如碑志。行狀。行略書法。亦如碑志。書事之書法如傳。

一。墓表有列銘及詩者。變例也。集中皆不列銘及詩。碑記列銘及詩者。正例也。集中皆列銘及詩。壁記則無之。其壁銘有序者書并序。以別於壁記也。

一。碑志文有序。有志。有銘記。作文緣起。序也。記事及葬年月。志也。詠歎之。銘也。集中志文。有作文緣起者。目書并序。餘不書。其有志無銘者。目止書志。志略者。目止書銘。碑文皆書碑銘。不書并序。碑以無序爲正例也。

一。爾雅歲名歲陽二章曰。歲在甲。歲在寅。而以闕逢攝提格名之。太史公律歷志書於逢攝提格。而年表書甲子。後儒謂年不書甲子者。謬說也。然尙書春秋。皆書年數。各史書因之。故記事之文。以書年數爲是。集中從之。

一。碑志文書甲子。則不書日數。書日數。則不書甲子。正例也。集中有書日數并書甲子者。以之別疑表信。變例也。書越三日戊申。越五日甲寅。其法也。

一。集中碑志文。書始遷祖及曾祖以下。其高祖有功德則書。書母書前母。繼母生母不書。曾祖母祖母其書者。變例也。書妻。書子。書女。不書孫。以孫應書其父之碑志也。有故則書。集中有應書之人而不書者。必有當絕之道焉。此春秋之義也。傳中亦用之。

一。集中碑志文。必書葬日月及地。不書者。乞文時未卜日月及地也。必書曾祖以下及官名。其書某官某名。止從某某者。狀失體不官不名。或失體不及其上世也。

一。集中碑志文。曾祖以下。有官者書職官。卒後贈職官亦書。至子孫貴封贈官。止書階官。以不治事也。

一。集中傳文。止書某年進士舉人。不書某科。史法也。碑志文書鄉試中式。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詳之也。

一。集中序文。地名據今時書之。官名亦然。其或書古官者。自唐以後。人多稱古官。至今沿之。存當時語也。碑志文述人言書古官者。亦存當時語也。書上書言事。皆與序文同。記文不書古官。紀實也。

一。集中書上書目。皆書姓書官。座主舉主及所受業。稱先生。其目書官。文中書先生者。非所受業也。友書字。其書號者。或其字不著。或其字不應古法。如號之取地取所居也。漢人友稱字。唐人稱行。宋人稱官。於所學稱號。自明以來。及門俱稱號矣。時爲之也。

一。集中書上書。首必書某人閣下。足下。執事。未必書某月日。某謹上。以別於尺牘也。

一。禪悅文。古人入外集。以爲佛家言也。集中辨正經論者。仍不入外集。辨正道家言亦然。

一。史記漢書。載四言詩歌行。晉唐書以後。載五七言古近體詩。此史法也。文家載詩則格下。集中載詩者。皆入外集。詞曲不載。

一。集中文格近者。亦入外集。

一。詩目唐人或書行。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今官。或書古官。或書所官之地。宋元明人或書號。或書世所妄稱之官。如總制宮諭是也。集中書號書古官。不書所官之地。號亦地名。不可與所官之地相沓也。不書妄稱之官。懼雜也。一人再見。不書姓。遷官者。改書官。其年數。六朝以後。皆書甲子。集中從之。

一。詞目以曲名爲目。次行。低一格。注題。不注題者。皆無題也。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目錄

卷一

原命……………一
 喻性……………一
 說地……………三
 說山……………三
 三代因革論一……………四
 三代因革論二……………四
 三代因革論三……………六
 三代因革論四……………七
 三代因革論五……………八
 三代因革論六……………九
 三代因革論七……………一〇
 三代因革論八……………一一
 西楚都彭城論……………一二
 辨微論……………一五
 續辨微論……………一六

釋夢……………一八
 釋拜……………一八
 釋弁一……………一九
 釋弁二……………一九
 釋弁三……………二〇
 釋鉤……………二〇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辯……………二〇
 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二二
 雜記……………二二
 雜說……………二四
 張真人府印說……………二四
 得姓述……………二五

卷二

九江考……………二六
 康誥考上……………二七
 康誥考中……………二八

康誥考下……………二八

周公居東辯一……………三〇

周公居東辯二……………三〇

顧命辨上……………三一

顧命辨下……………三二

匏有苦葉說……………三三

雄雉說……………三三

桑中說……………三四

蝮螫說……………三四

有狐說……………三五

黍離說……………三五

雞鳴說……………三六

鴟鴞說……………三六

讀晏子一……………三七

讀晏子二……………三七

讀五帝本紀……………三八

讀管蔡世家……………三八

讀魯仲連鄒陽列傳……………三九

讀張耳陳餘列傳……………三九

讀貨殖列傳……………四〇

讀霍光傳……………四〇

讀論衡……………四〇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四一

古今人表書後……………四一

三國志書後……………四二

諸夏侯曹傳書後……………四二

書鈐山堂集……………四三

金剛經書後一……………四三

金剛經書後二……………四三

楞伽經書後一……………四四

楞伽經書後二……………四四

天發神讖碑跋……………四五

乙瑛碑跋……………四五

孔羨碑跋……………四五

卷二

與紉之論文書……………四六

上秦小峴按察書……………四七

上曹儷笙侍郎書	四八
答麗笙尙書書	四九
上汪瑟菴侍郎書	五〇
上陳笠帆按察書佚	
答吳白厂書	五一
答蔣松如書	五二
與湯編修書	五三
明儒學案條辯序	五三
五宗語錄刪存序	五四
子居決事序	五五
先塋記	五五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五六
重建東湖書院記	五七
新喻東門漕倉記	五七
新喻羅坊漕倉記	五八
沙隴胡氏學田記	五八
重修萬公祠記	五九
遊羅漢巖記	五九
東路記	六〇

遊翠微峯記一	六一
遊翠微峯記二	六一
重修瑞金縣署記	六二
東麓先生家傳	六二
后谿先生家傳	六三
少南先生家傳	六四
香山先生家傳	六四
衷白先生家傳	六五
遜菴先生家傳	六五
南田先生家傳	六六
羅臺山外傳	六七
謝南岡小傳	六八
二僕傳	六八
後二僕傳	六九
紀言	七〇
書山東知縣事	七一
書王麗可事	七一
書獲劉之協事	七二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七三

新喻縣文昌宮碑銘……………七四
 文昌宮碑陰銘……………七五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七七
 海會菴放生河碑銘……………七八
 劉先生祠堂壁銘并敘……………七八

卷四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七九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八一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八三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八四
 太子少師體仁閣太學士戴公神道碑銘……………八六
 張臯文墓誌銘……………八八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八九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九〇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九一
 寧都州學正聞君墓志銘……………九二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九二
 饒府君墓志銘……………九三

饒陶南墓志銘……………九四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九四
 寧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九五
 張府君墓志銘……………九七
 刑部江西司主事曹君墓志銘……………九七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九八
 楊貫汀墓志銘……………九九
 徐恭人墓志銘……………一〇〇
 甘宜人墓志銘……………一〇〇
 姜太孺人墓志銘……………一〇一
 李夫人墓志銘……………一〇一
 董孺人權厝志……………一〇二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一〇三
 女嬰壙銘……………一〇三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一〇四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一〇四
 王盛石記……………一〇六
 鸚武冢石記……………一〇六
 祭張臯文文……………一〇六

右大雲山房文彙初集四卷目錄。瑞金陳蓮青雲渠排次讐校。凡雜文一百六十篇。嘉慶十有六年五月。刻于京師琉璃廠。工冗雜不應尺度。且未竟。九月補刻。并修治于常州府小營前。以彙本篇自爲葉。不用漢唐寫書首尾相銜法。爲日若干而竣。二十年三月。武寧盧宣旬幼眉。改定二十篇入外集。復刻于南昌甲戌坊。附通例于後。惲敬子居自爲序錄曰。惲氏著于南宋。自方直府君十一傳而至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魏。東麓府君三傳而至典儀正敬于府君紹曾。敬于府君入本朝。四傳而至子渭府君士瓚。子渭府君生先府君輪。子渭府君好讀書。飲酒鼓大琴。先府君無所嗜好。于世事無所阿。三十年。教授窮山中。敬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聲。八年。學爲詩。十一。學爲文。十五。學六朝文。學漢魏賦頌。及宋元小詞。十七。學漢唐宋元明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讀書之序。窮理之要。攝心專氣之驗。非是不足以爲文。于是復反而治小學。治經史百家。凡先府君手錄天官地志物理人事諸書。亦得次第觀之。然未有所發也。時于一二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數十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誦之口。書之手。仍芒芒乎。搖搖乎而已。先府君曰。此心與氣之故也。不可以急治。當謹而俟之。減嗜欲。暢情志。嗜欲減則不淆雜。情志暢然後能立。能立然後能久大。自是之後。敬不敢言文者十年。旋走京師。遊中原。南極黔楚。與天下篤雅恭敬之士交。竊窺其言行著述。因復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論撰。而下筆迂回細謹。塊然不能自舉。嗚呼。天地萬物。皆日變者也。而不變者在焉。不變者。所以成其日變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萬物之日變。氣爲之。心之日變。神爲之。神之變。速于氣之變。而迂回之弊。循循然而緩。謹細之弊。切切然而急。于神皆有所闕焉。敢不力充之。以求所以日變者哉。然而有不可變者。典論曰。學無所遺。辭無所假。史記曰。擇其言尤雅者著于篇。可以觀矣。雲渠所錄。皆嘉慶建元以後論議。謹以年次其目錄。庶得失進退。有以自考焉。其改定入外集者。目錄皆刪之。所存如左。

嘉慶元年。在富陽。四月。往貴州。十月。至江山。得文七

與紉之論文書……………四六

首。

東麓先生家傳……………六二

遜菴先生家傳	六五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九一
南田先生家傳	六六	五年在京師。六月。至新喻。得文九首。	
紀言	七〇	喻性	一
劉先生祠堂銘	七八	三代因革論一	四
王盛石記	一〇六	三代因革論二	四
二年八月。至常州。得文二首。		三代因革論三	六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一〇三	三代因革論四	七
女嬰壙銘	一〇三	釋弁一	一九
四年。在常州。九月。至京師。得文十一首。		釋弁二	一九
讀晏子一	三七	釋弁三	二〇
讀晏子二	三七	釋鉤	二〇
先塋記	五五	六年。在新喻。七月。至南昌。十二月。還新喻。得文十六首。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五六	說山	三
后谿先生家傳	六三	釋夢	一八
少南先生家傳	六四	九江考	一六
香山先生家傳	六四	康誥考上	一七
衷白先生家傳	六五	康誥考中	一八
書山東知縣事	七一	康誥考下	一八
書王麗可事	七一		

周公居東辯一	三〇
周公居東辯二	三〇
桑中說	三四
蝮螫說	三四
有狐說	三五
讀論衡	四〇
三國志書後	四二
諸夏侯曹傳書後	四二
上秦小峴按察書	四七
答蔣松如書	五二
七年。在新喻。得文十三首。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辯	二〇
張真人府印說	二四
匏有苦葉說	三三
雄雉說	三三
黍離說	三五
雞鳴說	三六
鴟鴞說	三六
重建東湖書院記	五七

新喻東門漕倉記	五七
新喻羅坊漕倉記	五八
沙隴胡氏學田記	五八
張臯文墓誌銘	八八
祭張臯文文	一〇六
八年。在新喻。得文六首。	
鈴山堂集書後	四三
與湯編修書	五三
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七四
新喻文昌宮碑陰錄	七五
徐恭人墓志銘	一〇〇
董孺人權厝志	一〇二
九年。在新喻。六月。至南昌。得文七首。	
金剛經書後一	四三
金剛經書後二	四三
二僕傳	六八
甘宜人墓志銘	一〇〇
李夫人墓志銘	一〇一
饒府君墓志銘	九三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一〇四
 十年。在南昌。四月。至瑞金。得文四首。
 遊翠微峯記一……………六一
 遊翠微峯記二……………六一
 書獲劉之協事……………七二
 姜太孺人墓志銘……………一〇一
 十一年。在瑞金。四月。至南昌。十一月。還瑞金。得文十
 一首。
 雜記……………一二
 顧命辨上……………三一
 顧命辨下……………三二
 楞伽經書後一……………四四
 楞伽經書後二……………四四
 上曹儷笙侍郎書……………四八
 答吳白厂書……………五一
 東路記……………六〇
 謝南岡小傳……………六八
 後二僕傳……………六九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八九

十二年。在瑞金。得文六首。
 答曹儷笙尚書書……………四九
 重修萬公祠記……………五九
 遊羅漢巖記……………五九
 海會菴放生河碑銘……………七八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九〇
 寧都州學正聞君墓志銘……………九二
 十三年。在瑞金。五月。至南昌。六月。回瑞金。十月。復至
 南昌。得文十五首。
 原命……………一
 說地……………三
 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二一
 讀五帝本紀……………三八
 讀管蔡世家……………三八
 讀魯仲連鄒陽列傳……………三九
 讀張耳陳餘列傳……………三九
 讀貨殖列傳……………四〇
 讀霍光傳……………四〇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四一

古今人表書後	四一
上汪瑟菴侍郎書	五〇
上陳笠帆按察書佚	
子居決事序	五五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九二
十四年三月。還瑞金。七月。至南昌。得文九首。	
三代因革論五	八
三代因革論六	九
三代因革論七	一〇
三代因革論八	一一
雜說	二四
得姓述	二五
重修瑞金縣署記	六二
饒陶南墓志銘	九四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九四
十五年。在南昌。十一月。至常州。得文十首。	
天發神讖碑跋	四五
乙瑛碑跋	四五
孔羨碑跋	四五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七三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七七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	八一
寧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九五
張府君墓志銘	九七
刑部江西主事曹君墓志銘	九七
鸚武冢石記	一〇六
十六年。在常州。二月。至京師。八月。還常州。得文十四首。	
西楚都彭城論	一二
辨微論	一五
續辨微論	一六
釋拜	一八
明儒學案條辯序	五三
五宗語錄刪存序	五四
羅臺山外傳	六七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七九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八三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八四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八六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九八
 凡文之事曰典。典者所以尊古也。若單文無故實。則比于小學諸書。當時語。據制詔及功令是也。曰自己出。毋勦意。毋勦辭是也。曰審勢。能審勢。故文無定形。古之作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是也。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者。必稱其物也。言事言理言情皆以之。請以質當世之君子。

大雲山房文稿一集目錄

卷一

春秋說上……………	一〇九	釋岐……………	一一七
春秋說下……………	一一〇	釋鴟鳩……………	一一八
讀大學一……………	一一二	大過說……………	一一九
讀大學二……………	一一三	小過說……………	一一九
讀孟子一……………	一一四	困說……………	一二〇
讀孟子二……………	一一四	明夷說一……………	一二一
說仙一……………	一一五	明夷說二……………	一二一
說仙二……………	一一五	相鼠說……………	一二二
說仙三……………	一一六	東門之枌說……………	一二二
釋舜……………	一一七	北山說……………	一二三
		碧玉說……………	一二三

散季敦說	一二四
得姓述附說一	一二五
得姓述附說二	一二五

卷二

姚江學案書後一	一二六
姚江學案書後二	一二七
崇仁學案書後	一二七
靖節集書後一	一二八
靖節集書後二	一二九
靖節集書後三	一二九
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書後	一三〇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一三一
卓忠毅公遺稟書後	一三一
維摩詰經書後	一三二
楞伽經續書後	一三二
壇經書後一	一三三
壇經書後二	一三三
文衡山先生詩冊跋	一三三

黃石齋先生手札跋	一三四
----------	-----

醴泉銘跋佚

張子實臨徐俟齋尺牘書後	一三四
-------------	-----

記蘇州本淳化帖	一三四
---------	-----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一三五
---------	-----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一三六
-----------	-----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二	一三七
------------	-----

答伊揚州書	一三八
-------	-----

答伊揚州書二	一三九
--------	-----

答伊揚州書三	一四〇
--------	-----

答伊揚州書四	一四〇
--------	-----

答趙青州書	一四一
-------	-----

與宋于廷書	一四二
-------	-----

答張翰豐書	一四三
-------	-----

答鄧鹿耕書	一四三
-------	-----

答鄧鹿耕書二	一四四
--------	-----

卷三

重刻脈經序	一四五
-------	-----

誦芬錄序……………一四五

十二章圖說序……………一四六

古今首服圖說序……………一四六

堅白石齋詩集序……………一四七

香石詩鈔序……………一四八

聽雲樓詩鈔序……………一四八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一四九

戒旦圖序……………一五〇

吳城令公廟壁記……………一五一

瑞安董氏祠堂記……………一五一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一五二

重修松竇菴記……………一五三

松竇菴後記……………一五三

望仙亭記……………一五四

良泉圖詠記……………一五五

遊廬山記……………一五五

遊廬山後記……………一五六

舟經丹霞山記……………一五七

遊六榕寺記……………一五七

同遊海幢寺記……………一五八

遊羅浮山記……………一五九

分霞嶺記……………一五九

茶山記……………一六〇

酥醪觀記……………一六〇

遊通天巖記……………一六一

子惠府君逸事……………一六一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一六二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一六三

楊中立戰功略弁序……………一六四

卷四

吳城萬壽宮碑銘……………一六六

光孝寺碑銘……………一六八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一六九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一七〇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一七二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一七二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一七四

刑部尚書金公墓誌銘	……	一七八	卜孺人墓志銘	……	一八四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	一七九	黃太孺人墓表	……	一八五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	一八一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		
孫九成墓志銘	……	一八二	運使李公墓闕銘	……	一八六
莊經饒墓志銘	……	一八二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	一八七
林太孺人墓志銘	……	一八三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	一八九
萬孺人祔葬墓志銘	……	一八四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	一九〇
右大雲山房文彙二集四卷目錄凡雜文九十六篇嘉慶二十年八月長洲宋揚光吉甫刻於廣州西湖街爲日若干而竣二十一年自贛往歛武進董士錫晉卿復爲排次增定十篇敘錄曰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聖人之經永世尊尚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從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流復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後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漓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漬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之疏證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用不發事物之蹟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觀之前世賈生自名家從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鼉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竇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					

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從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至若黃初甘露之間。子桓。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以輕雋為適意。時俗為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為二途。熙寧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襲積經文。其失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而畫之。睇而斲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為一物。太白。樂天。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遞趨遞下。卑冗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平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敬一人之見。恐違大雅。惟天下好學深思之君子。教正之。

嘉慶十七年正月。至南昌。三月。往瑞金。八月。復至南

昌。十二月。至吳城。得文七首。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一三一	讀孟子一	一一四
記蘇州本淳化帖	一三四	讀孟子二	一一四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一三六	戒日圖序	一五〇
重刻脈經序	一四五	姚江學案書後一	一二六
重修松竇菴記	一五三	姚江學案書後二	一二七
重修松竇菴後記	一五三	崇仁學案書後	一二七
萬孺人祔葬墓志銘	一八四	靖節集書後一	一二八
十八年。在吳城。十二月。至南昌。得文三十一首。		靖節集書後二	一二九
讀大學一	一一二	靖節集書後三	一二九
讀大學二	一一三	李氏三忠事蹟書後	一三〇
		維摩詰經書後	一三二
		壇經書後一	一三三

壇經書後二	一三三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一三五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一三七
答伊揚州書	一三八
答伊揚州書二	一三九
答張翰豐書	一四三
答趙青州書	一四一
吳城令公廟記	一五一
遊廬山記	一五五
遊廬山後記	一五五
子惠府君逸事	一六一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一六二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遺事述	一六三
吳城萬壽宮銘	一六六
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	一七八
孫九成墓志銘	一八二
林太孺人墓志銘	一八三
十九年。在南昌。得文二十一首。	
說仙一	一一五

說仙二	一一五
說仙三	一一六
得姓述附說	一二五
楞伽經續書後	一三二
張子實臨徐侯齋手札跋	一三四
答伊揚州書三	一四〇
答伊揚州書四	一四〇
與宋于廷書	一四二
答鄧鹿耕書	一四三
答鄧鹿耕書二	一四四
誦芬錄序	一四五
十二章圖說序	一四六
古今首服圖說序	一四六
良泉圖詠記	一五五
楊中立戰功略	一六四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一七〇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一七九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一八一
莊經饒墓志銘	一八二

卜孺人墓志銘	一八四	聽雲樓詩鈔序	一四八
二十年。在南昌。六月。至廣州。得文三十六首。		瑞安董氏祠堂記	一五一
春秋說上	一〇九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一五二
春秋說下	一一〇	望山亭記	一五四
釋舜	一一七	舟經丹霞山記	一五七
釋岐	一一七	遊六榕寺記	一五七
釋鳩鳩	一一八	同遊海幢寺記	一五八
釋螻蛄	一一八	遊羅浮山記	一五九
大過說	一一九	分霞嶺記	一五九
小過說	一一九	茶山記	一六〇
困說	一二〇	酥醪觀記	一六〇
明夷說一	一二一	光孝寺碑銘	一六八
明夷說二	一二一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一六九
碧玉說	一二三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一七二
卓忠毅公集書後	一三一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一七二
文衡山詩藁跋	一三三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一七四
黃石齋手札跋	一三四	黃太孺人墓表	一八五
堅白石齋詩集序	一四七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	
香石詩鈔序	一四八	運使李公墓闕銘	一八六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一八七	得姓述附說二……………	一二五
二十一年二月至贛州。六月至歙。得文十首。		醴泉銘跋佚……………	
相鼠說……………	一二二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一四九
東門之枌說……………	一二二	遊通天巖記……………	一六一
北山說……………	一二三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一八九
散季敦說……………	一二四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一九〇

大雲山房文稿言事目錄

卷一

與朱幹臣……………	一九三	與黎楷屏……………	一九六
與朱幹臣……………	一九三	與吳良園……………	一九七
與朱幹臣……………	一九三	與福子申……………	一九七
與朱幹臣……………	一九三	與廖永亭……………	一九七
答秦撫軍……………	一九三	與廖聽橋……………	一九八
與饒陶南……………	一九四	與徐臞仙……………	一九八
與周菊仔……………	一九四	答曹侍郎……………	一九九
答顧研麓……………	一九五	與舒白香……………	一九九
答顧研麓……………	一九五	與舒白香……………	二〇〇
與聞茂才……………	一九五	與鄧過庭……………	二〇〇
答黎楷屏……………	一九六	與裘春州……………	二〇〇

答陳雲渠……………一一〇一

答陳雲渠……………一一〇一

答陳雲渠……………一一〇一

答陳雲渠……………一一〇二

答陳雲渠……………一一〇二

答李守齋……………一一〇二

答楊貫汀……………一一〇二

與鄒立夫……………一一〇三

答鄒立夫……………一一〇三

與邱怡亭……………一一〇四

與章澧南……………一一〇四

與湯敦甫……………一一〇五

與楊鹿柴……………一一〇五

與余鐵香……………一一〇五

與胡桐雲……………一一〇六

與孫蓮水……………一一〇六

與瞿秩山……………一一〇七

與秦筠谷……………一一〇七

與左仲甫……………一一〇七

與陳寶摩……………一一〇八

與趙石農……………一一〇八

與趙石農……………一一〇九

卷一

與秦省吾……………一一〇九

與李汀州……………一一一〇

與李汀州……………一一一一

與莊大久……………一一一一

與李愛堂……………一一一一

答方九江……………一一一二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一一一二

與陳薊莊……………一一一三

與黃香石……………一一一三

以下家書

答姚秋農……………一一一三

與姚秋農……………一一一四

與姚秋農……………一一一四

與姚來卿……………一一一五

與來卿	一二一六
與來卿	一二一六
答來卿	一二一七
答來卿	一二一八
答來卿	一二一九
與來卿	一二一九
答來卿	一二二〇

大雲山房文稿補編目錄

南宋論佚	一二二五
蔣子野字說	一二二五
博婦	一二二五
答莊珍藝先生書	一二二六
與衛海峯同年書	一二二六
上秦小峴按察書二佚	一二二七
上座主戴蓮士先生書	一二二八
上陳笠帆按察書	一二二八
與王廣信書	一二三〇
秋潭外集序	一二三〇

與二小姐	一二二一
以下補遺	
答董牧唐一	一二二一
答董牧唐二	一二二二
與胡竹村一	一二二二
與胡竹村二	一二二二

沿霸山圖詩序	一二三一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一二三一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一二三一
小河馬氏譜序	一二三一
羅坊鄉塾記	一二三三
西園記	一二三三
曹孝子小傳	一二三四
書圖欽寶事	一二三四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佚	一二三四
朱石君尚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臯文	一二三五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

惲敬著

卷一

原命

無形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形知無形。無氣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氣知無氣。夫氣不有嘔然而和者乎。穆然而肅者乎。其嘔然者。非秩然而序無以大。其穆然者。非攸然而通無以久。其序而大通而久者。不有其敦然者乎。是故仁也。義也。禮智與信也。五者與氣俱者也。雖然。氣行矣。氣之過。無以生。氣之不及。無以生。其生形者。皆氣之中也。人之生形也。得中之中。得中故無過。而仁無柔。義無躁。禮無飾。智無詭。信無固也。得中故無不及。而仁無忍。義無憊。禮無嗇。智無蒙。信無岐也。是故五者與形俱者也。雖然。形生矣。天有時焉。地有宜焉。物有應焉。氣之清者湜焉。濁者淖焉。清而濁。濁而清者。粗焉。於是乎有氣之瘡。雖然。形生矣。而渾渾焉。而胚胚焉。而息息焉。嘔然者。不行而不止乎。穆然者。不行而不止乎。秩然攸然敦然者。不行而不止乎。于是乎有氣之流。是故五者有過焉。而柔而躁。而飾而詭。而固焉。且有不及焉。而忍而憊。而嗇而蒙。而岐焉。過不及之至。五者互相賊。而害仁。害義。害禮。害智。害信焉。相賊之至。五者各相反。而滅仁。滅義。滅禮。滅智。滅信焉。是惡也。然其所以生。皆中也。中皆善也。善者所以爲命也。命者所以爲性與情也。是故知命爲仁義禮智信之中。而性之善見。知性爲仁義禮智信之中。而情之善見。命性情皆形乎氣。止乎形者也。而形氣之善見。知形氣之善。而無形無氣之善見矣。故曰。以有形知無形。以有氣知無氣也。

喻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言性者。主孔子之言而已。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宋之程子。爲之說曰。孔子言氣質之性也。性之本。卽理也。孟子之言性。

善者。此也。噫。性一而已。孔子言其一。孟子又言其一。聖賢固若是乎哉。是說也。吾不敢以云。吾之言性。主孔子之言而已。曰。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孟子之言。卽孔子之言也。程子之爲之說非也。何以言之。性者。自乎人而言之者也。自乎人而言之。蓋郛實乎氣質者也。善者。自乎性而言之者也。自乎性而言之。蓋萌達乎氣質者也。孔子孟子之言。皆言此性也。何以言之。性者。具於心者也。性之發爲情。輔情而行者爲才。才者。知與能是也。是如火然。熒然而耀。心之知。灼然而然。心之能。炎然而上。心之性。上者。火之性也。善者。人之性也。情則自善而之惡。其返也。自惡而之善。才之所至如其情。是故熒然者。上行而耀。下行而耀。旁行而亦耀。心之知。知善能盡。知惡亦能盡也。灼然者。上行而然。下行而然。旁行而亦然。心之能。爲善能達。爲惡亦能達也。唯炎然而上者。抑之下則游。障之旁則搖。其炎然者。得隙則越焉。何也。其性也。是故火之性。上行之時。其性上。旁行下行之時。其性亦上也。人之性。爲善之時。其性善。爲惡之時。其性亦善。不爲善不爲惡之時。其性亦善也。堯舜湯武。皆性善也。諛躄蹠者。不以爲愚。以爲聖。躄蹠受之。其性善也。若是者。孟子之言也。其同於孔子奈何。曰。善也者。統乎智與愚言之也。近也者。別乎智與愚言之也。上下也者。極乎智與愚言之也。其善何也。曰。性也。其近何也。曰。性也。善故近也。近故無不善也。是故智之性亦善也。愚之性亦善也。上智下愚之性皆善也。其智愚上下何也。曰。才也。其智愚而移何也。曰。情之遷也。其才能赴之也。是習之驗者也。其智愚上下而不移何也。曰。才之不遷也。其情不能強之也。是習之不驗者也。性宥乎才。發乎情。習動乎情。竭乎才。移不移者。知與能爲之也。才也。非性也。是故才行乎情之善。其性之善。無銖兩之加也。才行乎情之不善。其性之善。無銖兩之耗也。故曰。善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命言性而善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以情言性而善者也。故曰。孟子之言。卽孔子之言也。程子之爲之說非也。雖然。人之才有智焉。有愚焉。有上下焉。其上下之中。抑有大小焉。聖與聖十其量。賢與賢百其力。庸與庸千其用。姦與姦萬其爲。束蘊而庸。庸積薪而輝。燁。焚山燎原。而萬人皆卻走。皆如其分之所至而已。是火之才也。而豈火之性哉。曰。堯舜湯武躄蹠皆性善。是

無差也。無差者。理也。其何異於程子之說歟。曰。程子之言善。離氣質而言也。吾之言善。不離氣質而言也。夫火之炎然而上。非火之氣質爲之耶。且如程子之說。有氣質卽有不善。是與於性惡之說也。曰。然則由子之說。謂氣質無惡可乎。曰。非也。向固言之矣。言氣質者。兼言知與能。各有其善惡。火之熾然灼然是也。言性之善者。不兼言知與能。火之炎然是也。無智愚上下之殊。曰。孟子之言性。皆言氣質乎。曰。無氣質。是無性也。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性也。有命焉。曰。形色。天性也是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孟子之言也。曰。修道之謂教。則與孔子之言若相發。然此傳孔子而之乎。孟子者也。韓子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是才言性也。戾乎孟子。卽戾乎孔子者也。以爲祖孔子。非也。

說地

凡形附形。凡氣合氣。土石形也。而息氣焉。氣液形爲水。水亦形也。土石水附。而地立焉。火純氣而見形。其形皆氣也。凡形之氣亦爲火。其合也。形不能間。則天也。形附形。是故鳥之翔必止。人與獸之走必踐。草木之根必植。魚泳物也。泳於水。亦附也。氣合氣。是故爲土石。爲水。爲鳥。爲人與獸。爲草木。爲魚。其氣皆天也。而息焉。而液焉。而翔且走。且植。且泳焉。雖然。土石水形勝而繫乎地者也。火氣勝而繫乎天者也。萬物形氣均而繫乎天地者也。人者。首陽而足陰。故縱生。鳥獸魚。腹陰而背陽。草木。本陰而未陽。故逆生。腹陰而背陽。故旁生。縱生者。首繫天而足繫地焉。逆生者。末繫天而本繫地焉。旁生者。背繫天而腹繫地焉。其繫天。合也。繫地。皆附也。是故地之圓九萬里。土石附焉。水附焉。萬物以其陰陽。循而附焉。

說山

敬前自京師之泰安。將爲泰山之遊。既至郭西二十里。停車。問逆旅主人。泰山所在。主人指車前翼然者曰。主山也。最上爲封禪臺。敬以爲不然。蓋意中東望海。西望秦。南望吳門之泰山。何止若是。至縣。同年生華君榕端爲之宰。誇其有是山。北面指曰。何如。則向之翼然者而已。敬大詫。以爲泰山負我。已而華君具三日糧而登。登三之一。

城郭人民如垤蟻。風瑟瑟然。再登。徂徠諸山。如土封之偃地。五汶之交如帶。至封禪臺。而雲氣可下視矣。蓋天下事。期之者過甚。大率不能如吾之意。而遂卑小之。則吾之知。將反有所不實焉。是故君子不以古人之能槩今人。則可以交士大夫。不以古人之事槩今事。則可以適家國天下之用。後以使事。自黔返楚。舟過彭蠡湖。湖之北。廬山橫起際天。舟行一日。山如近接舟首。及至星子。泊舟支岡下之石隄。而山不可見。其隄長二里。所高數丈。舟隱其下。爲所障。故不復見廬山。噫。以廬山之高且大。拔見數百里之外。而障於是隄。非舟之近隄過甚歟。與故君子無近小人。則大人之跡不爲所誣。無近小事。則大事之方不爲所蔽。子由子寬。從敬於渝水。將就試京師。二山皆所道也。作說山以告其行。

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非操削而爲局也。求其罪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于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埽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竈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于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分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周人。所言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焉。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爲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爲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爲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爲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爲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圍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爲國。有軍有賦。軍出于郊者也。賦出于遂者也。言百里七十五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者。兼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邪。是不可訓之說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羈縻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于百里者。則七十五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蓋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爲五百四百百里者乎。七十五里而爲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于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里之國。有可以齊于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于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封伯禽于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于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勤于功德。亦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滅義。以詐力吞噬。將不旋踵而覆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用。然後能滅國而鄰不爭。收土而民不叛。遠相襲既久。上下爲一。各固其疆。聖人必履封而裁之。計數而割之。則天下亂矣。是故夏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興王崛起。親賢夾輔。其功皆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于封國之後。復

大啓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聖人之中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直之。絜矩而方之。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于其閒也。其山川之奧則有畸。其鄰國之錯則有畸。其都邑之系屬則有畸。越于五十七百里者有之。越于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原隰斥鹵墳壤得其理。戰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子孫豈有一日之暇哉。此可質之萬世者也。

自記曰。韓詩外傳。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本朝惠半農先生據之。謂封五百里四百里。其采百里。封三百里。其采七十里。封三百里百里。其采五十里。欲合王制周官之說。其說據外傳。而與外傳歧。又封采之數。五等多寡。不畫一。不可從。

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不同。其數又不同。惲子居曰。先王治田。亦有越乎中制。不及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三者。聖人皆先自其國都行之。推之于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其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于黃帝。廢于秦。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已來已定溝澮之制者也。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詩曰。徹田爲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治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十一而藉是也。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衆。聖人者。期于均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一十一。推一王之制。仍其五十七。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已。然而尙

有進焉者。貢者。古今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民情。貢者。自諸夏至絕徼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地以均民力。是故聖人之世。以井田爲上治。以貢爲通法。上治所以見王道之尊。通法所以見王道之大。揖讓。上治也。與子。通法也。揖讓之名至高。于事至順。非堯得舜。舜得禹。不可行。井田之名至高。于事至順。非殷受夏。周受殷。不可行。而貢則無不可行。故聖人之行井田也。以貢輔之。而不責人之必行。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齊之內政。五家爲軌。五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井田以三起數。內政以五十起數。使齊之封內。爲井田者十之九。爲貢者十之一。齊能三其田而五十其人乎。抑破壞其井而五十其田乎。是齊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楚蔣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澶鹵。數疆潦。規偃潏。町原防。牧臯隰。井衍沃。賈逵皆以井數之。其說爲誣。九地之士。惟衍沃可井。杜預之說是也。是楚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鄭子駟爲田洫。而侵四族田。是鄭之田不盡井也。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是課多也。井田非稅畝賦不能加。魏未聞有此法。乃增其貢也。是魏之田不盡井也。聖人之行井田也。寬大如此。豈有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事哉。烏乎。此求方罫之說也。又豈有百里之國必萬井。五百里之國必二十五同之事哉。烏乎。此亦求方罫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四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儒者皆蔽罪商鞅。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彼自關以東。井田之廢。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誅草萊。摘沙礫。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別。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便于耕鋤。饁守望。而以廬井合之。是故井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山林斥鹵。積漸闢治。足給其民。又以餘者爲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衆。田不敷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淳古。歸田受田。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憑圖書稽核而已。必有不能實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

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非。四也。抑又有甚者。十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財匱。千乘不足。從而加其卒。則民煩。魯之稅畝邱甲。晉之州兵原田。其見于書者也。是故春秋戰國之民。其先世享井田之利。不可見也。所見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利遠則易忘。害近則其去之也速。而又日見貢之簡略。易從。爭趨之。以爲便我。便我。于是急公好利之君之大夫。徇其民而大變之。蓋井田之行也。自黃帝至周之初。歷一千有餘年。而其法大備。井田之廢也。自春秋戰國。漸漸漸泯。至秦之始皇。五百餘年。而後掃地無餘。天道之推移。人事之進退。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然則聖人處此奈何。曰。聖人者。非所能測也。雖然。其書具在。可考而知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無一言及于兵與農者何也。其事當以時變者也。貢之爲助。助之爲徹。是也。孟子于民產蓋屢言之。然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孔子之意也。夫王莽沒民之田。而民叛之。後魏限民之田。而民亦叛之。使孔子孟子生於始皇之時。豈必驅天下而復井田哉。噫。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怫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旣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人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儉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袂。躡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于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

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備。饑歲則畝無入。而備之給如故。其賃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于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爲之者衆。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衆。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于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于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減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予工。曰。懋遷有無化居。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減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氏也。有遣戍。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閒者矣。其餘皆所謂閒民情民是也。有天下之貴者。其亦于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三代因革論六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歟。曰。可。周制六鄉爲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民兵旣同。養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于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井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于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主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

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主芻茭之時有人。主糧糗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驅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然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衛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杕杜。周之詩也。然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然夏殷不能無觀扈之討。鬼方之伐。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其故何也。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疆事之爭多。而越國之寇少。耕耘之氓。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連諸侯之役。戰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已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受于天也。古厚而今薄。教于人。古密而今疎。故古者。士可以爲農。農可以爲兵。後世驅士于農。則土壤。驅農于兵。則農壞。泛令之。則詭入詭出。于二役而無用。嚴束之。則積怨畜怒。于一役而不安。情勢之所趨。則禁令窮。時俗之所積。則聖智廢也。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爲是。而八校爲非。唐之府兵爲是。而曠騎爲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八校無害于南北軍。屯田之制能行。則曠騎無害于府兵。宋之保毅義勇。明之箭手礦夫。則養兵且借助于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速其畔也哉。

三代因革論七

然則三代之顧役。可得聞歟。曰。可。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兵役也。田。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後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兵役廢而田役亦廢。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并租庸調爲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存焉。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長。鄩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于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督官物。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

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虐用之矣。是故鄉官遂官。卽後世之民役也。其祿卽後世之顧役也。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宮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是故府史胥徒。卽後世之官役也。其祿卽後世之顧役也。鄉官遂官。三代之時不爲役。三代之顧役。當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者。官役也。宋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之顧役。不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兼民役也。其民役之事。同于官役。則有其漸焉。自唐之中葉。天下擾攘。官役不足以周事。遂取之于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是故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視爲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爲固然。其後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爲固然。至熙寧之時。而民役不可爲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爲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爲顧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顧役則民逸而業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後之儒者。以熙寧之法。而妄意詆譏。非知治體者也。曰。民役之宜顧。則然矣。官役顧則久。久則爲民害無已時。如之何而可祛其害歟。曰。三代聖人。已行之矣。賦之祿。所以安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蠶螫蠅射之事哉。後之治天下者。知官役之可顧。而官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寧。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三代因革論八

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乎前二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于封域之制。莫要于人民之業。莫急于軍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蔭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

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裋褐。何必同。俎豆之華疏。不同于廟。干戈之凋塗。不同于師。車旗之完敝。不同于朝。粟帛之純量。不同于市。是故聖人之治天下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放之于民者。必使如絲之在縑。陶之在甄。無毫黍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尚。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于拂戾。趨事不至于迂回。于是首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而疎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篤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爲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修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

西楚都彭城論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于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于雍。司馬欣于塞。董翳于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郟。爲琅邪。爲陳。皆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于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于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

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徑。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虜。寄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繒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于收三秦之地也。急于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繫其要領矣。以司馬邛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于楚。故道通。韓成不睦于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荆邾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岌。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

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城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于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邛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于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夫戰爭之事。一日十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夫者。亦非不審于計者也。

自記曰。項王王梁楚九郡。史記漢書無明文。全謝山先生以爲有南陽黔中楚三郡。黔中久入秦。非楚地。且遼絕。西楚不能越九江衡山而有之。南陽卽宛。亦久入秦。非楚地。西楚定封時。王陵在南陽無所屬。又宛漢王所定。項王未嘗過兵。不能并王。始皇二十三年滅楚。號楚郡。二十六年。分楚爲泗水。爲薛。爲郟。爲琅邪。爲會稽。爲九江。共六郡。而漢志六安國下注故楚。是六郡之外。尙有楚郡如謝山之言。然漢六安都陳。則楚郡卽陳郡。秦楚之際。書陳不書楚。則已爲陳郡矣。南陽黔中楚三郡。不應列九郡之內。姚姬傳先生以爲有陳鄆二郡。鄆非秦置。劉原父常言之。漢王分西楚地。自陳以東與韓信。是漢收陳爲天子郡。故後此會諸侯于陳。陳本秦郡。甚明。宜在九郡之內。又灌嬰傳。得吳守。遂平豫章會稽。吳與豫章會稽參列。是西楚以吳開國。與會稽分郡矣。今定爲泗水。薛。郟。琅邪。陳。會稽。吳。東郡。碭。侯博雅君子詳之。

錢竹汀先生據地理志。定秦三十六郡。內泗水。東郡。會稽。琅邪。碭。薛。六郡同。其郟陳吳三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內。卽先生所謂二世改元之後。豪傑並起。分置列郡也。先生亦言有吳郡。漢復并省焉。

辨微論

有天下之實。人之所樂居也。篡天下之名。人之所不樂居也。可以居有天下之實矣。不居篡天下之名可也。可以居其實而幾幾乎不能居。則進不足以取萬乘。而退且至于覆全宗。于是乎名有所不顧。而篡隨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徵爲曲軍校尉。意更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明年正月。卽以子丕副丞相。去下令止數十日耳。十七年而加殊禮。十八年而受九錫。是故操之爲篡。決于下令之時。夫篡已決矣。而其令如是。豈讐言歟。非也。凡人之志。皆自小而之大。積漸成之。方曹操入仕之初。漢祚雖衰。羣雄未起。度其心。亦不過望中外二千石而已。及遇亂離。則忠主救民。策勳拜爵之心。人人所同。奸人之雄。亦人也。何必不同乎人情。以是觀之。曹操之令。皆由中之言也。如是則破黃巾。討董卓。豈常有篡之說在其計中哉。迨至邀袁術。逼陶謙。而事一變。朝雒陽。遷許下。而事又一變。東縛呂布。北并袁紹。南下劉表。而天下大半歸曹氏矣。然謂操之篡決于此時。則大不可。何也。操之強。固天下莫當者也。提數十萬之衆。乘數百戰之威。使一旦孫劉順命。吳楚內降。孔明公瑾諸人。不敢一舉手抗拒。軍威遐暢。訖于嶺海。固可下視秦項。追跡高光。卽不然。而赤壁之役。絕江破敵。窮追而豫州走死。疾下而討虜面縛。于是收江表之豪傑。規山南之形勢。巴蜀效圖而納土。關隴送質而入朝。操卽北面逡巡。再三退讓。天下誰居操之右者。何必害荀彧。殺崔椽。弑皇后皇子。至梟獍狗彘之不若哉。不幸水師被燬。陸路解散。鼎足之形已成。席卷之勢已壞。又況兵敗之後。內權動搖。肘腋之間。悉成機械。于是而曹操所處。非前日之勢矣。其令曰。誠恐離兵。爲人所袒。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亦由中之言也。蓋未敗之前。曹操有有天下之志。而不必有篡天下之心。旣敗之後。曹操有失天下之疑。而不得不爲篡天下之舉。善取不得則惡求。緩圖不得則急攫。慕義不若貪利之急。求福不如避禍之周。故篡之事起于喪師。而篡之局成于下令。斷斷然也。夫王莽無功。故東郡平而卽真。其勢定也。桓溫有功。故枋頭敗而廢立。其勢不定也。勢不定者。必求所以定之。曹操才大。故旣敗之後。尙伐吳以作

其氣。桓溫力薄。故既敗之後。卽徙鎮以蓄其威。皆所以求其定也。求定而後纂成。纂成而後身固。然自是而畢生之行。盡爲逆資。蓋世之功。悉成盜道矣。若是者。勢也。而其中有至微之機焉。伊尹歸政數十年。周公歸政亦數年。無纖微之嫌可疑。無毫髮之患可避。人人之所知也。曹操輔政。自比伊尹。削平僭亂。自比周公。赤壁之事。勝則以禮制諸侯。敗則必以威劫共主。而終于不勝而敗者。何哉。天下爲仁義之言而心懷彼此。其言未嘗不仁義也。爲忠孝之事而心懷彼此。其事未嘗不忠孝也。然天道人事。必不能使終身爲仁義忠孝之人。故必有以激動之。使自覆之而自露之。如劉裕秦未定而旋師。李存勗梁未滅而改號。皆是故也。是以君子慎于內則防私。慎于外則戒僞。動四海。振千古之事。其上至于媿聖賢。其下極于儕盜賊。皆于心之至微形之。作辨微論。

續辨微論

周恭帝元年正月辛丑朔。遣檢校大尉領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率師禦北漢。癸卯。次陳橋驛。將士謀立匡胤爲天子。李處耘以事白匡胤弟匡義及趙普。部分將士環立待旦。遣郭延贇入京。報石守信王審琦。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胤被酒臥。徐起。將士擁還汴。乙巳。卽皇帝位。惲子居曰。宋之受命。太祖蓋授謀于太宗。非一日矣。不然。以太祖之英武。豈有軍中大指揮四出。而主將獨被酒臥。至亂兵入寢尙徐起之事耶。是故太祖之有天下。太宗之力也。而秦王廷美無勳焉。此趙普所親與也。宋太祖建隆二年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歿。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傳光義。光義傳德昭。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惲子居曰。此飾說也。夫太祖之傳位太宗。以太宗與聞乎禪代也。與聞禪代。不可以示後世。則飾爲遞傳之說。遞傳之說。不可以示後世。則飾爲長君之說。不然。授受大事。太后何事真冷時始及之耶。蓋此議之定也。亦非一日矣。是故廷美以無勳之人。亦得列于誓書。此亦趙普所親與也。開寶九年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平太原。劉繼元降。六月。圍幽州。與契丹戰。敗績。軍中常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八月。師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怒曰。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自刎。六年春。皇子德芳卒。九月。柴禹錫。趙

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察之。帝以傳國訪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廷美遂得罪。七年三月。罷秦王廷美開封尹。爲西京留守。勒就第。五月。貶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雍熙元年。涪陵公廷美以憂卒。惲子居曰。人之生。未有不愛其兄及其弟者也。下愚且然。況于上智乎。太宗以絕人之資。好學深思。明于治亂。斷無有處心積慮。上負其兄。下殺其弟者也。而至如此者。何也。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曰是非。曰是非明。而褒者知榮。貶者知辱矣。曰功。曰罪。功罪明。而賞者不驕。罰者不怨矣。曰利。曰害。利害明。而趨者得生。避者免死矣。庸人計利害而不計功罪。聖人以功罪制之。豪傑計功罪而不計是非。聖人以是非權之。拘儒計是非而不計利害。聖人以利害濟之。愚民無所知也。聖人就其所知之是非功罪利害以導安之。此天下之大防也。至聖人之治一家。則曰親疏而已。夫親疏者。不可以是非較。雖大舜曾參之爲子。不能自言其理也。不可以功罪衡。雖周公召公之爲臣。不能自名其勞也。不可以利害惑。雖累錐刀至富有四海。積鄉秩至貴爲天子。皆不足敵吾天屬之愛也。此人之所同然也。而其壞也。庸愚間家庭以利害。拘儒薄骨肉以是非。而爲豪傑者。皆陷于計功罪。是故如太宗者。其心以爲吾有有天下之功。吾受天下於吾兄。吾固無愧于天下者也。吾兄有一天下之功。吾受天下于吾兄。而傳之以至于吾兄之子。吾尤無愧于吾兄者也。觀其怒德昭之言。其始念必傳之德昭。瞭然矣。不意德昭自殺。德芳旋即天亡。于是以爲彼廷美者。無尺寸之功。何德干之。且恐干之而不致之。太祖之子孫也。于是功罪之念勝。而利害益明。是非益晦。趙普之邪說。遂得而入之矣。夫兄弟之友愛。未有如太祖太宗廷美者也。重之以太后之命。宗臣之書。其要結不可謂不至也。而計功一念。遂潰裂之。如唐太宗之于建成元吉。明代宗之于英宗。其始亦必無相排之意也。太宗讓太子。而計化家爲國之功。故有元武門之戕。代宗迎上皇。而計易危爲安之功。故有南內之錮。彼數君者。何常無孝子悌弟之說在性分中哉。勢奪其外。理敗其中也。夫宋太宗者。精敏亞于唐太宗。宏豁勝于明代宗。未嘗不欲歸國于太祖之子孫。以成家世之美談。朝廷之盛事也。是故太祖即位。即以太宗爲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賞開國之功也。太宗即位。即以廷美爲開封尹。德昭爲武功郡王。明

傳國之次也。其事若成。豈非超漢軼唐。千載未有之統緒哉。而惜乎其不遂也。惟唐明皇有功。宋王成器能讓。兄弟乃終身無間言。蓋人之功不可忘。己之功不可不忘。此又不可不知也夫。

釋夢

晉書樂廣傳。衛玠問廣夢。廣曰。是想。玠曰。形神不接。豈是想邪。廣曰。因也。周禮占夢。三曰思夢。廣所言想也。一曰正夢。二曰噩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廣所言因也。後人以因牟念馬。因馬念車。釋因。是亦想耳。豈足盡因之義哉。然則因之義奈何。曰。因其正而正焉。因其噩而噩焉。因其寤而寤焉。因其喜懼而夢喜懼焉。莊子曰。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精氣從之。其因乎內者歟。列子曰。不識感變之所由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其因之兼乎外者歟。古者。聖人明于陰陽之故。明以治禮樂。幽以治鬼神。其所餘者。卜龜筮著。占夢。所言亦得原始反終之故。是故以覺爲夢之所由生。以夢爲覺之吉凶所由見。其理中正不可易如此。若夢與覺。粗雜言之。列子莊子與淮南子。及近世佛氏之書。多有其說。不可溺也。夫覺猶形也。夢猶景也。有形而景附之。有覺而夢從之。以形之必敝。以爲如景之必亡可也。以爲必敝之形即景。必亡之景即形。此不可也。若是則何疑于覺之與夢哉。作釋夢。

釋拜

周官九攴。近世多肌說。謹以古義正之。說文。攴。首至地。古文。拜從二手。揚雄說拜。從兩手下。是故拜從首得義也。從手得義也。說文。跪。拜也。跽。長跪也。臣錯曰。伸兩足而跪。是故跪從足得義也。其曰。跪。拜也。何歟。古者。拜皆跪也。其拜皆跪。奈何。跪即古之坐。跽即古之危坐。言坐不言拜者。跪不拜也。坐洗爵。坐奠爵是也。言拜不言跪者。拜皆跪也。再拜興是也。是故言拜則跪見。言跪則拜不見。然則肅拜何歟。鄭司農曰。如今之擗。鄭說非也。擗不跪。肅亦不跪。肅拜則跪。何以知擗之不跪也。說文。擗。舉手下手也。儀禮。賓厭介。介厭衆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厭或作擗。是故擗與揖。皆不跪也。何以知肅不跪。肅拜則跪也。左氏傳。郤至免胄曰。不敢拜命。是不拜也。

不拜則不跪也。曰。敢肅使者。是不拜而肅也。不拜而肅。則不跪而肅也。既不拜矣。而名曰肅拜。是贅其拜。不可既拜矣。而名曰肅。是隱其拜亦不可。是故不跪而舉手下手曰擗。曰肅。跪而舉手下手曰肅拜。謂肅如擗可也。謂肅拜如擗不可也。然則不言稽顙何歟。吉拜凶拜。皆稽顙也。齊衰不杖爲吉拜。先拜後稽顙。是故手拱至地舉之。又博顙也。杖齊衰以上爲凶拜。先稽顙後拜。是故博顙舉之。又手拱至地也。拜者。爲賓也。顙者。爲己也。公羊傳。公再拜顙。失國去宗廟故顙。非喪非失國。無稽顙者。其顙。非禮也。是故顙拜之變也。明迫也。顙首。顙首。空首。非拜之變也。容皆舒焉。其顙首。顙首。空首。奈何。空。控也。手拱至地。首控于手。曰空手。施之于臣焉。說文。顙。下手也。顙。不首也。空手而引首至地。下于手卽舉。曰顙首。行于敵焉。顙首而不卽舉。曰稽首。致于君焉。顙。稽也。說文。留止也。周公拜手稽首。正也。王拜手稽首。非正也。示不臣爾矣。振動。兩手擊也。扞。拜也。奇拜。一拜也。褻拜。再拜也。倚拜。持節拜。則雜漢儀焉。非正詁也。是故顙首。顙首。空首。從首得義也。其首皆下衡也。稽顙無容。變文曰吉拜凶拜。不從首得義也。振動。奇拜。褻拜。手皆至地。從手得義也。其首皆平衡也。肅拜手不至地。亦從手得義也。首俯而已。容經。俯首曰肅坐是也。夫三代之儀亡矣。漢徐生以頌爲禮官。天下郡國有容史。頗講求焉。然不盡如古也。學者。何幸而生三代之盛哉。

說弁一

弁。說文作𡗗。象形。釋名。形如人手之弁合。漢輿服志。度長七寸。高四寸。其制如覆楮。前高廣。後卑銳。古者。楮俱橢長。淮南子曰。闕于盤。水則圓。楮水隨。隨讀爲橢是也。弁制橢。故有高廣卑銳之異。有高廣卑銳。故如人手之弁合焉。後世禮家。率圖如覆孟。不知楮。因不知弁。況禮樂沿革之大者。其轉而相譌。寧有旣邪。學者甫涉禮書。卽有意聚訟。庶幾慎其言可也。

說弁二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象邸。注。下抵也。古者。冠冕弁皆冠于髮。取其冠。曰冠。取其俯。曰冕。取其槃。曰弁。以弁有抵。知

冠與冕皆有柢也。其有柢奈何。凡冠髮者。必堅正。柢所以爲堅正也。漢之幘。晉之巾。周之幘頭。皆自額以上。則用通帛焉。陶宗儀曰。古者冠自額以上。後世設巾幘。故止加冠于髮。此言非也。古者斂髮以纚。如後世之巾幘焉。皮弁止高四寸。施之于額。無以覆纚與髮。知宗儀之妄也。

說弁三

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言玄冠也。漢委貌如皮弁。章甫母追。其諸不相遠歟。周弁。殷冔。夏收。言爵弁也。詩。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毛傳。夏曰收。周曰冕。古士以爵弁爲冕。冕而祭于公。卽爵弁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積。言皮弁也。噫。昔人禮經明正。大率如此。而後世多紊之。皆求深與博之過也。

說鉤

古者大帶以繪結。鞶帶以鉤。楚辭。若鮮卑只。注。滾頭帶。卽鉤也。晉語。鉤近于袪。荀卿子。縉紳而無鉤帶是也。漢鞶帶玉鉤。鰈鰈者。鉤。牝也。唐宋定帶鑄之制。自十三至七爲差。然首皆用鉤。通考。開元中。帶鉤穿帶本爲孔。宋始周折之是也。明制。前三鈔曰三台。鞶帶始廢鉤。好事者。因以鉤鉤畫。今所傳多古帶鉤。小者甲帶鉤及佩鉤。以爲畫鉤者。市井之言耳。夫服御以適用而已。後世徒爲美觀。如帶之鈔于環。帶何損益邪。君子觀于鉤。而知先王之禮樂。無虛設者也。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辯

中西法皆言月星無光。受日光以爲光。儒者言天亦主之。惟史氏伯璿以爲不然。其辯月光非受日光曰。物之影。必倍于形。地與水十萬里。對日之衝。影當倍此。以天度計之。一度二千六百里有奇。地影二萬里。當掩八十餘度。如月本無光。則月行在日衝八十度內。當爲地影所掩。望日及望前後。月皆無光矣。此言非也。凡形在光與光所衝之間。以遠近爲影之大小。如徑丈之室。置火東堵。規形之徑三寸者。去火五尺。而中表焉。其影至西堵。倍三寸耳。何也。光與光所衝相去均也。引之令去火二尺五寸。則去西堵七尺五寸。而影不啻再倍之。再引之去火寸。則

且百十倍之。而西堵皆掩矣。何也。去光近。去光所衝遠也。若移之去火七尺五寸。則去西堵二尺五寸。其影如形之徑三寸焉。移之去西堵寸。影亦如之。何也。自中表以往。去光遠。去光所衝近。皆如其形以爲之影焉。故也。今法。地周九萬里。徑及三萬里。日之歲輪。距地一千六百萬里。又五萬五千里有奇。月之歲輪。止四十八萬二千里有奇。月行在隔地日衝之日。地去日至遠。去月至近。影宜如其形三萬里。而月之歲輪。其周得三百萬里有奇。以不及三萬里之影。在三百萬里之中。而以月之經緯度。與日之經緯度推之。地影之掩月暫矣。此月所以不恆食。食亦止一二時而復也。何至有掩八十餘度之說邪。其辯星非受日光曰。月受日光。自一綫而弦。而滿。以去日遠近之差。經緯星近日遠日皆滿。是星自有光。不受日光可知。此言亦非也。今法。以遠鏡測太白光時。晦時上下弦時滿。蓋太白伏見輪。附日而行。在日下則晦。日上則滿。日旁之弦。與月均爲受日光無疑。辰星小于太白伏見輪。附日更近。晦弦滿如太白。而合散無常。占驗家以爲變化猶龍者。其理有三。人之視。辯乎大。惑于小。一也。光遠。則光所爍。得圓體之半。近。則過其半焉。光力勝也。二也。辰星得水之氣。太白得金之氣。光爍金。常得圓體之半。爍水。則如無質焉。而皆能徹。三也。金水星與月。其歲輪皆在日天之內。故各以其度與質受光。同不同若此。熒惑歲輪。去日一千萬里有奇。歲星歲輪。去日一萬一千萬里有奇。填星歲輪。去日二萬四千萬里有奇。恆星十九萬萬里有奇。皆在日所行輪之外。凡在光之外。繞光旋行者。自中視之。所受之光皆滿焉。此熒惑歲星填星恆星無晦弦之故也。至星不爲地影所掩。亦有說焉。凡形在光中。其見於光所衝之影。必有所絕。徑三寸之影。法當十二丈而絕。地影不及三萬里。法當一千二百萬里而絕。太白辰星之行。附日。不居隔地日衝。爲地影所不至。旣不能掩。熒惑歲星填星恆星之行。有時居隔地日衝之舍。其距地皆在一千二百萬里之外。地影已絕。亦不能掩。此地形能食月。不能食星之故也。今法多出歐羅巴。測經緯星大小。及相去里數。本不可盡信。近又改定之。而星體及遠近高庳之大概則信焉。故據之以質史氏。後之君子。必有以知其不誣矣。

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

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二十八年。十月。甲子。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真。天寶四載。八月。壬寅。立太真爲貴妃。數事皆大惡。皆日之。此史家之慎也。朱檢討錫鬯。據宋敏求唐大詔令。謂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冊壽王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爲道士。號太真。作意與史背。敬按唐大詔令。非完書。傳寫多誤脫。其時日本不足爲據。又檢討之說。于本事皆不相應。何也。唐制。納后。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下制書。非冊也。至冊后之日。始宣冊。授冊寶。卽告期。其日奉迎。皇太子親王納妃。亦然。檢討謂冊壽王妃始納采。嗣行六禮。非受冊卽入壽邸。此言非也。太真之號。以居內太真宮。如歸真觀。在安仁殿後是也。太真爲道士。已入宮。元宗欲掩人耳目。故遲至天寶四載。方冊爲貴妃耳。檢討謂自道院入宮。非自壽邸入宮。此言亦非也。以是考之。卽使如檢討之說。二十三年。十二月。冊壽王妃。二十五年。正月。爲道士。是迎入壽邸。已越一年。不能爲太真諱矣。况太真以惠妃薨後入宮。惠妃薨。在殺太子二王之後。豈有四月。方殺太子二王。而正月。太真先已入宮之事哉。是太真爲道士。實在二十八年。非二十五年。甚明白。在壽邸且六年。益不能爲太真諱矣。檢討之說。于太真之節。不能有絲毫之益。徒使天下之人。竊意如是大惡。千百年後。尙有人緣飾之。則何憚而不爲惡。是決倫紀之閑。而長淫穢之志也。又歷志。武后永昌元年。初用周正。以十二月爲臘月。建寅月爲一月。武后紀皆書正月。臘月。一月。至十月。此武后改正法也。竇后被殺。在長壽二年臘月。乃建丑之月。檢討謂竇后忌辰。在建子正月。中宗用夏正。卽以建寅正月爲忌辰。順宗方改建子十一月。其說甚荒謬。檢討生平。多顛倒舊聞。以就己說。然此風蓋漢宋大儒所不免。以致羣經破碎。後學迷誤。其可惜千百於檢討所著後之學者。可不慎哉。舊唐書于二十八年十月。不書以壽王妃爲道士。而書甲子。幸華清宮。卽新書妃爲道士之日。于天寶四載八月。書冊太真妃爲貴妃。太真。道士之號而已。稱妃。其意益微而顯矣。惟舊書事在甲辰。與新書壬寅不合。蓋新書據下詔之日。舊書據禮成之日耳。

凡彗孛。皆地氣騰至冷際以上。天氣攝之。合爲形。故天運而彗孛隨之。所繫之次舍不可易。天狗。流星之屬也。亦地氣所騰。火沸金。金抱土。金土就下。故不爲天氣所攝。激而墜焉。雲氣乍聚乍散。不繫次舍。以所見之地爲占。寶氣埋則聚。出則散。亦占所見之地。不繫次舍。晉書張華傳。雷煥曰。斗牛之間。常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達于天耳。因問曰。在何郡。曰。在豐城。卽補煥爲豐城令。掘獄得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遣使送一劍與華。華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以不至。此陋妄之說也。煥。豫章人。去豐城百里。當以望氣蹤跡得之。因干華。華托斗牛神其說耳。又越絕書。楚王使干將歐冶子作劍三。曰龍泉。太阿。工市。吳越春秋。吳王使干將作劍二。曰干將。莫邪。晉書合之。陋妄乃至于此。嘉慶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舟過豐城。記此。

世說。殷洪喬作豫章郡。臨上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爲寄書郵。世說言石頭。皆指秣陵之石頭。如王敦住石頭。蘇峻至石頭。是也。豫章之石頭。見晉書周訪及侯安都傳。今世說此條。蒙作豫章郡。而曰。既至石頭。其豫章之石頭歟。其時朝野多故。豫章大鎮。或書有不可達者。故託辭爲此。抑爲州將者。以此聳人聽聞。豫絕繫援。皆未可知。世說列之任誕。非也。八月二十八日。過石頭。記此。

寧都民多立廟祀漢高祖。州志言州北八十里。爲高祖祖墓。故祀之。此言鄙野無故實。地志之謬。多此類也。漢書高祖紀贊曰。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注。范氏世祀于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徙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是漢之先世。自晉而秦。而魏。而豐。較然可數。于寧都不相涉。贊又曰。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是豐公葬豐也。太上皇葬櫟陽。昭靈夫人葬小黃。豐公以前當葬梁。寧都無高祖祖墓。可斷已。漢制。郡國皆立廟。然必巡幸所至者。其時豫章郡治今南昌。高祖未嘗至。而寧都又未置縣。以山谿隸雩都。益不宜有廟。北漢劉晟。南漢劉龔。皆號高祖。然北漢沙陀人。南漢彭城人。其時寧都爲楊吳李唐所據。與南北漢爲敵國。亦不宜有廟。唯十國春秋載劉龔之祖。自上蔡徙閩。或寧都爲道所經。有旅葬者。故後世祀龔歟。龔奢虐。爲民害數十年。然則寧都凡祀高祖者。其廟皆可毀也。十一月八日。過寧都。

記此。

雜說

西域聞見錄。言京師望北斗。直北少迤西而已。而西域望北斗。較京師更迤西。按西域在京師西南。幾三萬里。視北斗應迤東矣。而反迤西者。何哉。蓋地之體九萬里。地平之上。中國所見日出入。東西不及五萬里。而黃道邪倚天中。日行自東而東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以入于地平。凡人在地平。皆據向日爲南。西域當日歷西南而西之道。則西域向日之南。乃中國之所謂西南矣。既向中國之西南。視日則背中國之東北。而北斗出其右。故以爲較京師更迤西。夫天地有形質可測者也。自衆人至聖人。其視于天地。無殊目焉。而已顛倒轉移若此。况人性之深微。天道之蕃變。衆人之所見。必不能同乎聖人者哉。故君子觀道必要其備。立言必求其安。蓋庶幾所見之無眩也。

職方外記。言極北有鳥魚國。半年無日。其地離南陸甚遠。日行南陸。爲地氣所障。故秋分後無日。臺郡雜志。言海中有暗島。亦半年無日。蓋在地極南。離北陸甚遠。日行北陸。則爲地氣所障也。北史稱北方日入尙見博。烹羊胛熟。日已東升。其地當在鳥魚國之南。地氣尙不障日。而地之圓體。漸迤漸小。故日行空中之時多。入地平之時少耳。觀于此。知有形者。必有所限。隔窮極。雖光氣至虛。亦有限隔窮極焉。心之靈。如光氣耳。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是也。若知之本體。則無限隔窮極。當以養復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真人府印說

江西貴溪縣真人府印。凡大小四。其三皆曰。陽平治都功印。案宋仁宗時。安福縣官林積。以張魯敗于陽平。故印稱陽平治都功。聞于朝。毀之。林君之識。非人所及。然其言有未盡者。魯弟衛敗于陽平。時魯在南鄭。非魯敗于陽平。且治都功。未竟其說。敬官江西。真人府以三符至。故爲說以通之。異苑。錢唐杜明師。夢人入其館。是夕。謝靈運生其家。送杜治養之。注。治音稚。奉道家靜室也。此印文治義也。後漢書百官志。郡守有功曹。主選舉功勞。通典。督

郵監屬縣。有南西東北中五部。功曹之極位。前漢書文帝紀。遣都史巡行。注。今督郵是也。此印文都功之義也。三國志張魯傳。來學道者。初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治都功。其卽治頭歟。魯之祖道陵。本沛人。隱鶴鳴山。在今四川劍州。魯之父衡繼之。魯據漢中。今漢中府也。陽平關卽今府屬褒城縣之陽平驛。爲漢中之阨。魯旣用鬼道。陽平當設治以治之。然自魯祖父至魯及子富。以降魏入許下。無居陽平者。惟衛嘗築城于陽平。今子孫居貴溪。爲其道數千年。止用陽平印。不可解也。其一印。中爲交午。以達于四際。中與四際。各圍以朱白。圍其方中。左右各二。左爲文。表置之。右爲文。平置之。有陰陽變化之理。乃鬼道符記也。夫真人府所以惑人者。卽也。而鄙誕不經如此。其他可知。自東晉以來。士大夫奉其道者。不可勝數。皆附會神仙。誇飾變異。以神其說。亦獨何歟。

得姓述

吾惲之初。不詳所自出。明洪武中。吳沈纂天下姓。得一千九百有奇。惲姓始著。官譜以爲出于漢平通侯楊惲。子孫徙安定。遂以名爲姓。敬考謝承後漢書。平通之孫楊豫。自徙所上書。乞還本土。是未嘗以名爲姓也。意者。豫之後方易姓歟。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晉灼漢書音義。證楊有盈音。意者。自楊而之盈。自盈而之惲。爲音之近歟。皆不可知。而吳沈之書。已五百年。舍是別無可依據。故言吾惲之得姓。必本平通侯。敬十世祖東麓府君黃山集載元之季。有發冢者得碣曰。漢梁相國惲子冬之墓。故推子冬爲始祖。如是而已。不詳其名。不詳其仕時。不詳其世次。東麓府君生明成化中。距元亡不百年。事當得實。而嘉靖中所輯私譜。載子冬府君之名曰貞道。考新莽至東漢。無二名。其附會可知。載仕時曰。諫梁王劉永。曰避王莽之難東遷。考劉永爲梁王。在王莽伏誅之後。其附會亦可知。載世次曰。自子冬至方直。凡四十四世。然皆一人耳。而展轉垂一千二百餘年。于理不可信。曰二十六世原。爲齊平江路總管。曰三十七世葦。爲唐洪都制史。考元始置平江路。唐置洪州無洪都。此皆事之不可信者。故敬竊意惲姓世次。自子冬至方直府君。當別爲一表。于表序詳辨之。而表方直府君爲世次之首。方直府君長子曰紹

恩府君居河莊。爲惲姓北分之祖。子孫若而人。次子曰繼恩。遷上店。爲惲姓南分之祖。子孫若而人。如是則可以示後世矣。夫氏族之學。自秦漢之世。多所淆譌。如以國以邑以氏以官爲姓。于諸姓中。最爲可據。然古之民居是國。則從其君之姓。居是邑。則從其大夫之姓。所出已不可問。況至後世。中多遞更。貴賤互易。而譜之者。必欲強爲之說。不至自誣其祖幾何。後之事吾譜者。庶幾其慎之可也。

卷二

九江考

禹貢九江之說有三。陸氏德明音義引潯陽記曰。一烏白。二蚌。三烏。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箇。緣江圖曰。一三里。二五州。三嘉靡。四烏土。五白蚌。六白烏。七箇。八沙提。九廩。五州卽畝。三里卽源也。一名白蜺。此一說也。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也。一鄱。二餘。三修。四豫章。五淦。六盱。七蜀。八南。九彭。九水入湖漢。通湖漢爲十水。此一說也。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旦曰。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中。吳錄。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一沅。二漸。三無。四辰。五敘。六酉。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則去無澧二水。易之以瀟蒸。此一說也。其地在洞庭湖之南。按蔡氏沈書傳曰。潯陽九江屬揚州。此言非也。漢之潯陽治。今黃梅縣。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鄂陵在武昌縣。江口在黃梅縣。皆荊州也。惟桑落州在德化縣。爲揚州。然至此已合爲大江矣。其不合禹貢者。導水曰。過九江。東迤北會于滙。今彭蠡在潯陽南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歧。導山曰。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衡山迤東北至敷淺原。而潯陽在敷淺原之北西。亦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益歧。是以曾氏羅氏不從。別主洞庭之說。至彭蠡九水源委。皆在揚州。于荊州無可附會。不足置辯。敬嘗考之。潯陽之九江。秦始皇之九江也。彭蠡之九江。王莽之九江也。洞庭之九江。禹貢之九江也。秦九江郡。仍楚都。治壽春。兼有漢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

而潯陽以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而通郡。得其要領。如治吳而舉會稽。治粵而舉蒼梧。皆相距百千里。此秦始皇之九江也。漢分潯陽屬廬江。王莽改九江爲延平。豫章爲九江。而潯陽乃屬廬江。非豫章所隸。遂以彭蠡九水爲九江。是莽臣之諛也。如移衡山于天柱。卽名南岳。移恆山于大茂。卽名北岳是也。此王莽之九江也。光武興郡國。悉還漢名。于是彭蠡之九江無聞。而潯陽甚著。且漢初儒者。卽以爲禹貢九江。于是地理志郡國志諸書皆主之。蓋以今冒古。以己意冒聖賢。以所知冒所不知。說經大率如是。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揆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並洞庭趨敷淺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

康誥考上

馬氏融。王氏肅。皆以康爲國名。與孔傳合。孔傳僞不足信。馬王說不可廢也。惟鄭氏元說康爲諡。有不可通者二焉。左傳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如康爲諡。是生而賜諡也。史記曰。康叔卒。子康伯立。如康爲諡。是父子并諡也。若是。則康爲國名無疑。路史曰。康叔故城在潁川。水經注曰。潁水東歷康城。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少康故邑。其諸康叔始封。因其地歟。管叔封管。今鄭州廢管城縣。蔡叔封蔡。今上蔡縣。曹叔封曹。今曹縣。邾叔封邾。今濮州。皆在紂封東南。與康叔相去。不過數百里。其諸東方諸侯。助殷抗周。武王俘之。以其地分建母弟歟。馬氏王氏皆言圻內之國。其諸殷之圻內。後世因周都洛。誤以爲周之圻內歟。逸周書作雒解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地理志曰。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邾。以封武庚。孔晁曰。霍叔相武庚。霍叔所封。在今山西霍州。三監蓋去其國而爲殷之監歟。作雒解曰。王子祿父北奔。俾康叔守于殷。詩譜曰。成王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其諸武王封康叔于康。至是始封衛歟。夫以千載之下。推明千載之上。其事勢皆可以理驗之。宋儒自胡氏棫謂武王封康叔于衛。後之言書者。并爲一辭。而不知不中于理。夫武庚尙奉殷祀。三監分治殷都及下邑。武王何所奪殷之地而封康叔耶。是故封康叔于康。武王之事也。封康叔于衛。成王之事也。此不易之論也。

康誥考中

康誥。武王之書也。曰孟侯朕其弟。曰小子封。曰乃寡兄勗。皆武王之辭。非周公之辭也。酒誥。梓材。成王之書也。曰王。曰封。不曰小子封。君臣之辭也。曰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天下終定之辭也。曰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殷民畔而服。服而不復畔之辭也。皆成王之辭。非武王之辭也。然則三誥之相次何歟。惲子居曰。武王封康叔于康。所以誥之者。治國之要法。聖戒愾之說。蓋詳哉乎其言之。可以治康。即可以治衛。成王與周公無以加也。惟朝歌紂都。爲遁逃數數十年。奸人負釁藏匿。結黨幸禍。一旦竊發。皆以予復爲辭。而其人皆有朋家之助。沈湎之習。是以爲惡必始于羣飲。今武庚已誅。十七國九邑已定。微子已封。天下大勢已必不可動。其人不過跳浪詭號之徒而已。故成王沒其予復之言。以安四海之反側。正其羣飲之罪。以除商邑之奸宄。乃事勢必然不可緩者。後世說酒誥。疑聖人無如是過重之刑何哉。至政令法度。武王立三監之時。已極詳慎。周公平殷亂。復整齊之。康叔因之可也。潤澤之可也。此梓材之義也。是故康誥之言詳而法。酒誥之言嚴而隱。梓材之言婉而仁。是三誥也。周公蓋于作雒之日。命康叔治衛之始。推當日事勢。及成王所以望康叔之意。爲酒誥梓材二書以告之。而武王之書。則康叔終身所受命者也。故史臣以康誥冠酒誥梓材。均次于大誥之後。後世不察。謂三誥皆成王之書。致義疏割裂。幾不可解。宋儒復盡反之。至元金氏履祥。以酒誥梓材與康誥。均入武王克殷之年。妄爲編錄。蓋不詳之過也。夫酒誥之首曰明大命于妹邦。明康誥之非爲妹也。若康誥爲妹言。史臣當書爲妹誥。與柴誓同例矣。

康誥考下

康誥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軾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按召公相宅。周公營焉。作召誥洛誥。惟二月既望。至庶殷丕作。度邑之辭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至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召公奉幣。因周公陳戒成王之辭也。周公拜手稽首曰。至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周公自洛伻告吉卜于豐。成王諾之之辭也。拜手稽首誨

言。周公達太保奉幣之戒。成王納之之辭也。今以康誥之文。入召誥洛誥之間。于前後文何所當邪。其言作邑。與新邑營重文。其言朝衆。與取幣重文。其言大誥治。與朕復子明辟。及以圖及獻。卜不相統。是蘇氏之說非也。金氏履祥曰。此梓材之文。當冠于篇首。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命庶殷之書。多士是也。命侯甸男邦伯之書。梓材是也。按多士曰。周公初于新邑洛。洛邑已成也。召誥自庚戌攻位。至甲子用書。十五日耳。洛邑未成。則用書非多士之書也。梓材曰。王曰封。是誥康叔也。召誥洛誥無康叔之文。則用書非梓材之書也。金氏之謬一也。王曰封之文。金氏以爲孔傳僞文。當以周公曰冠之。詭稱伏生大傳梓材命伯禽之文。今大傳言周公。康叔伯禽。商子之事而已。無此文。不知金氏所據何本。金氏之謬二也。梓材多殘闕。王啓監。至惟其塗丹牖。原王封衛之意。在安定衛也。今王惟曰。至永保民。原王封衛之意。在安定衛以徠天下也。此梓材大指也。金氏皆以爲程役之辭。支離附會。而終不可解。金氏之謬三也。是金氏之說非也。自東漢儒者說經。始改易經字。以從己言。宋人遂至刊落本文。移彼續此。一皆委之錯簡。康誥。今文書也。如其簡錯于伏生以後。則鼂錯諸人。受天子命。數千里受書。不應率爾若此。如其簡錯于伏生以前。則是時秦未焚書。先王之風未遠。天下博士數十百家。伏生大儒。何至一無是正。讀是誤書。至篤老而不倦。如其簡錯于元成之時。則劉向方以古文天子之書。校正三家經文。何以獨不加是正。于理皆不可通。是故康誥之文。仍之于康誥而已。蓋周公始以流言居東。後迎歸攝政。卽東征。武庚授首之後。又以徐奄不靖。往反安定。至是方徙封康叔于衛。康誥此文。所以序周公代成王收集東土。艱勤王室。迨太平之日。復建邦啓土。爲永永年所之計。史臣親見其盛。揄揚詠歎。不能以已。故其文詳備雍容若此。此史臣所作三誥之序。無可疑也。堯典之曰。若稽古帝堯。禹貢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盤庚之率籲衆咸出矢言。皆序也。噫。史臣旣序之矣。孔子又從而序之哉。

自記曰。書序乃爲僞者增益史記文爲之。不知史家敘述古書。自有此例。觀王莽傳可見。鄭元馬融王肅諸儒。以書序爲孔子作。觀疏中依緯文而知一語。已瞭然爲緯家之附會矣。

周公居東辯一

書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僞孔氏傳曰。辟。法也。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間。罪人斯得。夫書東征而沒之曰居東。古無此書法也。此飾說也。宋歐陽氏從之。朱子詩傳亦從之。漢鄭氏詩箋曰。周公遭管蔡流言。避居東都。宋蔡氏書傳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元金氏履祥從之。朱子文集亦從鄭氏。是二說如聚訟。而鄭氏之說爲長。何也。史記周本紀言周公奉成王命東伐。魯世家亦然。如成王方疑周公。而周公卽東征。是矯王命也。不然。則迫取王命也。聖人不爲一也。本紀又言。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是東征之時。王于周公無閒然。理當在迎周公之後。二也。且周公避位而出。古書多可證者。蒙恬傳曰。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楚竹書紀年曰。元年。周公出居于東。越絕書曰。周公乃辭位。出巡于邊。竹書紀年越絕書。雖戰國秦漢所雜記。然與史記合。不可盡謂無稽。三也。是故金縢。周公避位之書也。大誥。周公復位而討亂之書也。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既平東土。建侯之書也。其相次有然。七月。周公攝政。教成王之詩也。鴟鴞。周公釋讒之詩也。東山。破斧。周公成功之詩也。其相次又有然。詩書之言。明白條貫如此。何疑于避位之說邪。至唐孔氏穎達謂居東待罪。則又不然。何也。周公。宗臣也。其避位也。必假國事以行也。是故于奔楚之說。吾知周公有以固南陲焉。于出巡之說。吾知周公以和東國焉。後此淮徐之興。祿父之難。不能煽荆舒。佚陳鄭。皆是故也。周公內以紓成王及二公之疑。外爲國家集厚其勢。使患至而不至于大壞。聖人之德用深博。蓋如此。若自投遐遠。閉戶卻掃。君臣之間。如吳越人之相伺。而國事益窳敗。何如東身司寇之爲愈哉。此治鄭氏之說而誤者也。曰。成王于周公。既疑之矣。何以知其尙與國事耶。曰。金縢言未敢誚公。君臣之禮。始終未替。可決也。彼蒙恬之言。傳之過甚者也。

周公居東辯二

東都。洛邑也。周公居東之時。洛邑未營。鄭氏以爲避居東都何邪。蓋殷之圻。北負太行。南及于南亳。西固于鼂。洛

邑所孕也。武王伐紂。收圻內地。祿父封于朝歌。其餘皆王官治之。而洛邑實爲天下阨塞。周公障東寧。非是不得形勢。其出巡也。始以之楚爲始事。而以之洛爲期會。出巡則地不一。故冒東言之。書言居東。詩言自東。同義也。一則書地矣。王來自奄。太保初至于洛是也。是故疑其跡。則曰奔楚。紀其政。則曰出巡。括其地。則曰居東。三書之言皆是也。明茅氏坤從僞魯詩之說。謂周公避居于魯。近日方氏苞從王巽功臣之說。謂周公避居于周。若是。則與臧孫紇之居防。商鞅之居商。周勃之居絳。其跡何異邪。舅氏鄭清如先生謂周公居文王之墓。以寤成王。文王葬畢。在鎬西。豈居東邪。是故周公居東。居于洛邑也。成王迎周公。亦親逆于洛邑。金氏履祥曰。成王以衮衣歸周公而俟于郊。夫俟于郊。不得爲親逆明矣。金滕曰。天大雷電以風。曰。天乃雨反風。皆閒日事也。周公之歸。非閒日所能至也。成王不得俟于郊。以數周公之至。又明矣。是故書王出郊。非駐于郊也。明王首路而天意大明也。書二公命邦人。明王往東都。不在鎬也。夫東都去鎬七百餘里耳。卜洛之後。歲朝會諸侯。皆集于此。況迎周公之事。萬萬非尋常朝會可並說者。乃慮七百里勤成王。而謂俟于郊邪。有以知其不然也。僞孔氏曰。周公既誅三監。留東未還。成王遣使者迎之。夫挾近逼之親。居讒疑之閒。負不世之功。推刃同氣之兄弟。而擱然擁兵。待人主之致禮。周公而非聖人則可。周公而聖人也。豈爲之哉。又有以知其不然也。

顧命辨上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本朝顧氏寧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展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之事也。非柩前卽位也。其間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卽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卽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扶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

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既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冊。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于殯。禮之哀而殺也。見于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顧命辨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卽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卽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

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于祖。推之于天。于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于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于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于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匏有苦葉說

衛之賢者。知宣公之不可仕而爲此詩。一章言徒濟也。二章言車濟也。四章言舟濟也。匏有苦葉。言所持不及用也。濟有深涉。言所遇不可嘗也。深則厲。淺則揭。言治進亂退也。雖然。有冒然赴之者焉。以爲吾之車足恃云爾。殷之膠鬲。周之正大夫凡伯。其不濡軌也幾希。蓋內淫者。必外亂。外亂。則賢者無所用其賢。才者無所用其才。此濟盈而聞雉之說也。夷姜烝。宣姜奪。故三章以歸妻之禮言之。本正則無不正矣。夫匏可游。車可乘。舟則可絕流矣。然非我友。則舟之害。甚于車與匏焉。王陵周昌之于漢。五王之于唐。可以觀矣。後之君子。庶幾其慎之哉。

雄雉說

此刺伎求之詩。隘人之進則伎。冒己之進則求。伎求生媚。媚生嫉。嫉生讒。讒生亂。亂生亡。亡者。伎求之大積也。其端則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皆有之。不使達而已。夫文明者。君子之外也。而易耀。耿介者。君子之內也。而易午。故詩人以雄雉興之。耀與午。則阻非自詒耶。身之計。家之計。國之計。噫。危乎哉。所謂實勞我心者。此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蓋如巷伯之卒章諷之耳。非勉之也。

桑中說

小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子朱子曰。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而不可止也。桑間卽此篇。東萊呂氏曰。鄭康成曰。濮水之上。地名桑間。師曠所言亡國之音。于此水出焉。桑間乃紂樂。非桑中之詩也。惲子居讀之而嘆曰。吾于桑中。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焉。云誰之思。思也。期我乎桑中。思乎期焉。要我乎上宮。思乎要焉。送我乎淇之上矣。思乎送焉。古人之爲詩也。以思言之。若曰若是其越也。抑之可也。後人之言詩也。以事言之。若曰若是其亂也。絕之可也。以思者比乎情。以事者比乎欲。比乎情。禮義之所能制也。比乎欲。非禮義之所能制也。國風言情之書。非紀欲之書也。如以事言之。彼三孟邪。無以爲叔季解也。姜弋庸其妻妾于衛邪。無以爲諸姬之在室者解也。桑中上宮淇上皆淫舍邪。無以爲送至而迭去解也。故曰。國風言情之書。非紀欲之書也。漆洧之士女。刺相諶而已。過此則不逾闕者也。

蝮蝮說

蝮蝮。謂之雩虹也。雌曰蝮。蝮曰挈。貳日之輝。五色衝雨。則見爲虹。陰陽之亂氣也。氣亂則有物乘之。故有飲于釜。飲于井者。非虹也。物之乘焉者也。山之蠱爲虹。蛟蜃之氛亦爲虹。此詩爲女子之懷婚媾者而言。夫婦之父母相謂曰。婚媾。男女之以禮合者也。雖然。有信焉。二姓之言不可渝。有命焉。夫婦之恆不可妄。雖然。婚媾矣。行矣。父母兄弟其遠乎。幽之女子。所以及同歸而悲也。懷之則奈何。父母之命未及也。媒妁未至也。而有速行之意焉。蓋不

勝其燕昵也。夫淫者。人之所能知也。懷者。人之所不能知也。雖然。天地之陰陽亂。則虹升。不勝其燕昵。則人之陰陽亂。而有善感之容色。故詩人以蝮螫刺之。夫懷之。是朝叔而暮伯也。故曰。大無信也。懷之。是援姬而避姪也。故曰。不知命也。詩之辭。止于此而已。言詩者曰淫。重之曰淫奔。豈詩人意邪。雖然。懷婚媼者不必淫。而可以至于淫。淫者不必奔。而可以至于奔。是故刑禁之于已然。禮制之于未然。先王之道行。則夫婦正矣。此蝮螫之義也。

有狐說

有狐。刺非禮也。之子其無裳乎。無裳。非禮也。其無帶無服乎。無帶無服。非禮之至也。先王之制禮也。以辨夫婦爲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本。以明廉恥爲辨夫婦之本。以裳帶服爲明廉恥之本。無裳無帶無服。是禽獸之道也。故憂之。噫。寡而欲爲室家。康成氏之說曷爲來哉。石絕水爲梁。投亂石。絕澗也。澗絕。則水冒梁而爲瀨。梁之隘。可施橋焉。瀨有廣輪。如裳之有幅。故以興無裳。厲。履石渡水也。水冒梁。則于梁置砥。蓋步爲一砥焉。以達于津。其延如帶。故以興無帶。側。懸厂也。懸。故以興無服。世之儒者。于名物勿辨也。而妄逆古人之意。則益疏也已。

黍離說

黍離。作于已亂者也。故其辭哀。雖然。亂未艾也。故其思深。其曰。謂我心憂何也。昔者。幽王之禍。三代以來。所未有也。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輔周而東。天下以爲王室復定矣。然其時。楚起于南。齊橫于東。秦萌芽于西。鄭伏于肘腋。天下有潰裂之勢。而平王一以高拱揖讓行之。不至凌夷。以至于亡。不止憂也者。憂此也。不然。宗周已棄矣。過其城者。傷之可也。何憂之足云哉。其曰。謂我何求何也。昔者。平王之君若臣。蓋有辭焉。作洛之志。始于武王。平王從先王居。諸侯宗之。以言君父之仇。則犬戎已逐矣。以言朝會之故。則昭夷以降。已不能及遠矣。尙何求哉。尙何求哉。蓋國削必苟安。苟安必諱禍。其泄泄有如此者。作于將亂者。爲魏風之園有桃。已亂則其人懼。將亂則其人偷。謂我何求。懼而疑也。偷則斥之曰。士也驕耳。已亂。則中材之士皆寤矣。將亂。非上智不能知。黍離之詩人曰。知

我者。曰不知我者。得半之辭也。園有桃之詩。人曰其誰知之。是國人皆失日也。蓋世之將亂也。天下知其是非。進退之謬。而朝廷視所施以爲皆宜。敵國伺于外。權臣伺于內。奸臣伺于下。而朝廷晏然康樂。以爲吾國家無可乘之隙。其憤憤有如此者。其所以如此者。則園有桃所謂彼人主之。彼人者。如皇父之專是已。如榮夷之好利是已。然而黍離之詩人。不暇責也。一則曰。此何人。再三則曰。此何人。此何人。蓋卽指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言之。何也。幽王事起倉卒。君滅國殘。然四方及畿內諸侯無恙也。三君者。能同心討賊。滅之絕之。修城池。建社稷宗廟而守之。周可以不東。而卒東者。由鄭桓公死難。武公內怛。不敢與犬戎抗。晉文侯衛武公去西都千里。各顧其國。不爲王室圖久遠也。夫皇父榮夷。斲之于方茂者也。然且纖才侈欲。容悅之徒而已。若三君者。天下仰望爲聖賢豪傑。王室所倚重。而乃至于此。不重可責邪。此黍離詩人之意也。

雞鳴說

賢妃之御。其心瞿然。虞晏安之溺焉。雞鳴未明也。蒼蠅之聲。則將明矣。將明故蠅聚而爲聲。寐而瞿然曰。雞鳴不知已。蒼蠅之聲也。是遲而誤言早也。東方明已明也。月出而能有光。則未明矣。寐而瞿然曰。東方明不知尙月出之光。是早而誤言遲也。蓋心之警者。其情事之惚恍如此。不然。蠅無夜聲。且蠅之聲。非雞鳴可類也。詩人之比物。豈若是邪。是故君子先度物。而後言詩。

鷓鴣說

爾雅。鷓鴣鷓鴣。郭注曰。鷓鴣類而已。玉篇始有鷓鴣之說。案爾雅。列鷓鴣鷓鴣注云。江東呼鷓鴣爲鷓鴣。是郭未嘗以鷓鴣爲鷓鴣。玉篇之說非也。方言。陸疏。釋文。正義。皆言巧婦鳥。以詩言綢繆牖戶推之。其諸不甚謬歟。鷓如鳩。一名鷓。一名流離是也。土鷓食母。一名梟鷓是也。鷓如雀。一名鷓鴣是也。鷓。土鷓。鷓鴣。俱名鷓。如五鳩名鳩。九扈名扈。故郭曰。鷓類也。鷓鴣鷓鴣。鳥自呼之聲。爲鳥言者。皆自呼。姑惡姑惡是也。取子毀室。指下民言之。此詩書僞孔傳以爲作于東征之後。詩鄭箋以爲作于東征之前。史記以爲既迎周公。遂東征。東征西歸。乃作詩貽王。今取

詩言繹之。予惟音曉曉。是成王未寤也。成王未寤。則史記謂迎周公之後非也。曰予未有室家。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是東國未定也。東國未定。則史記僞孔傳謂東征之後皆非也。周公作此詩。當以鄭箋爲信。然鄭箋謂取子爲成王誅周公之屬黨。毀室爲絕其官位。奪其土地。則甚非。夫周公。聖人也。成王。大賢人也。周公聞流言。義宜避。二公以周公之避。義宜調護朝廷。成王者。蓋不能繹然于周公耳。曾是三聖一賢。而君臣之間。如晉之于荀寅。士吉射。秦之于穰侯。商君乎哉。是故既取我子。取管蔡也。其時管蔡未誅。取者。管蔡已外。比武庚也。周公蓋傷之也。毋毀我室者。東國有叛志。周公虞之之詞也。徹土捋荼蓄租。周公居東。輯侯封。繕王旅。以障東國也。拮据卒瘁。周公之勤也。夫二公以勳舊勤勞于內。周公以太保冢宰出巡。既親且賢。勤勞于外。故武庚內引管蔡。外引徐淮。兵興幾半天下。不旋踵而埽除之。知此。則鴟鴞之詩。所以開諭成王。思往慮來之故。皆可以觀矣。

讀晏子一

晏子春秋。七略錄之。儒家。柳子厚以爲墨子之徒爲之。宜錄之。墨家。本朝四庫全書。錄之。史部。崇文總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後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如梁邱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爲逢于何。一以爲盆成适。蓋由采掇所就。故書中歧誤複重多若此。而最陋者。孔子之齊。晏子譏其窮于宋。陳蔡是也。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齊。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之。明年。阨于陳蔡。絕糧。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後。今晏子乃于之齊時。逆以譏孔子。豈理也哉。其爲書淺隘。不足觀覽。後之讀書者。未必爲所惑。然古書奧衍。遠出晏子之上。而悖于事理者。蓋多有之。不可不慎也。

讀晏子二

吾州孫兵備星衍爲編修時。常校刊晏子春秋。釐正次第。補綴遺失。于是書有功焉。而敘中有不可從者二。是不可不辯。春秋。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書之于魯。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杜注云。不書魯。不見年表。書之于齊。蓋史記之慎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景公有據與

我和之言。飲酒樂。景公有古而無死之言。史記齊世家。孔子世家及年表。俱書田。書入魯境。在書彗星前六年。此事之的然者。今兵備據晏子。謂端臺之遊。與論禳彗星。乃一時事。甚非也。其謂彗星實在昭公二十年。則益非。彗星。地氣所騰耳。非如經緯星有行度躔次可推。何以二千載之後。逆知爲二十年之事。非二十六年之事邪。且謂二十六年。因陳氏厚施之事。追言災祥。陳氏豈至是始厚施邪。古今之書衆矣。當求可依據者而從之。其依據不可考。則視著書之人之德與學。與其書之條理明白者而從之。今舍左邱明司馬遷。信後人采掇之晏子。吾不敢云是也。史記。越石父賢。在累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呂氏春秋新序云。齊人累之。累縲古通。卽縲繼也。晏子。越石父反裘負薪。息于塗側。曰。吾爲人臣僕于中牟。見將歸。古者。惟罪人爲臣僕。爲臣僕之罪皆可贖。史記之言。與晏子無異也。今兵備據晏子。謂越石父未嘗櫻罪。以非史記。吾亦不敢云是也。

讀五帝本紀

古者。有氏有姓。別姓者。其初皆氏也。太史公五帝本紀。于黃帝曰。姓公孫。明其非氏也。夏本紀曰。姓姒氏。商本紀曰。賜姓子氏。周本紀曰。別姓姬氏。明其以氏爲姓也。然猶虞後人之略之也。于是于五帝本紀之末發其凡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而別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嗚呼。可謂慎矣。而鄭漁仲詆之。不亦淺之乎言之哉。後之人于本三代之姓。當如太史公之書姓公孫。于別三代之氏爲姓。當如太史公書夏商周之姓。則文得其所矣。

讀管蔡世家

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成叔武

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歟。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成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智。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讀魯仲連鄒陽傳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自索隱疑其時代懸隔。後人不得附傳之。故遂疑漢書鄒陽說王美人兄。以解梁孝王之難。與魯仲連解邯鄲之厄同。夫王美人之事。宵人由竇者所爲。豈足以辱仲連先生。敬蓋讀是傳。而知太史公之傷之也。夫翕訛者據高位。愚賤者服先畝。天下之士。不能待死牖下。又不能通籍于天子之庭。則挾技以游于諸侯間耳。而諸侯者方且曰。是吾故豢之。是吾故不妨辱之。殺之。是故如仲連者。飄然遠舉。不受羈縲爲可耳。不然。能不如鄒陽之受禍哉。今去太史公之時。二千年矣。凡客游者。不如仲連以策干。卽如鄒陽以藝進。輕爵祿。則如仲連之高。懷恩私。則如鄒陽之辱。由是言之。彼四公子之門。其擾攘何如。當有不可以意推者矣。故君子之就也。擇地而不違于義。去也。審幾而不傷于仁。

讀張耳陳餘列傳

穀梁子曰。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鵲猶且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駝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辯于物。析于事。慎于文。辯于物。故名正。析于事。故理順。慎于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

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肮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足以聳動激昂。入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于此可以觀矣。

讀貨殖列傳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于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于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讀霍光傳

此傳七千餘言。所書者。四事耳。其一。受遺輔政。其二。殺燕王蓋主。上官桀。其三。廢昌邑王。立宣帝。其四。霍氏謀反。伏誅而已。孟堅之文。整瞻得大體。卽此傳可見。而著光之罪。則微而顯焉。何也。昌邑羣臣。坐無輔道之誼。陷王于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是昌邑羣臣謀光。光因廢王殺羣臣耳。光懲于此。故立宣帝。以起側微。無從官及強姍親爲黨也。爲人臣而如是。卽無弒許后之事。豈有不滅族者哉。禹山雲皆少年愚駭。非能爲惡者。孟堅皆詳書之。而篇末載徐福抑制霍氏。書所以責宣帝不能全功臣之後。載謁見高廟。而斷之曰。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所以見不臣之罪。不始于禹山雲而在光。故曰。良史也。

讀論衡

吾友張臯文。嘗薄論衡。詆爲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于反身。蓋

子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荀卿子爲途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有逕庭焉。卑薄則易近于道。高強則易入于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

敬十五六時。讀史記。以孟子荀卿與諸子同傳。不得其說。問之舅氏清如先生。先生曰。此法史家亡之久矣。太史公傳孟子曰。受業子思之門人。曰。道旣通。蓋太史公于孔子之後。推孟子一人而已。而世主卒不用。所用者。孫子田忌。戰攻之徒耳。次則三騶子淳于髡諸人。其術皆足以動世主。傳中所謂牛鼎之意也。而孟子獨陳先王之道。豈有幸邪。荀卿者。非孟子匹也。然以談儒墨道德廢。況孟子邪。蓋罪世主之辭也。其行文如大海泛蕩。不出于厓。如龍登玄雲。遠視有悠然之跡而已。孟堅蔚宗不能至也。然世主所以不用孟子者何也。陷于利也。而不知卽所以亡。故以梁惠王言利發端。又引孔子罕言利。以明孟子之所祖。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諸子形孟子荀卿。故題曰。孟子荀卿列傳。若孟堅蔚宗。當題孟二騶淳于列傳矣。此史記所以可貴也。後見敬讀文選曰。汝知從橫之道乎。言相並。必有左右。意相附。必有陰陽。錯綜用之。卽從橫也。敬思之。竟曰。仍于先生之言。史記得之。于是讀天下之書。皆釋然矣。嘉慶十一年。敬年五十。于南昌道觀爲余生鼎言之。十二年。于瑞金官舍讀陶菴先生文。乃知清如先生之所本。遂書之。兼以寄余生。

古今人表書後

漢書古今人表。始太昊宓戲氏。終于董翳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惲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爲漢人。于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卽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閒。蓋多故矣。孟堅于身無事功。而爲弑與被弑被滅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爲弑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慶封。陳恆。蓋莊公下淫。景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覆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高祖武帝可推而知。老

子列第四等。而文帝可推而知。蓋古人多以絕人之才識。百慮千計而筆之于書。讀之者委曲推明。尙不能得其十五。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道也。敬以此法讀三代秦漢之書。自魏晉以下。則知者鮮矣。

書三國志後

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卽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邪。敬反覆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若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于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于吳魏也。其目書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于蜀書曰。先主備。而于吳書曰。吳主權。不稱先主權。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戛戛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爲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歟。

書諸夏侯曹傳後

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及世語。以操父嵩爲夏侯氏之子。于惇爲叔父。後人謂承祚合傳夏侯曹以此。此殊乖刺。按傳。太祖以女清河公主妻惇子楸。而淵子衡亦尙太祖弟海陽哀侯女。尙適室。又曹氏女也。操雖鬼蜮。何至汙亂若此邪。蓋二氏世爲婚媾。惇淵有開國勳。與仁洪休真等。及其亡也。爽與元先後誅夷。大權始盡歸司馬氏。故合傳之。以觀魏氏興衰之所由。乃作史定法也。賈誦卑雜。因諫易世子安危所係。乃得與二荀同傳。其諸亦此義歟。

書鈐山堂集

分宜萬輞岡上遊。以鈐山堂集見遺。凡若干卷。其詩文庫陋無足言者。序凡十餘。皆忸怩之言。而湛若水爲最。以唐順之之才識。所言亦無殊異焉。嗟乎。士生晚近世。而號于天下曰能文。其不受此辱者。幸也。閻立本以畫水禽爲恥。章誕題凌雲臺榜。至自悔絕筆法。以今視之。孰若此辱之甚哉。

金剛經書後一

金剛經凡六譯。今多行鳩摩羅什本。通五千二百八十七言。敬嘗誦言及之。張臯文以敬言爲儒墨混。敬何敢然邪。且佛氏非墨也。凡敬之爲言。以明孔子之道如是。佛之言與後之爲佛者竊孔子之言以爲言。皆莫外乎孔子之道而已。因書于是經之後。以考其出入焉。經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應無所住行于布施。三言而已。中庸之言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所謂無所住非邪。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所謂生其心非邪。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孔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所謂行于布施非邪。大學之言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所住之過如此。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生其心之過如此。蓋天之生人。均是髮膚耳目心志。其于道也。皆一本焉。故心之本然。聖人能知其故而言之者。佛與爲佛者。亦能知其故而言之。特不能如聖人之中且正而得實。譯者又多以意比附。故諸經之言。或明或晦。或詭或法。而是經亦多覆沓卑雜之辭。至其精審。未有不與聖人之言相當有如此者。慧可曰。我已息諸緣。曰。不成斷滅。亦此義也。若其誑誘之術。矯僻之行。汪洋寥廓之談。愈遠而愈歧。則未有所抵也夫。

金剛經書後二

金剛經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經中。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此言財施也。又曰。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是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誦讀。爲人解說。此言身施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金剛經言。受持。卽所性也。言施財施身。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故其福德不侔如此。雖然。猶有進。于布施必言無住。于受持金剛經必言無一法可得。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蓋于道庶幾矣。其異于聖人者。聖人以能充本然之知爲用。故循性以達情。而五倫序。萬事備。佛以不撓本然之知爲體。故返情以合性。視五倫爲外附之物而決去之。而萬事懈渙矣。聖人言物言事。而至微至幽者在焉。佛以言理言道爲大障。而求其無障者。故自言而自非其言。且自非其非言之言。如脫繫蹠而繫益堅。如推拳手而拳益酷。教乘宗乘。未有能出乎此者。此不可不知也。

楞伽經書後一

周萬載伯藹前令星子。于廢招提。得楞伽經記。明沙門德清。成粵東時所著也。其記漫衍。頗有不附經旨者。敬假之伯藹。自南昌至寧都。輿中讀之。訖一過。書後歸之。凡佛經之說。其辭旨無甚大異。此經不立一義。而諸義皆立。悉與金剛經相比。惟艱晦過當。達摩至中國。掃除一切文字。以此經付慧可大師。蓋艱則難入。晦則難出。難入則意識無所用。難出則怡然渙然者。皆得之自然。乃卽文字中斷文字障法也。至鴻忍大師。易以金剛經。簡直平易。人皆樂從。故道法大行。而禪復流于文字。此五宗語錄之所以歧互也。經中開卷。斥百八句皆非。則全經語句。無著爲最勝處。蓋金剛經先說法。後說非法。此經先說非法。後說法。一而已矣。其言不離妄想。卽見正智。與楞嚴無始生死根本。無始元清淨體義同。與法華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義亦同。佛法豈在多求邪。德清記此經。有四千卷。此十分之一。以驚愚者耳。

楞伽經書後二

德清曰。楞嚴以阿難入淫舍。故唱斷淫。楞伽爲夜叉王說法。故唱斷肉。今檢經語。疏斷肉之故。十有七。其義皆陋。

而最妄者。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不應食肉。使生怖懼。夫親想肉不應食。非親想肉應食耶。展轉因緣。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皆有之。而佛聽穀食。并食蔬果何也。蓋佛經多爲無識者附益。故陋而且妄如此。

天發神識碑跋

嘉慶十五年六月丙午。歙汪古香。于南昌市中。購得天發神識碑摹本二。一自藏。一貽建平龔西原。時西原攜酒飲陽湖。惲子居齋中。子居書其後。此碑相傳爲皇象休明書。按吳志趙達傳注。象。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逋卽痛之。借通。屋上平也。平曰。隳。險曰。峻。此碑書險絕。亦恨峻。不知休明之斟酌何在。官帖中休明文武帖。能斟酌逋峻之間。書斷言休明八分。亞于蔡邕。邕八分亦無過逋過峻者。則此碑非休明書也。金陵瑣事以爲蘇建書。書史會要稱建書與皇象同。今建書國山碑。與此碑殊不相入。後之君子。闕疑其庶幾歟。

乙瑛碑跋

右張子潔所藏乙瑛碑。頗有神采。其整暇暢美。爲唐人分書作嚆矢矣。宋張穉圭定爲鍾元常書。隸釋考元常生卒。與立碑歲月不相及。然此碑韻勝處。視元常正書行押書亦相發。二王風流。始于元常。蓋東漢之末。其風氣漸及六朝。可以觀世變也。

孔羨碑跋

右魏孔羨碑殘本。常熟嚴相君故物。相君藏全本。身後散落。書賈得其三之一。以詒陽城張子潔。摹搨尙佳。可藏也。全碑置百石卒以守衛之。卒上缺一字。隸釋作吏卒。後人因漢有百石卒史。二百石卒史。遂以隸釋爲不然。敬按百官表。二百石以上爲長吏。百石以下爲少吏。卒史者。將卒之史。卽吏也。卒者。更卒。正卒也。其不將卒亦稱卒史者。五經卒史。文學卒史。秩比卒史也。此碑卒史將守衛之卒。止書官稱。卒史書官。並書所將。可稱吏卒。故三國志亦書吏卒。而乙瑛百石卒史碑碑末書造作百石吏舍。可互觀證焉。

明人跋此碑。多罪魏氏父子。乃史論體耳。金石之學。至本朝大明。考正字畫。則通會小學。參次年月。則推明史事。故其學斷不可廢。若如史論。讀史足矣。何必爲金石耶。隸釋于金石有功。此碑之說則謬甚。魏氏立國。殊不足道。而隸釋以爲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不止鼎峙之業。是獎篡也。其論又在明人下矣。

卷二

與紉之論文書

紉之吾宗足下。敬與紉之。同出于提舉公。蓋二十餘世矣。不可謂不遠。雖然。吾宗之能學者。不數人。能學而行。復有儀矩者。益不數人。敬于紉之心之近之也。久矣。昨者相見。敬所以望紉之者甚博。而紉之以古人之所以爲文者問焉。紉之之志。止乎是耶。抑敬之所知者。不足以越乎是邪。甚非敬之所望也。文者。小道也。而人喜爲之。爲之而復喜言之。本朝如魏叔子。姜西溟。邵子湘諸人。皆累累言之矣。盡矣。敬復何所言邪。等而上之。元明之人言之矣。宋之人言之矣。如和鼓然。其聲無以甚異也。敬復何所言邪。雖然。紉之之意。不可無以應也。且敬所謂甚博者。未嘗不可于言文推之。紉之慎擇之可也。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爲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韋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紉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于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敬請合三子者之言。爲紉之申言之。其是邪。其未是邪。紉之擇之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有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不達者也。然而是四者。有有之。而于達無害者焉。列禦寇莊周之言是也。非聖人之所謂達也。有時有之。時無之。而于達亦無害者焉。管仲荀卿之書是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

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灑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跡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蓋猶有未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于臆也。如觀于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爲能于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退之。子厚。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敬未能之而言之者也。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紉之益申之可也。十月十五日。敬謹上。

上秦小峴按察書

小峴先生閣下。往者。敬居京師。知先生善詩古文。及官富陽。先生分巡杭嘉湖三府。敬以屬吏見。所言者。官事耳。其他未之敢言。何也。詩古文者。藝事也。縣官非言藝之官。且敬于先生。非故舊也。則未知大人之門。以言藝進者。相率以言藝歟。抑不免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歟。如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是與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相去無幾何也。且視所好而投之者。必有所求。縣官于分巡。其所求非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衣食利益而已也。夫是以不敢。後先生奉命。按察湖南。敬知新喻。先生道過而辱存之。敬所以待下執事者。皆天下所謂縣官之事也。何也。敬于先生。知之未深。則未知先生于敬。亦深知之歟。不深知之歟。則爲敬者。天下所謂縣官而已矣。及先生以爲過。上事後。復移書賜之以善言。敬始自悔。又聞以引疾去官。敬益用自悔。何也。天下惟賢者能以賢望人。亦惟能退者。必能進而有所爲。是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分巡按察而已。而敬之兢兢自外。淺之乎爲丈夫也。蓋敬積十五年。而後敢言深知先生。其前後審慎如此。雖然。未之知與知之未深。則彼此如途人之偶值可也。知矣。知之深矣。則友也。友之道。近則相示以行。遠則相示以言。皆中于道而後可。詩古文。藝事也。而道見焉。今先生所爲詩。所爲古文。業已集而刻之。敬之意。以爲宜排次之。不宜以多多積之也。以多多積之。則于道多歧。先生所與言藝者。仲

倫。惕甫。皆敬友也。仲倫達心而懦。惕甫強有力而自是。仲倫之于道也儉。惕甫之于道也越。其于先生之詩古文。燕閒之見。必言之盡力矣。然二子所見。于道未能盡也。敬者。于道能知之。而不能行之。于文能言之。而不能爲之。然義不可以無言也。則請卽二子者之序言。而下籤以言之。先生以爲異于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抑非然歟。然今者。敬無所求于先生。並不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有衣食利益之志也。則又在乎先生知敬之深也已。九月十九日。惲敬謹上。

上曹儷笙侍郎書

儷笙先生閣下。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于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于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于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邪。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于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瞻。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于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當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于遵巖。而銳過之。其疾徵于三蘇氏。堯峯之失。毗于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于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瀛。近日朱梅厓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辭。而

梅厓所得。視望溪益摩。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于下里。以祿養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于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臯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于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文觀之。又未足以鑿其心所欲云者。是由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說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蔽。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蔽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于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是而已。臯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附呈近作數首。聊以塞盛意。愧悚愧悚。十月二十日。惲敬謹上。

答儷笙尙書書

儷笙先生閣下。九月中。得手書。欣慰無似。先生當代大君子。乃肯垂念愚鄙之夫。所不足者而教正之。先生所以厚待敬者。至矣。敬且感且奮。思竭力自湔濯。以副所期。先生亦必許其能改也。然往歲之事。竊有小人之心二端。不敢不爲知己告者。敬家貧無可爲生。官事支缺多端。又待質幾五閱月。意欲棄官歸。不肖之身于先生。庶幾過貴州。就一授經之席。使俯仰無虞。而道藝亦有所益。一也。士之處下位者。入門戶則終身不能出。而可以罷官。可以罷官之時。門戶之界也。今歲春首。有書與知交。言不爲熙寧之附介甫。亦不爲元祐之附司馬公。況在往歲。

豈敢不慎。故寧直無曲。寧激無隨。二也。此二端皆私心妄作。言之慚甚。豈敢自附于古之強項者邪。然先生知其外之強項。而有以進之。即知其內之并不及強項。亦必不鄙之棄之。而復有以進之。此敬所以敢披露肝膽于左右也。正月中。秋潭來書。述先生之命徵秋潭詩。并及鄙文。敬以贈送序多譎諛之辭。恐獲罪門下。未敢率爾執筆。三月中。聞秋潭被劾。四月中而訃至。傷哉。傷哉。撫軍非欲殺秋潭之人。而秋潭竟死。秋潭非以被劾致病之人。其事亦非被劾可致病之事。而秋潭竟以病死。如之何。如之何。方秋潭在時。人多異議之。今秋潭死矣。何處復得一彭秋潭。惜其子奔走衣食。敬三索行述不得。然銘墓之辭。敬前與秋潭定交。曾以後死自任。不負此諾也。藁本并近作數首奉呈。惟暇中正定之。書中名帖。不敢當。不敢當。先生德位崇重。下交于奔走之吏。先生之道益光矣。然天下必有言敬之僭者。謹附繳。惟先生曲諒之。乍寒。一切爲道自重。七月十一日。惲敬謹上。

上汪瑟菴侍郎書

瑟菴先生閣下。敬奔走塵俗。逾二紀矣。所治荒遠。久不奉教于賢士大夫。竊意迂戇之質。百無可爲。惟耗升斗祿。爲讀書自守之資。可以盡年。可以長世。然未嘗不以卑陋爲懼也。古之君子。學于古人。則思畢其異同。學于今人。則思正其得失。小生之所知。下吏之所能。其不可自畫。明矣。然不敢輒以之于人者。或好尚不同。徒取憎惡。或事權所在。跡涉梯媒。與其過而近。毋寧過而遠。與其近而人知。毋寧遠而人不知。此居下之道也。然敬嘗觀之。古人蓋有自達之于當路者。意者。或一道歟。夫天下未有以自達爲道者也。意者。或有不苟者歟。昔者。退之上盧邁。趙璟賈耽書。皆諛諛諷刺之言。蘇明允上韓樞密富丞相書。皆刼持誇誕之言。及答李習之與歐陽內翰。則大伸其性情學問之所得。是故一介之士。屏人獨處。仰而思。俯而書。無論富貴酣養者。不足與其旨甘。分其膏澤。即如韓樞密之瓌傑。富丞相之重碩。文丞相之敦惠。若與之抽毫命牘。酬酢古今。析毫黍之理。舉邱山之事。恐未能盡其精微。周其博大。天之生才。各有所尚。不可強也。若是。則所謂不可苟者。亦有其不可失者歟。先生自通籍時。即以好古力學聞天下。然而不知者曰。是宗漢儒。不宗宋儒。是喜治經。不喜治史。敬在下風。蓋有年矣。區區之忱。未

能無惑。及前日上謁。而淵然之容。雍然之論。所謂異同黨伐。古今愛薄之說。無幾微見于神志語言。而後知前之云云者。皆淺人附和。未能深窺。而性情之平頗。學問之純雜。非親接不足以得大凡也。敬五十之年。斷斷此事。不日進。則日退。惟得有道教正之。或可不爲流俗人所限。謹錄舊作二首。近作五首。呈之左右。惟先生諒焉。九月二十五日。惲敬謹上。

答吳白厂書

白厂二兄足下。二十一日使至。得手書。藉悉興居萬福。慰甚。蒙惠寄細絹墨竹一幀。吳綾仿宣紙墨松各一幀。而命敬以一言告後世之知者。敬何人斯。敢當斯語邪。然常從二兄于舒三白香之所。二兄大醉狂叫。稱畫則文湖州米襄陽復生。詩尙當讓出一頭地。敬觀前人之推湖州者曰。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而已。二兄畫竹。堅潤通脫。豈惟雁行湖州。蓋駸駸乎抗衡齊首。而將毋越之。襄陽畫擅場人物山水。乃二兄所不作者。然襄陽自詡。謂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謂無一筆關仝李成俗氣。是襄陽以高古出塵爲宗。二兄畫松。作氣滿前。如驟雨。如旋風。當求之張文通以下。惟襄陽爲裕陵書屏。反繫袍跳躍便捷。不爲富貴所懾。二兄當之。應無愧昔賢耳。湖州襄陽所傳之丹淵集襄陽集。其詩如工部之文。如記室之賦。意趣與俗懸別。二兄則揣摩諸家而能洗刷之。浩浩乎。脩脩乎。敬常謂乾隆中。江右第一。信有湖州襄陽所畏者。雖然。古人極深極微極正之作何如。深而可至。微而可探。正而可感發之作何如。可至而仍超遼。可探而仍窅渺。可感發而不妨恣詭之作何如。此則敬所願望于二兄。而畜之于心。甚久甚久者也。敬于此事。雖自八歲卽受法于先人。然所得無何。故律嚴而拘。思通而近。氣盛而易竭。響切而易流。其境去二兄遠矣。今敢率爾有所言者。蓋以古人待二兄。不得不以古人自待。交友之道。貴如是也。敬回縣後。諸事如蝟毛。不可爬梳。所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善。無勤遠念。前過貴郡。本欲至草堂。而輿夫出城。卽取東道。以致相左。昔者。楊少師西遊。僕人挽之而東。往日之事。得毋類此。抑又有可釋之二兄者。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今無其人。不如公榮者。不敢不與飲。敬今之投刺待見。屏息雅拜者。皆是也。惟公榮可不與飲。非二兄而誰。則

敬之不過草堂。後世必有引首慨慕。舉觴抽紙以歌詠之者。二兄其何憾耶。附上畫松歌一首。乃章門所作。劣甚。勿見欺。乍寒。一切珍重。十月十六日。惲敬謹上。

答蔣松如書

松如大兄足下。三月中。兩得書。知于往歲來江右。無因得見。盡心意所欲言。甚惘惘。復知得交于梅臯太史。多磊落之遊。甚喜。而書中三致意。則以所爲四子書文。屬序于敬。此敬所不敢辭也。數月來。爲吏事所苦。不得暇。鹿耕頗與知顛末。是以不及作報。五月之望。復得書。以古君子之道望敬。而責其不恭。皆切直。敬所未至。甚愧感。然謂敬不屑爲足下作序。則甚非事理也。敬與足下。初接于州中汪氏。奉舅氏清如先生之命。而後相見于都中。一握手。卽相背去。幾十餘年。復會飲于州東之園亭。今又三易寒暑矣。與足下蹤跡。不可謂不疏。然心甚懸懸于足下者。則以足下之爲人。敬所願交而不敢失者也。願交而不敢失。則言宜誠。故請得盡其愚。序者。蓋始于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尚詩文。始有爲人序專集類集者。唐宋人爲贈送序。此謂不經。明之壽序。考察序。升擢序。又其不經者也。是故漢之所無。魏晉有之。魏晉之所無。唐宋有之。文者。因事而立體。順時而適用而已。唐試帖經無經義文。宋之經義文。皆附于詩文集。故無其序。自明以來。四子書文皆專行矣。專行則宜有專序。乃今之號爲知古文者曰。不得作四子書文序。嗟乎。誠使陸敬輿司馬君實諸人生于今日。爲四子書文。韓退之。李習之。曾子固諸人爲之序。傳之數千載之後。其尊于揚雄之僞言。劉歆之飾說。蓋可必也。若是。則爲足下作序。何不屑焉。昔者。歐陽永叔爲惟儼文集序。許其自言曰。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曰。佐天子號令。賞罰于明堂。後惜其老不得意。則曰。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嗟乎。惟儼爲浮圖者也。永叔序之。蓋較梅聖俞江鄰幾有進何也。其人非儔人也。足下自二十入少年場。三十讀古雜家言。四十與天下之士相角逐。必有位置可以自信者。若是。則足下之文。敬將求而序之。又何不屑之與有。雖然。古人之序。序著書之意而已。故一集不再序。後世或爲貢諛。或附于有大力者。則序至十數焉。足下文得梅臯太史之序足矣。敬又從而附益之。其貢諛歟。則敬

不敢爲。爲附于有大力者歟。則敬非其人。且無以處足下。足下其以敬是書附之集末。則足下之爲人。與敬之所
以交于足下者。皆有源委。可告之後世。惟高明裁之。四月初十日。惲敬謹上。

與湯編修書

敦甫先生閣下。敬處卑就陋。年及五十。而無所成。常好從天下賢士大夫遊。然所交又千百之一二而已。往者張
臯文寓書。盛稱先生高義。臯文旋即捐館舍。敬無以自通。後秋農自粵過南昌。敬以聞于臯文者。質之秋農。而益
知先生之所以自處者。敬其可居今之世。而不求得當于先生邪。臯文爲人。其始爲詞章。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
爲而止。已遷而爲昌黎廬陵。已遷而爲前後鄭。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其
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臯文者也。臯文寡欲多思。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而有爲者鮮。多思故事藝皆
出于必然。而無爲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有爲者鮮。則于道易近。無爲者亦鮮。則于道易遠。
必也有爲者亦歸于無爲。則庶幾于斯道乎。雖然。敬竊有疑焉者。宋人之說。至明而變。至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
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
儒是也。二者如揭竿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近日以來。多愍置之。愍置之者。非也。揭竿于市者。亦非也。且如
彼此之相詈。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邪。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邪。其變之仍之者。是非
其孰多邪。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敬交于臯文之時。臯文未及此也。其所得。敬未之知。而先生者。臯
文之與學而引之敬者也。則敬之所宜受教也。故陳臯文之行以自通于先生。而卒致其所疑焉。先生其有以大
益之。則幸甚。不宣。三月二日。惲敬謹上。

明儒學案條辯序

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列崇仁。白沙。河東。三原。姚江。止修。泰州。甘泉。東林九宗。而于姚江。復分浙中。江
右。南中。北方。粵閩五宗。其崇仁。白沙。爲姚江之源。止修。泰州。甘泉。東林。爲姚江之流。不相入者。河東三原而已。若

授受在九宗之外者。別爲諸儒學案統之。表彰前修。開引後學。爲功甚巨。然先生之學。出于劉戡山先生。戡山先生之學。大旨悉宗姚江。是以先生于河東三原。均有微辭。而姚江之說。則必遷就之以成其是。一遷就不得。則再遷就三遷就之。此則先生門戶之見也。敬天稟凡雜。人功疏妄。于先生蓋無能爲役。而少日所聞于先府君及同學諸君子者。質之先生之說。頗有異同。如水之分合。脈絡可沿。如山之高卑。顛趾可陟。非敢強爲是非。劃分畛域也。因謹循此書之前後。分條下籤。求其公是。如不當者。不憚移定。以盡彼此。蓋三歷寒暑。而後會而錄之。可付寫焉。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此河東三原之學所自出。同于朱子者也。然不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乎。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姚江之學所自出。同于陸子者也。然不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其先後之序並行。交致之功。庶幾其備焉矣乎。夫遊說之士。計利而不計害。言得而不言失。後之人尙引大道以責之。若言聖人之道者。據其始而攻其終。操其末而伐其本。則所明者。不及所晦之多。所守者。不及所攻之當。何以驗之心身。而施之國家天下哉。夫善其言。所以善其行也。請與天下後世諸君子。昭然確然言之。若攻伐之說。敬不敢附。惟諸君子諒焉。

五宗語錄刪存序

敬年十五。卽讀道家書。後于吳山道院。繙道藏。鄙倍不可訓者。十之七。凡下者。十之二。周秦以來諸子。及所存古注家。其善者也。若魏伯陽張端伯所述。亦道之一隅而已。至山右。始讀佛氏書。行江東西。時時至佛院。讀之。爲鄙倍。爲凡下。有過于道藏者。其精博之說。微渺汪洋。神生智出。道藏視之。蓋瞠乎後矣。中歲喜讀諸禪師語錄。于三乘之言。本無差歧。而其從入之門。與從出之徑。無轍跡。無依持。蓋人心之用。不能無如此一境。非強爲者也。惟傳授漸遠。積習日深。及其末流。幾于優伶之辭。駟僮之行。此則不可之大者也。敬條其可觀者。得若干卷。行修力積。其道自至。確然隤然。不容一隙者。爲第一集。機微鋒迅。一擊卽解。潛魚出鉤。飛鳥墜繳者。爲第二集。發明天人。衣

附經論。渾融包孕。條理分晰者。爲第三集。片辭之設。具見性靈。一目所存。偶涉道要者。爲第四集。其餘附會之陋。修飾之工。如二十八祖偈言。歷代禪師評唱。一概削之。以絕龐雜。程子曰。佛氏之書。學者當如涇聲美色遠之。夫不涉其藩。不登其堂。不入其室。豈可以斷其是非得失之分數哉。朱子曰。佛衰于禪。禪衰于悟。夫曹溪之說法。豈可謂佛之衰。百丈之見大寂。臨濟之見大愚。豈可謂禪之衰。後之君子。于此能自得焉。而不爲所眩奪。則可矣。

子居決事序

太史公曰。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憚子居曰。本朝法皆畫一。行臺省大吏。權不敵漢郡守。州縣吏。權不敵漢戶賊曹。皆謹奉功令。無敢恣意者。敬初領縣事。太夫人教之曰。縣官得自決笞杖而已。折責以四十爲限。爾當止三十五。其五。爾毋所貴也。先大人曰。死刑不可減也。雖然。斬刑必先比絞律。不當而後入斬。立決刑必先比監候律。不當而後入立決。敬謹志之。勿敢忘。然敬福中。遇事輒任氣擊斷之。晨起坐齋中。抱牘進者。差肩立。敬手畫口指。毋留。其應聽者。翻竟。卽擲下如風雨。已坐聽事。問數語。書牘尾。輒數十行。意張用濟。劉元明。不過如是。而昔友張臯文過縣曰。此酷吏也。敬大駭。就求其說。臯文曰。凡天下以易心言吏事者。與手殺人一間耳。不意此事近出吾儕。敬聞此言。爲之愧汗。今年五十矣。精力志意。漸不如前。始患過者。今未必不患不及。天道之盛衰。人事之進退。不可不防其流失也。因類前後所決事。爲若干卷。以自觀省焉。其目曰稟。以達上官。曰批。以受民辭。宋史。大事奏稟。畫黃。唐有批勅。宋有批答。皆朝廷之辭。其行之官司。不知所自始。曰諭。卽漢之教。曰斷。卽唐之判也。

先塋記

孤塵山西厓。絕地數十丈。鑿厓而窆。爲十二世祖恢菴府君之兆。西向。陳孺人。祁孺人。再繼陳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十一世祖贈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存省府君。謝安人合葬焉。孤塵山之東。曰亭子灣。爲十世祖明湖廣按察使副使東麓府君之兆。東向。蕭恭人合葬焉。其昭兆葬九世祖全州同知海亭府君。嚴安人合葬焉。昭兆迤東。

葬秀水丞慎所府君。敬八世祖也。吳孺人合葬焉。其穆兆迤東。葬慎所府君之弟國子監生良卿。塋限之外。迤東北爲七世祖慶府典儀正敬于府君之兆。周孺人合葬焉。是爲孤塵山東西墓地。西兆二。東兆五。石橋灣惲氏歲祭之。石橋灣之北。路西墓地。爲六世祖縣學生繩武府君之兆。西向。王孺人合葬焉。其穆兆葬方顯府君。敬高祖考也。高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府君之弟達初。昭兆之南。葬府君之兄赤初。穆兆前行。夾葬赤初之子文元。武元。蓋墓位紊矣。其故不可考。同六世祖者。歲祭之。石橋灣之西。牛車基墓地。爲曾祖考燮臣府君之兆。西南向。巢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祖考贈富陽縣知縣子渭府君。錢孺人合葬焉。其穆兆先府君葬焉。同曾祖者。歲祭之。惲氏自南宋以後。著譜者。多書葬所。然墓頗夷失。其未夷失及近窆者。謹記之如右。子孫庶有考焉。傅純曰。古不祭于墓者。明非神之所處也。蔡邕曰。古不墓祭。今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乃知至孝惻隱。不可廢也。是二說者。其可以言古今之禮歟。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石橋灣惲氏。同出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副使生全州同知海亭府君。同知之冢子曰秀水丞慎所府君。丞生典儀正敬于府君。始居石橋灣。敬七世祖也。子孫爲房三。同知之次子曰良卿。良卿之伯子曰紹先。子孫居雷宋村。仲曰日森。子孫居常州府城之城灣。季曰鴻祥。子孫居江陰縣之青陽。唯叔子紹憲。二傳無後。順治中。典儀之孫方顯府君。招雷宋村紹先之曾孫朝元。聯元。來居石橋灣。朝元之子孫爲房十。聯元之子孫爲房五。于是石橋灣惲氏。凡十有八房。乾隆三十八年。朝元之曾孫吉瀟。諏于族爲祠堂。祀副使以下。嘉慶三年。敬葺其楹宇。及庭陳。祠堂之制始備。惲氏譜自副使上推十一世。爲宋提舉方直府君。其世次。官爵。里居。皆可考證。自提舉上推四十三世。爲漢梁相子冬府君。代遠多疑似者。提舉之冢子爲紹恩府君。次子爲繼恩。東麓府君。紹恩之後也。嘗師友李獻吉。邊廷實諸人。始以忤劉瑾外補。終以忤江彬等斥官。在湖廣八年。北倭羅山竹山流寇。南定彬州。桂陽州。屢叛。搖賊。東扼寧王宸濠。西潰之師。蓋終身皆在艱難讒構。崎嶇戎馬之間。而確然守道自立。不稍爲俯仰。

依倚者。後之子孫。尙其念先德乎哉。

重建東湖書院記

東湖據豫章城之東隅。周古步十里有奇。東厓爲蘇圃。有宋高士蘇雲卿之遺迹。其南洋翼然亭臨之。祀漢徐孺子。故言東湖之故。必以徐孺子蘇雲卿爲先。南洋之北。沙斗入北佩。湖南以南洋爲至。環三面皆水也。宋嘉定中。通判豐君有俊。建東湖書院。館四方游學之士。迨明之初。以其地爲縣學。而書院遂廢。今幾五百歲矣。羅山黎君來令南昌。復卜地于縣學迤東。蓋前事以虧帑。沒入其宅者。黎君歸帑于官。爲銀若干。諸鄉先生任講堂學舍。築削之貲。爲銀若干。脩殿梁椳。膏油舟輦之貲。復爲銀若干。于是深衣博帶之士。揖讓弦誦于其中。而書院復興。夫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必先去其害道者而後事焉。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昔者徐孺子不與陳仲舉鉤黨之難。蘇雲卿當宋播越之餘。張德遠欲有所圖。而雲卿褰裳去之。其心皆斷然有不可涅者。夫鉤黨爲君子之過。且遠之如此。況小人歟。張德遠處己甚正。所圖雖不成其志。皆仁人志士所扼腕者。且遠之若此。況以人國爲徼幸者歟。學者能見于此。然後依附攻訐之學術。苟且之事功。不足動其豪末。由是而深造之。則庶幾矣。

新喻東門漕倉記

三代之時。自諸侯卿大夫士。皆其國人。而鄰長。里宰。鄩長。鄙師。卽同井廬以行相推擇者。故下之俗易達于上。上之風易究于下。天子者。稽其成而已。漢祖秦設郡縣。所命官奉三尺法。以裁山海千萬里之民。於是上之所行。有非下之所任者。而治日衰。然其時三代之制。猶不至盡廢。鄉亭之官是也。迨唐宋以後。爲三老嗇夫游徼者。苦官中侵辱。多避免。因悉改爲輪差。歸之保正戶長。保正戶長。以徼民與官絕遠。不能通閭里之情于郡縣。如鄉亭之官。與令丞尉相教令。嗚呼。此郡縣長吏所以囂然獨行其意于上。而民終不可治也已。新喻附城爲五坊。坊有坊長。鄉爲五十七圖。圖有地保。坊長地保如保正。坊圖皆有十甲。甲有管首。管首如戶長。其輪差之歲。則管首迭爲

坊長地保。獄訟賦稅盜賊皆督之。獄訟取居閒及爲佐證。盜賊主踐更。而賦稅則至時。坊長地保以酒食召管首。管首召戶丁爲期。悉納之。坊長地保。坊長地保納之官。故賦稅無後時者。敬蒞縣。坊長地保皆以禮訓督之。可事。凡縣中有舉置。令縉紳先生學弟子。諭意于坊長地保。揆其平。衆從而後行。事皆辦。漕倉者。最初在城之南門。康熙閒。改建于中城之保房。前事鮑君又遷于治之東南隅。基峻而隘。民不便。於是坊長地保以改建請。縣中大姓胡萼。有第在東門內。門堂廡球場皆宏整。直可錢五千緡。以千緡售于衆。而旁舍及地不取直。大姓章美亦以地益之。遂復遷漕倉于東門。湖北試用州判黎士煊等。任其事加勤。無私利。三閱月而功竣。夫漕所以爲國家也。爲國家者。必不可病民。觀于胡萼章美之好義。及在事諸君子之所爲。天下豈有不可使之民邪。然欲使民。必自訓督坊長地保始。後之人勿以敬爲古可也。

羅坊漕倉壁記

羅霄江自袁東逕臨江入章貢水。春夏秋三時。得雨漲發。萬斛之舟。隨流東下。疾如弩矢。及冬水落。瀏然見底。散石鱗次。而州渚之歧。沙石相排。擁舟益艱重。不可行。故袁之屬縣無漕。新喻屬臨江。漕二萬四千餘石。皆道羅霄江。自縣顧舟行五十里。至羅坊。水淺甚。自羅坊行九十里。至臨江。治水差深。再下三十里。水益深。可方舟達南昌。兌軍。故新喻運漕。以羅坊爲便。而縣西南北近袁。納米多順流。縣東附臨江。溯流至縣。遠者幾百里。殊患苦之。故縣東納米。亦以羅坊爲便。嘉慶八年。士民請建倉于羅坊。凡縣東區若干。圖若干。米若干。納于羅坊倉。計縣漕蓋得三之一。減運五十里。敬與同官計之。僉以爲宜。於是請于府及行臺省。得允。十月。倉成。十一月。漕事畢。是役也。訓導胡君實左右之。其在事者。縣東縉紳之士及保正等。皆有勞績焉。爰書名于左方。

沙隴胡氏學田記

新喻之南郭曰沙隴。胡氏。胡生嶺世家焉。生之曾大母傅。買田于官田灣。得畝四十有八。租五十石。子孫從師及就試所司。咸取給事。在乾隆之二十八年。越年若干。傅卒。葬峽江。又越年若干。爲嘉慶元年。生與其宗賣官田灣

之田。以直買峽江溪澗之田。得租四十四石。于前額不符。又買沙隴之田。得租十四石。額遂溢。而請余爲之記。古者。士皆授田。自井田廢。而田私于農。故士遂無授田者。後世君子。于私田之公于族者。曰義田。義田之給于士者。曰學田。儻亦古者士田之遺意歟。是非特資其身也。蓋將養其廉恥。以爲德業之助。胡生與其宗勉之可也。

重修萬公祠記

瑞金踞五嶺尾脊。東戶入閩。而長汀爲汀州府治。所宿重戍扼之。故閩非大亂。兵無至瑞金者。縣西南越汀州之武平。以及于粵。多石陁荒絕。粵有饑擾。卽躡瑞金。自前明至本朝。凡數十。至明宏治中。賊循陁夜襲城。知縣萬公琛巷戰死。縣人立祠祀之。其事爲最著。蓋瑞金遇大亂。則東備閩。小亂。則南備粵。其勢如此。而縣之北。爲所隸寧都州。州負廣昌。左挾石城。宿戍不及長汀。其溪谷深雜。與武平等。嘉慶八年。廣昌奸民廖幹周。聚衆焚掠。寧都石城。奸民應之。瑞金亦有應者。大府以兵馳至。始勦絕。蓋瑞金于閩粵。兵皆外至。可臨事偵探。其自內起者。常連寧都石城。必先事部分。乃能得要領。其勢又如此。敬上事瑞金。去廖幹周之平一年矣。求士夫可與戰守者。不可得。最後陳君象昭見曰。明府君無憂瑞金。瑞金聚落。無可容五百人起事者。若五百人以下。聚落中義勇能破之。敬行縣時。潛勘驗。語皆信。知可幸無事。遂一意吏治。暇則以儒術鐫摩之。陳君之子雲渠從敬游。好治經。能詞賦。亦喜言兵。嶺嶠多好奇之士。如陳君父子。可尙也已。一日酒次。與雲渠言萬公祠已就圯。雲渠慨然任之。葺門垣。築階陳塗墉壁。設櫺楯。事竣。爲位以祀萬公。敬與同志者。左右將事。咸惻惻然若有所感焉。因記其事之始卒。使刻石于壁間。且詳瑞金兵事緩急難易之數。以告後之有責于斯土者。

遊羅漢巖記

瑞金陳石山之南。曰羅漢巖。八月望後一日。與楊生鍾生遊焉。大石翼然。下可列坐千人。沙門爲佛屋。據其廣之半。皆庳陋。大石之上爲天池。水常滿。少溢。則漉于石之脣齒間。無徑可登。西行繞巖。巖盡而北。而東。登數嶺。有石隘。入隘數十丈。下過石穴。聞水聲琤然。天池也。出巖背矣。法住記言。佛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十六大阿羅漢。各

與眷屬分住世界。此世所稱十六羅漢也。四分律言。佛涅槃後。大迦葉差比邱。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阿難以愛惠癡怖見屏。後阿難聞拔闍子比邱偈得果。在王舍城。共集三藏。此世所稱五百羅漢也。釋氏之言多鄙誕。鄙則愚夫婦易知。誕則易惑。故名山水及荒厓絕壑。人多以羅漢觀世音名之。嶺北且數十處。此其一也。觀世音爲三大菩薩之一。以普門品言。聞聲赴救。四天下皆尊事之。今士大夫擁高位厚貲。不知推所職以及遠。而詭談性命。相率不讀佛書。不奉佛法。恐亦未必見錄于孔子也。旣以語二生。因并記之。

東路記

南昌城下溯豫章江。南至贛州。東北折溯貢水至瑞金。共一千五百里。敬上事及赴行臺省期會。皆由之。此西路也。東路止八百九十里。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己亥。奉回任檄。出進賢門。宿舒白香天香館。寢甚安。二十七日下晡。發行六十里。宿荏港。夜大雨。二十八日早發。泥濘不可行。行六十里。宿進賢。大風寒。二十九日晴。早發行九十里。宿臨川署中。秦臨川言于清端公。成龍作縣事甚備。三十日上晡。發行六十里。宿桐樹亭。桐卽桓。山海經註所謂葉似柳。子似棟者是也。桓音近華。華近和。漢書尹賞傳注。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和又近何。俗遂作桐。十一月初一日甲辰朔。早發行九十里。宿南城。過會香墅。鄧蘭士。蘭士從弟薊州。初二日下晡。發取便道。吳白厂草堂在城南。不及過。行四十里。宿揚村。初三日。行八十里。下晡。至南豐。王南豐滌硯。十一閱之。渡河復五里。宿楓嶺。初四日。行八十五里。宿甘竹。雨。初五日。行三十里。下晡。至廣昌。復三十里。宿竹橋。初六日。行九十里。宿寧都州。初八日。早發行八十里。宿葛藤凹。雨。初九日。行八十里。下晡。至瑞金。初十日。上事。南昌至南城。皆平道。南城之南始山行。麻姑山旁薄有靈氣。其西南隱然浮十峯。雲氣界爲三成。如仙嶠搖漾不可測。最上一成。雲氣背落日如紅綃。真奇觀也。問之。則南豐西之軍封山。蓋拔見在三百里之外。軍封之南至寧都。多石山。千幢萬旛。皆南指。然無如軍封山者。廣昌之北。盱水北流。至新建。與豫章江會。廣昌之南二十里。溪皆南流。又三十里。復北流。又三十里。復南流。皆不可舟。四十里至寧都。會梅水。可舟。寧都之南。溪皆北流。六十里至

九段嶺。始南流。四十里至嚴阬。復北流。五十里至麻子隩。復南流。不可舟。三十里至瑞金。會貢水。可舟。皆東路也。貢水至雩都。會寧都之梅水。至贛縣入章水。合爲豫章江。卽西路也。豫章江至新建縣北。入鄱陽湖。

遊翠微峯記一

自寧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爲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厓。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卽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扇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盒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盒山。而闔爲從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陞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于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巢。復登。爲梯陞之級二十有八。有巢。隘于前巢。不可息。爲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陞八十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九子寧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遊翠微峯記二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甌。洞構橫閣數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石呀然起于欄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于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負。渾渾漚漚。首銜尾逮。肩歧腋附。蓋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盒山。石矗起數十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陞而上焉。寧都之山界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蘊畜。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

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重修瑞金縣署記

府州縣用古諸侯禮。大門皆臺門。瑞金以閣爲大門。爲楹三。次內曰儀門。其名始于唐之節度使。後官寺皆冒焉。爲楹三。左右門卽漢之閣門。三公則黃之。次內曰大堂。爲楹五。有東西廊。爲楹二十有四。左右列八房以應官。其名始于唐之中書尙書省。後官寺亦冒焉。入房者曰承發。古都吏曰吏。古功曹曰戶。曰屯。曰工。古戶曹曰禮。古議曹曰兵。古兵曹曰刑。古決曹賊曹也。次內曰宅門。爲楹三。後漢書明帝紀云。應門擊櫜。鼓人升堂。古者惟路寢有堂。鼓其置路門歟。應門之鼓曰應鼓。其應門亦置鼓歟。若是。則路門其亦置櫜。如鼓之應歟。諸侯其以雉門路門應櫜與鼓歟。鐵磬卽方響。南齊代鐘以記漏。漏五夜以二十五點節之。故名點。次內曰二堂。爲楹五。有東西廊。爲楹四。二堂之前。皆治官事之地也。其後曰上房。爲楹七。古謂之小寢。上房之東南曰東上房。爲楹三。有東西廊。爲楹二。古謂之高寢。與上房同。周垣。古謂之宮牆。二堂之東曰庫房。爲楹三。古者庫在庫門。藏車甲。後世無車甲。所藏貨賄而已。故內之乃府也。而以庫名焉。庫房之東曰東院。爲楹三。東院之南曰後門房。以居典謁。西向爲楹四。二堂之西曰華廳。以燕賓。爲楹三。有東西廊。爲楹六。玉篇云。廳。賓廚也。唐以後。以聽事之所爲廳。偵矣。儀禮。侯氏聽于天子曰聽事。以決事爲聽事。亦非也。華廳東後室爲籤押房。漢曰畫諾。君臣同辭。唐宋曰畫黃。曰押詔。君之辭。曰輪筆。曰判押。曰書行。臣之辭。皆押也。宜押者籤之。南史。籤前直敘所論後云。謹籤。月日下是也。華廳之前曰前華廳。爲楹三。以上皆燕閒之地也。華廳之後有周垣。垣以內。南北各爲楹三。以處賓僚。上房之後垣外迤西曰廚房。爲楹三。自大門至廚房。共八十有六楹。嘉慶十年。四月十一日。至瑞金。周視多頽損。旋葺治之。三閱月而功竣。後四年。去瑞金。爲之記以告後之人焉。

東麓先生家傳

先生諱巍。字功甫。號東麓。宏治十六年進士。由戶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尋遷郎中。時武宗任用劉瑾。有急獄。瑾

必欲置之死。先生知其冤。白之。忤瑾意。先生在部素廉謹。瑾怒無所泄。遂以例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伺其失。瑾旋伏誅。得免。正德六年。霸州流賊劉六劉七。自河南來入境。率師逆擊。賊北走。其明年。賊復來犯。先生東擊賈勉兒于羅山。敗之。劉六劉七乘閒躡武昌。執殺巡撫馬炳然。掠其家。順流趨江西。先生旋軍南。擊敗之。還炳然妻子。斬首五百級。復旋軍西。擊四川流賊藍廷瑞鄢本恕于陝西石泉。敗之。追至漢中。復敗之。以功遷按察司副使。十二年。從湖廣巡撫秦金。討郴州桂陽州叛。猺龔福全。禽之。遂合南贛巡撫王守仁。攻江西桶岡叛。猺藍友貴夷魚黃寒。奏食三品奉。十四年。寧王宸濠反。率師趨黃州。宸濠敗。罷師。先生前後在軍。凡八年。止進一官。不自得。欲投劾去。會侍郎吳廷舉奉命赴湖廣。與先生治永順宣慰司彭明輔獄。彭明輔者。與彭惠姻親。惠與保靖宣慰司彭九霄爭兩江口地。明輔助惠攻殺。懼不直。以巨金鬻獄。先生拒之。廷舉素知先生功。以此益知先生。特疏薦爲湖廣巡撫。有幸臣索賄不遂。章上不報。後一年。罷官。罷官後八年。卒于家。

論曰。先生以拒賄受知于吳侍郎。卽以不納賄見抑。彼江彬等不足責。何宰相無一人若是哉。正德當有明中葉。天下徼幸無事。人但爲先生惜耳。如高陽孫承宗者。廢棄十年。天下瓦裂。其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后谿先生家傳

先生諱釜。字器之。號后谿。年十七。補縣學生。正德五年。舉于應天。十四年。試禮部中式。十六年。世宗卽位。與張璁同賜進士出身。知安陸州。時議起興獻王陵爲顯陵。達官外戚內侍。以事至無時。有內侍責供帳。鬪擊州通判。先生令民擁通判去。曰。罪在知州。毋累若也。由是內侍在中持事者。皆不悅。江夏民陰殺人。瘞尸山中。讐者訟之。民因令兄子竄去。反指所瘞。誣讐者殺其兄子。獄不得決。先生承巡按御史檄鞫之。曰。若兄子年幾何。愕曰。二十五矣。乃發瘞驗之。髮盡白。獄遂決。先生常有德于衛指揮使鑿盛饌。實銀叵羅鑿中。以暮抵先生。先生列吏卒堂下。將發鑿。固請入室。不允。叩頭復持去。自後無干以私者。在州二年。以憂去。後如京師補官。張璁爲侍郎。方向用。欲引先生附己。執手謬爲策曰。若忤中貴人。恐中傷。賴天子甚聖。若疏其惡暴之。渠輩言不得入。非特免禍。

且大用。先生以璫等亂政。避其黨不對。大忤璫。復出知均州。治如在安陸。嘉靖七年。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旋晉郎中。調吏部。張璫曰。吾溫人也。溫乏守。須得一好官。因閱郎官籍。指先生名曰。是人可。吏部卽具疏題補溫州府知府。先生至溫。一以法治貴游之私。人不得逞。張璫又曰。溫海邦。幸無事。守誠好官。毋乃屈耶。吏部卽具疏題補成都府知府。先生聞之。不怡曰。吾不能枉道。幸有先人之廬。足容賤子也。遂不赴官。三十五年卒。年七十三。論曰。漢世孝廉。重同歲生。至唐進士。同年益厚。然未有若明之徇者也。當日人盡如先生。朝廷豈受門戶之禍耶。先生守溫。境內淫祠。檄毀幾盡。此非隱微無愧不敢爲。張璫乃欲羅致之。謬矣。

少南先生家傳

先生諱紹芳。字光世。號少南。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洊擢員外郎。郎中。外轉湖廣按察司僉事。福建布政司參議。先生性褊直。有同縣人改庶吉士者。先生曰。一爲史官。竟置產百萬耶。後其人位顯。爲所中。罷官。論曰。先生在刑部時。與李于鱗王元美遊。今遺集視七子。風尙相似。可知得力所自矣。

香山先生家傳

先生諱本初。字道生。號香山老人。年二十一。補常州府學附生。以例貢國子監。居京師三十年。不遇。崇禎十七年。舉賢良方正。除內閣中書。棄官歸。卒于順治十二年。年七十。先生與遜菴衷白兩先生爲羣從兄弟。相師友。棄官後。更名向。畫學董源。南田先生少時師之。

論曰。先生之學。雜于浮圖老氏。遜菴衷白又甚焉。至忠孝之際。三先生未有以異也。自百氏橫議。先王之道。崎嶇榛莽。分裂歧出。後之爲二氏者。得援吾道以附會雜亂之。是故唐以前言二氏。與吾道畫然者也。宋元明言二氏。皆竊吾道之近似。以支柱排之者之口。士大夫益以爲精微可喜。通脫自得。從而浮其津。造其厓。雖學道之士。不免焉。然而顏清臣。蘇子瞻。張子韶諸人。大節炳然。百折不變。不爲虛緩頰放之學所誤。蓋五倫之道。根于天性。順推曲致。其力皆足以自遂。此以見吾道之自然。而二氏之爲矯拂也。三先生所得。豈在彼哉。

衷白先生家傳

先生諱厥初。字伯生。號衷白。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由行人轉戶部主事。天啓元年。水西蠻安邦彥反。先生以兵部主事受上方劍。馳至四川。督將吏平之。二年。魏忠賢子良卿敘慶陵功。蔭指揮僉事。先生爲郎中。宜署牘。乃托辭請外補。補浙江按察副使。轉福建右參議。擢湖廣按察使。崇禎二年。大清兵自遵化州入口。京師戒嚴。先生督鎮軍兵三千人勤王。是時。各省兵大集。糧不繼。沿途多逗撓。先生獨先至。且贏三月糧。兵部尙書梁廷棟閱師。入奏曰。憚厥初非書生。大將才也。帝遣內侍勞。且問方略。先生疏陳利害。得溫旨。然兵部一切調發。無如先生言者。乃以疾乞休。福王稱帝南京。召爲光祿寺卿。先生曰。疆場無勝算。而朝黨日爭。時事可知。且江北四鎮分據。地隘兵衆。左良玉在上游。朝夕有王敦桓溫之禍。誰爲王謝諸人哉。乃不赴召。順治九年卒。年八十一。

論曰。吾憚氏仕者。先生與東麓先生最號知兵。然皆未竟其用。後先生多爲浮圖言。虞山錢陸燦至比之張無盡。豈知先生之不得已哉。然先生善觀時變。與爲進退。必籌可爲而後爲之。此則先生終隱之意也已。

遜菴先生家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菴。祖紹芳。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父應侯。國子監生。先生由武進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聿鍵入福州自立。而魯王以海亦稱監國于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先生。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爲浮圖。名明曇。已復至建寧之建陽。是時大兵席卷浙閩粵三省。唐王與弟聿錕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而明遺臣民。擁殘旅。倔彊走拒。遙奉永明王由榔。金壇人王祈聚衆入建寧。屬縣多響應。于是建陽士民數百人。噪于先生之門。固請先生不得已。至建寧。見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寧入閩門戶。建寧守。則諸郡安。然不得仙霞嶺。建寧終不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時先生長子楨自常州至。與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

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甚銳。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後軍繼進。會大雷雨。人馬衝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來圍建寧。永明王使兵部尙書揭重熙赴援。先生復上書重熙。請逕取浦城。斷仙霞嶺餉道。俟餒亂。選精卒南下。與圍中諸將夾擊之。重熙至邵武。不能進。建寧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糧乏。勢益弱。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普天率土。齧齒腐心。小臣愚妄。謂卽此可延天命。今迺至于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衆。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圍江寧敗走。訛傳煌言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旣而事解。卒年七十八。康熙十七年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于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時商業于同里張瑋。後會稽劉念臺先生宗周爲左都御史。瑋副之。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是益進。先生旣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攀龍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閒。知常州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先生次子桓。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後于建寧被略。桓不知所終。格自有傳。

論曰。先生以高才爲世家子。宜任天下事。然前旣卷懷不用矣。區區建寧。不足當天下千一。顧欲藉烏合之衆。陸梁進退。與天命爭衡。先生之知豈出此。抑謂據扼死拒。割裂畸餘。可稍延明朔。然大圖鴻覆。欲遺一隅。何可得也。豈忠與知不並行歟。抑出處成敗。要由運算。有不自主者歟。說者斥先生旣改服。復爲儒言。則一端之論也已。

南田先生家傳

先生諱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少居城東。號東園草衣生。遷白雲渡。號白雲外史。旣老。號南田老人。先生年十三。隨父遜菴先生依王祈于建寧。陳錦破建寧。被略。錦無子。其妻子之。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遇遜菴于塗。遜菴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給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留之寺中。泣而去。先生始得歸。先生以父兄忠于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于畫。天性也。山水學王蒙。旣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也。遂

兼用徐熙黃筌法作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尙書掣語人口。南田畫。吾暗中摹索能辨之。世多贗作。其至處必不可贗。王太常時敏遣使招致。先生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已病。喜長榻前一握手而逝。先生家甚貧。風雨常閉門。以畫爲生。然非其人。不與也。卒年五十四。子念祖。不能具喪。王輦葬之。

論曰。昔淮南王敘離騷。以爲其志潔。故稱物芳。蓋深知屈子者。先生泥塗軒冕。鶉居蟬飲。身世之際。可謂儼然。而世徒以畫知先生。末矣。然先生之志之潔。于畫何嘗不可見哉。

暉氏作畫。自香山先生始。遜菴先生以枯墨作山水。殊古簡。然非作家。後南田先生負重名。羣從子弟皆作畫。遂成風尚。今畫法多流蕩矣。敬謹擇其有意者。著之于左。

珣字相白。畫學南田先生。

源濬字哲長。善吹鐵簫。號鐵簫老人。天津縣丞。畫法一準徐熙。下筆有芒角。生氣盈涌。如雲展潮行。惜稍俗耳。爲人爽邁任氣。必踐言。去官後。卒於天津。

源景字希述。冬官正。轉工部主事。畫法黃筌。官京師垂五十年。無車馬。塵屋敝幃。不見厭苦之色。

冰字清于。父鍾嶽。南田先生族曾孫也。冰寫生。芊眠蘊藉。用粉精絕。迎日花朵俱有光。適同縣毛生鴻調。鴻調不應舉。築小樓。夫婦居之。以吟詩作畫老焉。

宅仁字原長。畫多贗南田先生。然質重。韻味無絕勝者。

與三字德三。歙縣教諭。能山水華卉。筆法清婉。兄弟皆困乏。爲教諭。不能贍其家。棄去。鬻畫京師。客雄縣。遂卒。

羅臺山外傳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卽臺山。年十六。補縣學生。三十一。充優貢生。三十四。順天鄉試中式。四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粵都宋昌圖。同學于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適矣。其于書無所不窺。精思造微。湊隙而出。于道大著。遂喜佛氏之書。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

不死。臺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乃迹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跌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度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跌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愷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于時。

論曰。敬至瑞金。臺山沒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于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于此。其諸無愧于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逃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謝南岡小傳

謝南岡名枝崙。瑞金縣學生。貧甚。不能治生。又喜與人忤。人亦避去。常非笑之。性獨善詩。所居老屋數間。上垣皆頽倚。時閉門。過者聞苦吟聲而已。會督學使者按部。斥其詩置四等。非笑者益大嘩。南岡遂盲。盲三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三。

論曰。敬于嘉慶十一年。自南昌回縣。十二月甲戌朔。大風寒。越一日乙亥。早起。自埽除蠹書。一冊墮于架。取視之。則南岡詩也。有郎官爲之序。序言穢腐。已擲去。旣念詩未知如何。復取視之。高邃古澀。包孕深遠。詢其居。則近在城南。而南岡已于朔日死矣。南岡遇之窮。不待言。顧以余之好事。爲卑官于南岡所籍已二年。南岡不能自通以死。必死後而始知之。何以責居廟堂擁麾節者。不知天下士耶。古之人居下則自修而不求有聞。居上則切切然恐士之失所。有以也夫。

二僕傳

順喜。其父孫祥。丹陽人。賣身于敬族。兄用霖。用霖賣孫祥及其妻張于子渭府君。順喜隨孫祥至。始八歲。少長。一切不肖皆爲之。惟事主則勤至出于至誠。先府君臥病十二年。順喜日侍至丙夜。抑搔折手節解。疲肢無倦。後與

楊和兒溺死采石江中。

楊和兒。河南洛陽人。隨董達章超然至京師。性戇甚。不得超然意。遂隨子寬至富陽。已復隨至都。子寬出都過河間。逆旅火。跳而行。是日。覆車于圯。幾壓且溺。皆仗和兒得免。後復事子由。嘉慶九年。太孺人年七十。和兒自鎮江偕順喜溯江來新喻。祝太孺人。三月二十八日。次采石。有沙門丐于舟。舟人斬之。沙門曰。生非我有也。財何吝邪。舟行至中流而沒。和兒于羣僕中最善順喜。其不肖多同爲之。而事主勤至則同。死亦同。噫。二人之不肖。無死法也。而卒以非命死。觀沙門之言。其有數存邪。然天下有法宜死而反富壽。是數之不平。固如是邪。且天何不能反此數。以爲事主者勸也。

後二僕傳

嗚呼。民之愛其生。性也。至不愛其生。而以戕賊作亂。豈一日之故哉。瑞金處萬山。民性悍。喜邪說。敬視事期月矣。上下無所感動。咎其何辭。陳明光者。世業墾。通符錄。與湖陂司巡檢比。而不喜典史吏卒。嘉慶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庚寅。敬以事赴行省。明光之族人明偉有婦何。私其族人明讀。明讀挈而逃。明偉訴于明光。達巡檢獲之。以何付明光。明光亦與何私。忌明讀。相鬪鬪。巡檢執械明讀。故陳族人惡巡檢。而不直明光。二十四日。族人鬪而至。明光知巡檢不足倚。以刀至頸取少血。卽撲地。使其妻劉訴縣。縣曹付典史往驗。又不直明光。而明偉之妻何。前爲族人擁去。明光旣失何。復得不直名。于甲夜自起。暗噀獨飲酒。持刀奔巡檢司。殺明讀。傷守者一人。奔典史署。殺皂隸一人。傷三人。復殺門子一人。典史闔門大噪。明光反走。道縣門。念終不得活。遂入傷鈴下二人。砍闖者孫福傷肩。自後戶走避。夏清柳芳避入室。無後戶。同死。方明光殺人時。無發聲及與支拒者。書手劉懷仁曰。其諸爲符錄所禁歟。明光赴州審錄。于路自恨曰。縣官在。吾不至是也。

夏清。仁和人。敬知富陽時來從。以小失遣去。嘉慶元年。敬餉軍銅仁。道五千里。而自武陵以南。卽出入叛苗中。幾一千餘里。夏清願從。餉銀十五萬兩。爲鞘一百五十。皆夏清主之。役旋。從至江山。敬以先府君之喪去官。復遣之。

而敬貧甚。左右無一人。夏清復來。遂從入都。從至新喻。最後從至瑞金。前被殺一月。敬心忽不樂。欲遣之。不去而死。嗚呼。命也夫。敬上推入世祖秀水丞慎所府君華卿。年五十二。始生七世祖典儀正敬于府君紹曾。譜不載所自出。夏清常從除祠堂。奉祀主一出于室。敬就視之曰。夏孺人神主。男紹曾奉祀。然後知出于夏也。夏孺人侍慎所府君。當于官浙時。而清籍浙。其不偶然歟。然輾轉千萬里以死于瑞金。何也。

柳芳。武進人。備書府戶曹。不得意。嘉慶五年。從敬于新喻。凡投謁及詩文詞草藁。柳芳主之。能日書一萬字。無塗注。前被殺三月已辭去。復反而死。敬束下素嚴。夏清柳芳皆布衣履。言語訥訥然。以此得久。然即死因也。

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益陽。有大星隕于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舳並兩岸疾下。頃之。有嘩于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親鞫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額曰。花翎通諸羅道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今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虧朝廷禮邪。然重懲汝。非優功盛情也。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額下。卒不問所坐何事。方紹興應達曰。吾聞文武事貝子。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鍾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往歲。貝子輿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輿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自邪。何躡我也。鄉人懼。數月不敢見。語有聞。敬告之曰。吾聞之張臯文。張臯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巖先生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瀆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歷落入山腹也。先生又曰。貝子征衛藏。有隘道幾一里。賊

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震。火炬盡。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書山東知縣事

山東知縣者老矣。以進士授知縣。在縣八年。縣之人有讐大姓者。誣以不軌。列頭目數十人。上變于巡撫。巡撫下上變者于獄。檄按察使督府都司。以三百人馳拏之。按察使先令健步。夜馳三百里。密檄縣爲備。知縣得檄。驚曰。奈何。此良民也。因問健步兵。去縣幾何。曰。昨發。度行不過百里。今去當二百里耳。於是知縣從健步跨一馬。疾迎兵于百里外。見按察使曰。大人所捕反者。非反者也。知縣能呼之來。若兵往。不能無驚竄。竄則反實矣。按察使怒曰。此大事。縣何脫爾。少誤。當坐縱反者斷頭。知縣叩頭曰。知縣在縣久。此數十人。如家之人耳。婦稚耕種。牧養。能悉數之。豈不知反不反哉。如一人跳去者。願以入口殉。非直斷頭也。大人其馳使白察院急止兵。大人單車來。此數十人迎馬首矣。於是復上馬。疾馳反縣。親至諸應捕者家。曰。滅門矣。速從我。可活。乃羣從至縣。按察使亦至縣。知縣引而前。衆皆跪號哭。按察使愕然。良久。令衆至所司投獄。具情白于巡撫。巡撫以屬司道府。司道府治無一驗。悉縱之。而斃上變者于獄。蓋自始變至事白。不及十日。大吏遂皆以知縣爲能。更一年。巡撫按察使相繼遷去。會大計。主者當知縣年老官。勒休。

書王麗可事

陝西華陰縣丞王銑。字麗可。武進人。明御史忠烈公章後也。李自成陷京師。忠烈公服朝服罵賊死。兵部主事金忠節公鉉亦死御河。其後湖廣巡按劉忠毅公熙祚死衡州。端禮門。世稱武進三忠。麗可白皙。弱而文。以四庫館。謄錄監生。授華陰縣丞。居官貧甚。又常以介不合上官。嘉慶三年。白蓮教往來擾湖北四川陝西三省。官軍次第

收捕。賊蔓延不可驟滅。行臺省督軍餉銀甚急。麗可承檄餉經略勒保營。祖之日。祀忠烈公。泣已而謂人曰。吾此行死矣。吾寧能效他人苟且耶。二月十三日。行至雒南廟溝坡。坡迤高二里所。麗可已北下坡。而家人吳連押後隊。踰坡脊未下。背望賊高均德大隊雜遝至。坡南探騎二。縱轡馳上。吳連大呼賊來。速下馬避。麗可回望不應。吳連復大呼。而賊探騎已至坡脊。吳連下馬叩首。賊不顧。馳下。左右夾麗可疾馳去幾一里。復勒騎馳回。一騎以矛刺麗可。破面墜馬。一騎就刺胸及脅五創。皆洞過而死。年五十九。二騎馳會大隊。下坡營平地。留賊五人。車帳守麗可尸。既一日。無議贖者。拔刀殘之而去。又二日。吳連求得尸。凡創五十餘。以禮殮。行臺省上奏。賜祭葬。予襲雲騎尉。其時經略額勒登保禽高均德。送京師。伏誅西市。

書獲劉之協事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九年。教匪大頭目安徽太和劉之協。以訟事赴質河南扶溝。十月十五日丁酉。聞陝西白河教匪事發。跨黃羸夜走。遂入邠縣。聚徒衆作賊。自稱天王劉之協。於是陝西。河南。湖北。四川。教匪皆起。官軍勦捕降斬。以千萬計。戶部轉輸至萬萬。皇上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己卯。今分巡吉南贛寧道鄒水廖公寅莅葉縣。擒之。協送京師。伏誅西市。教匪既失本師。遂解竄。經略額勒登保等以次討滅。四省乃平。先是。廖公長公子。以省親至葉。葉居賊衝。列兵城門爲守計。長公子雜候騎出五里所。于柳樹下見一人。貌怪偉。露膊坐。眉入于鬢。卽賊黨冀大榮也。疑之。返以色目告城門兵朱中林。歸署舍脫鞞鞮。方濯足。而大榮已從之。協至城門。與中林相識。踣相語。中林給使入城。大榮指之。協曰。張掌匱也。強之入。參飲于肆。而陰洩于中林。長公子聞報。徒跣赴肆中。手拉之。協佩刀。斷其禪繫。之協俯護禪。遂扼項仆之。廖公率吏卒縛之。協擁至縣。蓋之。協敗于鄧州。去其衆。思迂道入南陽再起。故過葉也。皇上以廖公功。賜花翎。簡放鎮江府知府。旋擢今職。河南遷官者數人。冀大榮亦賜把總銜。今益貴矣。長公子者。名思芳。敬前在南昌。長公子不以介紹見。下馬入門。爽拔之氣照左右。曰。思芳行天下。多願交思芳。思芳拒之。今聞兄高義。故至此。思芳不喜讀書。毋混我。然忠孝大節。不敢辱知我也。其自命如此。

惲子居曰。敬以屬吏事。廖公幾七年。厚德退讓君子也。及交長公子。始知公少時。常貯米竹簾。負走三十里。餉二親。劊背。陰雨常瘡。瘡然。又聞在河南。驕帥有索賄者。力拒之。拔刀砍館垣。斷其刃。帥氣懾而去。蓋仁者之勇。發不可遏。知長公子之風。爲所有自矣。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嘉慶十六年七月丁丑。江西瑞金縣知縣惲敬。謹立石先賢仲子廟之庭中。而刻文曰。昔者。仲子仕于衛。大夫孔悝。衛靈公出亡之世子。蒯瞶爭其子。出公輒之國。執孔悝以求立。仲子死焉。後儒竊有異議者。敬以爲不然。請爲主客之辭。以盡其事之勢與義。而折其衷于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此去楚之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衛。此至衛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出公之定爲君久矣。則試問出公之定爲君。義乎不義乎。則謹應之曰。左傳。靈公之謂公子郢也。曰。予無子。是靈公未赦蒯瞶也。蒯瞶不得自爲赦也。曰。將立女。是靈公不以蒯瞶爲世子也。蒯瞶不得自居于世子也。然則春秋之書衛世子柰何。曰。蒯瞶之出亡。以將殺南子也。靈公蓋爲南子諱焉。未嘗以廢告諸侯也。春秋用史官之法。蒯瞶之書世子宜也。雖然。靈公之心。則以爲廢之云爾。人子者。心父母之心。斷斷不宜自居于世子。是故蒯瞶不宜立者也。宜立者。出公而已。立公子郢。非法也。問。出公之拒父何如。則謹應之曰。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瞶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瞶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瞶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出公長。而勢已不可爲矣。歸罪出公。從君之辭也。問。石曼姑之拒蒯瞶何如。則謹應之曰。蒯瞶者。非曼姑之所宜拒也。蒯瞶得罪靈公。靈公可以父絕之。出公不得以子絕之。是故蒯瞶不可爲衛之君。而可爲衛君之父。不可爲衛之君。所以定靈公蒯瞶父子也。可爲衛君之父。所以定蒯瞶出公父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瞶宜逐。宜逐柰何。終身不入國可也。正蒯瞶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柰何。蒯瞶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以是言之。出公之定爲君無過也。定爲君無過。斯仕于出公者無過也。仕于孔悝者。

益無過也。則試問高子之不死何如。則謹應之曰。高子者。公臣也。士師也。蒯贖之入。高子無軍師之謀。故無死事之義。無親暱之任。故無從亡之義。孔子曰。柴也其來以此也。則試問仲子之死何如。則謹應之曰。仲子者。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知救。禮歟。孔子之于衛也。蒯贖與其亡。不與其爭。出公與其立。亦不與其爭。是故蒯贖之入。出公之亡。仲子不與也。曰。太子焉用孔叔。曰。必舍孔叔。知有孔悝而已。所謂食焉不避其難也。孔子曰。由也。其死以此也。夫以一聖知二賢。豈有不揆于義。以其愚而決其來。以其勇而決其死哉。且夫聖人之道。五倫而已。不辨于君臣。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序。不辨于去就死生。則君臣之倫不明。君臣之始事。去就爲大。君臣之終事。死生爲大。仲子之仕孔悝也。君子將以推明乎去就之義。其死孔悝之難也。君子將以求當乎死生之仁。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曾是有去就死生之不辨而冒然爲之者。此後儒之過言也。世之爲聖人之徒者。其視茲刻焉。

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嘉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江西省臨江府新喻縣。奉本府正堂牌開。爲移咨事。轉奉布政使司奉巡撫部院。准禮部咨議奏文昌帝君仿照崇祀關帝典禮致祭一摺。奉旨依議。欽此。移咨遵照辦理等因到縣。該縣每年春秋祀文昌帝君。動地丁銀二十六兩。牛一。豕一。登一。釧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鑪一。鐙二。帛一。香盤一。尊一。爵三。承祭官朝服。行三跪九叩禮。祀文昌帝君三代。牛一。豕一。登一。釧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八。鑪一。鐙一。帛三。香盤三。尊三。爵九。承祭官行二跪六叩禮。時敬奉檄囊文武鄉試。在南昌。十二月十一日。回縣任事。與儒學訓導胡君暨縣中同官屬。縉紳先生耆老。謀所以安神者。於是筮地。得吉于虎鬪山至聖先師廟之西偏。爲門三楹。東西塾。爲殿三楹。序夾室。偕陳皆備。祀文昌帝君。少後爲殿三楹。祀文昌帝君三代。爲位于八年四月戊辰。越翼日己巳。落其成。斲礮丹雘如禮。是日。肇祀于新宮。牲腍酒馨。旌旄從風。羣執事給敏以暇。終事益虔。環門而觀者。忻舞相告。喁喁于廣術。皆知神之具醉飽。而有以福吾喻之人也。敬肅受嘉胙。爰揚厥美。刻之廟石。而系以詩。詩曰。

油油清渝。虎闕其坻。倚厓爲牆。蕩蕩持持。鬢門居跼。煥乎樓閣。其脩五雉。畫霞爲眇。作宮于旁。維神則宜。我父我子。協于筵著。乃糾乃斂。乃削其坪。其廷則直。乃礪乃楹。庖犧肆醴。業虞之所。自門而階。而堂而戶。蟠蟠文學。弟子具來。役夫不勞。不匱于財。維神聰明。欽其信直。登筵憑几。強飲強食。維吾喻民。各服其疇。禾麥茂茂。滿吾車籌。維吾喻民。舟車所通。伐梓捕鯉。以有以豐。維神之職。厥曰司祿。維吾喻士。以貞延福。天子之德。際天並海。維神相之。便章同軌。吾喻一隅。如冶待型。千山萬水。尺鼎先成。小大稽首。荷神之庥。于萬斯年。毋怠毋尤。

文昌宮碑陰錄

古者。天子祀天地。社稷宗廟。五祀而已。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山林川谷。邱陵是也。周官。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八蜡是也。漢用方士之說。祀典多無稽。後世佛氏曰昌。所祀神皆託之西域。及所謂四天下焉。道士生中土。祖方士之言。效佛氏爲誑誘。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廷諸人。妄構真靈。紀官纂職。復舉中土君臣之名跡。及叢祠淫鬼。錯入徵之。其說至後世益乖歧。無可信考者。文昌帝君之祀。不知其所始。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後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常璩華陽國志。梓潼縣善版祠。一名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璩志終于永和三年。在萇稱帝前五十餘年。是萇之前。已祀惡子矣。唐封順濟王。宋改封英顯王。元以道士之說。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於是山經地志。稗乘外書。附會不經之辭。布滿天下。道士悉刺取之。以意牽合。錄爲化書。而學士大夫之好怪者。竊其妄說。捕聲附影。曠聽瞽說。嗚呼。可謂不祥也已。在前明之季年。大臣議禮者。以爲宜罷其祀。是又不然。夫王者受命。進退羣神之祀。凡以爲民已耳。其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秩宗之所掌。縱掖諸生之所誦習。百世不廢者也。其不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而能見靈爽。爲徵驗。捍禦水旱兵革。爲天下所奔走。王者亦秩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本朝承平既久。上下以休養爲福。愚氓積煽。遂盜兵戈。今全蜀就平。楚陝亦靖。皇帝以文昌帝君爲蜀之神。歸功底定。祇閱其祀。有司考定禮樂。頒之四埏。意以天下之集寧。則將士之宣力不暇。百姓之效順也。然以天下

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于天人之交際。百神之呵護。則國家之大神。百世之所以治安也。敬以愚瞽。隨肩州縣下吏。無以仰輔朝廷之制作。竊以私見鄙識。窺測萬一如此。若夫道士所言。如里巫巷祝。視鬼造妖。以惑蚩蚩者之視聽。豈足信哉。豈足信哉。敬以其行世已久。恐爲大蔽。爰取其太甚者。條辦之列于左方。使天下知朝廷所以祀文昌帝君。在彼不在此。庶幾后夔伯夷之倫。所是許焉。

王氏見聞錄。鶴州越鶴縣張翁畜蛇。令欲殺之。一夕雷電。縣陷爲巨湫。蛇爲陷河神張惡子。謹按。梓潼嶺卽七曲山。華陽國志。五丁迎秦女。見蛇。搥之山崩。卽其地也。因五丁之說。附會蛇爲梓潼嶺之神。遂取邛都地陷之說益之。卽見聞錄所傳是也。考後漢書西南夷傳。武帝初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污澤。因名爲邛池。無陷河神之說。邛都至隋始改爲越鶴縣。見聞錄之言。其出隋唐閒野人歟。又明一統志。稱神爲越鶴人。報警避居梓潼。蓋始以神附會爲蛇。繼復以蛇附會爲人。化書又託之戚夫人趙王如意。皆可謂無忌憚也。

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文獻通考從之。謹按。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俱無晉人戰死之說。是後人以秣陵尉蔣子文戰死爲神。附會之無疑。路史。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于張。爲張氏。詩傳。張仲。賢臣也。箋。吉甫之友也。化書以張仲著于詩。附會神爲張仲。且以爲張宿之精。謹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觴客。晉書天文志。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于張氏何與耶。于張仲之孝友何與耶。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白龍至元宮。易百官。劉天翁失治。爲太山守。是張角謀代漢之妖言也。竈神姓張。名單。有六女。皆名察。以張爲廚。故竈神張姓。張六星。故神六女。皆妖言不可從。

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與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不同。星經又言。六曰司法。蓋古之言天者。以四獸配四時。占生殺。其附天樞者。皆占宮廷。命名徵驗。取近是而已。化書旣以文昌帝君爲魁。前之司祿。又以爲外垣之上相。吾誰欺。欺天平。蓋唐宋之時。士大夫及進士過梓潼嶺得送者。皆爲宰相。得殿魁。如鐵圍山叢談所記多矣。妄者遂有司祿之說。其尤妄者。證以星之

司祿并尊以星之上相。以相煽動。而不知二星之不相屬也。本朝朱錫鬯氏求其說而不得。謂文昌祀蜀之文翁。何其益誕耶。

說文。魁。羹斗也。從斗鬼聲。臣鍇曰。謂斗首爲魁。柄爲標也。蓋器名耳。星象之。故北斗。南斗。小斗。中斗。同名。皆以首爲魁。柄爲標。於是轉訓爲首者爲魁。漢書里魁黨魁是也。復轉訓試名之冠其曹者爲魁。老學菴筆記。宋元憲夢大魁天下。揮麈錄。昌文穆等以大魁至鼎席是也。今乃以斗倚鬼爲魁星之神。復以文昌在斗魁之前。而祀之于文昌宮。大可歎也。其他如化書所言。以白驪進僖宗。乃因明皇青驪入蜀而附會之。朱衣神則因歐陽文忠公而附會之。不知鯁鯁錄所言。乃刺關節者得售。以誣文忠。不可訓也。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者最驗。有血氣之中。毛羽鱗介。並在五蟲。而人爲最驗。人之骨肉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爲最驗。人心之神。與毛羽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昏聩。微分巨合。充塞乎無間。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往來。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爲之像設。爲之廟庭。爲之牲牢酒醴。爲之官爵名號。蓋神之依于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于人。以爲禍爲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變。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月山嶽江湖。卽以其神之變與通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都昌元將軍。自明洪武中。敕封附祀于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奏請加號。敕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咨于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交過左蠡。爲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朝廷進退百神之義。詒陳君。使立石于廟庭。銘曰。

萬物之動。一道所蕃。沄沄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將軍。黑帝股肱。雲旗千尋。指揮鯨鵬。左蠡之山。據湖三面。爰宅將軍。爲門爲殿。天子之命。顯應孔昭。萬艘安行。五兩蕭蕭。水之爲波。乃氣之淳。以理平之。微于絲忽。上達九天。下通九淵。將軍所屆。其雲沛然。吏走民奔。擊鮮進旨。鼓鐘鈸鈸。將軍歆此。天

子甚聖。百神是懷。滌江障海。萬福具來。

海會菴放生河碑銘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生其心。亦無所住而已。無所住。則生即無生也。此法也。不取法。乃非法也。不取非法。乃非非法也。如此者。心之量一切具足。包括天地。通徹古今。聖人愚人。善禽惡獸。如大海中浮漚。大空中飛塵。揚焰。皆吾心之量所攝受。順其生死則道通。逆其生死則道窒。是故無生之法。以有生爲用。有生之法。以生生爲用。無生者。性之域。有生生者。情之倪。此大雄氏所以重能仁。而楞伽經必以斷殺爲入門第一義諦也。嗚呼。四生在天下。至水族之愚。可謂極可悲憫矣。而世反輕殺之何哉。蘇州葑門外海會菴。舊有放生池。爲弓徑若干。圍若干。不足以蕃脫網者。其地又爲周垣所迫。無可擴。而菴臨大河。民爲斷絕流。日殺無算。蓋一垣之隔。而死生判焉。且生之之數與殺之之數。相懸實甚。亦君子之心所宜動也。嘉慶十年。歸安張公來視行中書省。以蘇俗侈。侈則多殺。時勸導之。今年春。放生池董事何烜等。請以河之東西橋所拒之中。爲放生河。禁捕者。且鑄放生河之名于橋以示後。其秋。公奉命撫江西。董事遂立石菴之中庭。志不忘德焉。銘曰。惟帝好生極天地。殺害生者全生生。橫目之民其壽康。近自輦轂周環瀛。觀物無始互啖食。芴及羽介兼毛鱗。至仁惻然不忍言。誰徹砧俎祛膻腥。其中救一德千萬。千萬億命皆圓成。公奉德意治江介。欲挽殘饕歸清淳。放生之河偶事葢。爲琢貞石垂休銘。

劉先生祠堂壁銘并敘

敬嘗讀史記倉公傳。切臚辨聲色。審經絡藏府。皆攝心專氣之言。而扁鵲傳言長桑君。趙簡子。虢太子事。殊怪偉不可訓。倉公。學扁鵲者也。何不同若此哉。蓋天下之至神。皆天下之至精者也。神者不可傳。精者可傳。倉公傳扁鵲之精者也。唯精者可以至于神。其生也。出明入幽。如扁鵲傳所言是矣。而其死能出幽入明。或食于一鄉。或食于一郡一縣。或食于天下。或時驗。或時不驗。蓋視其生之時。心解之麤密。氣用之強弱而應之。吾常所祀劉先生。

雲山者。名朝宇。江陵人。以醫行江淮間。不遇。去之都。益不遇。去之保定。遂死。死之後。見神于常。爲人治病多愈。常之人事之已百年矣。乾隆之五十一年。敬遊太原。得胃疾。腕時張欲裂。夢色揚而髯者進飲。覺暴下。下數日已。已後復下。時下時已。幾一年而疾除。入都。以語常之人。常之人曰。此劉先生也。後五年。敬還常。拜先生祠而銘其壁焉。銘曰。

世之人用心之靈。如耳目之聰明。以形爲之局。用耳目之聰明。如手足之運行。以物爲之程。故以之爲道不至。而爲術不成。耳目手足。皆腐者也。心如耳目手足。而欲死而有知。此元氣之所不能已乎哉。蓋觀之先生。

卷四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嘉慶十有五年二月。敬自瑞金。以事至南昌。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之孫。署餘干縣知縣焜。泣而請曰。先少保仕高宗朝。受殊遇。以儒臣節制西封。會緬甸兵事方起。所遣將失律。先少保引罪致其身。純皇帝推始終恩禮。許歸葬。然子孫以先少保未復前資。不敢銘墓。不敢碑。不敢狀于史氏。今五十五年矣。大懼沒先人之行。無以見先人。謹惟先少保自述年譜一卷。始康熙四十年。終乾隆三十一年。書事悉如史法。吾子其次爲文。焜將書之祠版。焜世世子孫。願能坐甲執兵。爲國家捍守邊徼。驅縛狼獾。以畢我先少保之志。朝廷蠲濯前跡。收錄後効。當世鴻達君子。得由吾子之文而闡揚之。焜死且不朽。語竟。伏地泣不能起。敬禮不敢辭。按譜公諱玉麟。字麇兆。姓劉氏。世爲兗州府曹州人。曹州升府。爲曹州府荷澤縣人。曾祖捷。兗州府學廩膳生。貤贈資政大夫。祖拱辰。父澄清。曹州學歲貢生。俱贈資政大夫。曾祖妣袁氏。祖妣田氏。袁氏。前妣張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年始十五。補兗州府學生。二十。補廩膳生。二十三。充拔貢生。二十五。考取八旗官學教習。二十六。補正藍旗官學教習。應順天鄉試。中式二十七。引見。以教諭用。二十八。選觀城縣學教諭。純皇帝乾隆元年。公舉博學鴻詞。御試列二等第三名。授翰

林院檢討。年三十六矣。三十八。奉特旨。改名藻。記名以御史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九。充會試同考官。升右春坊右中允。升侍講。轉侍讀。上書房行走。四十。升太常寺少卿。轉通政司右通政。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自公爲檢討。至僉都御史。皆純皇帝特簡。在廷以爲榮。是時純皇帝御極已五年。躬節儉以率天下。而海內無事。物力充殷。公虞有以豐豫之說進者。凡園囿燕遊。暫御之事。屢愷切言之。純皇帝悉嘉納。四十一。升內閣學士。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充江蘇學政。四十三。以失察寶應縣學生劉洞罪狀。降三級調用。補宗人府府丞。至京。仍上書房行走。六月。以母張太夫人年老。乞養親。得允。五十。奔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至京。賜復內閣學士原銜。五十四。丁張太夫人憂。五十六。服闋。時純皇帝幸闕里。公送駕至德州。授陝西布政使。公在籍侍養。凡十有二年。年譜中止。載朝廷賜予。並所奉溫旨。敬次至此。焜復泣曰。先少保在養親假中。至德州迎駕者二。入都祝皇太后萬壽者一。始奔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繼奔孝賢皇后之喪。其餘日朝夕侍張太夫人。飲食起居皆躬事。蓋事親以事君。不敢欺如此。是時。準噶爾豪賊阿睦爾撒納。內附復叛。官軍勦之。公始之官陝西。察哈爾吉林兵。方由陝西赴軍。自潼關廳至長武縣。東西八百里。設軍臺七所。其平道分設車三百輛。騎七百匹。其山道分設騎千五百五十匹。臺設草六十萬斤。豆二千石。公日與按察使。驛傳道釐其事。軍行無留。直隸送軍前馬萬一百六十匹。駱駝千六百頭。陝西送軍前羸千二百頭。四川送軍前馬千三百九十匹。過陝西亦無留。明年。定邊將軍兆惠。遂連戰破賊。阿睦爾撒納走死。五十七。調湖北布政使。升雲南巡撫。雲南運京銅。下四川峽。險甚。自乾隆四年。至二十一年。共沈三百十九萬四千一十五斤。戶部奏雲南四正運。運原額京銅。二加運。運廣西停鑄之銅。而第二運至峽。當四五六前後三月。江漲之時。多失事。議分二運于前後五運以避險。公以正運乃解官顧船。加運自漢口以上。卽地方官撥船。合之不便。議併四正運爲三運。二加運爲一運。八月。自瀘州開第一運。十月。開第二運。十二月。開第三運。次年二月。開加運。每年止四運。而四五六七前後四月。無銅船出峽。于避險爲益慎。奉旨依議。六十三。署貴州巡撫。加太子少保。六十四。回雲南巡撫任。升雲貴總督。六十五。加兵部尙書銜。雲貴西南二面。俱鄰緬甸。西爲永昌。南爲

普洱。是時緬甸貴家土司宮裏雁。與木疏會戰。敗。竄孟坑。其妻囊占。率衆內附。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脅取其貲。囊占怒。殺派春。永昌知府楊重毅。遂誘誅宮裏雁。囊占走。煽緬甸諸土司犯邊。公方撥土練守永昌。而普洱之孟良土司。有族人召散者。糾緬甸賊數千。攻掠九龍江等地。甚猖獗。公馳至普洱。遣總兵劉成得。參將劉明智往剿焉。先是。公在雲南。雲南無事垂十年。純皇帝倚任無與比。一旦東西皆擾。公內不自安。而參將何瓊詔游擊明誥。守備楊坤。違節制。擅渡九龍江。大敗。潰卒還。以三人戰沒告。方入奏。而三人自緬甸遁還。公益不自安。當三人逗撓律。而純皇帝以三人乃臨陣退縮。皆斬。奉旨降公湖北巡撫。公望闕叩首如禮。閉戶作書處後事。擲筆。抽佩刀自刎。時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也。年六十六。後一月。部議至雲南。以前事革職。公娶徐氏。繼娶田氏。再繼娶李氏。長子本。荷澤縣附貢生。次子木。山西蒲州府同知。季子林。候選布政司經歷。孫焜。王子舉人。前知江西南康龍泉縣。今署餘干縣。次子木出。敬於是復于焜曰。古者。大臣有坐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小罪自弛。大罪北面自裁。其三公。則賜之上尊。養牛使者。中道因以不起聞。若是者。雖以禮相切。直與取而殺之。無異也。至蓋寬饒。蕭望之。朱博。皆以下吏就死。其畏罪與辱明甚。今公始左遷。純皇帝遇夙厚。可復用。而奮不自顧。至于如此。蓋公事皇上誠至。一不得當。卽以爲孤負明恩。無以自立于天下。此蓋古人所難。非蓋寬饒。蕭望之。朱博諸君子等。不可以不銘。於是系之銘曰。

至聖御宇。禮及大臣。非賄非奸。皆釋以恩。惟公之咎。成于將士。天子仁明。左遷則已。觥觥我公。志古臯夔。一嘗不汗。星隕山頽。命牘抽豪。爰據厥志。刻之廷陳。告千萬世。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

公諱行簡。字敬之。姓裘氏。始祖萬頃。仕宋爲大理寺司直。自會稽遷新建。遂世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曾祖琅。歲貢生。祖君弼。刑科給事中。父曰修。太子少傅。工部尙書。諡文達。妣一品夫人熊氏。文達公生子四。長麟。翰林院編修。次師。國子監生。皆早卒。次卽公。次行恕。湖北漢陽縣知縣。公年二十。丁文達公艱。服闋。高宗純皇帝。欽賜舉

人。內閣中書。推文達公舊恩也。旋直軍機處。遷侍讀。擢山西寧武府知府。調平陽府。以熊太夫人年老。請內用。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升刑部福建司郎中。本朝之制。凡章奏陳達。制詔宣降。軍機大臣取進止。章京行之。內閣六部。或徑下各直省及外藩。公在直二十餘年。內嫻掌故。外悉四方之政。於是朝野之論。皆以爲能。可大用。今上加意人才。大臣多以公名舉奏。升內閣侍讀學士。奉命祭南海。是時教匪未靖。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奏請陝西四川帶兵大臣。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川匪不入陝。然後逼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計日梟縛。復命後。升太僕寺少卿。奉特旨。偕大理寺少卿窩里額公犒軍。公奏請自寶雞至褒城棧道。兵卡宜復設。且於要害設大營。隔賊走路。兼通大軍糧運。而其時經略引嫌。請止舉劾。麾下功罪。公奏請五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四川總督威勤伯勒保公。爲陳廉頗藺相如相下之義。兩帥大和。公論事多中機宜。得大體。類如此。途次鳳縣。升太僕寺卿。次西安。除河南布政使。調江寧布政使。賜花翎。丁熊太夫人艱。未禫。除福建布政使。旋調直隸布政使。兼按察使。護直隸總督。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數匯錢穀出入。多未釐正。高宗純皇帝。欲以曠蕩之恩滌之。暨今上登極。下詔盡免廢負。而地方大吏。鉤稽簿領。束于成格。不能一概除豁。官民或借以爲煩擾之具。公以爲非清帑。無以塞僥倖。去煩苛。遂一以清帑爲首事。福建布政司冊目十有一。公于中分子目一千五百有畸。於是支解者。豪黍皆見。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兩。直隸民逋。議分年隨輸。官逋。議分年罰繳。得銀若干萬兩。前後兩省。凡清帑若干萬兩。旋奉特旨。以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嘉慶十一年。永定河溢。公舟行視堵築。九月庚午。感急疾卒。年五十有三。遺表聞。予實授總督卹典。賜葬銀五百兩。碑銀三百五十兩。祭銀二十有五兩。諡恭勤。配莊夫人。禮部侍郎存與公女。子六。長元善。欽賜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元淳。國子監生。次元俊。副榜貢生。候補鹽場大使。次元遜。候補通判。次元穆。次元英。孫開甲。元善出。女六。皆適名族。某年月日。元善等奉諭旨。葬公于新建慈姑鄉之硃砂岡。立碑設祭如禮。敬于元善相習。知公爲詳。謹條其大端。碑于墓道之左。銘曰。

文達蓄德。是延恭勤。上品之才。如擢寒門。截鵠斷犀。導鋒微至。精心一往。用其不二。遂涉吏事。佩平青朱。囊封之言。天子是俞。治戎以和。治事以肅。大將柔心。小胥重足。甫授節鉞。爲方鎮臣。祁雨未周。已墜其雲。幽幽青原。戴吾君賜。子孫繩繩。于千萬世。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行在。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爲逆狀。對甚悉。復言陷底木達時。四川提督董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烏槍數百。環擊殺之。先是在軍諸大臣。劾董公失守要隘。純皇帝徙公之子聯毅等伊犁。至是。赦還。復聯毅舉人原資。賜內閣中書。聯毅等乃招魂葬公于城南之兆。公諱天弼。字霖蒼。先世明永樂中。自無爲州遷大興。遂世爲大興人。曾祖大才。祖承詔。父其倫。皆贈明威將軍。母劉氏。贈淑人。公雍正十年。武進士。授四川提標前營守備。從討占對。升馬邊營都司。從討大金川。軍功加三等。升竄邊營游擊。大金川旋請降。罷師。升章臘營參將。調綏甯營。再調提標中營。率師討巴唐。平之。升維州營副將。小金川與黨霸爭地。公單騎入其境。諭以禍福。兩土司皆聽命。郭羅克者。黑帳房部落也。掠衛藏入貢刺麻僧。公奉總督檄。出黃勝關察之。郭羅克不承。公夜合雜谷兵逼賊巢。先發烏槍驚其馬。羣馬盡逸。賊不得遁。生擒其酋麻茲滾布。得所掠物。事定。升松潘營總兵。旋賜花翎。升四川提督。乾隆三十六年。小金川酋僧格桑復叛。圍沃日土司于達圍。公由臥龍關往勦。拔密耳。賊據斑斕山死守。公仰攻八日。糧匱。士卒拔草茹之。不得已。退軍至關。大學士溫福公。自雲南來。亦至關。公請統大軍堅守。自將重慶兵一千。循黃草坪救沃日。道由金達山。較斑斕尤斗峻。不可上。乃下令軍中。求間道。得近山得勝溝。溝在兩厓間。厓壁高數仞。賊夾溝設守。卡厓上。會大風雪。公將健卒。夜伏馬鞍行溝中。賊守者皆不覺。遂直抵達圍。破賊。達圍圍始解。乘勝拔日隆關。迎大軍會于關下。時大軍久不得公軍問。諸大臣已劾公逗撓。而公以用奇大勝。得免死爲卒伍。將兵五百人。守資利寨。參贊額駙王色。與公論軍事。大奇之。入請賜副將銜。拔會頭溝。升重慶營總兵。拔卓克采。復賜花

翎。拔橫梗山梁。抵谷葛。復繞坎竹溝。聞道進攻。燒大木城一。旁擊碉寨數十。皆下。連拔沒藥山。大版昭。復迎大軍。會于布朗郭宗。時南路參贊阿桂公。亦拔美諾賊巢。僧格桑由底木達賊巢。竄入大金川。大軍拔底木達。是役也。公常爲軍鋒。而得勝溝坎竹溝之捷。冒死入險地。以迎大軍。功爲最。三十八年。純皇帝聞大金川酋索諾木。嘗助小金川。命溫福公爲定邊將軍討之。擢公爲四川提督。守黨霸。將軍奏底木達新定。乃賊巢。且諸軍要隘。公宿將。宜鎮之。與兵五百人。守底木達。底木達當賊衝。勢危甚。而將軍復調兵三百赴大營。其後路接應兵一千二百。亦徹之。當是時。將軍自屯木果木。軍屢勝之後。不以賊爲意。七圖葛拉爾思甲布等千餘人。乘軍情。因先後詭降。將軍開軍門納之。使雜廝養。七圖安堵爾等。因得入大營。誘降人爲內應。且探知底木達。兵弱無後援。遂定計先犯底木達。道通。卽劫木果木大營。六月初一日。賊自山後擁衆來犯。公遂遇害。年六十二。後九日。賊劫大營。將軍亦死焉。公貌瓌瑋。美鬚髯。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常索之。公曰。天彌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嗚呼。孰知公之志。以此竟不遂哉。後純皇帝命阿桂公爲定西將軍。進戰皆捷。僧格桑死。獲其尸。攻克索諾木賊巢于葛拉依。俘送京師。設鎮安營鎮其地。如公所預策焉。今皇上御極。錄死事後。予公世襲恩騎尉。公配吳夫人。繼田夫人。子六。長聯毅。由中書爲淮安府裏河同知。次聯理。與公同死事。次聯璽。縣學廩生。次聯琛。聯珩。早卒。次聯瑄。國子監生。女七。俱適名族。公歿三十八年。陽湖惲敬。爲文刻石于公墓之左。銘曰。

天縱高宗。收諸逆夷。歸四海家。將將臣臣。罪罪功功。慄不敢譁。公起遠疏。志攫鯨鯢。擲之泥沙。將尊師微。爲賊所窺。來蹈其瑕。生誣幾死。死誣不生。孰詫而嗟。高宗至明。死興其孤。生高其牙。將士感銜。皇武所周。廓無垠涯。公神之。行。沛然江流。勢不可遮。二馬尙從。歷塊蹴塵。上躡蒸霞。刻石墓左。公顧領之。我銘無夸。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公諱爾漢。字麗江。姓朱氏。先世自鄞遷餘姚。曾祖名進。祖大彬。不仕。父健。遷大興。官絳州吏目。大彬健皆贈朝議。

大夫前母林氏。母熊氏。皆贈淑人。公神明挺動。有識斷。能得人死力。奴客悉以兵法部之。自初入仕。即在行間。後遂與教匪相終始。少時。吏于戶部。以吏目分發甘肅。署寧夏典史。再署岷州吏目。被議。輸貲復官。借補靖遠典史。赴衛藏迎班禪額爾德尼入朝。道聞熊太淑人之喪。去官。服闋。赴甘肅候補。時平涼鹽茶廳回豪田五作亂。公與通判吳君廷芳。知縣黃君家駒。守靖遠城。賊仰攻。一日引去。靖遠回豪哈得成等一百三十有八人。期夜半爲內應。公鈎得賊情。令守者悉登。無驗。不得上下。漏初下。乘馬至哈得成之門。陽科其穀餉軍。因拘焉。所分遣捕賊人。亦誘擒城下餘賊。而賊雜守者。在城上。且數十人。縣胥鐵光保。最爲劇賊。公登城。給使獻刀。卽反接以布。抹其口。直掖下城。遂令鳴角。城上捕賊人聞角聲。皆拍賊肩曰。視地。賊視地。則扼而反接之。于是無脫者。夜將半。城外賊復引向城。公呼語之。復引去。於是公以知兵聞。升署隆德縣事。諭底店據砦降回徙之。補隆德縣知縣。升直隸涇州知州。預擒教匪頭目劉松并其孥。升鞏昌府知府。嘉慶元年。教匪起陝西白河。湖北當陽亦起。二年。賊大入四川。總統宜綿公駐達州。檄公參軍事。是時賊渠王三槐。拒總統于方山坪。白巖山者。極險固。賊渠林亮工。樊人傑。屯山上。與方山坪爲聲援。將軍舒亮公。提督穆克登布公。屯山前之韓彭坳。公將成都兵三百。募兵三千。屯山後之排亞口。排亞口之上。曰金鳳觀。曰草店。曰鴨坪。公一日盡攻克之。復進。有木柵當隘。不見賊。唯一犬號號然。我兵有躍而攀柵者。賊乃自厓旁引刀斷其指。我兵擲火焚柵。賊鳴鑼擊所樹旗。左右招賊。賊大至。公慮斷後路。退師。時九月九日也。先是與韓彭坳爲師期。而韓彭坳之師。中道而綏。賊得專力山後。我兵不能克。十月。奉節賊千餘人。援白巖。公敗之。擒賊渠邱廣福。十一月。白巖賊久困欲走。傾巢來犯。戰一晝夜。不得路。仍退至屯。公以親博戰。創甚。回鞏昌。道遇河州總兵保興公。曰。君文官。乃能爾。吾輩當何如。後保興公與王三槐戰于三匯。遂死事。三年。公運甘肅麥十萬石餉軍。行至成縣。賊渠高均德。將衆七千窺麥。公與涇州知州沈君清。都司馬君良棟。敗賊于格樓霸。生擒賊軍師李得勝。四年。賊渠張漢潮犯秦州。公赴成縣會勦。而鞏昌警至。馳還。賊已據城東。駕鴛河。公夜掠賊卡至城。守始固。賊不敢攻。以功升鞏秦階道。生番鐵布者。世居西傾山中。凡十餘萬人。乘教匪猖獗時。

出盜內地。主兵內怖四川教匪。謀留軍勦鐵布。公以鐵布未叛亂。且地險。一搆兵。非數年不平。鐵布奉回教。公召其阿渾諭曰。鐵布非反者。然爲惡不已。且移軍至。奈何。其不爲惡。知盜蹤者。速來首。於是來首者踵至。公一日出姓名紙一曰。此鐵布盜也。復出圖紙一曰。盜巢及出沒要隘盡于此。分遣一百數十人捕之。其來首者。助之縛。悉就擒。鐵布乃定。六年。陝西。湖北。四川教匪。捕斬略盡。餘賊多竄甘肅。公將千六百人遮尾之。前後數十戰。而西河砦。東溝塢。南家渠。卷洞溝。硝厓廠。睡佛洞諸戰。皆大勝。生擒其渠。八年。甘肅教匪平。上功狀第一。賜花翎。公用兵常分數隊。迭前迭後。賊不知衆寡。隊各就地勢結陣。槍箭不妄發。賊近在三十步。始發之。賊陣動。則追殺。不動。結陣而待。賊攻。則彼此互援。常以此獲勝。其助戰者。鄉勇侯達海。侍衛李榮華。武舉劉養鵬。千總銜鄒坤桂。攀桂。皆操刺健兒也。旋調鞏羅道。升廣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卒于按察使任。年六十有三。配江淑人。子長浩。江西候補知府。次沅。浙江候補通判。女長適天津知縣黃德棻。次適陝西候補縣丞陸淮。公葬通州里橋之祖塋。銘曰。

教匪之至。以萬衆先。公所部兵。極于三千。摧辱蹈弱。遂無重堅。大將倚之。如臂在肩。斬蜀之桀。決秦之阻。陣如撒星。戰如集雨。手撫瘡痍。目馴貔虎。帳合千旌。城堅萬杵。皇帝眷功。以擢以褒。貂蟬之錫。出于兜鍪。善哉始終。無有瑕尤。子子孫孫。蒙國之庥。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

嘉慶十有六年。四月戊申朔。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薨。事聞。皇上軫悼。己酉。榮郡王奉命奠。甲寅。皇上親臨喪次。奠爵三。戊午。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祀賢良祠。壬申。禮部遵行。諭祭禮。是年十二月甲子。公之喪至南昌。越一年十一月甲申。公之子嘉端。遵行諭葬禮。葬公于南昌岡前嶺之兆。立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先是公以省墓歸南昌。敬見于丙舍。公慨然久之。仰視日。舉酒曰。吾身後文屬子矣。子無辭。時敬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富鄭公。文潞公。曾幾何時。公遽捐館舍。言之爲慙然。然敬與弟子籍最先。在京師視公含斂。今復襄窆安之。

事。其敢自外。謹次公之事如左。公諱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時懋。由江都遷大庾。誥贈通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傅氏。周氏。梁氏。誥贈夫人。累贈一品夫人。祖佩。贈官如曾祖。祖妣溫氏。贈封如曾祖妣。父第元。太僕寺少卿。誥授通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誥封夫人。累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七。本省鄉試中式。二十二。應天津召試。欽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公年二十四。會試中式。賜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旋充湖北正考官。復命後。奉旨仍直軍機處。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充湖南正考官。督廣東學政。升右中允。累擢侍講。左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嘉慶元年。皇上登極。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內贊緝熙之業。外宣康定之猷。蓋于是乎始。二年。賜三品京卿銜。須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升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高宗純皇帝賓天。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且趨事。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五年。轉戶部左侍郎。六年。教習庶吉士。升兵部尚書。十二月。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十年。調戶部。充會試總裁。直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十三年。奉命視南河。予假省墓。十四年。皇上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十六年三月。皇上以綏懷西北屬國。幸五臺。公扈從。臨發。送敬于正寢之門。復理前丙舍語。敬愕然不敢對。辭去。閏月。回蹕。公途次得疾。至正定。疾甚。奉命歸京師治疾。馳至圓明園邸第。敬往問。公不語。二日矣。是日。遂不起。年五十有七。敬允惟唐宋以來。羣輔肩背相望。然或賢矣。而不得其時。則節耀而功不暨。得其時矣。而不得其主。則業豐而禮不終。若夫功暨禮終。朝野動色。而世有先賢之狀。家藏舊事之錄。褒揚過溢。漸至攘誣。斯亦古者大臣之心。所必不敢承者也。惟我聖清。一家作述。太祖太宗。肇造丕基。世祖聖祖。并包寰海。世宗高宗。以勤以養。訖于無外。歷溯國家創業守成。諸大臣皆躬躬粥粥。如不勝衣。其麻懿之謨。鴻讜之論。敷陳密微者。朝廷時布之。遠邇以爲天下光。蓋有道之世。進退之權。毀譽之柄。皆自上操之。道固如此。前教匪戡定。皇上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詔天下。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面取進止。雖同直勳舊大僚。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

說者。於是而知公之爲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不可沒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驟加摧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間。此卽公立朝大指也。公娶陶夫人。子一。嘉端。徐宜人出。年始十一。欽賜舉人。世襲騎都尉。銘曰。

王澤之和。萬物承之。芄芄盜盜。在于所施。河收其洶。山斂其嶸。篤生哲輔。如磨如錯。始對大策。遂冠仙瀛。出馳使車。入奉樞庭。皇上龍飛。試之心膺。操圓循規。引方合矩。蕩乎而升。芒乎而作。景星在天。青狼自落。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扁之當楣。爲萬事儀。如何徂謝。曾不崇朝。丹旄南來。霜冽風蕭。兼金之純。大玉之粹。巧鏤萬變。其真則貴。九州四隩。視此刻辭。後世之公。敢告不欺。

張臯文墓誌銘

張臯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臯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臯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所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臯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尙書。以臯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臯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臯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臯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臯文斷斷以善相諱。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臯文

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于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臯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臯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于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臯文則竟死矣。方臯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臯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于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于例。不果奏。又言于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于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臯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師。與王灼賓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臯文娶于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車擊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于阨。勿乎臯文。誰訊此。銘之幽局。俟來祀。

舅氏清如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環。字清如。一字夢暘。自號東里居士。而清如之字特著。士之能學者。皆稱之曰清如先生。先生少時。喜兵家言。後出入于縱橫家。法家。最喜道家雄雌白黑之說。推陰陽進退。人事盈歉。其緒餘爲步引芝菌。神鬼誕欺。怪迂之術。皆好之。爲文章。峭簡精強。必己出。讀書條解支劈。鑿虛躡空。芻抉曲導。必窺意理之所至。四十後。爲陸象山。王陽明二家之言。已又以爲未盡。反之張子。邵子之說。蓋先生之學。凡五變。而精力亦彫涸。不足以赴所志矣。然好古求是。克治彊勉。爲之于天下。不爲之日。有篤老不變者。先生教人。諄諄必數千言。反覆之。如剗心著地。示以必信。如旁翼後推。必引之康莊。坐之奧室。不計其人何如。亦時或不置一語。而意已可喻。先生接人。腐生賈客。田翁。皆欲導之于善。而責貴人爲甚。常言爲己一介不可苟。爲天下計。不可守苛節。無益于時。時獨身至海塘河。

工。度地勢。求聖祖高宗之所講明者。彊聒之當事。一再見屏。勿恤。湖北教匪初起。先生以爲嘉勇貝子。方以勦逆苗駐湖南。苗自守賊。不足慮。宜急徹兵至湖北。期一月掃除。勿使蔓延。昏暮。走大學士誠謀。英勇文成公。及大學士忠襄伯之門。欲白事。門者拒之。最後至大學士諸城劉文清公之門。得入。文清公謝不敏。遂怒而出。而城門已闔。不得已。宿于護軍校之邏舍。其拳拳于世如此。年二十四。補縣學附生。二十七。補廩膳生。五十一。充歲貢生。五十七。本省鄉試中式。六十六。大挑二等。留京師。恭與千叟宴。七十。選甘泉縣訓導。嘉慶十一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官。年七十七。曾祖留耕府君。諱垣。祖琢菴府君。諱章。府學生。父賓石府君。諱之罕。府學生。貤贈文林郎。甘泉縣訓導。前母段孺人。母卜孺人。皆贈太孺人。配朱孺人。子二。長旦興。順天舉人。以好奇遠遊。不知所往。次旦勳。國子監生。女一。適袁穀。孫良弼。國子監生。旦興出。同產姊一。適卜師誠。妹一。敬母太孺人也。先生出滎陽鄭氏。始遷祖光遠。南唐保大中。自歙來丞晉陵。遂世爲武進人。南唐以前。系絕無可考。其附會皆非也。銘曰。

南宋季葉。以儒居奇。賢公與卿。其下擁徒。鈎帶百千。或攘而爭。有明變學。別推波流。背古式程。于于縫掖。爲詭爲迂。大道其盲。惟我聖清。束天下術。收之朝廷。士愿而循。應科歷官。如水地行。先生大呼。排道學門。衆睽且驚。如負千鈞。夜登崇阿。彙不得征。緊聞先子。先生之學。廢人任己。任己之極。刻思而一。通天地始。廢人之極。外無應者。卒隘于理。聖門狂狷。不逆所稟。行乃不違。嗚呼先生。至勤言勞。知者其誰。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

嘉慶十一年。皇帝廕念江西吏治。簡刑部侍郎金公光悌。巡撫其地。金公爲當世鴻達敏毅君子。以好士名天下。問士于僚佐。僉稱臨川縣知縣彭君淑第一。金公曰。然。然臨川吏民。訐其縣官事違格。非奏請解所任。竟其事。無以直縣官。十二年三月癸卯朔。批摺下軍機處。奉旨革職鞫問。是日。彭君遊南昌城南。適病寒。歸邸舍。少飲。卽僵臥。越六日戊申。竟不起。十八日庚申。軍機處廷寄。乃至江西。金公爲不怡累日。臨川多姦蠹。素稱難治。知縣屢以訐去官。前行臺省擇能者。以屬君。君引疾。敬強起之。至縣。卽以法發遣黠吏黃河清等。故爲其黨持短長。遂敗。嗚

呼可哀也已。君字谷修。秋潭其自號也。湖北長楊人。乾隆三十五年。恩科鄉試中式。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知縣。委署瑞昌。戈陽縣事。題署崇仁縣知縣。丁本生母劉太孺人憂。服除。起署瑞金縣事。題補吉水縣知縣。大計卓異。引見。奉旨。回任候升。旋署浮梁縣事。調臨川縣知縣。凡爲知縣十九年。行臺省以君年勞。題署廣信府同知。未及引見而卒。年六十一。曾祖上達。祖廷芝。縣學生。父商賢。本生父祖賢。候選教諭。妻官氏。子二。長富栴。浙江試用知縣。次人檀。縣學廩膳生。女三。長適同縣劉倬。次適東湖候選從九品甘清。次君卒後二月乃生。側室吳氏出。君治縣。一意振厲。所至皆有聲。爲人精悍。而言笑儻蕩。裘馬室宇皆鮮整。酒酣論古今事。騰躍揮霍。不主故常。期可施之于實用。詩深峭。無近今浮華習氣。前署瑞金。屏賓佐。獨身赴縣。途次。卽擒治惡少年數十輩。一日判一百八十餘牘。皆竟。召學官弟子。登縣東山。作重九淋漓飲賦。敬至瑞金時。人士尙能言之不置也。銘曰。

宋元郡縣勢積輕。鞭械之外無餘刑。顧役久鋸姦所并。丞簿尉史各意行。閩豪偷長交縱橫。吏卒逐捕無尺兵。誑購得姦縲囹圄。所犯十罪九息停。其一上言獄不平。檄催獻狀流如星。或竟置對口與爭。垂囊長吏儕黔萌。一朝掣挽弓絕弛。張趙坐罪皆虧名。嗚呼彭君古健者。收淚勒此幽臺銘。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君諱育琮。字秉玉。世爲武進人。曾祖滋生。祖家梓。國子監生。父光燮。以進士起家。終福建連江縣知縣。母白氏。生母黃氏。君自爲諸生。好高吟大嘯。不循俗流矩度。而內行修潔無疵。與人交。無城府邊幅。乾隆五十三年。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授兵部額外主事。武選司行走。部中諸曹。故事。掌印郎中主可否。其次郎中。員外郎。其次主事。若額外主事。雖同官。以後進。嘗嚴事諸僚。掾史持牘至。視己名署訖。不敢問。如呈牘于尙書侍郎所。隨諸僚刺促行次立。俟署已。乃退尙書侍郎。亦不問一言。如未見者。君至部。意有所否。則不署。時湖南搜捕苗匪。上功狀不平。郎中以下皆已署。君曰。吾不能爲此。尙書命改牘平之。諸僚知其誠。不忤也。京朝官雖倍祿。時苦乏。君以不治生。益困。正月朔。不能具朝衣冠。入殿門陳賀。旦日。偶驅車過所知。駐大清門外。下車九叩首。人大

非笑之。君曰。屬者。吾發于心。不能自已。不叩首。不能復上車行。公等所謂禮。非吾所及也。噫。君之心。于朝廷嚴摯如此。使得竟其用。肯飾纖芥以欺朝廷哉。君能篆書。爲文縱麗自喜。以嘉慶元年七月甲子。卒於京師。年四十一。娶吳氏。繼娶徐氏。再娶黃氏。無子。以仲弟寶雲之子成錦。叔弟育璣之子成鉞爲嗣。成錦國子監生。成鉞順天舉人。八年正月丙子。葬于城東之原。銘曰。玉之駘。右之碣也。無珉之尤也。竹之溝。節之曝也。無萑之摻也。性壹氣行。堅直不可燦也。琢之雕之。鏃之羽之。聖人之求也。

甯都州學正聞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一年。上命王大臣。以身言差天下舉人。之久次吏部者。一等試知縣。二等試學正。教諭。訓導。著爲令。曰。大挑更數年一舉。行至嘉慶六年。而聞君星杰與焉。先是海內殷繁。朝廷至行省臺。皆法令具備。知縣但據案行文書。而坐擁脂膏。不肖者。遂以爲囊橐。其賢者。不日遷去。或十年即建旌節。於是舉人皆願爲一等。聞君儒者。不以爲然。當推排位。廷中以十人爲班。主者援筆曰。第七可一等。卽有宣聞君名者。聞君久之曰。星杰第八耳。於是改置二等。聞君出。語人曰。以冒得官。雖三公吾不爲也。十年。授甯都州學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壬午。卒于官。年五十有五。陽湖惲敬聞之曰。聞君蓋能不安進者。于法宜銘。按狀。君諱星杰。字羽儀。世爲袁州萬載人。年二十七。充府學生。三十七。補廩膳生。三十八。鄉試中式。曾祖歸。從九品銜。祖達。國子監生。父望光。府學生。妣易太孺人。生。妣王太孺人。配王孺人。子三。宗恕。宗旭。宗弼。弼縣學生。銘曰。青原沈沈石隙隙。中有幽宮白日揜。三公何盈君何歉。以禮爲室廉爲門。彼貴苟得非吾倫。子孫勿忘視斯文。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君諱步廷。字瀛仙。姓李氏。先世自吉州遷甯都。世爲贛州府甯都縣人。本朝升甯都爲直隸州。遂爲州人。曾祖成泰。祖國良。父榮。母邱氏。君年二十一。補州學附學生。三十四。鄉試中式。三赴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選袁州府訓導。

乾隆五十七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二。君文辭修飭。其行事造次必以禮。一門之內。雍雍然。娶曾氏。繼娶羅氏。子四。長彬。州學附學生。會出。早卒。次楨。州學廩膳生。次作雲。國子監生。次振玉。州學附學生。女二。長適彭。次適邱。皆羅出。本朝學校之官。府曰教授。州曰學正。縣曰教諭。其佐皆曰訓導。以師道爲官任。儒者多樂居之。其不肖者。以官冷不可耐。常與府州縣官之不肖者。比而爲熱。甚或遷而爲縣。以至爲州府官。或熱甚而敗。或熱未甚而敗。而訓導不掌印。其熱者。常與教授。學正。教諭之掌印者相掎。求其以德藝與諸生切劘。能其官。往往不可得。敬自至新喻。去袁州百餘里。卽聞李君賢。至瑞金。去甯都亦百餘里。益聞李君賢。皆以爲能其官。敬分校所取士。賴生池。有學行。復介君之子楨來受經。楨復介其從兄諫。相見皆知孝友。于世事退慎。將卜葬。李君以銘請。敬于是不愧。爲李君銘。銘曰。

其身康。其慮定。其趨道也徑。故君子爲熱。不如爲冷也。車馳奔。與禍鄰。吾誰歸。歸李君。

饒府君墓志銘

本朝取士之制。監于有明。而遞損益之。乾隆五十一年。定第一場。試四子書文三首。五言八韻排律詩一首。第二場。試五經文五首。第三場。試策五道。敬嘗言文者。精神之所動。才力德度之所見。故自將相及有司百執事。其能不能。俱可于三場決之。而老師宿儒。硜硜如。斷斷如。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者。與聖賢大小純駁不同。然皆各有得力。老死而不自足。嗚呼。是亦有取士之責者。所宜知也。敬充江西同考官。得卷呈主考。三呈三見屏。徹闈後。來謁爲副榜貢生。饒廷訥。因得盡讀其文。于所謂老師宿儒。蓋無愧焉。廷訥復以尊府君狀請銘。蓋前後五世。皆高才生。而皆不遇。可感也已。按狀。府君諱珊。字仲節。姓饒氏。先世自靖江。遷彭澤之寶梁阪。曾祖萬英。祖有任。皆縣學生。父鞏。歲貢生。零都縣訓導。母賴氏。繼母胡氏。府君少力學。補九江府學生。屢應鄉試。不得解。而子廷訥。補九江府學生。遂罷舉。嘗告廷訥曰。仕以利人。度不能。不如無仕。世之仕者。未嘗求名。夫名。不可求也。而世乃求利焉。何也。府君歿于嘉慶二年六月庚辰。年六十有四。娶歐陽氏。生子四。長卽廷訥。次廷謹。次廷諄。國子監生。次廷諶。

謹誣。早夭。女如男之數。長嫁府學生曾杰。次嫁縣學生周大觀。次嫁高鳳。次嫁曾瑛。銘曰。味也者。孰知其正。色也者。孰知其正。吾又烏知貴之非賤。富之非貧邪。又烏知翕翕者之愈。而泠泠之反病也。噫。

饒陶南墓志銘

狗馬牛皆四足。儉牛者。察筋骨。毛尾。蹶角。知其強弱之質。順逆之性。修促之數。十不失一。然移之馬。則不知。移之狗。益不知。移之虎豹犀象。則望而走。今夫龍亦四足也。使龍加首于牖。儉牛者驚怖視之。其又奚知。而四足之外。充之爲無足。爲多足。其又奚知。雖然是儉牛者。于牛固十不失一也。稍下。十而失四五焉。再下。十而失七八焉。蓋天下物不可限。惟盡性。盡人性。盡物性者。知亦不可限。其餘皆限之。類如此。彭澤饒廷詡。爲人端慎。能文章。最長于江西五家四書文之法。奧衍清澗。無有能得其用意者。前後應十五舉。不得解。乾隆五十三年。恩科已得。而復失之。充副榜貢生。以貧。授經南昌。嘉慶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寄死于橋步街藥肆。年五十。不能殮。其友惲子居。與同志殮之。歸其喪于彭澤。爲之銘。使其子禮葬之。廷詡字陶南。曾祖有任。祖鞏。父珊。母歐陽氏。配宋氏。子文敷。銘曰。以貧死。以貧葬。以賤死。以賤祭。一客不弔。亦不悔。魄歸黃泉。魂上天。爲銘永之。千萬年。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江西東南並嶺嶠。州縣以十數。縫掖之士萬人。其著于世者。于瑞金曰羅君有高。于新城曰魯君士驥。于雩都曰宋君華國。三人皆以贛鄧自軒先生元昌爲本師。其學宗宋朱子。其言守前明薛文清公。本朝陸清獻公。如積矩然。後羅君遇家難。遁而攻浮屠氏之書。魯君奔走令長。非其好。棄去。獨宋君官儒官。始終行其意。故其爲文。羅君奧衍。而多倣詭之詞。魯君端雅。自惜邊幅。宋君則冲夷如不欲爲文。敬初至江西。三人皆已沒。世得其文讀之。常推見其爲人。瑞金陳生蓮青。受業于宋君。宋君之子惟駒。與陳生交。謀宋君窀穸之事。因陳生以銘來請。按狀。君名華國。字兩宜。自號立厓居士。先世由廬陵遷雩都之賴村。曾祖敬禧。縣學生。祖日景。早世。父啓收。恩貢生。母譚

氏。君年二十。爲縣學附生。明年。爲廩膳生。年三十。充拔貢生。五十。選石城縣教諭。旋丁太孺人艱。服闋。署吉水縣訓導。補彭澤縣教諭。引疾。乞長假。卒于嘉慶八年十一月戊申。年六十有九。配劉氏。子二。長惟駒。舉人。次惟翹。縣學廩膳生。君壯歲而孤。家貧。授經以養母。太孺人忘其貧。官石城。迎太孺人養署舍。朝夕無倦容。及太孺人卒。適大雨。山水驟至。壞署舍。君號于神。太孺人柩卒無損。伯兄昌圖艱于子。爲三置妾。竟舉子。季弟光國早世。君聞其名。則掩耳而走。終身皆然。官石城。吉水。教士以禮。毋怠于其業。毋訐訟以爲常。敬嘗考江西道學之傳。子朱子之後。一傳爲劉子澄。黃直卿。子澄臨江人。直卿久官于江西。皆不愧其師說。再傳爲向涪。饒魯。已離其宗。三傳則多爲詭僞之士所託。有絕可歎詫者。自軒先生奮于百世之下。追而從之。君與羅君。魯君。同事自軒先生。乃各有其所就。蓋志氣之彊弱。性情之緩急。天時人事之推覆。皆于學有消長。進退異同之故。其始甚微。而其積甚巨。大賢以下皆然。不可不察也。敬于羅君。魯君。止讀其文。于君兼得考其行事。以爲喜幸。爰不辭而爲之銘。銘曰。以問學爲入。以文行爲出。其于道也。至則如晝之日。不至則如夜之月。然聖人之教。不越路。不由徑者。車行地無異轍。人行地無異跡也。不循其轍。不蹈其跡。是爲無行地之說。噫。如君者。其知之。其能知之。

甯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公諱博羅里。字祥卿。國拉記氏。鑲藍旗富明阿佐領下人。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發關外精勇實京師。公之曾祖松窩羅。隨檄入關。早卒。祖阿里瑪。父史達。驍騎校。母那拉氏。公以將家子爲護軍。擢護軍校。護軍參領。先後凡三十八年。高宗純皇帝歲幸熱河。獮木蘭圍場。皆從。其他幸所亦從。今皇上嘉慶元年。兵部舉年勞。引見。奉旨發江西。以參將補用。是年。署建昌營游擊。三年。隨勦義甯州教匪有功。旋署甯都營參將。營制。把總以下升授。巡撫總兵官主之。千總以上。總督主之。江西營屬兩江總督。故總督兵房吏權極重。與副將以下。爲兄弟稱。公于例。當卽補甯都營參將。兵房吏以書通。公罵其使曰。吾皇上領兵大員。如苟且。何面目見皇上。若主。胥也。吾與若主何兄弟。兵房吏遂撫事倚之。不得補。四年。署袁州營副將。十年。署撫標中軍參將。十一年。復補甯都營參將。去前署

甯都營。八年矣。公曰。此命也。吾何尤。公短小。須眉稜起。不讀書。天性剛介。其嫉惡如不勝。如不欲容之于世。然能改。則歡然相從。曰。當如是也。在官不以家累從。自寢室至廳事。埽除必潔。器必整。犁且即起。自拂牀榻。盥漱畢。衣鞞危坐。日出。治軍書接賓。已復危坐。日晡。射矢十。日入即息。以爲常。奉入之外。不侵將士一錢。亦不令他人得侵之。故將士皆敬公。終日侍無懈者。凡遇總兵官過所部。公出奉銀二百兩。葺垣舍。峙芻茭。以所餘置頓。曰。朝廷將士。冒風雨寒暑來。豈可不一餐。外此吾不敢。所屬都司守備欲助公。公不允。曰。吾多所餘。諸君有身家。身家安。乃可爲皇上盡力。勿以吾故。令諸君乏也。戰守兵亦有身家。諸君能諒之。足矣。總兵官聞之。常先造謝。待以殊禮。甯都有在籍大官。甫識公。輿厚儀以進。公曰。朋友之饋無不可。雖然。若未知吾何如人。不可饋。吾不知若何如人。亦不可受。少遲之。異日定交後。可耳。牙中兵夜直于總營。千總姣之。兵走訴公。公訶曰。何得汗長官。逐出。千總喜。明日。公坐便坐。呼軍吏具申文。劾千總廢弛。請革職。而以前訴。別書稟同函申。三日後。千總知上劾。闖然至堂皇大詬。一營皆不平。請杖之。公曰。彼有老母。劾其官。罪當矣。以此事得杖。何面目復生。是殺其子母也。于是甯都民大悅。公出。皆擁觀。以得見誇于人。刑部尙書金公光悌。巡撫江西。聞公名。調署撫標中軍參將。公進退以禮。會有急獄繫四人。發中軍。其一人當繫。未得指揮。後呼囚止。四。金公斥之。公曰。參將不知獄情。大人指揮繫四人。參將不敢五也。如參將面從。受大人斥。是長大人過。大人何用千里調。一面從參將爲中軍。是日。金公下演武廳。試騎射。公拍刀侍甚久。金公勞之。曰。少休。好參將也。十三年。復署袁州營副將。十四年。以疾乞長假。十五年四月五日。卒于南昌私館。年六十七。是日。尙危坐。日晡。始就臥。曰。吾不起矣。時敬在南昌。視公含斂加詳。公娶母氏之黨。生子玉福。禮部祠祭司。拜唐阿孫。喜忠。喜明。七月二十四日。玉福來江西。扶柩歸京師。敬因次公行事。素所見知者。俾志公之墓。銘曰。

狷之絕物。自高如狂。而遇所施。先峻其防。失至于隘。我與公同。盛明之朝。人亦見容。啓手啓足。公行不復。我愧沾沾。云何其淑。

張府君墓志銘

敬始官江西新喻。卽聞永豐張瓊英。有行能學術。新喻鄰永豐。而瓊英官瑞金縣學教諭。去千數百里。不得見。及敬調瑞金。瓊英已官安徽天長縣知縣。而瑞金士大夫皆賢之。飲酒必舉瓊英所居。曰鶴舫先生時臨我。出其詩曰。此所贈也。少年必相尙曰。我鶴舫先生弟子也。後敬以公事赴南昌。道出吉安。時瓊英以疾去官。歸授經青原山中。相遇。今年復相遇于南昌。瓊英棄知縣。願就府教授。敬以此高之。瓊英以尊府君狀請志銘。敬不敢辭。按狀。府君名奏勳。字匡世。縣學廩膳生。勅封修職郎。瑞金縣學教諭。世爲永豐人。曾祖眉友。縣學生。祖睿干。父振皋。拔貢生。雩都縣教諭。母郭氏。府君性和易。喜爲文章。教子弟有禮法。生平不佞佛。亦不斥佛。曰。吾爲儒。儒之道。自盡而已。凡道書丹經皆不觀。曰。修身謹疾而已。天下豈有仙人。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配聶氏。勅封孺人。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一。是年九月一日。葬于東坑之原。二十九日。聶孺人祔焉。子三。瓊英。字珩賓。嘉慶六年進士。饒州府教授。次瓊芝。次瓊荃。皆縣學生。銘曰。

二氏濁人。徧大九州。盡未來際。居貴當富。冀延福命。惑同婦寺。其中賢智。好談精渺。雲縱波肆。肌血貫注。如父子性。師師弟弟。豈知律教。溢爲禪悅。義外立義。上昇不驗。遁言尸解。守尸尸敝。全真之說。以仙援佛。類彼非類。而爲儒者。後身先口。以諍而諱。吁嗟大道。爲識所界。萬端破碎。府君持論。能平則正。勿謂近易。刻之堅石。永永無泐。爰告後世。

刑部主事曹君墓志銘

君諱惠華。字迪諧。一字山甫。姓曹氏。宋寶慶中。兵部尙書彥約。自歙遷都昌。十傳至廷賓。自都昌遷新建之蘆阮。三傳至文寶。自蘆阮復遷魯江。君曾祖家甲。福建龍溪縣知縣。祖繩柱。福建布政使。父穎先。候選州同知。妣萬氏。君年十九。爲南昌府學生。次年。爲廩膳生。乾隆四十八年。江西鄉試中式。五十八年。會試中式。六十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以內閣中書用。是年。考取軍機章京。嘉慶二年。補內閣中書。三年。充山東副主考。四年。充方略館纂修。

七年。升刑部江蘇司主事。九年。充方略館提調。十一年。總辦秋審。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卒于官。年五十有七。配彭氏。子二。紳業。縉業。女長。適候選從九品熊文濬。次適太學生彭邦彤。君貌豐下。須眉羅羅。然進止語言甚溫雅。而耳重聽。語非促膝不聞。所官內閣及刑部。皆繁要。又督攝皆天子親信。才德重臣。故少年厲鋒穎求合。反多不得。當君以重聽聞于勳舊。諸老先生皆加意察之。然君從容十餘年。無一事齟齬者。憲皇帝雍正五年。設軍機處。論者以爲如宋之樞密院。然樞密院止掌兵事。與中書省並重而已。本朝軍機處。主受天下之成。如宋中書平章事。主內制。如宋翰林學士。主徵發。賞罰功罪。如宋樞密使。三者。惟明之內閣兼之。今內閣在午門。不能常見。止與擬進呈軍機處。在乾清門。大臣每面取進止。益嚴重。故軍機章京。常急速趨事以爲能。然君亦從容十餘年。無一事齟齬者。嗚呼。諸老先生能容君。與君能見容于諸老先生。足以稱矣。先是。純皇帝南巡。君獻賦行在。賜緞二匹。後君外舅彭文勤公元瑞直內廷。純皇帝清問及之。朝士以爲君成進士。必賜及第。而竟列三甲。內閣侍讀員缺。例用內閣中書一人。軍機中書一人。故行走者。皆洊陟侍讀。會直隸總督題十三州縣被水。復題誤爲十二。君正之。皇上嘉其勤。朝士以爲君必擢侍讀。而竟以平教匪議敘。升主事。若是者。其命邪。然非君能安之。何以及此。君能詩。善篆分。不恆作行書。正書皆精能。畫山水。學南宋。溢爲花鳥。人物。草蟲。得其意。然多偶然爲之。不殉貴游請屬。自君之曾祖。祖。以進士起家。羣從悉貴盛。而君從父文恪公秀先。以侍從官六卿。君生長世胄。始終清素自守。有寒門所不能者。君歿後一年。紳業縉業。自京邸扶柩還新建。將卜葬。以敬與君爲鄉試同年生。請銘。銘曰。收視者明。返聽者聰。餘于道。則其事習。其藝工。故形之選。非德之充也。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高氏。名光啓。字曙初。世爲武進人。曾祖爾傅。江浦縣教諭。祖閻。江西萬年縣縣丞。父希準。勅封文林郎。妣程氏。勅贈孺人。文林君推產兄弟。洎府君長。而家益貧。文林君磊落不爲意。程太孺人常早起。無可炊。則危坐鼓琴。府君聽之。淒然傷不能養。脫身走京師。就太孺人之弟文恭公景伊于邸第。已而太孺人卒。因移家依文恭。文

恭清厲自守。無所餘。府君則藉客授所入以養親。前後七應順天鄉試。不得解。四庫館臚錄考滿。選山東荷澤縣縣丞。署定陶武城齊河縣事。調汶上縣縣丞。擢掖縣知縣。考最。署平度州知州。其時大吏有以縱恣伏法者。連僚屬多人。法至死戍。其中不幸者。而府君適以失囚。幾上劾。急捕得免。曰。疇官之法。可知矣。吾豈可危吾親。遂乞養歸。府君之弟沅陵縣縣丞桂。在湖南。并呼之歸。曰。吾宦雖不成。然視入都時。足以養矣。與弟共之可也。歸五月。而文林君卽世。又十年。府君終不出。卒于家。嘉慶五年八月丙寅也。勅授文林郎。掖縣知縣。例授奉政大夫。候選同知。年六十有五。府君性淳篤。未嘗以聲色加人。而吏事修舉。人不能欺。少日。往來文恭邸第十餘年。其時同州如劉文定綸之清慎。錢文敏維城之警健。莊侍郎存與之淵雅。皆朝廷偉人。文恭則以長者。在崇班中。能持正無所阿徇。府君請益諸君子。而言行則性近文恭。故能善其始終。內外如此。敬赴江西時。常拜府君于庭。後歸而見府君。同產妹之夫。趙甌北先生翼。觀其文章議論。邁往無等。追思府君之爲人。溫然盎然。與先生若有逕庭。而終身相厚善。蓋各安其中之所獨至者。使敬得侍文恭。其志意氣局。又當何如。而惜乎其未及見也。府君娶孫宜人。繼吳宜人。子二。長德英。候選府通判。沅陵君子。府君子之。繼府君卒。次德洋。候選知縣。吳宜人出。女三。長歸于敬。次適國子監生徐士熾。次適劉焜望。二十年九月戊子。卜葬于城東五路橋之原。銘曰。宜于己。宜于人。譽兄弟。繩子孫。兆于斯。奠幽室。以甯爲天。靈爲日。天昭日明。永無極。

楊貫汀墓志銘

明南京國子監博士楊澹餘先生以任。爲瑞金文學儒者。其七世孫。曰縣學廩膳生元申。字貫汀。能文。有行檢。敬初至瑞金。貫汀學焉。兄五人。其三人前卒。曰元棗。字美汀。曰元芻。字牧汀。皆縣學生。敬皆得交。美汀不久卒。敬以計吏入都。及返。而貫汀已卒。問牧汀。牧汀亦卒。嗚呼。瑞金如貫汀。方可進于古之學者。而兄弟相繼頽落如此。澹餘先生三十五。未竟用世之志。著述未畢業。今貫汀亦年三十五。不大可感歎。貫汀卒于嘉慶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曾祖方堅。祖于昭。皆縣學生。父其恂。母張氏。貫汀娶于賴。子會九。銘曰。

殤非夭。彭非修。如其然。吾何尤。

徐恭人墓志銘

嘉慶八年五月甲辰。朝議大夫。南昌府知府。楊君煒之恭人徐恭人。卒于治所之內寢。九年。子鼎高。書高。以朝議之命。歸葬于陽湖城南之原。恭人世爲武進人。曾祖永甯。大理寺左評事。祖朝柱。內閣中書。候補主事。父熊占。福建福州府通判。前母楊安人。母高安人。繼母楊安人。恭人年十八。歸朝議。自朝議爲庶吉士。及知縣于柘城。商邱。固始。平鄉。同知于南安。袁州。恭人皆從。其卒年五十有二。勅封孀人。進宜人。恭人子二。鼎高。太學生。考取寶錄館。書高。太學生。女四。長適商邱拔貢生陳彬。次適仁和太學生金孝集。次適同縣鹽運分司湯貽恩。其季字吳縣。太學生張昆元。朝議狀恭人曰。恭人嫺婦儀。事繼母得其歡心。逮事先大夫涪州府君。而事先太恭人陳太恭人二十餘年。以禮如一日。好讀書。尤悉于史事。予性戇。當官無所避。常讀馮道傳。詆之。恭人曰。長樂老名節。埽地矣。雖然。其所遇之人。何如哉。虎豹蛇蝎。而能使之皆馴。當必有道矣。惲子居曰。大哉此言。天下爲君子者。能知所以處小人之道。則下無鉤黨之禍。上無棄賢任佞之敗。然惟有名節者。方可議處小人。而能處小人者。其名節又必如泰山大河。磊落汪洋。可信于天下後世之匹夫匹婦。方爲善耳。恭人不可不銘。銘曰。

婦德愉愉。氤兮若蘭。玉珮鏘鳴。以肅以歡。紘綖大帶。及于滌滌。蒸蒸之化。視斯則已。有美碩人。宜于厥家。敬相夫子。如輔在車。立朝之要。一言日益。憎主詢多。毋搆于隙。鳳凰不擊。鸞鳥革心。麟之般般。嶽嶽在林。凡百君子。其敬聽之。貞珉不泐。永此刻辭。

甘宜人祔葬墓志銘

甘宜人。奉新人。曾祖諱汝來。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莊恪。祖諱禾。禮部主事。父諱立功。翰林院編修。母熊氏。浙江巡撫諱學鵬女也。宜人年十九。歸南昌曹君庠業。曹君以拔貢生。授玉山縣訓導。歷知浙江武義。錢塘。福建。龍溪諸縣。遷知廣西新甯州。奉特旨。知四川直隸茂州。調瀘州。署夔州府事。先宜人卒。宜人卒于嘉慶八年六月二十

三日。年四十有五。以十一年二月己丑。祔葬于新建城西曹君之兆。子二。長熊。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熙。女二。長嫁南昌候選從九品鄒宣諭。次許嫁吳縣國子監生蔣兆鄂。江西入本朝。大家之守家法者。于南昌府所隸。曰曹。曰甘。曰熊。曰彭。曰裘。皆起家侍從。至大僚。而曹氏自地山先生秀先。以重厚端實。爲朝廷大君子。甘與熊。兼著治幹風節。宜人熊之自出。教成于甘。而女于曹。故才質德行。皆有儀法。昔韓退之志京兆韋夫人。援詩碩人之義。以敘宗親。蓋大家子孫。顧惜門第。而女子益爲繩矩約束。多適于禮者。敬爰按中書之狀。比其事以銘宜人之幽。使後有所考焉。銘曰。

膝下婉婉。服于聲詩。不憤之言。王母色怡。言歸于曹。重闈是養。綉纓有節。燠寒無怠。割田而貸。脫珥而輸。姻族熙熙。以義爲腴。夫子之型。子也是式。勿爲秋霜。煦之以日。綿綿荒原。松檟永存。宜人之德。施于孫孫。

姜太孺人墓志銘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之家守禮。明讓也。張臯文曰。聖天子整一海內。激揚大典。輕重以倫。法備矣。若爲子者之心。以爲有列于朝。吾母不寵旌門。將以邀天子之命。不幾于以子之貴。加母之節歟。其罪與沒親之善等。臯文成進士。改庶吉士。其明年。當以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覃恩海內。因亟呈牒禮部。爲母姜太孺人請旌門。事下府縣。然後復呈牒禮部。如庶吉士例。賜孺人。始卜日改葬。臯文師友多大官。爲文章宗師。願以敬之言爲不欺後世。屬之銘。嗚呼。臯文可謂能事其親者矣。按狀。太孺人武進人。父本。濰縣學增廣生。母胡氏。太孺人年十九。歸臯文。尊府君。同縣府學廩膳生蟾賓。二十九而寡。貧甚。日不得一食。卒守志不易。撫孤以訖于成人。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卒年五十九。子二人。長卽臯文。名惠言。孤始四歲。翰林院編修。次翊。遺腹生。縣學生。女一人。適國子監生董達章。銘曰。

之死難。甯飢死而不死。尤難。而甘之及三十年。宜其子之賢也。

李夫人墓志銘

嘉慶十年。四月乙丑。前資政大夫。巡撫廣西。南康謝公啓昆之叔子學垌。葬其嫡母李夫人之柩于新建大山之原。去夫人之卒。十有九年矣。先是。資政之仲子學崇。與學垌議葬事。既定。于正月赴都下補官。而孟子學增早卒。其孤振晉。傅重。與季子學培皆幼。故夫人之葬。惟學垌釐其事加詳。且以兄學崇之命爲辭。請敬爲之志。夫人資政同縣人。曾祖執中。歲貢生。祖上謙。父逢湛。國子監生。母王氏。夫人年十五。歸資政于南康。後三十五年。爲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甲申。南昌私第火。夫人卒。年五十。誥封恭人。晉贈夫人。子四。學增。二品蔭生。候選主事。繼室劉夫人出。學崇。嘉慶七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學垌。候選員外郎。皆側室盧孺人出。學培。候選府同知。衛孺人出。孫振晉。二品蔭生。夫人生女一。盧孺人生女一。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自資政爲庶常編修。夫人常從。及資政外。爲鎮江知府。移揚州甯國。亦從。其卒也。資政以甯國府知府家居。用五行家言。緩葬。後資政由南河河庫道。擢浙江按察使。遷山西浙江布政使。最後巡撫廣西。皆遠宦。間以上事。道出南昌。不及葬。迨資政卒。用形法家言。不合葬。夫人素賢能。逮下及見學增學崇之生。學垌學培。皆後夫人之卒始生。而學垌竟克葬夫人。亦夫人之賢。其得于子。義與命宜如是也。銘曰。

夫邪子邪。貴邪富邪。夜宮其晝邪。已焉哉。

董孺人權厝志

吾常董潯州思駟。以戶部員外郎出守。卒于官。恭人高氏。與敬妻爲同高祖姑姪。恭人之女董孺人。歸國子監生楊鼎高。鼎高從其尊府煒守南昌。而孺人歿于官舍。日者。言歲陰所在。于法不宜葬。遂卜日權厝于城南之原。孺人年十七于歸。歿以嘉慶八年正月甲子。年二十有九。去姑徐恭人之喪。不及一年。去先後丁孺人之喪。逾一年。蓋南昌與鼎高。及鼎高之弟書高。二年之間。相繼遭此變故。是可哀也已。而孺人之母高恭人居本貫。鼎高亦以事回里。均未得臨孺人之喪。子三。嘉寶。應寶。三寶。女一。皆幼小失所恃。重可哀也已。敬以姻族。知孺人之賢。教于室而宜于楊氏之家。爰爲之銘曰。

生慈于姑。死從之心。勿情也。先後之不年。天爲之。不知其所然也。母也。天只。勿損所安也。吁嗟所生。惟夫子怙之。勿棄捐也。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武進陳氏。名雲。父士甯。母鎮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惲敬。日繡高昌棉十兩。織日得布一匹。自先大人。太孺人。與敬悉衣之。二十六。敬赴試禮部。遂留京師。太孺人以孺人多病。禁勿織。孺人撚雜線。蹙之爲菊牡丹。鳳子鸚鷄。數十類俱創意。不襲舊式。或綴雜綾絹爲之。率三日可得白金一兩。助甘旨。暇則讀論語孝經。蓋如是者十年。敬終不成進士。就知縣。始從官于富陽。二年。調江山。旋聞先大人之喪。孺人以疾歸。遂不起。年三十九。時嘉慶二年。閏月丙辰也。生子以道。女玉嬰。皆不育。烏乎。可哀也已。先是。敬官富陽時。大吏非意侵辱。敬以禮拒之。適湖南苗擾辰沅間。因急檄使護銀十五萬兩餉軍。道出賊中。孺人聞檄至。驚得匈膈疾。而代者。日求敬公事缺陷。欲擠之以快大吏。不得。則以小事惱敬家口。孺人畏憤。疾益篤。及敬餉軍役返。上事江山。常小差。後卒以是疾死。烏乎。人孰不願其夫之仕者。然未仕。不過勤苦而已。既仕。乃至如此。此豈可盡委之于命邪。敬蓋自尤之不暇。而暇他尤邪。以是年十一月辛未。權厝牛車之西阡。敬喪先大人。始祥。禮不宜有所撰著。然事情有非他人所可言者。沒之。又不忍。禮亦宜許自言。遂爲之銘曰。

名乎有詭成者矣。而願之乎。而不願之乎。宦乎有巧達者矣。而善之乎。而不善之乎。遇乎有日豐者矣。而獨歉乎。抑吾之歉而歉而乎。其若是儉乎。噫。

女嬰壙銘

惲敬子居之女嬰。生于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八日。時敬館陽湖橫林之徐氏。三月後。一歸視之。明年正月。往京師。又二年。敬方遊太原。五月十六日。嬰以痘殤。葬居西師子墩。屬武進縣通江鄉。九月。家問至太原。後嘉慶二年。嬰之母陳孺人卒。無子。敬蓋年四十矣。感奔走之苦。身世無所就。而勞恤如是。追埋銘于嬰之壙前。前五步。志永傷。

焉。銘曰。

吾未見嬰之生也。而死亦然。且是爲天。屬其疑于薄也。盍悔旃。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

敬治新喻之三年。召鄉三老。求孝弟于家。恤于里黨者。旌其閭。于是國子監生爲琳。縣學廩膳生爲瓚。狀而請曰。先人之棄琳瓚。在嘉慶五年。二月丙申。八年十月乙酉。葬于西郭之北原。分宜林大任銘諸幽。今明府君陳高義。激揚吾喻之人。能哀先人而表其行。是賜先人以不朽也。敬惟昔者。歐陽文忠公爲乾德令。表屯田員外郎李仲芳。以石隄捍水有功。于縣民應山處士連舜賓。賙貧匱者。卒後二十年。文忠公亦表之。遂不敢辭。按狀。周氏世居吉水之泥田。十七世祖長卿。爲新喻教授。遂家新喻。君諱志濂。字江臣。入貲爲國子監生。處父母兄弟能歡。爲祠堂祀元公。爲始祖祭器衣服皆備。祭田若干畝。贏以周宗之人。縣有緱山書院。燬于火。君復置之。率縣人修孔子廟。以餘力爲屋十二楹。館縣之試行省者。縣漕二萬四千石。君以倉隘。增徙之。復請于縣。爲社倉于雲路門。至今貧者得貰其穀。蓋君之力。于事以施其德多如此。曾祖天民。祖可從。父廷標。母傅氏。君卒年八十有二。娶同縣廖氏。子爲琳。女適縣學生胡繼良。繼娶山陰祁氏。子爲瓚。女適縣學廩膳生萬介齡。敬既次周君之行。乃揚于衆曰。人之善。性也。雖然。爲之者。必視其分焉。世嘗有秉均軸。擁麾節。所行得罪于天下後世。而鄉之人。懷其惠尸而祝之者。是不明于大小公私之分而已。夫有天下之任者。以利天下爲善。有一州一郡縣之任者。以利一州一郡縣爲善。有一鄉之任者。以利一鄉爲善。如周君所爲。令秉鈞軸。擁麾節者爲之。無增于其身之善。亦無減于其身之惡。何也。大小公私不相敵也。今周君處下。竭其才量。爲善于其鄉。皆視其分爲之。且周君爲其分之所宜爲。訖有事實功效。垂之永永。蓋非虛辭揖讓。取長厚名者所能至。其足爲爲善者坊乎。遂書之碣。而列于墓左。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

國家倚東南財賦。而浙江居十之三。大府總督浙江福建者。行部過浙江。所取州縣公使銀。且二十萬。州縣力匱。

則盜正帑應徵索。而歲稽其上供之數。以後歲所供揜之。自前協辦大學士覺羅吉慶公。巡撫浙江。躬廉潔率屬。歲裏所餘益帑。總督徵索悉不應。其爪牙支格者。悉以禮遣之。行之數年。而浙江之財賦大贏。其時左右吉慶公。提綱舉凡。使衆畫一者。曰分巡杭嘉湖道李公翮。警敏強毅君子也。公山東金鄉人。字逸翰。曾祖忬。祖爾傑。皆縣學生。父來鵬。副榜貢生。妣周氏。公以乾隆三十八年進士。補祠祭司主事。升儀制司員外郎。郎中。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升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杭嘉湖道。署布政使。一署按察使。再以周太恭人年老。乞養歸。後服闋。赴部。奉旨。發陝西。以道員用。旋以疾歸。卒年六十有六。公在禮部。以清謹聞。充雲南副考試官。以能得士。聞。爲御史給事中。以敢言聞。有列卿之子冒得官。公發其罪。同官有庇囚者。公亦發之。高宗純皇帝。常下特旨。獎其伉直。巡視中城北城。明科教。肅姦宄。平道塗。飭市城。衆不敢犯。赴官陝西。抵留霸廳。教匪大至。公募鄉勇。拒守七晝夜。賊始退。留霸獲全。移駐興安。奏記領兵大臣。請鄉勇各守堡。無調發。有警則互援。自是鄉勇心始固。教匪不能侵。多解散者。在行間。與衆共甘苦。上下山谷。皆單騎歷險阻。忍飢渴。以致得疾。不竟其用。論者尤惜焉。始公之在浙江也。吉慶公知公賢。事皆取決。而總督以前事銜公。會公復署按察使。義烏民何世來等。倡邪教相署置。造違禁物。有以急變告者。公曰。此愚民耳。白吉慶公。毋以兵過江。自馳至義烏。檄府縣官。次第縛之。以邪教奏。而總督得守備報。具反狀奏之。且擁重兵。自福建向浙江。揚言浙江縱反者。當窮治。吉慶公大撓。公曰。福建摺。過浙江屬耳。今浙江急驛以邪教所署置。及違禁物續奏。可先達至尊。至尊知福建邀功。不錄也。後得旨。令總督還福建。毋妄動。終公去職。總督未嘗能以聲色加公。後一年。總督之事遂敗。敬初仕浙江。公已交替。嘗謁公。公貌循循然。如無所能者。而浙中大小吏。言及公之抗總督。皆動色。以爲不可及。嗚呼。屬官不敢犯大府。虞其以法相中耳。一嘖笑。一指揮。不敢逆。而公乃驟褫其公使銀至二十萬。其毒公當何如。然大府之技。充之至以黨逆中人。止矣。而公脫然始終。名高身泰。雖公之智計。足以投抵閒隙。摧落機牙。然非宸扈之抑邪。昊穹之右善。何以至此。其至此。則人理天道之的然可見者也。世之俯首終身。如檻牢繼犬者。亦奚爲哉。亦奚爲哉。且敬嘗計之。一行省可減。

二十萬。十行省即可減二百萬。歲歲儲峙。不外靡。不私沒。朝廷內撫諸夏。外御屬國。用何患不充。事何患不理。用充事理。則有司取之于民。何患不平。況乎不徇大府之欲。僚屬必不敢汙。不屈大府之威。政事必不敢暇。一事就軌。萬理咸備。敬均可爲天下決之。公之行甚修。事甚辦。而此一事。所係極重。又敬仕浙江時。所習知者。故推論以表公之阡。使後世有所興起焉。公配周恭人。繼配周恭人。側室朱宜人。子四。庭芬。國子監生。候選州同知。庭禧。拔貢生。南城兵馬司指揮。庭業。優貢生。正白旗官學教習。庭英。幼女三。長適候選縣丞周嘉謨。次適周之勉。次適候選知縣楊大勳。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庭芬等葬公于金鄉小樓庄之兆。陽湖惲敬謹表。

王盛墓石記

嘉慶元年。浙江富陽縣知縣惲敬。解餉軍銀十五萬兩。至貴州銅仁交納。役旋。經江西豐城。隨行民壯王盛物故。葬之城西高原。五年。赴任新喻。爲立石墓次。盛亦歿于王事也。後之君子。勿侵毀焉可也。

鸚武冢記

惲子居上新喻。助前事陸允鐸公錢二百餘萬。允鐸報以鸚武一架。相隨十年。瑞金受代。居新建。狸搗鸚武。傷髀而死。余伯維葬之園中紫檀梅花樹下。賢愚經曰。須達長者。有二鸚武。一名律提。一名賒律提。聞阿難說四諦。歡喜持誦。後爲狸所食。展轉生天。凡七返。復生人中。得辟支果。嗚呼。佛經三藏。蓋十之八如賢愚經焉。

祭張臯文文

維年月日。謹于新喻之崇慶寺。設位致祭于吾友張臯文之靈曰。四瀛茫茫。日月何適。目習心忖。已矣誰傳。吁嗟臯文。產予同州。有唱予和。有酢余醕。豪攢英族。子拔其尤。前攀愈翹。旁睨師侯。百世之行。萬人之學。雷絕電歇。河截其流。吁嗟臯文。作噩之春。同謁文學。揖予于門。宛兮清揚。其神則尊。予弱而狂。一語未申。單闕之舉。子罷予解。北上折翼。噉于中野。歲舍四遷。厥宮巨蟹。子偕郡計。卸車都下。逆旅相值。比戟交弓。秦齊一馳。屹乎西東。志合心齊。如金在鎔。澄沙汰礫。以精爲同。聚散之跡。垂載十五。遇蓼求甘。得薺慮苦。春官駁放。歸途載阻。共職四門。艱屯

可數。簾條構屋。月傲半千。土埜炎炎。石炭親然。其塵刺鼻。漲地熇天。瀦水橫堂。敗壁臨筵。鷄栖有車。駕驂以俟。伸指論值。計錢當里。均茵而乘。斂衣覆履。搖搖淩淖。舳舻在水。待假而裘。待質而炊。不肥斯懼。母覩于危。簸今而友。揚古而師。一語說唇。萬目睽睽。予吏于浙。子憂去官。視予富渚。開余以寬。綿綿疾疢。言與死鄰。子決爲活。冀道之伸。予葬先子。子官于朝。白璧耀光。匪襲可韜。公卿側席。首乎羣髦。予亦來都。注官于曹。渝水官符。朝下夕赴。送予闔闔。頓軛而語。誰知死別。成此終古。卦來當食。投箸吐哺。無爲爲善。斯言太苦。吁嗟臯文。人孰不貴。仁義如子之勉焉。勿棄。予知其難易。皚皚之白。勿拭則滓。吁嗟臯文。人孰不願富貴。如子之儻焉。勿及。予知其得失。滔滔之轍。勿詭則躓。吁嗟臯文。生不昏情。死其有知。千里行匱。勿淹勿危。妻單子稚。內外誰支。念此零丁。惻愴肝脾。葬子崇岡。二甫能力。伐石之辭。惟予是職。尙饗。

空白页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惲敬著

卷一

春秋說上

記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鄒氏。夾氏。其爲說不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於屬辭窺聖人之意。所謂比事者。舉其略焉。漢唐儒者仍之。至宋則比事之說漸廣。然取其一而遺其二三。取其二三而遺其十百。故聖人之意。未能觀其備。以折衷之。本朝儒者。乃條春秋之文。十百系焉。於是聖人之意。可以事推。可以文合。敬以其法讀春秋。推之合之。得數條列之如左。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於鄆。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三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所書鄭事如此。中間桓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豐。十八年。齊殺子廬立子儀。皆不書。莊十四年。鄭殺子儀納突。亦不書。若是者何哉。蓋寤生之爲惡也。非一日矣。至繻葛之戰。拒敗王師。人人所得誅也。其時天王旣無再舉之師。諸侯亦無勤王之議。此非惟齊。宋。魯。東大諸侯。皆與寤生交也。蓋出於祭仲之謀焉。旣戰之後。即使勞王。勞王者。有以賄王也。問左右者。有以賄左右也。古者。謂遺曰問。王不可言問。故言勞也。以伐鄭始。以賄終。賄王事未必濟。賄左右則事必濟。於是寤生之罪。可以不討。寤生之國。可以不夷。而寤生之爵。可以不削矣。故卒葬如諸侯之書。雖然。突之書名。忽之書名。何也。其時寤生不能有所達於王。且以爲不必達焉。是故忽之爲世子。未嘗命於王之朝。突之爲公子。亦未嘗達名於王之朝。鄭突書突。忽書鄭忽而已。雖然。突書鄭伯。何也。其時忽在位三月。未及請命可知。突以爭國歸。其速請命亦可知。盟武父。會曹。必已命也。書曰鄭伯。書曰

鄭伯突。尊王命也。雖然。忽之書鄭世子。何也。其時忽在衛。突已受命爲君。忽之告周也。必以嫡正居長爭國。而自引爲世子。周之報之也。既不能奪突之爵。以與忽。又不能抑忽之長。以從突。亦必以嫡正居長。稱之爲世子。文告之往來。傳之於天下。藏之於諸侯。三年於茲矣。於其歸也。書之曰。鄭世子。亦尊王命也。夫如是。則鄭之受命於王。爲鄭之君者。突一人而已。忽不得而干之。子亶。子儀。豈得而干之哉。夫突。出奔者也。出奔則絕爲君。突入櫟者也。櫟亦鄭也。入櫟則不絕爲君。突不絕爲君。彼忽與子亶子儀之君鄭者。王不得而命之矣。國無二君之義也。是故三人之立與弑。皆不書。亦尊王命也。至過於垂之鄭伯。先儒以爲子儀。豈有是哉。觀與齊陳睦。則亦突而已。今夫寤生之大逆。其子孫皆宜誅者也。乃既赦其身。復扶樹其子孫。且舍長立幼。以亂其國。周之政刑。可謂偵矣。然而失政刑者。天下之共主也。天下不得不奉其所失之政刑。失政刑。因以失名號者。共主之朝典也。史官不得不書其名號。一以見權必統於一。而不可妄干。一以見名必從其正。而不可旁假。一以見事必傳其實。而不可曲沒。且由是推之。以寤生及忽與突之敗常亂俗如是。而必乞靈於天子之名號。以令其衆。則主名號者。不可輕以寤生及忽與突之乘強肆悍如是。而終不能藉天子之名號。以蓋其惡。則受名號者。不可恃。夫如是。則朱子門人所列不書姓。不書官。不書爵。以爲誅絕之例者。豈聖人之意哉。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於戚。冬十月。葬衛靈公。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續經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觀於續經。知經書會衛侯亦輒也。其書衛世子衛侯。皆王命也。蒯聵命於出奔之前。輒命於既立之後也。此之謂慎名。

春秋說下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書姜氏。蒙上之辭也。夫人享齊侯。一如齊師。一會齊侯。三皆書姜氏。知此文不書。非貶也。書於葬後者。已至魯而復孫也。先儒以爲留齊未歸。則

宜書於喪至之前矣。不書。復絕之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僖元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姜。喪至不書姜者。齊桓公討之。絕其屬籍。故不得稱姜。由齊之辭也。葬書姜者。魯人請之。由魯之辭也。夫文姜哀姜之惡。至矣。爲薨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之。而其事瞭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雖然。自三傳言之。文姜哀姜之淫之弑。可擢髮而數之也。不自三傳言之。則春秋所書曰薨曰孫而已。文姜哀姜之淫之弑。不可擢髮而數之也。聖人之經。欲以傳信於後世。而爲不盡之辭。曰可推而知。則推而得者有之。推而失者亦有之。推之而得其全者有之。推之而得其半者亦有之矣。聖人之經。夫豈若是。蓋古者史官之掌。凡朝廷記載之詳。與國文告之繁。王朝典章之備。皆萃於史官。如三傳所言。其時故府之牘。必且有十倍之數。十倍之者。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也。然或以年積而放時。或以事雜而舛錯。是非乖違。名實紊亂。皆由於此。春秋其綱也。聖人取其有關於治亂者筆之。無當於褒貶者削之。由是魯史之放失者可求。魯史之舛錯者可正。討論之於前。垂著之於後。而是非大明。名實大著。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儒乃求之瑣屑之間。隘矣。是故春秋者。魯史之會要也。魯史者。春秋之實錄也。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成而魯史亡。其不亡者。附于三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抑更有可證之於經者。僖六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二十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燮。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寧喜。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夫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字。其正也。有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者。山殺魚石。亡宋無蕩族也。襄二十年。晉人殺欒盈。出亡非大夫也。莊二十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不爲大夫也。皆顯然者也。莊二十六年。書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洩冶。卻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蓋無君命也。君名其臣。臣不得名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箕。鄭父。胥童之殺。必假君命以赴也。慶虎。慶寅。君討始殺之也。文八年。書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書司馬者。死司馬之節也。書司城者。致司城之節也。其不名。亦無君命也。是數條者。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見。不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不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而惜乎三傳所紀。或無傳。或有傳。而妄設例焉。是故古之春秋。無待於三傳而自明。今之春秋。有待於三傳而反晦。知此者。可以讀春秋。

讀大學

自陽明先生極推古本大學。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先生有功于遺經矣。而其釋格物也。曰去欲。如宗門所謂不著一物而已。其釋致知也。曰良知。如宗門所謂自性起念而已。聖人之學。夫豈若是哉。今之學者。多不從其說。聰明之士。千枝萬條。互相剖辨。而言格物致知也。大旨皆以朱子之言爲宗。雖然。朱子以爲有關文而補之。此則未厭後人之意者也。夫大學之條理。燦然者也。曰誠意。曰正心。修身。曰修身齊家。曰齊家治國。曰治國平天下。皆一一釋之。而格物致知。獨無所釋者。何哉。蓋致知者。不可釋者也。夫所謂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是也。所謂格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是也。知者。知此也。致知者。致此知也。而何以知。何以致。大學無一辭焉。卽要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哉。蓋知者。至廣極大。析精剖微。不可端倪者也。所入之途。千百焉。所出之途。亦

千百焉。大小相乘，綏急相引。若以繩尺加之，必有閉焉窒焉者矣。必有強智以愚，強愚以智，而不相及者矣。是故致知者，任人之用力而已。其所以用力者，雖聖人不能與乎人也。是故致知者，不可釋者也。致知不可釋，而格物必舉其事焉。是以大學反覆天下國家身心意相因之實，相待之要，而一以知本要其至。於是天下之人之知，皆渙然怡然于聖人之途軌，而智者不至于歧，愚者不至于罔，高者不至于矜，卑者不至于閔，實矣。蓋聖人之于致知也，不如儒者之與之桎，亦不如異端之決其郛。

讀大學二

夫知之體，何如哉。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七情發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而輔其情之發，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實其知者也。情未發之時，其知先耀，情既息之後，其知尚淳，而能皆退聽焉。是故知者，周乎內外始終者也。異端見之，卽以之爲心。聖人者，知爲心之一端而已，而其用足以舉心之內外始終，故以致知爲入聖之本。夫知之用，何如哉。咸之九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者，思慮之道也。憧憧往來者，非思慮之道也。孔子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知乎此，則非思慮之道息矣。復釋之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乎此，則思慮之道行矣。義止矣，無以復加矣。然而孔子繼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是者，何如哉。蓋屈伸之道，有有心者焉。尺蠖是矣。君子之精義入神如之。心至則氣動，其知以力進也。有無心者焉。龍蛇是矣。君子之利用安身如之。氣息則用神，其知不以力進也。於是孔子又繼之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是者，何如哉。蓋以力進之知，與不以力進之知，顯與晦交焉。動與靜守焉。其積之久也，不推所以神，而能窮神，不求所以化，而能知化，此非力之所能致也。乃德之盛而已。窮神知化，卽精義入神之至也。德之盛，卽利用安身之至也。此知之用之極也。夫有心而知進，朱子致知之言，已不能盡矣。況無心而知亦進，又豈言語之所

能盡哉。故曰。致知者。不可釋者也。知乎此。則大學如中庸。一以慎獨爲始事。而誠意又推本致知。其次第均無可疑焉。

讀孟子一

真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此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命。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使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芴燭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思。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下。

讀孟子二

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上智如顏子。下愚如哀公。教之未有以異也。然皆入道之門徑而已。非以爲卽道也。故復要之曰。下學而上達。若是。則於道豈有不至者邪。孟子之教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敬少嘗疑焉。陸子耳自聰。目自明之言。不有相若者乎。陽明先生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之言。不有相若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孔子之教如彼。孟子之教如此。是首變孔子醇篤謹慎之尺度。以趨簡易。使後儒之異說得託之。皆由於孟子。而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勝究者也。旣而思之。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且時至戰國。人益夸誕巧強。不可控抑。其

視孔子博文約禮之教。必以爲卑陋迂小而不爲。故孟子就其心之所達。可以導之於聖賢者而示之。使之心明意豁。翻然有以自悔。然後可以反循孔子之教。非謂爲學之道。可不從博文約禮入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儒謂陸子及陽明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盡力附會之。亦蔽之甚者已。

說仙一

龍以肉飛。信之乎。曰信之。禽以翼飛。魚以鬣飛。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冲舉。何不信之與有。龍大函天地。細若蠶蠟。信之乎。曰信之。布穀爲鷓。鷓復爲布穀。雉爲蜃。爵爲蛤。蝮育爲蟬。竹爲蛇。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幻化。何不信之與有。有朝夕爲壽夭者。蟬是也。有三十日爲壽夭者。蟬是也。有三年爲壽夭者。爵是也。有三十年爲壽夭者。馬是也。有百二十年爲壽夭者。人是也。有千百年爲壽夭者。虎象是也。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長生。何不信之與有。管子曰。人水也。夫水之行。皆火也。水火相守。而物生焉。水之需爲肉。其堅爲骨。而火運焉。火之明爲知。其炎爲運動。而水養焉。物之生也。氣與形。二者而已矣。形九而氣一者。爲土石。形七而氣三者。爲草木。形五而氣五者。爲人與獸。形氣等。故能行。形四而氣六者。爲魚。形三而氣七者。爲禽。氣勝形。故能飛。形一而氣九者。爲龍。故能藏。能見。能高能下。夫仙。純氣也。故列子御風而行。氣能化形。故噓爲風雨。晝爲江河。氣能固形。故高爲星辰。堅爲金石。然必有不附形而立者。而氣始純。其諸爲至人真人化人之極歟。

說仙二

夫不附形而立者。其始皆附於形者也。今夫火。滅燎而滅之。火之形亡矣。而熱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今夫水。隙地而灌之。水之形亡矣。而濕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火與水。其形也。熱與濕。其氣也。今夫人。其形渺然者也。而其氣則薄萬物焉。橫古今焉。通物我。貫幽明焉。何也。百夫之長。其氣睚於百夫。合百夫之氣也。千乘之相。其氣睚於千乘。合千乘之氣也。觀鬪獸者。其氣充。觀舞禽者。其氣豫。靈蠢不能閔也。癰可潰之以樹。疾可洩之以草。動植不能間也。祭祀而享吐焉。卜筮而從違焉。微顯不能隔也。若是則合之於天地。充之於古今。豈以大小遠

近爲疆域哉。若是則不附形而立者。何哉。與天地準。則與天地闔。與古今齊。則與古今流行而已矣。是故理大物博。莫不尊親。此其上也。一行之極。通於神明。此其次也。形蛻矣。其氣皆不息者也。又其次。則行有大小。而氣亦有遠近焉。形蛻矣。其氣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方士之術。氣未充則積之。氣未永則守之。其形不可委也。於是芝菌導引行焉。充矣。永矣。夫然後可委而去之。其氣亦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所謂劫也。夫寃之氣。不散則存。剛戾之氣。不散則存。取精多。用物宏之氣。不散則存。皆鬼也。陰類也。仙則陽類也。方士之術。養形以制氣。得氣以變形。攝陰於陽者也。陰者尙存。而況於陽哉。此蓋不附形而立之一術而已。非至人真人化人之極也。

說仙三

至於附形而立者。亦各有其等焉。邵子曰。百二十年者。常數也。不及者。皆傷也。然則聖賢有傷焉者乎。曰。傷之於天者。上古之稟厚。中古之稟漸薄也。傷之於人者。衆人傷於縱己。聖人傷於拯人也。其不傷者。雖衆人亦及數焉。能養則逾之倍之。惟其力之所至。雖然。有以養得者。卽有以不養得者。其骨肉必強固。其知。其運動必和而勁。寶掌禪師。李百八等。是也。此天與之也。殊氣也。若是者。長年而已。委形之後。有道則合陽而亦爲仙。無道則合陰而遂爲鬼。氣盛則爲鬼者。近於仙。氣衰則爲仙者。近於鬼。因絕則爲鬼。爲仙之氣。其終皆合於太虛。因不絕則爲仙。爲鬼之氣。其變復歸於萬物。天地自然。無足怪也。若方士之術。則以養得之者也。其書多廋詞。多歧旨。芝菌一術也。而以爲麟焉。以爲鳳焉。道引一術也。而以爲龍焉。以爲虎焉。白石之說。累變而益陋。黃庭之說。屢遷而益誣。其上者。卻疾延年而已。其下者。且益其疾。促其年。不可救也。惟有道之士。不藉其術以治氣。而假其術以留形。旣得其術以留形。遂卽其形以治氣。是爲方士之至道極功。而於仙可漸而至焉。然而知之者。蓋亦塵矣。世之爲其術者。或附之於天。或附之於日月。或附之於易。或附之於莊列。或附之於釋氏。各有得以眩世之人。皆讐言耳。君子慎毋爲所惑焉。嘉慶十有八年。十二月甲寅。與建平龔西原說仙。因識之。

釋舜

說文舛部。舜。草也。楚謂之薑。秦謂之薑。蔓地連華。象形。從舛亦聲。按。鄭風顏如舜華。此舜是也。說文草部。蔦。木蔞也。朝華暮落。从草舜聲。按。月令木蔞榮。此蔦是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蔦也。其舜之非蔦奈何。蔦之榮如戎葵。近莢黑。遠莢者。微有光曜而已。以擬女之顏。詩之比物。豈若是歟。舜之身。蔓地步以百計焉。舜之榮。連華英以億計焉。紅而暈。暈而善惑焉。故曰。顏如舜華。是故鄭風之舜。蔞也。蔞也。月令之蔦。木蔞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蔦也。雖然。詩之傳。固辨於草木者也。其傳鄭風。曰。舜。木蔞。何歟。按。爾雅。椴。木蔞。郭注。別二名。夫爾雅之別名。蓋有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此別菟絲也。一物也。紫萑馬舄。馬舄車前。此別車前也。一物也。皆重文言之。椴。椴無重文。輪。天雞。輪。天雞之類耳。二物也。則未知舜之木蔞爲椴歟。椴歟。則未知蔦之木蔞爲椴歟。椴。椴。古者。白爲椴。爾雅。椴。椴是也。赤爲椴。爾雅。椴。椴是也。蔦。白身。其椴。歟。舜。赤身。其椴。歟。是故鄭風傳之言。木蔞。爲舜言之也。椴。木蔞也。月令之言。木蔞。爲蔦言之也。椴。木蔞也。其舜與蔦之皆爲木蔞奈何。葉蔞也。身木也。皆爲釋草奈何。爾雅于木之小而弱。弱而灌生者。草之。舜與蔦皆小也。皆弱也。皆灌生也。後之釋者。以爾雅木蔞爲一物。於是椴。椴混焉。以月令之木蔞。釋鄭風之木蔞。於是舜。蔞混焉。舜。蔞混。而舜之名不立矣。舜之名不立。於是蔓地連華之舜。遂以椴。河柳當之。夫椴在釋木。非小而弱。弱而灌生者也。郭注。赤莖小楊。卽赤楊也。高至尋丈焉。豈蔓地連華者哉。

嘉慶十六年。偕子寬自都還江南。見蔓地連華者。問之士人。曰。日及華也。江南名河柳。蓋木蔞華名。日及。椴。椴通焉。河柳則誤名也。其誤名者。日及在江北。皆蔓地連花。至江南有尋丈者焉。卽赤楊也。故牽連及之耳。十八年十二月。在吳城作此釋正焉。

釋苳

爾雅。苳。蚝。郭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陸云。華紫綠色。羅云。華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數說皆是也。以名荆

葵。故北方名江西。葵。蒿也。唐十道志。江南西道。北盡鄂岳。南極涪黔。皆荆境也。以紫色紫綠色。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故南方名藍菊。藍言色。菊言形也。然則以爲似葵者。何歟。古者。茹末大曰葵。說文。葵。菜也。爾雅。落菹。葵。芹。楚葵。終葵。繁露。皆葵類也。其華之名葵者。菁戎葵是也。郭云。今蜀葵也。華如木堇。夫戎葵如木堇。與苳懸甚矣。以爲似葵者。何歟。蓋華如木堇而五色者。曰蜀葵。華如木堇而黃者。曰秋葵。即黃蜀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五寸。莖及丈者。曰黃葵。衛足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一寸。莖餘尺者。曰荆葵。即苳也。似葵者。似黃葵。非似蜀葵也。然則以爲蚝蚥者。何歟。其萼廣。其萼族。如聚蛾子焉。故曰蚝蚥也。古今注。以蜀葵混荆葵。後人求所謂蚝蚥而不得。遂以紫荆爲蚝蚥。謬矣。

釋鳴鳩

鳴鳩。鳴鳩也。鳴鳩。鵲鵲。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紒焉。如鸛鶴。其鳴多聲。聲二十四轉。故曰鳴鳩。黃鸝十二轉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鳴鳩之詩。大矣哉。戴勝。戴鴛也。大如鴿。長喙。赤黑雜羽。而有白文。其勝在首。度周尺尺有畸。兩銳而中橢。如五木。亦赤黑而白文。古者。力所能勝曰任。任者。任其所能勝也。故所任之物。名之曰勝。戴鴛。戴所任。戴勝。戴所勝也。西王母戴勝。而處西極之地。其國俗以戴任爲業耳。豈有仙人之說哉。後之言勝者。至以飾其首。非初義矣。

釋螻蛄

螻蛄。草居。非蟬也。而似蟬。蟬皆木居也。螻蛄大如么貝。身羽。足深綠色。羣族菅茅中。四月應陰氣。千百相和而鳴。其聲喧沈。留耳中啾啾然。故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尙猶在耳。螻蛄鳴兮啾啾。爾雅。截茅蜩注。江東呼茅截。此螻蛄也。知螻蛄之爲茅蜩。而後爾雅釋蜩可別焉。蜣螂。木居。似馬蜩而差小。黑黃色。其鳴自呼曰蜣螂。夏蟬也。非螻蛄也。蜣螂。齊謂之蜣螂。楚謂之螻蛄。此子雲之誤也。蜣螂。木居。似馬蜩而差小。黑黃色。其鳴自呼曰蜣螂。夏蟬也。非螻蛄也。蜣螂。寒蟬注。寒蟬也。亦木居。以蜣螂而復小。黑黃色。其聲鏘鏘。如舞鏡。如鈴。故曰。蜣非螻蛄也。蜣。蜻蜻注。方言。有文者。

謂之蠨。亦木居。似蠅而尤小。青赤色。其聲札札。如蠶。如丁甯。故曰。蠨非蠨也。後人以蠨爲蠨。以蠨爲蠨。亦謂之蠨。轉而相淆。豈有既耶。蠨。秋蟬也。蠨。蠨。蠨。馬蠨。皆夏蟬也。自其蛻言之曰蟬。自其鳴言之曰蠨。自其采言之曰蠨。具五色也。自其蠨言之曰唐。首正偃也。自其大言之曰馬。馬蜀。胡。皆大也。蠨之義如蠨。

大過說

大過。陽過也。四陽居二陰之中。曰大過。九四棟隆上比五。故隆也。象傳不撓乎下。言比乎上也。九三棟撓下比二。故撓也。象傳不可以有輔言。二不能輔也。凡卦皆以二五爲位。觀全卦之德。此卦陽之過在中。故以中二爻比二五者。與卦同辭焉。其卦辭獨取棟撓之義。何歟。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棟之本末。以受節斲之。斲之則弱矣。巽棟而兌斲也。撓與隆。中爲之。不在本與末。而本末有其責焉。隆非初上之功。而與有功。撓非初上之過。而與有過。故象傳言本末弱。棟多撓。而隆者寡。大過之時。事多凶而吉者寡也。其二與五。取夫婦之義。何歟。二變則爲澤山咸。少男少女之感也。五變則爲雷風恆。長男長女之久也。二變則外卦少女不動。爲女妻。當大過之時。艮極而反。震爲老夫。五變則內卦長女不動。爲老婦。當大過之時。震極而反。艮爲士夫。大過取義於陰陽。陰陽莫見於夫婦。夫婦者。萬物萬事之始。可以觀陰陽之過焉。故二爻辭如此。老夫女妻。陽雖過而就衰。過而不過。故言无不利。而吉在慎始。如初之藉用白茅可也。老婦士夫。陽旣過而方盛。過而益過。故不言凶而凶。在怙終如上之過。涉滅頂是也。此卦三與四爲對。二與五爲對。初與上爲對也。巽爲楊。兌伐爲枯。澤潤爲生。稊生於下而能成。華生於上而不能成。茅巽在下。涉兌在上也。諸儒釋此卦之義多未盡。故申之。小過四陰居二陽之外。陽盛在中。陰盛在外。陰包陽。陽納陰也。頤對大過而取養者。陰盛於中。口食之義也。中孚對小過而取信者。陽盛於外。化邦之義也。

小過說

小過。陰過也。此卦亦初與上爲對。二與五爲對。三與四爲對。加大過。大過象棟。小過象飛鳥者。陽動而過必靜。陰靜而過必動也。下止上動。飛鳥也。中陽爲身。外陰爲翼。飛鳥之象也。飛而遺之音。則動之至矣。音下振而上浮。親

上不親下。抑高從卑。所謂宜下也。如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故大吉也。大過三四。如卦辭取棟。小過初上。如卦辭取飛鳥。陽自內而充。陰自外而斂也。大過三凶而四吉。小過初凶而上亦凶。陽過之卦。主吉凶半之。陰過之卦。主皆凶。且小過六爻無吉占也。二比初。陰比陽。陽不用事。故有過祖遇妣不及。君遇臣之象。二居地之上。卦辭所謂下也。故無咎。五比上。亦陰比陰。陽不用事。故有密雲不雨之象。五居天之下。得位可有爲。卦辭所謂宜下也。故弋在穴。三內卦主守。如事之過防。四外卦主有爲。如事之過遇也。聖人作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天行之渾成。如地勢之安固。諸儒乃於一卦六爻。卽割裂之。以就其說。以致卦與爻不相攝。爻與爻不相通。敬故累舉其端。以明三聖人之意。有志者。能於卦爻一一推之。以求其極言。易豈有齟齬耶。至以理釋易。姓於十翼。不可蔽罪於王輔嗣。歸過于程正叔也。

困說

象傳曰。困。剛揜也。剛指二五言。揜指三上言。二五卦主。三上揜之。一也。坎之初二。於四象爲少陽。兌之初二。於四象爲老陽。而加一皆陰以揜之。二也。先儒取坎爲兌揜之義。釋象傳。凡陽卦內。陰卦外。皆可言困矣。其諸非聖人之意歟。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故二五以朱紱赤紱言之。朱紱君服。赤紱臣下之服也。二困於三。居下卦。困未甚。神昏於酒。氣窒於食而已。昏而不敢不飲。窒而不敢不食。此則貧賤所無也。然而不能求息於妻子。求息於朋友也。何也。朱紱且方來焉。置傳焉。置頓焉。饋餼焉。饋廩焉。困矣。然而禍福且未可知也。五困於上。居上卦。困已甚。劓何也。曰。無以爲顏也。俯仰皆慙也。則何也。曰。無以爲行也。進退皆危也。其爲赤紱者。所困如此。無以爲顏。必有說以爲顏。無以爲行。必有說以爲行。姑徐之云爾。徐則意變。意變乃善飾也。然而榮辱且未可知也。困之至者。必有鬼神之事。以求助焉。故二用享祀。五用祭祀也。三上皆困人者也。困人者。必自困。困人不可訓也。故取自困之義。困於石。前遇險也。據於蒺藜。後據險也。當困之時。父子不相諒。兄弟不相慰者。妻能釋之。不見其妻。困之至也。於葛藟。遇柔而困也。於臲臲。遇剛而困也。三困之中。故凶。上困可解矣。故征吉也。初與二爲體。小民之事也。困於株

木。其止不可也。古者危坐任膝。安坐任足。夷坐任臀。株木惟夷坐可任焉。入於幽谷。其行不可也。古者大事以三歲焉。不覲則終困也。四與五爲體。諸侯大夫之事也。困於金車。如求金求車是矣。古者以金車爲上下之禮。困於金車。困矣。其終必至俯仰皆慙。進退皆危焉。是故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

明夷說一

明入地中明夷。象傳象傳同辭。離爲明。坤夷其明。二離主。五坤主。爲義至顯。先儒以上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歟。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闇之主。其上下皆日所繞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指日之繞言之。晦者。明之漸入於地者。登於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晦登天入地言之。以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歟。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未爲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二文王也。五紂也。於紂之最比近者。得爲奴之箕子焉。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於利艱貞之義相附也。文王。臣也。箕子。親也。文王。外諸侯也。箕子。內諸侯也。事益有難言者矣。箕子之難見。而紂之暴可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達周公之意。而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爻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爲之奴也。於是二與五二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

明夷說二

陽。明也。陰。闇也。明之見於天地者。日爲之宗。日無夷之者。故取象於入地。明之見於人身者。爲目。明之見於人心者。爲知。知之夷。不可象也。日之夷。則全卦象之矣。故二四取象於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目耗。此明夷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也。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之所達。目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於門庭。以復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既久。則地之下皆明。故取復明之象。四大臣之位。周公於成王。伊尹於太甲。皆其象也。股者。陰陽躄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之辭。取左股焉。讀易如是。凡漢宋諸儒。所未

言者可發其覆。所已言者可破其鶴矣。

自記曰。惠松厓先生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芟滋。其與亥子與茲。古音義皆同。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也。此論近儒視爲祕義。特恐於孔子彖傳有違耳。故前篇略爲別擇。此篇復推明爻義以附焉。

相鼠說

此詩一章言無儀。三章言無禮。禮者儀之幹。儀者禮之表也。惟二章言無止。毛傳止。所止息。箋云。止。容止。箋別鄭義。後儒多從焉。夫言容止。則一章言儀。已盡之矣。箋義非也。人必忘道然後無儀。無儀然後無禮。無禮之至。則弑君父矣。而其禍皆始於無止。饜飫之求。輕暖之取。逸豫之就。宮室車馬之擇。高爵厚邑。不足以償之。於是自足恭至於吮癰舐痔。自長傲至於裂冠毀冕。自好樂至於上烝旁報。自爭權至於刦主遷后。皆所謂無止也。詩人始窺其端以無儀。終要其亂以無禮。中發其痼以無止。故三章皆以死絕之。不然。無儀無禮之人。遠之可矣。何詩人之嚴如此哉。終風無儀也。新臺牆有茨。鶉之奔奔。無禮也。衛之滅以此。故戴公復國。國人深戒焉。

東門之枌說

朱傳以南方之原爲地。按。毛傳。原。大夫氏。箋云。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簡兮箋。上處者。前列上頭也。毛鄭知南方之原非地者。本經言宛邱與蕩同地。言東門與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同地。故一章言國之交會。民之所聚。不復以二章南方之原爲地也。子仲爲大夫之氏。原亦爲大夫之氏。蓋並舉以刺焉。此詩一章言男子歌舞也。二章言女子歌舞也。三章言男女歌舞。且往觀歌舞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其諸風人之風乎。惲子居曰。吾于此詩。得性善之義焉。荍。芘芘也。椒。芬也。傳之釋止此耳。箋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如芘芘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以通情好也。夫芘芘紫赤色。顏色之美。而喻以芘芘。左矣。蓋男女之以禮相接者。其授受皆無所慚。無所慚者。以其無牀第之志也。祭享是也。男女之不以禮接者。其授受皆有所慚。有所慚者。以其有牀第之志。

也。投報是也。慚則顏之色如芘芘矣。此一慚充之可以止乎禮義。故聖人錄焉。不然。溱洧之詩。前之矣。何必復申之哉。佗之殺以外淫。平國之弑以下淫。陳之爲國。可知矣。而民之是非。羞惡無殊焉。此刪詩之義也。

北山說

此詩刺大夫不均也。役不均。則飾之曰。是賢焉。非斯人莫任此也。是賢焉。而未老而方將而方剛焉。非斯人莫任此也。於是平均之說不得入。而惟大夫爲之政矣。問之王。王以爲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王必曰。是大夫也。忠問之。卿士以爲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卿士必曰。是大夫也。才。今日簡書曰。某也。稅於某。則驅車從之。明日簡書曰。某也。稅於某。則驅車從之。蓋役之發也。其令自上而下。王而卿士而大夫。役之僕也。其政自下而上。大夫而卿士而王。故曰。刺大夫不均也。其不均奈何。有居息者焉。古者倚几曰居。有息偃者焉。古者正臥曰偃。夫居息息偃。皆渠渠沈沈者也。有當關焉。故不知叫號。皆庸庸泄泄者也。有適囿焉。故棲遲偃仰。然而未已也。爲淫焉。爲酗焉。則湛樂飲酒。然而未已也。爲讒焉。爲譏焉。則出入風議。夫至於出入風議。其人心志面目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狎也。于是居息者。康而無事。賢者盡瘁焉。一時之勞也。息偃者。臥而自恣。賢者于行焉。則非一時之勞也。不知叫號者。人不能謁。賢者勛勞焉。一事之勞也。棲遲偃仰者。事不能涉。賢者鞅掌焉。則非一事之勞也。然而未已也。或以爲怨謗焉。或以爲懈弛焉。則慘慘畏咎。然而未已也。士卒之苦共焉。僕隸之辱共焉。則靡事不爲。夫至於靡事不爲。其人之身家姻族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疎也。故曰。刺大夫不均也。

碧玉說

右碧玉搗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詒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表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剡之去首二寸強。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強。下迤之。以放於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清。玉色淡清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歟。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縹。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是。則駟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系縹歟。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推表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於古者。此玉之表。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裸。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敬前在廣州。問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生記夢文。在成化三年。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歟。

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卽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旣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縐。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之博古者。

散季敦說

婺源董文舫明經。言其戚鐵樓程君。於江右市中。得古銅敦。敬因索觀之。越二日。有健足。負巨廂。頓於地。啓之。則敦與汪雲海所作圖在焉。圖之上下。書程讓堂賢良。董小查太史。所作識考。而搨敦銘於其右。文舫登敦于几。觀之。追然古也。其尺寸。讓堂言之。銘及文。不合博古。考古二圖。小查言之。而文舫復以說請。說曰。文王臣散宜生。古注家皆以散爲氏。宜生爲名。近世釋者。本大戴禮。堯娶於散宜氏之文。以散宜爲氏。生爲名。今以銘考之。其諸注家之說是歟。然商周之間。無二名者。惡來名革。飛廉以獸名。謂之非名也。若是。則宜生何以二名。其諸初氏散宜。子孫去宜氏散歟。抑散與散宜。爲二氏歟。明堂位曰。有虞氏兩敦。夏后氏四連。殷六瑚。周八簋。釋者。皆以爲黍稷器。而周禮玉府。共玉敦以敵。敦之用固不一歟。儀禮。惟公食大夫。言簋。婚喪。虞特牲。爲士禮。言敦。少牢爲大夫禮。亦言敦。釋者。遂有士用敦之說。而於特性之分。銅簋。不可通變。言同姓從周制。敦與簋之等。亦不一歟。周禮舍人

共簠簋。注言。方曰簠。圓曰簋。說文。簠方。簠圓。禮圖言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鄭許其各據一端言之歟。敦以瓦。旅人爲簋。亦以瓦。釋者言天地外神以瓦。宗廟以木。簋之質亦不一歟。其敦簠簋皆以銅。始於何時歟。自兩漢至今。幾二千年。學者依經據傳。推明古制。以必求其是。而終不可得。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贋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於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程君捐館舍已一年。子孫善藏此敦。則古者能守之義也已。

得姓述附說

惲氏得姓。推本平通。無可依據。若更他附。益非理矣。然有可疑者。當詳考之。亦所以明慎也。按新舊唐書藝文志。有蔣王惲家譜一卷。蔣王。太宗第七子也。新唐書宗室表。蔣王生子十六人。第十子爲潯陽郡公爽。爽生子三人。長爲古長衛將軍森。森生子五人。第三子爲杭州刺史構。構生子七人。第二子爲常州司法參軍稅。唐世宗室子孫。多籍於官所者。稅既官常州。其諸有籍於常者歟。新唐書地理志。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天寶元年。更名。是天寶前。無潯陽郡也。爽爲太宗孫。與中宗睿宗同時。不應至天寶後始封。若是。則宗室表潯陽郡公。乃鄱陽郡公之誤也。稅爲惲五世孫。惲既於皇唐玉牒外別有譜。其諸子孫。因是別性惲歟。稅爲爽曾孫。其諸即以封鄱陽爲望歟。今惲氏望鄱陽。而世居常州。敬故詳考之如此。若十國時。楊再惲名與平通同。而世較近。然史不載所籍。俟廣搜之。

得姓述附說二

近世道家刻五岳真形圖。中岳性惲名熒。熒無音釋。道士僞造也。五岳真形。始見于漢武內傳。乃六朝人所作。未嘗言圖中列姓名。止言帝藏之而已。河圖曰。東方太山君。姓圖。名常龍。南方衡山君。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姓浩。名鬱狩。北方恆山君。姓登。名僧。中岳嵩山君。姓軍壽。名逸。段柯古西陽雜俎。引河圖而不引真形圖。柯古中唐人。意者。僞造在唐以後。柯古不及見歟。自緯書造五帝名。道書仿之。肆無所忌。天地百物。皆爲姓名以目之。鄙倍

拉雜不可名狀。後又竄入符籙。以誑愚蒙。吾惲氏有執姓惲名熨之說。爲典要者。非也。然後世道教。尊于江右。而惲氏望鄱陽。意者有慕于其說。而易姓從之。是亦事之未可知者。或謂惲氏著于紹興以後。其時士大夫。多自北方南渡。鄆出于邑。惲出于部落。惲出于官。皆北方姓。而與惲皆相近。然各望皆于鄱陽無涉也。

卷一

姚江學案書後一

世說新語。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旣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心無義那可立。治此權救饑爾。按此術明儒多用之。嘗立一義以動天下。其才力不及者。亦必于師說少變焉。如止修諸人是矣。而開其始者。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也。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良知之義。亦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更多支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大抵先生才高氣盛。不受漢唐宋以來諸儒籠絡。故能懸旌立幟。奔走天下。而議論偏窳。才氣又足以拯之。東擊而西馳。南攻而北走。不可端倪捉搦。及至合前後之說相較。其不能相應。固有如此者。然天下及後世才力聰明之士。皆喜徑惡曲。喜簡惡煩。故爲先生之說。十嘗得八九。其斷然能別擇先生之是否者。累世不獲一焉。若夫守陳腐之言。循迂僻之行。耳不聞先儒千百年之統緒。目不見士大夫四海之淵源。而曰。吾主朱子。吾主敬齋。吾主敬軒。欲與爲先生之說者力抗。至則靡耳。况朱子。敬齋。敬軒。揆之聖賢。又有其過不及哉。雖然。黑固不可以爲白也。夜固不可以爲晝也。是在學者。善觀之而已矣。

姚江學案書後二

本朝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微辨焉。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於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茶盞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瀉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近。不可據此謂同於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皆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慎恐懼。亦言慎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桀度繩尺。與聖人之教。皆一轍焉。惟兢兢然。子子然。自拔於禪。甯言之實。而不敢高。甯言之紆。而不敢徑。甯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敬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此故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異端不得而混之。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冉有宰我之過。後人爲之。宋儒所必擯也。而以言語政事爲高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驕。施子恆琴。子張諸人。若是。則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於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摩。大鑒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朗博大。如陽明先生。必不收錄在弟子之列。此敬之斷不敢信者也。

崇仁學案書後

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猥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猥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設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於祖若父。己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猥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於此。夫家事與國事

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欲然也。

靖節集書後一

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搜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殺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於不可通也。况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獎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先生庚子至都。何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驅。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既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於元。可信矣。而斗南於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注。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他日當更求闕。不知與敬所見。同異何如也。

靖節集書後二

宋書傳。靖節先生言。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南史亦同此言。此得先生之心矣。然未悉當日事勢也。何也。先生生于晉哀帝興甯三年。及壯。當安帝之初。其時王國寶。司馬元顯。桓元相更代。故先生無宦情。一起爲州祭酒。卽自免去。徵主簿不就。蓋不欲與諸人之難也。至元興二年。桓元篡位。三年。劉裕復京邑。行鎮軍將軍。追桓元過潯陽。先生乃爲其參軍。年四十矣。先生附義旗而起。以劉裕爲可安晉室耳。明年。劉裕從兄劉惟肅。爲建威將軍。先生爲其參軍。其秋。卽令彭澤。敬思先生與劉穆之。王宏。徐羨之。謝晦。同在劉裕幕府。其差池不待言。而劉裕之懷異志。穆之等之附裕。先生必微窺得之。于是晉室之安無可望。故自鎮軍參建威。自建威令彭澤。然後脫然遠去。永遂其不臣二姓之志耳。先生去官時。劉裕尙未執政。以爲王業漸隆者。非其實矣。先生處己之高。見機之決。進退之裕。皆于此可見。其詩清微通澈。雄厲奮發。如其人。如其人焉。楊吳江夢孫。亦潯陽人。徐知誥表爲祕書郎。夢孫乞天長令去。其庶幾聞先生之風者歟。

靖節集書後三

敬嘗遊廬山。求所謂栗里者。得之。其地西南距柴桑。東北望上京。廬山之陽谷也。先生始居上京。後遷柴桑。暫居栗里。復還柴桑。年月遺落。前人考求頗未當。敬就晉書本傳。並先生詩文推正之。遊斜川詩。在辛丑。懷古田舍詩。在癸卯。是辛丑至癸卯。先生尙居上京無疑。甲辰夏。爲鎮軍參軍。乙巳春。遷建威參軍。其秋。乃令彭澤。爲鎮軍詩。言與田野疎。言返班生廬。爲建威詩。言田園夢想。言懷歸舟。皆未遷居之言也。本傳。先生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曰。攜幼入室。蓋先生未赴縣時。遷家累於柴桑。當乙巳之秋至冬。罷彭澤。遂居之。歸田園詩。言宅。言屋。言後園。言堂前。卽柴桑宅也。還舊居詩。則自柴桑偶還上京。故言周故居而已。以爲自彭澤還上京者。非也。若遷栗里。乃在戊申之秋。觀遇火詩。移居詩。可見乃倉卒事耳。意其時。故人龐通之等居栗里。故先生往從之。以爲在庚戌者。亦非也。且不久卽還柴桑。觀庚戌西田詩。丙辰下潁田詩。亦可見也。五柳

館當在上京。先生未仕時事。歸去來館。當在柴桑。先生休官時事。今栗里有二館。後人之企附也。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傳記載。百不得一。在讀書者。委蛇以入之。綜前後異同以處之。蓋未有無間隙可尋討者。若是。則古人之事大著。可由其事以求其心焉。及古人之心大著。可復引其心以斷其事。此尙友之道也。若任情肆意爲之。雖今人朝夕共處之事。且不能得要領矣。況古人哉。

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書後

宜興李慶來鹿籽。采集其先世三忠事蹟。爲考證一卷。而以諸名人所爲傳志雜文冠之。皆明永明王時殉節者也。曰用楫。官兵部侍郎。肇高廉雷瓊巡撫。拒大兵於合浦。戰敗。自沈於靈山之勞家池。曰耒。用楫同產弟。官監軍道。大兵敗李定國於肇慶。耒走死德慶州。曰頎。用楫同姓。祖父行。官江西道監察御史。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謀召李定國。誅孫可望。可望遣其黨鄭國。殺之隆安之馬場。謹案本朝於明三王死事之臣。悉仍其官予之諡。所以勵名節也。用楫耒抗顏行以死。死而未及達其名於本朝議禮之官。諡不及焉。然其皎然之意。如日月也。若頎之死。則有不可不詳辨者。定國可望。始皆流賊也。繼皆張獻忠養子也。其在賊無異也。可望流入雲南貴州。定國流入廣西。皆奉永明王。其歸朝亦無異也。舍可望。就定國。於義何居焉。蓋當日者。永明王再返肇慶。可望邀秦王封先發難。大罪一。及走隆安。可望下兵貴州。脅乘輿。大罪二。擅殺嚴起恆。楊畏知。大罪三。馬吉翔等謀畫堯舜禪授圖。大罪四。改國號。易印文。大罪五。此五大罪。皆不可赦者也。可望劇盜耳。其勢不及王彌。秦宗權。於曹操。司馬懿。不能爲其奴隸也。然而劫遷易衛殺人。望加殊禮。皆已爲之矣。是故可望。必誅者也。欲誅可望。非召定國不能。十三鎮在湖南。定國於隆安尙近。宜召一。湖南兵次第敗散。定國能敵可望。宜召二。各降將朝暮反側。定國知尊朝廷。宜召三。此三宜召。皆不可易者也。若是。則永明王雖無詔書。尙當以安國家。利社稷爲之。况當日之奉命行事哉。自江介自立。南服播遷。諸臣多結黨藉援。構災煽亂。馬士英倚黃得功。而左良玉反於楚。金堡主何騰蛟。而鄭芝龍叛於閩。吳楚之黨內訌。黔粵之師外潰。皆由私意彼此。流禍無窮。若召定國一事。則大義所在。國統攸

關。非諸臣反覆者比也。後此可望反於貴州。遂降本朝。定國始終求出永明王於緬甸。不克而死。若定國者。其可謂晚蓋者歟。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南城朱茂才。以六世祖新城贊府延忠殉節錄。求士大夫記載歌詠之。茂才從祖父。新城校官元錫所撰也。徵傳于敬。敬告以大傳非文集體。復徵書事。敬告以文集與府縣志不同。若累累言忠節。乃志體耳。而茂才請不已。遂取其錄。書後歸之。贊府聞李自成陷京師。棄官後。以不下髮。被逼自殺。其死正矣。敬獨悲其未死時。已見夢於妻妾孺人。言得從崇禎皇帝。此忠臣魂魄。死生一致。而一家之中。其誠足以相及之驗也。江右前明殉節諸臣。吉水李左都邦華。宜春袁僉都繼咸。峽江曾文淵。櫻清江楊東閣廷麟。爲最著。諸君子忠謀亮節。照耀寰宇。贊府以位卑。所行無他表見。然歸命君父。如水之百折必東。與諸君子艱危戰守。死而猶視。豈有異耶。士大夫幸生平世。當求贊府所以能自立之故。則知伊周可與龍逢比于易地。而所成之事。其大小高卑。於性分蓋無二焉。

卓忠毅公遺藁書後

瑞安林監州從炯。蒐次卓忠毅公遺藁。并附各文及詩之傷忠毅者。爲三卷刻之。而徵辭於敬。敬以名與忠毅同。不敢附於篇末。監州謂古者。旣葬而諱。恐傷生者之心耳。非如字之尊名。後世不達此指。以不斥名爲禮。慎矣。又諱必及其世。今已去忠毅四百餘年。且非臨文之義。敬遂不敢辭。謹按。忠毅授命於建文四年。其生平經濟氣節。前人已表章之。如日月之著矣。敬所惜者。劉忠愍所作原傳。載忠毅著述。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今止存數十首。忠毅門人黃潮光。所作年譜行狀。今悉不存。夫古之大人。具蓋世之氣。全不世出之節者。其生平無不謹小慎微。事事得其所處。若跡弛之士。感激一旦。竟成其名。史書及府縣志紀錄則有之。必不能千百年之後。人人變色動容。有一百折不屈之人。如在其心。如出其口。若忠毅。方學士。鐵尙書者也。故敬嘗喜於詩文集。求古人性情之所在。年譜行狀。求其瑣屑不經意之事。以觀其學問之所至。而惜乎忠毅之竟歸散落也。李將軍名將。子長記其

被獲。臥兩馬間。張都督百戰保江淮。退之記其不忘名姓。段太尉手擊朱泚。子厚記其鬻馬償債。皆其人精神意氣。流露於不及覺者。故可以爲觀人之法。忠毅本學宋儒。其言行必精密有步驟。而竟無可考證。豈不重可惜哉。然忠毅遺文遺蹟雖散落。幸有此數十首。及忠愍所作原傳。讀者能一一推之。未嘗不可以測忠毅。此後監州其益蒐次之。或更有所得。則益幸也。

維摩詰經書後

此經亦鳩摩羅什所譯大乘經。史稱與釋道安相合。白太傅曰。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蓋指其中精語言之。行文則弇陋平雜。不足觀也。其經之全情。在注明維摩詰示疾爲緣起。蓋佛教人出家。而維摩詰以居士見身。故此經佛道品言。煩惱泥中。有衆生起。佛法乃卽病與藥耳。然執藥治病。藥卽病矣。故下章入不二門品。盡掃除之。所以爲大乘經也。如此義諦。惟佛地位能決之。諸弟子並大菩薩。豈任問此疾耶。蓋全情皆出於佛。而筆授者。非過量人。雖釋道安。鳩摩羅什。無如之何也。

楞伽經續書後

盍亦觀車之行於大塗乎。引而之乎千里者。馬也。視乎險夷曲直者。人也。其載則車也。人之心譬之車。而載與人馬皆具焉。是故性之五。情之七。心之載也。知爲心之人。能爲心之馬。善不善爲心之險夷曲直。其至爲心之千里。若是者。盍亦觀車之行於大塗乎。性善者也。情善而之乎不善者也。知之體。洞然無善無不善者也。而其用能知善不善。能之體。充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也。而其用或專於善。或專於不善。是故孟子性善之言。以性言性。而舉其全。荀子性惡之言。以情言性。而要其末。揚子善惡混之言。以情言性。而混其末。與初。韓子性有三品之言。以知能之用言性。而忘其體。惟浮圖之言。則能舉知能之體焉。而能者。有畔岸者也。故多舍能而言知。曰常惺惺。曰活潑潑。皆知之體也。以此爲性。故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程子。朱子。引常惺惺。活潑潑之說。而附之以儒言。失其旨矣。此經六識分見。第七識合見。第八識爲性海。皆由知之用。以推極知之體。六識第七識。卽楞嚴生死根本。

也。第八識。卽楞嚴常清淨體也。其義宏深浩渺。細極無際。大含無涯。陽明先生終身言良知。無出是範圍者。其徒雖屢變他說。又何從出之哉。故其言曰。良知包括天地。夫知之體。宏深浩渺如是。若於能之體。尺寸推之。必有可敵楞伽斯義者。而惜乎律家所言。不能盡也。

壇經書後一

大通禪師偈曰。時時勤拭拂。不使惹塵埃。大鑿禪師反之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今壇經所言。皆拂拭之功。何耶。蓋圓頓漸三教。未有不終身拂拭者也。未悟之先。拂拭導之。既悟之後。拂拭養之。宗門宿德皆如此。然滯於拂拭。有漏之因耳。故大鑿以無一物救之。滯於無一物。亦有漏之因耳。故大滿以未見性救之。涅槃經言。佛性常。諸法無常。大鑿乃言佛性無常。諸法有常。皆以解黏去縛而已。惟如此。方可以言拂拭之功。壇經所言。非止爲接引初機設也。

壇經書後二

大鑿禪師臨涅槃。次傳授之世。自摩訶迦葉尊者。至菩提達摩尊者。凡二十有八。而吉迦夜所譯付法藏記。止二十四。至師子尊者而絕。宋沙門契嵩。據三藏記。著傳法正宗論。定爲二十八祖。是矣。然契嵩各彌遮伽多等七尊者。無師弟子傳授之義。則非也。敬觀佛書記。師弟子傳授。大約附會成之。甚鄙誕不可訓。不止如朱子所詆。用中國音韻聲律而已。浮圖稍有識力。如元沙備。徑山果。必不爲是言。况諸尊者之超然哉。故壇經止次其世。無綴辭焉。後之人。可以無惑於附會之說矣。

文衡山先生詩冊跋

陽曲李巽宇同年。藏文衡山先生詩稿四冊。揭陽鄭總制家故物也。曾歸真定梁蕉林相公。總制官直隸。故歸總制。凡爲古近體詩若干首。皆清澗雋上。書法則出入顏褚。極率意處。皆有法可尋。真蹟也。古大家名家所作。自性情流出。故生氣盈涌。大小高下。如其人之生平。屢者。支支節節爲之。則索然矣。衡山先生。託志高尚。而此冊有不

可過如之勢。朱子讀陶詩。而歎其凌厲。蓋隱士胸中之氣。皆如是也。夫事功較之文章。異矣。然未有不本之性情者。總制以治才著乾隆中。蕉林相公在聖祖朝。委蛇黼黻。極一時之盛。二人胸中。其亦有不同於俗。未易以淺近窺測者歟。巽宇必以敬之言。爲不謬也已。

黃石齋先生手札跋

汀州伊墨卿太守。藏石齋先生手札一通。與熊魚山書也。詳書中所言。當在崇禎九年。先生起官之後。時魚山以事降官。牢落在外。故辭多隱約耳。書後歸心丹訣。其有所託而爲之歟。古者忠義之士。如顏平原及先生。皆學仙而得明驗於授命之日者也。富鄭公丹訣一匣。康節舉而焚之。曰。先去一大病。善學古人者。可以互觀焉。

醴泉銘跋佚

張子實臨徐侯齋尺牘書後

右陽城張子實。臨侯齋先生尺牘。并三家跋語。作一卷。敬愛其雋宕清超。假歸案頭一月餘。第八行爲下食婢汗損數字。不可治。因書後歸之。敬。今秋至南昌。首見左忠毅。史忠正手札。次見董文敏初入翰林時家書。次見侯齋尺牘。皆真跡也。忠毅之言。如苦行沙門。眼超語峻。必證上果。忠正處分軍事。謹密當事機。侯齋隨手作書。莊語謔詞。具見格調。如接王劉諸人談嘯。文敏皆家常語耳。劉豫州聞之。當自臥百尺樓上矣。於此見士大夫性分風尚。各有所近。而所處之世。緩急治亂。亦可尙論焉。忠毅忠正手札。藏桐城左氏。侯齋尺牘。查守樗自廣東攜歸京師。文敏家書。爲子實所藏。因并識之。

記蘇州本淳化帖

嘉慶十一年十月。敬在南昌。於彭臨川處。見板本淳化帖十卷。卷數下有臣王著摹四字。檢卷後。仍摹奉聖旨摹勒上石篆書。則卷數下四字。爲贗矣。士大夫必不至此。其爲市井所爲僞本無疑。十四年八月。復於南昌見之。知爲瑞州吳司馬故物。後至京師。見多鬻之者。旋過蘇州。則賈人以數帙炫賣焉。然後知爲蘇州本也。六研齋筆記。

王文肅所藏淳化帖卷數下四字與此同。又第二卷鍾繇書第三卷孔琳之書增多處亦同。惟文肅本裂文八處。此本或見或不見。文肅本莆田陳知古王俊刻等字。此本皆無之。據此則此本爲翻刻文肅本亦無疑。文肅於此事雖未見深嗜。其家庭門館多知者。何至弄此贗物。豈賈人先饋之爲聲價歟。抑文肅好廣而漫購之歟。文肅本鈎摹不知何如。吳司馬本俗則甚。然尙是百年前拓本。今市中本則更下也。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中堂大人閣下。敬前在都。不及見吾宗宛平君。宛平君有孤女二人。中堂爲猶子娶其少者。敬欽風義之日久矣。然處卑賤。不願自通於左右。後令富陽爲中堂鄉縣。以禮至邸。第一投謁。而中堂辱存之。侍坐之頃。妄測淵雅之衷。宏通之量。蓋庶幾唐之張子壽。宋之王子明者。是用益不敢苟然。致獲咎於大君子。蓋十五年之間。未嘗一日忘。未嘗一事干。此則敬之所以自立於天下士大夫。而中堂之所深知深知者也。雖然。上之於下也。知其識。知其才。知其守。皆有迹可求者也。故雖以卿相之尊。欲知草茅初進之士。難矣。而實易。下之於上也。有奏狀之言。有制詔之辭。有朝議之公。有輿論之詳。易矣。而實難。何也。彼在上之庸淺者。蓋亦有之矣。而不爲庸淺者。識至遠而不見其識。才至大而不見其才。守至堅而不見其守。皆無迹可求者也。而以庸淺測之。則惡乎知。惡乎不知。是以敬之於中堂。不敢以庸淺測之。則請言敬之所能測者。曩者。敬以官事。久羈浙中。中堂歸富陽。一切以古禮自處。而人人所道者。入官寺如甘甯。過里中如石建。敬以爲此自好者所能。不足以見中堂。敬所竊窺者。其時海內無事。而中堂獨居念之深。念之至深。處若忘。行若遺。在堂則循階。在室則繞柱。且中堂立朝。素不以辭色從人者。及自富陽至天津。至京師。而不惜委蛇行之。行之而無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至深者。何爲也。行之而有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至深者。何不聞一親者之與聞。一智者之與議也。及數年之後。朝廷施大賞。用大罰。而後使敬渙然而意得之。此則中堂之不見其識。不見其才。不見其守。有如是也。然而敬尙不敢信以爲如是也。及往歲侍坐。微及古今相業。有旋乾轉坤者。中堂悚然惕然。言何敢承。何敢承。而後益信爲必如是也。敬所能測中堂者。此一

事耳而已。如是推之。則中堂輔佐兩朝。垂四十年。其中識之遠。才之大。守之堅。而無迹可求者。豈易更僕數哉。豈易更僕數哉。敬生有狂名。而所守皆猿者之事。惟好觀古今之大人。察其人人之所不諒者。此則分外之想。分外之志。其世人所謂狂歟。然性之所喜。不能以已。敬座主戴文端公。於中堂淵源最近。道義最深。其忠愛勤勞。亦有深隱。不可驟識。如中堂者。敬文稿上書一首。神道碑文一首。庶幾得其大凡。不可不呈之中堂。古者。語必以類。故詳敘敬之所以測於中堂者。以先之。惟留意焉。正月十八日。惲敬謹上。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笠帆先生閣下。前者。旌旆自江西移湖南。士聚於庠。商告於市。民要於野。願一叩首馬前。先生豈人人被之輝。以要結之哉。心之所及。足以相信。有如是也。而其中能詩文者。復揄揚其事。以獻之左右。先生亦深慰藉之。後敬追隨至九江。先生問。獨無詩若文。以言別之。故敬對而未悉也。古者。贈送詩若文。多規戒之辭。至明而盡出於諛悅。蓋不問其人若何。而皆有以諛之悅之者。其升擢朝覲。則諛悅之辭。從同同是。故敬集中無是也。且詩文集序。及題辭亦無之。何也。五尺之童。未知丁倒。卽有集。此誑科第耳。遺種之叟。萬事瓦裂。亦有集。此無聊賴耳。富貴酣養。欲爲清流。亦有集。此乘豪橫耳。序者。纍纍焉。題辭者。纍纍焉。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此不必更附其後也。況禍福之端。一人造之。一人當之。已未不稱本。若以從他人。豈不大可惜哉。是故敬集中亦無是也。先生文章事業。出於人人。不在齷生之揄揚。敬事先生。與人人殊。不在隨人人爲揄揚。故先生之去。亦無之。惟先生之去。亦無之。而後四海之大。百年之久。無有再以贈送之詩若文。責敬者。而集中之義例。遂如金城之不可攻。湯池之不可越矣。然而有白之先生者。故九江之對。請以書進。幸得畢其辭焉。蘇子由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遺。敬之庸劣。不敢附於古之君子。露竊微祿。近二十年。不敢謂不用於世。然今之天下。人才衆矣。任鈞軸者。有人。任疆場者。有人。任河渠者。有人。任漕輓者。有人。任百執事者。有人。皆循循然奉功令。赴期會。較其貴賤。則有相懸者矣。論其賢不肖之相去。其間豈能以寸哉。是何也。世亂則才勝法。世治則法勝才。太平旣久。無異政。無殊俗。豪傑

與凡庸同功。正直與詭隨並譽。如洪鑪熾。則金鐵雜投而皆鎔。大海泛。則淨穢疾下而同化也。若是。則敬雖服卑官二十年。豈敢謂用於世。卽等而上之。再等而上之。又豈敢謂用於世哉。若是。則寄於物以自遣之說。敬何敢辭焉。且夫操觚之臂。可引六鈞。習於射也。超距之足。可越三丈。習於踊也。測理之心。可達千聖。習於文也。敬自能執筆之後。求之於馬鄭。而去其執。求之於程朱。而去其偏。求之於屈宋。而去其浮。求之於馬班。而去其肆。求之於教乘。而去其罔。求之於菌芝步引。而去其誣。求之於大人先生。而去其飾。求之於農圃市井。而去其陋。求之於恢奇弔詭之技力。而去其詐悍。淘汰之。播揚之。摩揣之。釁沐之。得於一是而止。是故辟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竊有志焉。而未逮也。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下筆疎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再傳爲劉海峯。變而爲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而爲姚姬傳。變而爲淵雅。其格在海峯之上焉。較之靈皋。則遜矣。其餘諸子。得固有之。不勝其失也。是固有之。不勝其非也。敬才駑下。終其身而已矣。若夫文之堅毅者。必能斷。文之精辯者。必能謀。文之有始終者。必能持正。則所謂鈞軸疆場。河渠漕輓。百執事蓋無二道焉。然或寓之文而充然。寓之事而未必不欲然者。則又存乎其人。存乎其時而已。敬非敢自矜也。茫茫千古。如驅羊。如履豨。如害馬。不力辯焉。則此事皆爲謬種矣。惟先生諒之。八月二十一日。惴敬謹上。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笠帆先生閣下。本月十六日。接奉鈞諭。辭情精審。以於爲可教。而諄諄示之。言藝如是。言事言道。必悉如是。此古人所以能日進之道也。而簡末及于亭孝廉。則知幕府賓從。皆見敬前書。而幸正之。先生知交遍海內。幕府之盛。幾於裴丞相。錢留守。敬以言藝進。當始終盡其愚。并以質之諸君子焉。書日之法。始於尙書。而詳於春秋。春秋書魯大夫之卒。穀梁言日者。正也。不日者。惡也。公羊則以不日爲遠。今考公子牙以後二十三人。賢與不肖。卒皆日。則不日者。以遠失之。公羊爲是。故古者金石文。卒皆書日也。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孔疏以季孫行父等證之。是君臨宜日也。文端碑書甲寅。皇上親臨喪次。其法本此。至賜諡。賜祀賢良。賜祭。春秋無明文可比。然

不日。則疑於與臨喪同日矣。故謹書之。春秋於喪之歸。皆書日。桓公昭公是也。故文端之喪。至南昌。亦謹書之。葬之日。不日。公羊有渴葬漫葬之說。而以不日爲正。然春秋書魯公之葬。夫人之葬。各十。皆日。則他國之不日者。亦以遠失之。非如公羊之說也。故文端之葬。亦謹書之。數條皆金石文通例也。若書三代封贈之法。其以一筆書者。必官封無異焉。今竄圃先生。有官階不可沒。彭太夫人受夫封。亦不可沒。是以前後詳書。而中以如會祖。如曾祖。妣。變文以隔之。此亦金石文通例也。其所以必三代排比書。不合書有官無官。有封無封。而一筆以封贈結之者。抑更有說。此文自嘉慶元年。至如公式。以日排比書。舉人中書。以文端之年排比書。賜及第以後。以國家年號排比書。而於賜及第書文端之年。爲上下轉捩。蓋前後數百言。皆排比法。以見謹也。若書三代。獨不排比。則爲文體不純矣。史記漢書。有排比數千言者。其後必大震蕩之。此文實在前。虛在後。所以如此者。因通篇不書文端一事。故用排比法。敘次家世。科名。官位。然後提筆作數十百曲。皆盤空擣虛。左回右轉。令其勢稽天匝地。以極震蕩之力焉。此法近日諸家。無人敢爲。亦無人能爲也。東坡司馬公神道碑。虛在前。實在後。所以如此者。由一切事業。不足以盡文正。故竭力推闡。在前後列數大事。止閒閒指示。如浮雲。如小石。此文正人之大。東坡手筆之大也。文端雖賢。必不敢自儕古人。敬才弱。不敢犯東坡。因顛倒其局用之。至變化則竊取子長。嚴整則竊取孟堅也。自南宋以後。束縛修飾。有死文無生文。有卑文無高文。有碎文無整文。有小文無大文。韓子詩曰。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南宋以後。止於水航之尺寸粗細用心。而不想施手時。故陵夷至此也。婦人稱太。始於太姜。太任。太姒。戰國始見太后之稱。漢晉以來。有太夫人之稱。其夫在。不稱太。乃定制於北宋。至今沿之。而夫婦皆亡。則仍不稱太。與歷代升祔不稱太同。文端爲修撰之時。竄圃先生夫婦。相繼而逝。故封一品時。應去太字。于亭之言是也。如尙有未當。祈卽續示爲幸。十月十一日。惲敬謹上。

答伊揚州書

秋水先生閣下。不見二十餘載矣。天下不過此數人耳。何日忘。何日忘。今年在椒邱舟中。得二月二十二日書。喜

甚。開槭讀之。知在粵東。見敬文彙。過蒙獎借。不安殊甚。惓子居他日。何以副朋友之所期耶。不日進。即日退。恐文質無所底。愧見諸君子。則今日之鈴癡符。亦終歸於覆醬瓿。貯敝筐而已。藹如其言。昱如其光。皦如其音。先生視敬。有一焉否也。清夫徵士。時時於往來中。知其爲人。其文必有過人者。往歲敬北下章江。先生爲故人子所發書。並清夫徵士集。均未寄到。至下籤之說。敬何人斯。敢當斯語。然有可復之先生者。曹子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劉彥和云。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歐陽永叔文成。卽黏壁時時讀之。蘇子瞻用事必檢出。此數人者。其用心可以觀矣。是故文者。私作也。必以公行之。文者藝事也。必以道成之。固有賢人君子。窮極精慮之所作述。而一得之士。可以議之者。然則清夫徵士之集。敬請得因先生之言。而一一籤之。天下當不以爲僭也已。敬於孟詞。爲鄉試同年生。孟詞卒後。未聞其一事。心嘗恤然。其生平學問。又未得其要領。所命云云。皆敬心中所朝夕念也。然如何而可以不負孟詞。惟復命之。聞先生明歲有江右之行。當可作數日遊。所欲言者。無窮極也。七月初七日。惓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二

秋水先生閣下。前奉韶州手書。七月中作復。并文彙四部。由瑞金楊茂才國芸。寄李汀州處矣。如未達。可向署瑞金邵君促之。甚便也。八月下旬。清夫徵士之少君蘭芳來寓。手書并清夫文集一部。始知遲遲之由。蘭芳事已與料理矣。敬前復書。蘭芳錄本奉呈。想已達也。清夫爲今之作者。先生來書。何言之謙耶。貴省近日古文。推朱梅厓先生。清夫得之梅厓。梅厓始終學韓公者也。大抵韓公天質。近聖賢豪傑。而爲文從諸經諸子入。故用意深博。下筆奧衍精醇。梅厓止文人。而爲文又從韓公入。故詞甚古。意甚今。求鍊則傷格。求適則傷調。自皇甫持正。李南紀。孫可之以後。學韓者。皆犯之。然其法度之正。聲氣之雅。較之破度敗律。以爲新奇者。已如負青天而下視矣。清夫猶是也。敬與清夫。所學不同。若強清夫之文。以從敬。是猶毀鼎彝而鑄刀劍。舍琴瑟而聽鼓鞀。後者未成。先者已棄。鄙意欲於其目錄之不劃一者。齊之。稱謂之不相當者。易之。當時語之不合法者。刪之。如是而已。望寓書清夫。

視所見同否也。九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三

秋水先生閣下。前月得舍弟書。知過嶺修謁。重蒙嘉惠。感謝感謝。舍弟蹉跎二十年。不得已請書於先生。從此或有遇合。以成其用。皆先生之賜也。目下尙在瑞金。望後方可至章門。所賜家南田畫。未得展玩。而心之欣然。已不成寐矣。惠書舍弟先附來。昨又得九月二十七日書。所以慰藉期待敬者。良厚。不敢當。敬近日觀尹河南。范忠宣。所以處患難之言。褊心暴氣。似有銷釋之漸。其餘世事。俟大定後。與世之大君子權之。不敢求進。亦不敢言退也。光祿公人倫模楷。專立祠堂。頌述功德。敬得附名其間。可謂幸甚。惟來示命以作記。敬思記體謹嚴。唐宋諸名人。雖破體爲之。不過抑揚唱歎。以遠神激蕩而已。氏族官位。既不能詳列。學問事功。又不能實載。是以改作祠堂碑銘。可以用大筆發揚。用重筆結束。太夫人祔廟。亦於體得書矣。先生必以爲宜然宜然也。古者講學之人。祠堂記多稱號。稱先生。今用祠堂碑例。宜稱官稱公。至惠州之事。例不宜書。太夫人生平之事。例不宜書。孫曾銜名。例不宜書。先生亦必以爲宜然宜然也。道學異同。若入碑文中。少涉筆。則不透澈。多涉筆。則辨體論體矣。不涉筆。則通篇之文。如玉卮無當。玉盤缺角。故起首推明朱子之學。後列高宗之諭。及文恭之論。君友共證明之。遞入銘中。可以縱橫往來。使銘辭瀏然確然。與碑文相照耀。乃變法中正法也。鄙意如是。必屑屑自明者。敬以後學。爲先進作碑文。庶幾慎之又慎。或免咎戾。先生亦必以爲宜然宜然也。敬爲飢寒所迫。秋來又病腰脚。明春得暇。清夫之文。當卒業焉。或天假之緣。得朝夕晤對。則可益盡其愚。清夫必不鄙夷之也。冀西原署瑞州。周雨亭署南昌同知。皆時見。已致盛意矣。方茶山在遠。未得見也。冬寒。一切爲道自重。不宜。十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四

秋水先生閣下。二十二日。舍弟自瑞金至南昌。盛言先生兄弟之樂。子姓之謹。精神之固。問學之勤。爲之欣然。可以觀所養矣。又言秋水園古樹數章。修篁數十畝。池館位置。得疎宕之意。兼有近石遠山。引人着勝。先生何修而

得此耶。敬在千里外。已神游化人之宮矣。能繪一圖來。當以小賦或小記償之。庶幾此山之靈。欣然解顏也。所惠香山老人畫。是其晚年之筆。意境超遠。體勢雄厚。皆以篆籀法爲之。惜神已敗矣。緣懸挂積年。爲塵土所侵。裝潢家又以低手壞之也。敬過眼雲烟。幾數千軸。大約以俗冒雅者貴。以雅箴俗者賤。以邪干正者。賞家多。以正排邪者。賞家少。小道尙如此。奈何奈何。光祿公祠碑銘。先生當自書之。或用青石大碑。四統如表。忠觀碑。書徑三寸字。四圍以石柱石押。東置一處。可得五百年不毀。五百年後。必有再刻之者。如此。則此碑之獨雄宇內。無窮期也。先生銜名。例應直書。已書之矣。今人作文。卽不書名一節。已成大謬也。光祿公之曾祖。司鐸何地。望示知。可填入拙集中。不宣。十一月二十五日。敬謹上。

答趙青州書

味辛先生閣下。往歲在鄉郡。敬將返江右。而先生有關中之行。千里饑驅。彼此同之。所慮者。敬少壯於先生。江右一水可通。無多勞勩。先生則未免車馬之苦耳。今歲十月。得印山大兄書。知道體違和。有南轅之意。尙未深悉。十二月中。孟巖廉使詣部。始知其詳。并得手書。知左手足枯重。急切未愈。昔之名人。多有此疾。當由性情耿介。中懷時有所不然。又多危坐讀書。血氣不行所致。然關右風高。可愈積濕。何遽至如此。將毋爲甚寒所中邪。若是。則湯散不可專補血氣也。先生自作輓匾。輓聯。雖佳甚。然豈得便議此。自靖節自作輓歌。近代名人。沿結習爲之。或數十年後。尙康強逢吉。不幾於欺謾當世後世邪。閱書至此。當乙之以一笑。愈疾可也。敬嘗觀之。古人其畜道德能文章者。饑寒之外。復多變故。或家室違異。或朝廷歧阻。或毀敗於讒譏。或展轉於疾病。使歷睽變之人情。發幽沈之己志。故一旦事權會屬。則智力所詣。適中機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遺文逸事。法書名畫。皆能曲折精微。鴻懿絕特。不類乎人人之所爲。孟東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尙可進。其他所得。甯有旣哉。甯有旣哉。大集之序。乃後死之事。比之元晏。愧何敢當。然元晏之才。實不及太冲。當時皆耳食耳。茫茫天下。作者幾人。知者幾人。此後先生卽不徵敬文。敬亦有以報也。續刻文彙。於原刻多改正。附呈一部。祈是正之。五月六日。惓敬謹上。

與宋于廷書

于廷孝廉仁弟足下。獻歲擾擾。過從未盡所欲言。居陋意蕪。致足下與漁橋。登舟北行。不及一執手。迨正月垂盡。因雨霽赴江干。旌旆久已東發矣。今年會試。聞言路又先事及之。當事者必加意束縛。或藉此可得真讀書人。若是。則足下及諸與敬相知者。獲雋必倍蓰也。敬近況如相見時。家慈已來章門。子寬尚在吳城。爲舉債計。終恐無益耳。西原太守時時來。夏首可署撫州。見懷詩清宕可諷誦。中引嵇中散事。極相肖。若戴九江事。則鄭漁仲所誣也。敬久欲雪此言。今因足下詩。輒分疏之。案通志敘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爲賊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爲證。敬求之漢人他書。無有言九江事者。故漁仲於何武傳之外。亦未引他書。今止據此分疏。可無漏落。傳曰。九江太守戴聖。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賊也。此如以意決事。不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九江尙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爲之。致積衍過而已。不當二千載之後。懸入以受賊。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賊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九江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九江受賊。失事實矣。可哂也。北宋以後。儒者喜刻深。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卽妄爲新論。專以決剔前人瑕累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完膚。況九江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廢己之耳目。隨人之是非。益可哂也。冉子有聚斂。端木子貢貨殖。南宮子容載寶而朝。皆記載明確。以親受業聖人。不敢議於九江。則正史所不書者。以意加之。儒者之言。宜如是歟。且九江父子果大惡。則容賊吏。袒賊徒。蜀郡何君公。何以爲賢刺史也。敬前過栗里。考陶靖節事。知吳斗南言靖節仕桓元。甚非事實。今九江事。得敬此書。當大白矣。如後此有數十年暇日。當遇事爲古人分疏。勿使漁仲諸人。

陷溺昔儒。註誤後學也。近十二章圖說。首服圖說。兵器圖說。已定稿。寫畢當呈請是正。三月十六日。惲敬謹上。

答張翰豐書

翰豐仁弟足下。爲別三載矣。中間時一通問。不盡欲言。遼闊之忱。如何能置。春間書來。乃聞蘭畦先生之訃。近園孝廉亦前後書來。事至於此。奈何奈何。然悠悠之人。至欲歸咎診候藥物。長安居真不易矣。五月中。近園復有書來。以志屬敬。敬義無可辭。辭則無以對蘭畦先生矣。屬草藁之後。有知舊者。謂不宜作如是言。宜言國家恩遇。門地貴盛。終世無過。嗚呼。知舊其愛敬耆歟。然此無過之志銘。長安貴人。能操筆墨者。不下五百人。何必江南惲子居。千里嘔心。起古之揭日月。泣鬼神者。而質其然否也。敬嘗謂南宋以後。爲志銘者。如堦畫工。凡傳之師。授之徒者。知衣冠佩帶而已。他非所知也。是故所爲顏閔之容。無甚相遠也。所爲飲光鷲子之容。無甚相遠也。爲志銘者。官閥之外。言其和於家。言其勤於朝。言其惠於朋友。千百人皆此數語耳。安眉於目上。植須於領下。頎頎然。團團然。去衣冠佩帶。孰辨爲顏閔。飲光鷲子哉。若是者。皆可以無過者也。夫天下有生乎煦煦嘔嘔。言行無可指訾。而死後不得爲君子之徒者。或衆所忌怨。生平所爲。有得有失。千載之後。必有仰企之論焉。此無他。觀其大體而已。敬於蘭畦先生。本其性情。得其形貌。故讀之終篇。如見轉盼而思。厲聲而呼。高步而望。倚几而指揮。至於朝廷知人之明。用人之當。層疊皆見。則知舊所謂無過者。或亦庶幾焉。然而揭日月。泣鬼神者。未嘗不可見。仁弟詳觀之。其有以告我。秋中。彥惟當北行。見時爲道念。六月十五日。惲敬謹上。

答鄧鹿耕書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前蒙惠書。所陳皆古人之義。敬何敢承知。即日舟赴章門。可面罄一切。未及作報。嗣忽奉謁。先生益有以獎借之。敬益用自愧。然何幸得此聲於天下士大夫。此後不敢不自勉矣。使來。復奉書及多儀。愧甚愧甚。尊甫大人。名儒循吏。伐石之辭。敬得操筆墨以揄揚盛美。方懼不稱所使。何敢濫叩嘉貺。詒誚古人。然卻之則非先生事尊甫大人之心。因先生之美。遂忘鄙人之陋。謹再拜登之。前鶴舫先生。曾以蟾蜍大研。孔雀補見。

賜亦不敢辭。其於他人則未之敢受也。古者文人集中所刻。時與石本不同。皆由年力俱進。積漸更定。故致如此。尊甫大人志文。敬因作意部勒。故用筆未得自然。下語亦不能堅定。心常噪噪。近塗改數字。刪易數語。較呈西原太守本。略似整齊。然未敢信也。謹鈔錄奉寄。如已誼曰。可先付鈎摹。敬有更定。自存集中可也。先生論史筆。不難於簡。難於有餘。最爲高識名論。敬更有復之先生者。王右軍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從橫爭折。此如太史公傳儒林循吏。皆筆筆內斂。與游俠酷吏不同。是以敬於尊甫大人志文。不敢縱宕行之。遂致神太迫。氣太勁。若儒林循吏。神與氣何嘗不有餘。此古人之不可及也。先生以爲何如。江廣文十載知交。札應卽復。敬性疎脫過甚。竟忘其別字。不敢隱於相知。又不敢率爾作世俗之稱。望示明後報之。北上何時。路過吳山。必留數日。是幸。不盡及。八月十二日。惓敬謹上。

答鄧鹿耕書二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昨奉賜書。知尊甫大人大事。誠信無悔。敬不能隨執紼諸君子。與觀盛禮。又葬期在旣禫之後。不得復有所附達。將其悽悽之忱。而先生諄諄然。致過分之言。愧甚矣。承示瑩兆形勢。極慰。意此事自古有之。觀孟堅所志各書。可見其理。與周禮九州。爾雅四極相通貫。皆氣之變爲之。棄骨裹而足疾平。穴蟻除而脅疾愈。生死一理而已。惟小人棄本求末。不務脩德。止求吉葬。無論天道人事。不能得善地。卽得之。必有物以敗焉。若君子思安其親。其爲造化之所福。無疑也。鄙見如是。先生當必以爲然。敬近況如常。家慈精神。如五六十人。惟向爲濕氣所苦。近飲木瓜酒。漸輕除矣。大著周禮條考。尙未寓目。因西原太守。於長至日丁內艱。不能索觀也。古人詩文。必各自成家。先生儒者之言。以和平慎密爲主。敬前盡其愚。不以見責。而反褒之。敬何以自安耶。壽田茂才。進境何如。敬與先生。交非尋常。而賜書過爲謙下。敬何敢當。自後斷不可見外也。十月初三日。惓敬謹上。

重刻脈經序

晉王叔和脈經十卷。隋書。新舊唐書。宋史。各經籍志。皆有之。此本爲明萬曆三年。福建布政司督糧道刊本。有袁表後序。其卷首列宋熙寧元年。國子監博士高保衡等。請鑿板劄子。並校正及進呈各銜名。次列廣西漕司重刻。陳孔碩序。次列元泰定四年。江西龍興路重刻移文。并柳賢謝縉翁序。蓋此書前後。凡四刻矣。各序皆斥五代高陽生脈訣歌。援勦經說。粗工便之。致此書傳習不廣。此醫藥所以日陵夷也。袁表後序。言第十卷。錄載手檢圖二十一部。而卷中止復論十二經脈奇經。八脈三部。二十四脈。無手檢圖。高保衡劄子。言俗本有二。其一分第五卷。爲上下卷。其一入隋巢元方時行病源一卷。爲第十卷。意者。本經第十卷。手檢圖已亡。後世據所見。或分第五卷。或入元方書。以足十卷之數歟。若是。則今之第十卷。亦高保衡所改定。非本經原文也。菽原朱君。世藏此書。沈南昌重刻行世。移卷首徐中行書。附之後序之左。以從時世。并於十卷錄下。刪夾注十二行。以註意見後序中。不應復列也。若夫是書之精微博大。足以發軒岐之奧窔。通天地之門戶。則四刻各家具言之。學者可得其要領矣。

誦芬錄序

敬於歸安鄭柳門先生。爲年家子。先生就養星子。折行輩交之。甚引重也。敬每脩起居。先生諄諄以所輯誦芬錄命之。序。後敬居南昌。先生以書促之。敬禮不敢辭。誦芬錄者。錄滎陽鄭氏。自浦江遷歸安。諸先正之言行也。古者。譜牒之學。以明世系。定昭穆爲宗。後世稍褒集嘉言善行。以附益之。於以章前功。訓後嗣。如史書所載英賢錄。官族傳。是矣。然多出著述家。非子孫之言。若李繁鄴侯家傳。韓忠彥魏公家傳。王皞沂公言行錄。雖出子孫。又止一人之事而已。惟明粲明氏世錄。崔鴻崔氏世傳。則通記一姓之人。誦芬錄之體例。蓋視乎此。而所錄言行。則以遷浦陽之後。爲限斷焉。浦陽自南宋以孝友傳家。垂數百年。義門之名滿天下。本源深固。支派蕃衍。其分散遷徙者。俱守義門家法。以長其子孫。歸安於浦陽。分居浙東西。風氣相及。是以錄之所載。大者至兄弟爭死。名動萬乘。小者推財讓能。有益於人。以及守一術之微。勤一事之細。類皆有長者之意。不愧其先。可謂善矣。使鄭氏子孫。有得

乎此。可善其一家。若天下士大夫。能推而行之。相勉以和。相厲以節。其所成。未可以意量也。若是。則先生之爲此書也。其意不甚盛歟。敬鄭之所自出系。自歛爲南祖之裔。與浦陽自北祖者不同。然皆望滎陽。舅氏清如先生。家法恂謹。敬少時私淑焉。故敬於是書。樂附名其間。且推闡之如此。嘉慶十九年十月既望。陽湖惲敬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者。十二章之制。始於軒轅。著於有虞。垂於夏殷。詳於有周。蓋二千有餘年。東漢考古定制。歷代損益。皆十二章。亦二千有餘年。可謂備矣。中間秦王水德。上下皆服衮元。西漢仍之。隔二百有餘年。是以諸經師。不親覩其制。多推測摹擬之辭。然搜遺祛妄。各有師承。考古者。必以爲典要。至歷代輿服志。具載不經之制。而冕弁服。則兢兢然不忘乎古焉。其大臣議禮之說。多可采者。是故言史不折以經。不安言經不推以史。不盡也。敬自束髮受書。頗窺各家禮圖得失。今上采箋註。下揆史志。爲十二章分圖若干。合圖若干。歷代圖若干。附其說於後。世之君子。其有以是正之。則幸矣。

古今首服圖說序

古者。有冒。有冠。有纚。纚者。所以韜髮也。士冠禮。緇纚是也。纚之變爲幘。幘之覆爲巾。巾之變爲幅巾。爲帟。三代加冠於纚。後世加於幘。若幅巾帟。則不加焉。帟之變爲葛巾。幅巾之變爲幘頭。常冠也。幘頭之變爲翼善冠。自纚至翼善冠。凡八物。皆非冠也。而幘頭翼善。則冒冠名焉。冠者。冠於紒也。冠之別。一曰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是也。一曰元冠。周委貌。殷章甫。夏牟追。皆元冠也。一曰爵弁。士冕也。周弁。殷冔。夏收。皆爵弁也。一曰冕。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皆冕也。一曰皮弁。三王共皮弁。素積是也。一曰韋弁。凡兵事。韋弁服是也。自緇布冠至韋弁。凡六物。皆冠也。而名皆別焉。冒者。冒也。通典。上古冒皮。冒之名所繇起是也。其制先於冠冕。後世庶人無爵者服之。北魏朝臣皆服便乘騎也。江左君臣。則私居服之。夫三代之時。爲制備矣。而首服益嚴。觀禮經記載。其用劃然者也。自漢以後。士大夫喜趨於苟簡。三代首服之制。以意增損之。增損既久。與古全乖。其燕間所服。

更無故實。牽彼就此。以古合今。故禮圖所繪。不能無失。敬考各家經注及史傳。參伍始終。錯綜正變。爲圖說若干卷。冠之類從冠。以著其儀。纜之類從纜。以推其等。冒之類從冒。以盡其便。立乎千載之後。以言乎千載之前。豈敢謂出於盡是。然浮假之說。歧雜之言。則不敢及焉。若夫朝祭之用。則經史具有明文。考古者。可自得之矣。

堅白石齋詩集序

靜樂李石農先生。爲詩四十年。少卽遠遊。不遑息。曰行行草。官西曹。曹有白雲亭。曰白雲初稟。分巡溫處二州。曰甌東集。提刑雲南。曰詔南集。謫迪化州。曰荷戈集。分巡天津。曰七十二沽草堂吟草。提刑廣東。曰訶子林集。合爲堅白石齋詩集若干卷。陽湖惲敬爲之序。序曰。言詩於今日。難矣哉。古近之體。備於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斂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本朝順治中。詩瞻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瀏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本朝諸名家復變焉。於是自乾隆以來。凡能於詩者。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注。以爲博雅。犖軒竭陀。以爲詭逸。街彈春相。以爲真率。博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於今日。難矣哉。夫詩有六義焉。兼之者善也。其不兼者。必有所偏至。而詩之患生焉。六義者。天下人之性情也。性情者。給於萬事。周於萬形。故得性情之至者。六義附性情而各見於詩。雖合古今而契勘之。何虞乎蹈襲。何畏乎規摹哉。且夫性情者。揮之而愈深。窒之而愈摯者也。石農先生。自髫年及於中歲。室家之近。羈旅之遠。科名之所際。仕宦之所值。多處憂患之中。卽偶有恬適之時。亦思往念來。不可終日。其胸中鬱然勃然之氣。悠然繚然之思。要以矚然確然之志。而又南極滇海。西窮濛汜。久留幽燕冠蓋之場。遠託吳越山水之地。故其爲詩。清而不浮。堅而不劇。不求肆於意之外。不求異於辭之中。反覆以發其腴。揉摩以去其滓。何也。性之至者。體自正。情之至者。音自餘也。今夫思婦之朝吟。必長。無律呂以節之。而未嘗無抗與墜也。感士之夜嘯。必厲。無聲韻以限之。而未嘗無調與格也。伯奇行邁之篇。簡子憂心之什。北山之所怨。尤何人斯之所刺。晉采芣之孤行。弋鳧之獨往。揆之皆閎雅之體。詠之皆唱歎之音。此性情爲之也。使彼數詩人者。爲遊歌

之作。燕喜之章。何嘗不鏘然如韶鈞。蔚然如虎鳳哉。是故愁苦可以遣懷。歡娛亦可以致感。知此者。可以讀堅白石齋之詩矣。敬於身世之遇。未至如石農先生。性情亦淺薄無所施。惟有生以來。不可釋。不可言之隱。未必諒於他人者。有同慨焉。故因論詩發之。且以質於能詩之君子。

香石詩鈔序

敬在江右。交順德黎仲廷。十年。仲廷棄官歸嶺南。旋復游吳越。過江右。與敬會于百花洲。甚相樂也。仲廷篋中。攜香石詩鈔四卷。清瀏蕩漾。遠具勝情。於是始知香山黃子實之名。而子實之友。番禺張子樹。陽春譚子晉之詩。亦得次第讀之。子樹之詩高邁。子晉之詩渾逸。翁覃溪學士。目爲粵東三子者也。及敬過嶺首。與子實定交。始知子實尊甫仰山先生。以儒名。而先世雙槐。粵洲泰泉三先生。在明之中葉。皆爲儒。立朝居家。具有風範。子實持身亦甚謹。不背其先人。則又歎黃氏之多賢。而子實之能繼其門地也。夫聖人之道。惟爲儒者可言。詩三百篇。爲體不同。合之易書禮春秋諸經。其義無以異也。後世爲儒者。詩多質勝文。詩人則文勝質。兩家遂不能相通。卽如粵中白沙甘泉之詩。世所謂不爲道學所掩者。而於近今詩人之意。已不能厭飫。況其他哉。昔仲廷嘗和陸子朱子鵝湖講學詩。敬告以言心性不必爲詩。卽爲心性詩。不必學陸子朱子。此詩蓋皆爲此。今子實世爲儒。善矣。而詩又善。詩人之詩也。由於其爲學也。儒與詩分而習之。故其爲詩。非猶夫爲儒者之詩也。夫道一而已矣。然必分習之。而後得其合。故儒可以揚道之華。而詩可以旣道之實。能如是。庶幾通儒與詩兩家之蔽焉。請訊之子樹子晉。及粵東諸君子。若仲廷。則夙以鄙言爲不謬者也。

聽雲樓詩鈔序

粵東之詩。始盛於南園五先生。王彥舉題其集曰聽雨。黃庸之構聽雪篷。而題其集曰雪篷。蓋詩人于簫閒寥闕之時。多所慨寄。故名之如是。番禺張子樹。題其集曰聽松。松之於雨於雪。則有間矣。其爲蕭閒寥闕。則一也。陽春譚子晉。題其集曰聽雲。敬嘗訊之子晉。曰。此幻也。噫。天下孰爲幻。孰爲非幻哉。則請爲子晉畢其辭。夫聖人之作

也。必正名百物焉。自百家出。而夢可言覺。覺可言夢者。有之。生可爲死。死可爲生者。有之。卵有毛。丁子有尾。白馬非馬。臧三耳。皆此說也。古人有言。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至佛氏之書。沿之。而音可觀。林木可聞焉。未已也。自文人沿之。而天可問。風可雌雄焉。自詩人沿之。而雲可養。日月可沐浴焉。近世且有以聽月名者。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雖然。雲之中。萬籟未嘗息也。則所聽者。非雲也。蓋淺之乎言聽也。夫天下之動者。必有聲。形與形值。則有聲。氣與氣值。則有聲。形氣相值。則有聲。雲在形氣之間。而動者也。夫人之耳。不可執不可恃也。蟻動而以爲牛鬪。蜻蜓翼而以爲曳大木。震雷發乎前。而聾者不聞。使臠俞師曠之徒。側耳於氤氳變滅之中。必有如水流之脩然。如火炎之爆然者矣。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然而聖人必正名百物者。何也。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是故爲詩必言其易與是者。勿言其難與非者焉。知此。則唐宋元明諸詩人之大小得失。見矣。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本朝言韻學者。數十家。而顧氏炎武最著。其古音表。析唐韻二百十部。而類從之爲十部。字以從韻之部。諧聲以定韻之字。而古音復明。江氏永古韻標準之祖。禰也。江氏析爲十三部。後段氏玉裁。復析爲十七部。其言時時反攻顧氏。以自見其學。然綱而紀之。范而圍之者。顧氏也。吾友莊述祖寶琛。析爲十九部。以小篆寫之。寶琛未竟其業。屬之張惠言臯文。復析爲二十部。臯文寫畢。復之寶琛。題曰說文諧聲譜。以小篆皆用許氏原書。不增減也。敬按說文。卽五百四十部之文。解字。卽九千三百五十三之字。改題曰說文解字諧聲譜。而爲之序。序曰。昔者先王虞書名之滄也。于是設官以達之。書者有形者也。其一之猶易也。名者無形者也。無形則差數生。而一之爲難。臯文此書。書宗許氏。於書蓋顛若矣。而名則以顧氏爲大凡。後世之音。悉排之。所趨可謂正矣。雖然。唇齒之差。父不能得之於子焉。宮徵之易。君不能強之於臣焉。輕重相承。疾徐相生。毫釐之間。可以千里。况廣之以四海。引之以千古哉。是故聖人之作爾雅也。廣輪之變。曰釋言。山河之隔。都鄙之囿。是也。古今之變。曰釋詁。歲月之積。時代之

遷是也。其不變者。聖賢所錄。方策所傳。別之曰釋訓。經語史論。以義爲重。故無所變焉。夫釋言之文。音之以橫被者也。後世於是。有方言之書。釋詁之文。音之以從貫者也。後世於是。有古今韻之書。方言之變。有窮而古今韻之變無盡。故言韻者。必以別古今韻爲要領。而方言從之。縱得而橫自序之義也。夫周公孔子。大聖人也。子夏諸儒。大賢人也。而釋言釋詁。所收如是。未嘗尊雅而屏俗。揚遠而抑近也。是故言韻者。以廣取爲宗。用韻者。以適時爲大。易之韻。歸之易。詩之韻。歸之詩。秦漢之韻。歸之秦漢。唐宋元明之韻。歸之唐宋元明。爲繇。爲頌。爲箴。吾以從乎易焉。爲誄。爲銘。爲四言詩。吾以從乎詩焉。爲騷。爲賦。吾以從乎秦漢焉。爲五七言詩。吾以從乎唐宋焉。爲詞曲。吾以從乎元與明焉。若夫成一家之絕學。求前人之墜緒。開後來之精識。臯文此書之所得。蓋有未易幾及者。學者能潛心於是。則書與名之學。其亦庶幾焉也已。

戒旦圖序

秦臨川以戒旦圖寫真見示。爲女曰鷄鳴說序之。此詩漢唐宋諸儒之說。不同者三。其一。序主刺。朱傳主美。變風雅中。朱傳多持此論。雖然。刺詩有可美者焉。魚藻之義是也。美詩有可刺者焉。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是也。是在讀者自得之而已。其一。鄭箋主士大夫。朱公遷主士庶人。按首章言弋鳧與鴈。士大夫亦爲之。次章言琴瑟靜好。末章言雜佩贈之。問之報之。此非庶人之事也。當以鄭箋爲長。其一。宜言飲酒。與子偕老。鄭箋注燕樂賓客。朱傳及宋人。多以夫婦言之。按首章言子興。次章言與子。末章言知子。無歧義也。當以朱傳爲長。知此三義。則詩說與臨川此圖。皆可比附焉。夫是詩言夫婦各治其事。以相和樂。而以親賢友善。爲保其和樂之本。陳義可謂高矣。乃毛傳必推之間於政事。何哉。蓋古之君子。上則先國後家。下則先民後己。先國後家。則大倫舉矣。先民後己。則庶事治矣。是故論所操之本末。則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論所權之輕重。則天下重於國。故王朝之事。先於諸侯。國重於家。故諸侯之事。先於士大夫。不問於政事。則和樂室家者。皆非君子之事也。毛傳故推本言之歟。臨川自筮仕至今。令大邑。勤勞安靜。於所謂先國後家。先民後己者。兢兢惟恐失墜。而其孺人。復能輔相焉。若臨川者。其可以

樂室家者也。至末章之義。則近致者贈之。遠託者問之。先投者報之。蓋耽於色者。必不說於德。和於內者。必能宜於外。是以卷耳之詩。及於官人。而此章於朋友之際。唱歎往復。至於如此。臨川不妄交。交必有道。其亦有得於詩所云者乎。若臨川者。其可以保其和樂者也。敬與臨川相處。以誠以禮。故能知之詳而深信之。遂書於圖之後。使兩家子姓。不忘斯義焉。

吳城令公廟壁記

吳城令公廟者。唐御史中丞。副河南節度使張公巡之廟也。稱令公者。自唐之中葉。節度使累加中書尚書令。其下皆以令公稱之。如六代之稱令君。後遂爲節度使之稱也。明太祖皇帝。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得神助。歸靈於公。封公爲安瀾之神。有司以春秋祀。至今幾五百年矣。漢魏至唐。祀宮亭神。在湖北之神林浦。宋祀順濟王。在湖南吳城山之左。今祀靖江王。在湖中央左蠡山。而公之廟。在順濟王之右。東南北三面臨湖。自大門儀門至寢殿。凡三成。高五十級。爲巍煥焉。方友諒窺江西。劉齊。朱叔華。趙天麟等。皆死之。而趙德勝。鄧愈。力守洪都。以待救。至是時。浙西及吳東。屢失屢復。安瀾神之祀。其諸爲守臣勸歟。考舊唐書。李翰等論公。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所以不亡。此猶以功伐言之耳。公之告令狐潮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君臣者。人倫之首也。守官者死官。守土者死土。公守睢陽。六萬人死亡。盡不汙賊。則六萬人。皆人倫中人矣。降固非人倫。走亦非人倫之至也。且走則江淮以南。必有屈於賊者。不走則關陝河洛。聲應氣接。各效馳驅。而人倫大明於天下。豈止睢陽六萬人哉。人倫明。則天道自定。千萬世忠義之士。未有不與天地爲一者也。敬嘗修祀事於廟。故推論之。以告後之有志者焉。

瑞安董氏祠堂記

敬前在浙中。登胥山。遇泰順董正揚眉伯。後於江右章江門舟中。復遇之。意甚相得也。及居百花洲。眉伯自大庾來。朝夕過從。眉伯以六世祖龍溪先生祠堂記請焉。先生諱應科。明諸生。國變後。坐臥一小樓者。二十餘年。其時嘉興徐節之先生。以避地來隱縣之天闕山。相去五里許。兩人皆汝社遺老。而不往來。不通書問。至今稱城南兩

先生而已。董氏子姓。以高節推龍溪先生爲別祖。爲祠堂祀之。所出皆祔。凡爲門若干楹。堂若干楹。乙丙舍若干楹。如功令祠堂式。昔有明之季。吾鄉鄒衣白先生之麟。亦終身坐臥小樓。隱於書畫。而吾宗衷白先生厥初。閉戶不通賓客。隱於禪。其心皆嶮然。可白於天下者也。本朝於前明諸死事之臣。與專諛通諛者。三千餘人。皆有官守言責。亡軀湛族者也。而荒遐榛莽之中。引義不屈。又多如此。可不謂難能而可貴歟。然非本朝激揚忠義。羣有司奉行得其道。諸君子又甯得宴然而爲此歟。是故在下可以觀節。在上可以觀政也。節之先生諱與齡。黃石齋先生主浙江考時。所取士也。眉伯言。泰順志逸其事矣。子孫何如。眉伯至浙中。當一訊之。嘉慶二十年三月朔。陽湖惲敬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新會小廬山下。有白沙先生祠。卽舊宅也。先世居仁會里。至先生始遷小廬山大門之外。有石坊。曰母節子賢。次曰貞節堂。吳康齋先生。爲林太夫人所題也。次爲享堂。次曰碧玉樓。貞節堂。碧玉樓。名皆始於先生。其字則子孫所葺治也。同年李君巽。字宰新會。以修祠未有記。令子弟導敬謁祠。因記之如右。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慎於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於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篡焉。於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於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於陽貨執政之時。而仕於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李君其以示新會之人。且俾先生之子孫。咸喻於此義。亦教訓正俗之要也。嘉慶二十年十一月朔。後學惲敬記。

重修松竇菴記

敬始至瑞金。卽聞有松竇和尚者。在本朝初年。以詩名嶺南北。求其詩讀之。蓋灑然有以自得焉。及見黎參議所爲塔銘。始知和尚初習禪觀於縣東之烏華山。得法後。縣人營招提以居之。環院宇橋道。種松千萬樹。其山巖谷深奧。日月如竇中仰視。故名之曰松竇。敬心向之。而未得卽往也。後陳茂才雲渠來談。縣西山水之勝。皆遠在數十里外。以暑不及遊。因同遊縣東之松竇。陟岡繞澗。盤旋於陂陀曲折中。意境頗幽寂可喜。及望見烏華之麓。則偃仰者。不過三五樹。餘者久摧爲薪。其院宇橋道。亦荒落矣。清澗者。名悟增。和尚之三傳弟子也。性清苦。亦爲詩。寄居南塔寺。聞敬遊松竇。請復住持。而田屋皆已廢斥。州司馬楊家驛。茂才楊國芸等。悲清澗之志。請於敬謀之。數年。用公使銀。葺佛殿及寮房。贖其田歸之。而清澗復住持松竇。敬時已去瑞金矣。喜清澗能繼其師。而諸君子不廢古昔。爲嶺南北勝事。雲渠聞之。當亦快然撫掌。作再遊之計也。遂記其始末如此。

松竇菴後記

松竇山施於願廷舉。其佛宇衆善成之。今存者。已葺治。其頽廢者。附記名題。及閒架於左方。庶後有能復之者焉。常住田皆開山時所買。後廢斥。未贖者。四十一畝。已贖者。三十五畝。亦附記於左方。

護生居三楹。有左右廂。各一楹。

田寮東三楹。西三楹。

廚房三楹。

右共屋十四楹。在烏石山下。見存。

大殿三楹。

殿東怡雲室三楹。卽方丈。

殿西齋堂三楹。廚房三楹。石香樓五楹。

殿前甘露閣三楹。

殿後嶺上藍浮亭。左下古月臺。

右共屋二十楹。亭一。臺一。在烏石山上。雍正十三年燬於火。

民田四十一畝。租四十五石。

右楊姓民田。康熙十二年。十四年。前後買至。乾隆五十六年。僧達念。峻山。空階。真皎。空仲。出賣。未贖軍田二十五畝。

右羅姓軍田。康熙十五年頂畊。乾隆五十七年。達念等出退。已贖回。軍田十五畝。

右乾隆二十四年。僧繼慧報墾。乾隆五十七年。達念等出退。已贖還。

嘉慶十八年。八月初八日。知瑞金縣惲敬記。

望仙亭記

谷鹿州之東。接京家山。陂陁剝施。具隈蔚之勝。其陽爲觀。祀純陽真人。相傳爲宋丞相京鏗舊宅。曾有真人之跡焉。住持孫霖。因之爲望仙亭。亭之址。高五尺。亭爲再成。登之。西望江。北望羣山。東南望。則高天下垂。行雲無極而已。亭之下。爲脩廊。廊之西。爲室如舫。舫之西。復爲亭。簣簣之清。樅檜之嚴。楓柳之森疎。華萼之動搖。皆若環而侍於望仙者。甯化伊墨卿太守。過而樂之。書其楣榜。陽湖惲敬爲之記。道家之說。老子。列子。莊子。所言之。釋氏之先路也。一變而爲徐福。欒大。再變而爲張道陵。三變而爲陶宏景。葛洪。四變而爲寇謙之。杜光庭。五變而爲張伯端。邱處機。然後復歸於釋氏。若純陽真人。求之縉紳先生之選述。未嘗言其學於釋氏也。而釋氏必牽挽之。道家亦以釋氏日尊。以爲吾之師。亦有其說。學術之弊。始則妄相別異。終則詭相附託。歧之中復有歧。互之中復有互。九流皆然。不足怪也。雖然。純陽真人。固道家所謂得仙者也。昔漢武帝讀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謝仁祖企腳北窗。

下彈琵琶。有天際真人想。李供奉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如是則斯亭之上。所謂西望江。北望羣山者。其有御風而過之者耶。所謂高天下垂。行雲無極者。其有翱翔而往來者耶。若京鏗之生平。真人必聞聲覽氣。而速去之。以爲有其蹟者。當時之讐言也。是故五倫之道。忠佞邪正之辨。千古如一。無所謂歧與互焉。

良泉圖詠記

步蒙子獨立元覽。超然止於浮山之阿。浮山者。南越志稱浮水所出。故名浮。與羅山共體。故曰羅浮是也。徐道覆始有會稽浮來之說。袁彥伯以爲蓬萊三島。此其一焉。良泉者。在浮山山背。步蒙子始搜得之。名之曰良泉。山志。瀑布九百道。所未及也。羅浮四百三十二峰。十五嶺。七十二石室。步蒙子闢良泉而廬之。如山中梅花千萬樹。是爲花之一房而已。然一房之中。或爲萼焉。或爲英焉。是故曰楓臺。曰修篁徑。以物名。曰砥行巖。曰養正廬。以行名。曰調琴石。曰趺霞處。曰代葦舟。以事名。曰琉黎潭。曰遊龍澗。曰雲梁。以想名。而滙瀑亭。仍以良泉名。夫山可浮九天。九地何所不浮。泉可良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何所不良。蒙之叟曰。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夫良泉。固花之一房也。而山中之千萬樹。自在也。步蒙子遠矣。於是古山道人輾然。手其圖而起。繼諸君子之詠以廣之焉。

遊廬山記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涵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絕宮亭。泊左蠡。庚辰。檣星子。因往遊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止。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之中。復頃之。至湖孺。而山足皆隱矣。始如雲之障。自遠至也。於

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憇棲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即見瀑布在天中。既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爐峯。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以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側足逾文殊臺。俯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巖寺。趾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巖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爐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巒。皆舁之。其上下仍蒼巖一色。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遊廬山後記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卻遊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大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溢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籃輿曲折行澗中。即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

拊御碑亭。雲蓋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羸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舟經丹霞山記

自南雄浮瀕水而下。過始興江口。岸山皆卑。扈無可觀。行六七十里。忽舟首橫土岡數重。岡趾相附錯。岡之背。見大石磊落。列天際。其氣酣古偉。巖在十里外。登岸望之。有平爲嶂者。穴爲岫者。重爲巘者。脊爲崑崙者。立爲厓者。俯爲巖者。心樂之。而無徑可往。遂返舟。舟行附錯之岡趾間。迴旋而達。石時見時不見。於是有始爲嶂而如岫者。始爲巘而如崑崙者。始爲厓而如巖者。其復爲嶂與巘。亦如之。行數里。出岡趾。石不復見。水繞沙如半環。一灘斗落。前有峭壁橫截焉。舟人放溜。恐觸壁。以繚逆挽其舟。逶迤投壁下。故得從容其境。頃之。壁盡。而向之石復見。石之下。皆石岡也。二大厓爲之君。過大厓。則石峯相累。而下控於地。自大厓回望石岡。舟向厓而近。則石岡爲厓蔽。如斂而促。舟背厓而遠。則石岡如引而長。異境也。敬聞韶有韶石山。虞舜南巡。奏樂於是。以爲是山之奇勝。足當之矣。及至州。按圖經。乃仁化之丹霞山也。韶石山在其西。益奇勝不可狀。夫聖人之心。華邃鴻遠。包孕天地。豈若拘儒之規規者哉。洞庭可以見天地之大。韶石可以見天地之深。敬觀於奏樂之地。可以推黃帝虞舜之性情矣。洞庭前十五年過其東。韶石未至。蓋先於丹霞山遇之焉。

遊六榕寺記

東坡先生過陽羨。書周孝侯斬蛟之橋。敬在常時。往求遺蹟。橋已易名廣濟。先生書石刻。藏之敗屋中矣。過嶺求六榕寺遺蹟。先生書懸門之楣。寺亦易名淨慧。廣濟淨慧。於先生所名。不待智者。能決其得失。而世人必易之。何也。六榕已久廢無存。院宇爲諸沙門障隔。成私寮。牆壁縱橫。階徑迂曲。無可游憩。其舍利塔。重建於宋與明。頽陋甚。先生所書永嘉覺證道歌。共四碑。面陰皆刻之。一碑在塔之左。餘三碑不知沒何所。可歎也。敬前與石農廉訪。

飲六榕山房。語及先生此書。後數日。過光孝寺。天雨新霽。望舍利塔。浮浮然。遂與定海藍奉政。及二沙門往遊。不謂敗意如此。東坡先生年五十九。以謫過嶺。敬休官後。至此亦五十九。文質無所底。於先生何能爲役。而石農廉訪擁傳來。年五十八。方以風節經濟文章自厲。求所以不愧古人者。若是。則六榕山房之必傳於後。如六榕寺無疑。特未知世人所以易之者。又何如耳。蓋天下是非成毀之數。君子所不能爭。亦必不爭。而其可信者自在。皆如此也。

同遊海幢寺記

順德黎仲廷善琴。而嗜於詩。與海幢寺沙門江月。爲方外之交。海幢寺者。長慶空隱和尚經行道場也。在珠江南壩西。引花田北。東環萬松嶺。爲粵東諸君子吟賞之地。敬至廣州。樂其幽曠。嘗獨往焉。八月之望。與仲廷飲於靖海門之南樓。隔江望海幢。如在天際。意爲之灑然。仲廷遂邀同志。於後三日。集於海幢。是日。至者皆單衫青鞵。蒲葵扇。其齊紈畫水墨數人而已。南村麥學博。鼓大琴。爲關雎塞上鴻之操。鳳石鍾孝廉。以樂書吹笛。定其弦。敬獨臥江月房。仲廷起之。與蒼厓黃提舉。聽雲譚孝廉聽焉。而青厓梁中翰。與隱嵐呂明經。碁於側。若不聞者。人心之用。固如是歟。澧浦謝庶常。創意畫元人六君子圖。立大石主之。其仲退谷上舍。及東坪伍觀察。墨池張孝廉。小樵何上舍。香石黃明經。爲點筆渲墨。隱嵐碁罷。亦有事焉。澧浦謂石庫不足主六君子。退谷增之。及尋丈。文園葉比部。與其仲雲谷農部。謂宜歌以詩。於是在坐者。皆爲六君子詩。且侑之以酒。何衢潘比部後至。亦爲詩。皆性之所近也。仲廷香石。遂訊子居爲遊記。柘山張孝廉。書之幀首。期後日刻石於方丈之壁間。江月空隱下第九世也。空隱一傳爲雷峯禪。再傳爲海幢無。海幢無整齊如百丈。靈雋如趙州。汪洋如徑山。國初龔芝麓。王漁洋諸人。俱共吟賞焉。夫士大夫登朝之後。大都爲世事牽挽。一二有性情者。方能以文采風流。友朋意氣相尙。至枯槁寂滅之士。無所將迎搖撼。故嘗有超世之量。拔羣之識。如海幢無者。蓋佛氏上流。敬爲儒家言數十年。惜乎。未得生及其時。與之掃榻危坐。各盡其所至也。

遊羅浮山記

羅浮山。以致勝者也。如見荀奉倩。劉真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山北氣峭嶠。如杭之龍井山。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二山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爲最。二泉源于山頂。重疊走樹石間。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于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爲不同耳。西爲浮山。東爲羅山。遊者。山南由浮入羅。曰龍華寺。曰華首臺。曰黃龍洞。曰延祥寺。曰寶積寺。曰白鶴觀。復東繞山至北。由羅入浮。曰冲虛觀。曰九天觀。曰茶山菴。曰酥醪觀。皆釋老之宮也。樹與石甚勝。其附近名跡。可一一尋之。大率前後不出五十里外。爲是山瓢腴之地。餘諸峯壑。漸裏漸遠。漸粗惡。所謂羅浮五百里者。統外山言之也。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崎。羅山二百里有崎。蓋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傳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之言。愚者往往爲所眩惑。以古爲今。以虛爲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爲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篇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觀。遠淡之境。幽隩潤朗之趣。不名一地。不守一意。如遇於心目之間。故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始。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敬留山中十日。所作詩無可觀。若誇飾之說。則未嘗附焉。

分霞嶺記

羅山之北。西接浮山。有橫嶺。高及千丈。而孟頂。曰佛子隩。隩之南。連岡疊巘。如青霞拍天。左右陵隴。然其上卽鐵橋也。界羅浮二山如懸眇。番禺張子樹。易佛子隩之名。曰分霞嶺。於是遊羅浮者。皆以分霞嶺目之。嶺之背。爲入浮山之徑。有門。寧化伊墨卿。名之曰蓬萊門徑。取徐道覆蓬萊左股之語也。蓬萊門徑之內。曰玉液亭。爲義漿以濟行者。亭無泉。自南之最高峯。曲折數里。以筧接渠。引之滙爲池。上爲濯纓池。下爲濯足。其側爲廡。以煮茶酒蔬脯。曰雲廚。玉液亭之右。爲靈官殿。爲土地祠。玉液亭之左。爲洞賓仙館。祀純陽真人。曰天香室。爲憩賞之所。種木

樺繞之。而環分霞嶺。種松栢榔梅。及千萬樹。樹雖穉。氣已薄巖谷矣。皆酥醪觀住持所營築也。夫秦漢方士。多鑿空之言。而所謂神山。玉京。閼苑。數千載之人。如目遊。如身踐。今分霞嶺。則朝夕可至者也。諸君子一一名之。後世其有未至而思。既至而樂。以寤寐歌嘯之者耶。住持名本源。自號雲濤道人。番禺人也。

茶山記

自分霞嶺以西。循浮山之陰。入第一谷。過小溪。爲茶山。道士曾復高。祀王野人。因名曰黃仙洞。山中以野人傳者有三。東晉葛稚川之隸。一也。其廬在冲虛觀之南。南漢禎州刺史黃勵。二也。其廬在水簾洞。二人皆居羅山之陽。唐處士黃體靚。三也。其廬在觀源洞。居浮山之陽。今茶山所祀。東晉黃野人也。始登多小石。及山之半。樹參天際。大石間之。隱隱聞瀑聲。佇足睇望。白濤走樹間。爲枝葉所障。或見數尺。或及丈。落地北行。卽前所過小溪也。再登。得小堂屋再成。依厓立。堂之右。過石澗。有瀑懸巖而下。長數丈。如雙練。爲前樹間瀑之源。谷最深處也。山中之洞。大率皆谷耳。而以洞名焉。茶山荒寂杳深。蹊徑犖确。游屐不恆至。故能全其幽。復高棄塵世。來山中。於山又取其如是者。其意可尙也已。茶山之西第二谷。爲小蓬萊。邃而曲。第三谷爲良泉。曠而適。皆有瀑數十道焉。良泉。則步蒙子黎君應鍾隱居也。

酥醪觀記

茶山。小蓬萊。良泉。三谷之水。匯爲大溪。西南奔注。曰下陂。曰白水砦。大溪之中。阻與岡阜爲回合。而酥醪觀翼然臨之。葛稚川北菴也。楹牖廉廡甚飾。其樹多松。大者數十圍。其竹多篔簹。龍鍾。其花多木芙蓉。木犀。其鳥多謝豹。搗藥鳥。時有五色雀。集仙傳云。安期生與神女會于元邱。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此度詞也。取之名觀。不知所自。始觀之東北隅。有樓一楹。香山黃子實。名之曰浮山第一樓。觀之外爲小築。亦有樓。敬入山。居之七日。名之曰八龍雲篆之樓。觀之前有大坪。坪之前有池。池有紅白蓮。住持度大坪。將爲觀門。左右益構丹室焉。浮山之勝。會於雙善符竹。蓬萊三峯。三峯之勝。會於酥醪觀。自酥醪觀過下陂。背白水砦。以登於麓。羣峯擁之。西至分水嶺。卽

浮山之外山矣。蓋浮山東闕分霞嶺。西闕分水嶺也。復五十里。至增城。敬常薄暮過之。城堞之上。山俱作紺碧色。山外落日如盤。爲五色蕩之。其時真神遊八極之表矣。嘉慶二十年九月癸丑。陽湖惲敬記。

遊通天巖記

巖岸也。岸水厓而高者。有垠堦者曰厓。無垠堦而平曰汀。是故巖岸厓。皆際水者也。其不際水者曰礧。礧石山也。通天巖不際水。皆石山。宜名礧。而冒巖名者。天下石山。蓋皆冒焉。巖在贛治西二十里。敬自粵返。與雩都牛君。贛吳君往遊。背城過迤岡。復過欹嶺。見通天巖。沓諸石山之上。縱橫偃仰不可狀。其旁皆谿谷也。山瀆無所通曰谿。泉出通川曰谷。望之益谿谿青也。循山脅行。下水積以屬于巖。蘭若見於林中。巖差池相次。皆厂也。蘭若充之。厂人可居也。厂之上。盤盤然。爲墮。爲穢。爲岬。斲佛像數十百。橫爲行。疊之。甚敦古。引而左。宋以後諸題名。襍鐫厂下。復北而左。過主巖。巖益盤盤然。南折而西。有岫出巖背。曠然也。曰忘歸巖。自忘歸巖返。登主巖。鑿石爲階。如大階。以及于頂。遠山皆見於羣巖之外。小山。岌大山。大山。宮小山。小山。別大山。皆有之。雲四塞下垂。霆霓發於雲足。乃反蘭若宿焉。兩大至。參飲於碓旁。亦厂也。二君語及柳子厚諸遊記。敬以爲體近六朝。未爲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遂記之如右。牛君。安邑人。吳君。敬同縣人也。

子惠府君逸事

金壇進士史悟岡先生。所著西青散記。多記山中隱居。及四方遊歷瑣事。爲詩文。性靈往復。頗亦灑然。其遊孟河。則雍正十二年也。敬幼侍先祖父子惠府君。言先生自孟河。偕巢訥齋。憚甯溪來。善飲酒。能畫。能作篆。分書。子惠府君鼓琴多古操。卽受之先生者也。散記中。鄭痴菴常與先府君過從。去先生遊孟河時。幾四十年矣。爲人頎長。白須冉。攜柳樞杖。有出塵之表。見敬。嘗令吟詩。時亦點定敬文。則大笑稱快甚。蓋其時。天下殷盛。士大夫多暇日。以風雅相尙。所謂非古之風發發者。非古之車揭揭者。未之有焉。故悟岡先生。及其友朋。能自逸如此。嘉慶十有八年。十月戊申望。吳城治西錫箔坊火。北風大作。焰參天際。往南走。太孺人望火道叩頭。忽東風卷火。壓山隅。隅

曠無人居。火遂止。所全迤南當火道者數百家。時敬趨救火還治。始知太孺人至懇反火道也。太孺人慰勞。旋告之曰。汝知汝祖子惠府君之德乎。往在有明之季。七世祖敬於府君。遷石橋灣之莊舍。其廳事悉以栴構飾。共九間。而三分之。乾隆六年。四月壬寅。廳事火。火初至。家人皆避火。子惠府君之祖母高孺人。年八十矣。挾宅券坐黃茶糜架中。府君冒入屋下。求高孺人不得。三往。始於架中得之。負孺人趨而出。出而廳事下頽。皆燼焉。後至三十八年。東鄰火。府君叩頭曰。吾生平食祖德。無不義財。火頽牆焦柱矣。而忽滅。四十年。市屋西鄰火。亦如之。今爲府君祠堂者。是也。敬思府君生平詆佛法。不信鬼神。而所感如是。此可以觀天事矣。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爲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案。候選直隸州州同。贅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爲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靄吉不敢訃。爲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共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爲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輕史之學。爲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靄吉之喪。乞病假歸。後高宗純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并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

治罪。君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戊伊犁。明年。京師旱。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長子貽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齷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註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晡。攜大奴叩戶入。曰。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酹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一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聖主。受殊恩。非伏鑽橐街。則龔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歎焉。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君諱大榕。字向之。先世自江陰馬鎮。遷武進。呂市橋。遂世爲武進人。曾祖允榮。縣學生。祖材。國子監生。父瓚。新繁縣知縣。從將軍溫福。公剿大金川。死木果木之難。贈兵備道。母楊氏。君性縱達。一切細行多不檢。遇大富貴人。兀冪臨之。如無物者。居禮席。與少年場無異。興盡。則跳去之。補縣學生。兩試落解。遂入都。充順天解額。乾隆三十七年。成進士。補戶部浙江司主事。旋擢員外郎。轉郎中。隨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讞獄湖北。李公貴倨。有大才。而甚奇君才。君由是知名。君在部。有勳家子爲侍郎。年未二十。以小事斥司官。其事不必爭。君睨之。不發一語。侍郎怒。君表立益睨之。侍郎無可置言。起去。君曰。兒曹長矣。不能如若翁待吾輩也。同列皆大笑。君逋不貲。歲除。廳事悉債家。君衣冠出。曰。色寡人者。入室坐。錢則無。且吾豈久負若者。遂闕而散。其玩世若此。若雖起家掌計。而讞獄最

長。其思無不入。能平心察辭氣。盤旋左右。忽急赴指其情。會出知萊州府平度州。民羅有良者。悍而詐。伺其姊之夫張子布外出。鬻其姊。子布歸。索婦。鬪於室。母庇壻。趨救之。有良拳子布仆地。悶絕。懼殺人罪。遂蹴母腹下。斃之。大呼曰。子布殺吾母。吾報仇。撓殺子布矣。鄰人至。而子布適甦。方紛拏時。子布不記己力所加格。到官。遂以殺妻母誣伏。獄已具矣。君閱原診。腹下傷橢方。曰。吾訊子布跣足鬪。而有良納鐵裹鞵。今傷橢方。乃有良蹴也。時行臺省與州官爲首尾。反劾君故出入。落職下濟南獄。君走所親訴之部。純皇帝命大臣成之。引囚入。方嚴冬。震雷發於庭。聲訇訇數日不止。有良盡吐蹴母狀。事得白。君復原官。調知泰安府泰安縣。民張培以張子宣爲子娶子婦。已而以事積怒子及子婦。漸不可解。張文成等復間之。遂手絞子並子婦。磔之桑園。以子婦與縣學生薛枝通。事發。夫婦就縊。聞於縣。縣如其辭讞之。府君曰。婦人姦敗死。常耳。其夫何爲。且縊則傷入耳後。手絞者無之。易辨也。移獄至府治之。盡得手絞始末。發棺診之。皆手絞傷也。出薛枝。抵培等罪。巡撫福寧公過府。與君言。大喜。調知濟南府。君旣以能讞獄聞。又氣高。時持人短長。卑侮之。自巡撫以下無所忌。於是凡有疑獄。益擗之。卒以是敗。有爲盜焚殺者。指其仇。君疑之。而行臺省強君連署。後獲盜。君與同讞者三人皆落職。行臺省內慙。欲代君輸貲復官。君闕山東有公使銀。應輸京者十餘萬。自薦攜之。行至京。沒其大半。以十之一周故舊。請於部。改郎中。盡攜所餘而歸。買大宅。置姬侍。通輕俠少年。日擊鮮醜酒。弄刀劍。鬪蟋蟀鷄鶉。數年。盡散之。欲起官。而以瘖疾卒。年五十七。君治事之外。不爲雜戲。具則碁。不碁則作書。不作書則爲詩。詩至數千首。方在濟南獄時。山東官吏欲置之死。鉗鈇之外。繫大鐵索苦之。方暑。環以糞穢。君吟嘯自如。得詩數十首。真健才也。君娶姜氏。子維賢。襲雲騎尉。次維幹。論曰。君好漫罵人。遇禮俗之士未嘗罵。翹足搖膝對之。或作他語趨去而已。所罵者皆鄙妄人也。由是觀之。君凶中所取與。於清濁大小。何嘗無尺度哉。世但以跣弛之士目君。失其指矣。

楊中立戰功略并序

吾常州唐荆川先生。爲沈希儀敘廣右戰功。直躡子長孟堅堂奧。而無一語似子長孟堅。奇作也。江西撫標右營

遊擊楊光時。官河南時。從討教匪。以偏裨聽指揮。與希儀專制一方。戰守奇正得自主者不同。故功止臨陣。斬俘可紀。然觀其處患難及進退之際。綽然皆有不異之道焉。使得處希儀之地之時。深謀警策。未必讓希儀獨絕。如荆川所書也。於其乞休而歸。用周勃灌嬰傳法。爲戰功略詒之。蓋事勢旣殊。文體亦異。非避荆川就子長孟堅。蹈空同于麟所尙也。

楊光時。字中立。河南唐縣人。乾隆四十五年。武鄉試中式。旋官河北鎮標左營把總。升右營千總。署衛輝府王祿營守備。年四十二歲矣。今皇帝嘉慶元年。教匪起河南。陷新野。中立從遊擊揆明戰。所將卒斬俘二百人。復戰。斬五人。從巡撫景安戰。斬二人。從南陽總兵王文雄戰。斬三人。二年。從參將廣福破賊李官橋。斬七人。破賊都司前。斬二人。俘四人。從參將蔡鼎搜內鄉浙川。俘三十一人。破賊鄆家河。斬二人。在軍署南陽守備。以功加一等。時湖北河南教匪。次第入陝西。陝西教匪亦起。王文雄由總兵升固原提督。赴陝西。中立以河南兵從之。在軍。升彰德營守備。三年。將二十五騎探賊。遇賊騎。斬三人。復戰。斬二人。俘三人。合大隊戰。整屋焦家鎮。陷。斬十人。戰。圪子邨。賊銳甚。圍官軍。官軍排火器四面擊。破之。斬俘五十人。戰尹家衛。陷。斬五人。賜花翎。戰渭南厚子鎮。俘二人。戰整屋板子房。斬一人。俘一人。追賊南鄭黃官嶺。斬二人。戰褒城廉水險。陷。斬十人。俘九人。戰西鄉兩河口。陷。斃。斬十人。俘五人。戰南鄭鋼廠。賊張兩翼來犯。伏起。斃右澗中。銳甚。別將奮勇八十八人。迎擊澗上。破之。斬五十人。俘七人。四年。戰西鄉二里亞。斬持大白旗賊渠一人。追斬四人。至老鷹厓。復斬五人。俘二人。戰分水嶺。斬乘馬賊一人。戰牛頭山。陷。斃。斬二十人。戰鍾家溝。斬五人。俘一人。戰褒城瓦子嶺。斬二人。戰西鄉堰河口。斬三人。俘一人。戰南鄭烏亞子。斬十人。俘一人。升陳州營都司。五年。戴家營賊犯周家坎。別將於野貓溝迎擊。斬二人。賊楊開甲掠喬麥灘。合大隊迎擊於洋縣之三岔菴。俘二十七人。迎擊賊唐大信於節草霸。賊踰山道。追戰魏家寨。破之。竟三日夜。追戰萬曲灣。火石亞山王廟。麻柳灣。皆破之。戴家營賊合烏二馬五犯西鄉宛豆坡。追戰破之。斬五十人。凡在軍六年。戰河南十一。戰陝西二十八。奏首虜功數如前。其未奏者。二十八戰首虜功。皆沒無可紀。前後進

官三。賜花翎一。自中立至陝西。提督令將騎。每戰當軍鋒。素恤士卒。糧乏。卽以己貲分之。至是。糧乏四十餘日。不能軍。兵臨隲。失伍。歸河南。中立追至南陽。令歸伍。皆大哭。言等死耳。願以潰師伏法。無一人肯西向者。遂跳身還營。提督劾之。聽勘。軍方情。賊適大至。置隲。自山梁馳下。衆軍仰禦之。忽隲動。崩下山不可止。賊遂殘提督。而河南巡撫吳熊光。具潰師始末入奏。皇上下其事。經略額勒登保。經略知提督軍情。欲中立許其實。中立曰。軍主已沒。王事矣。豈可以一劾嫌。使不保。令名自脫罪哉。對簿七晝夜。無異辭。經略爲動容。盡以中立前後恤士卒狀。并戰功上之。皇上免死。革花翎并四品頂戴。以都司從軍。從經略戰西鄉。西渡河。破之。從固原。提督慶成戰馬灣。土地嶺。皆破之。別將防茶鎮口。賊渡漢。從提督迎擊。斬俘二百三十人。六年。旋師河南。別將赴湖北。鄭陽。駐南化。七年。駐小蓮灘。以守禦功。復四品頂戴。十一年。教匪平。積年資。擢江西撫標右營遊擊。中立守職勤。事上有禮。與同官。溫溫然。未嘗自言功。忽不自得。投劾去。當事惜之。不能留也。敬前權官吳城。教匪起上江。中立將二百人赴湖口。陰備之。過吳城。敬至其舟。士卒帶刀立。甚整。糗糧甲冑旗纛甚備。悉藏舟中。無知者。敬心異之。更一年。而中立乞休。敬適劾官。數過從。故知之詳如此。

卷四

吳城萬壽宮碑銘

符錄之法。盛行於南北朝。道家之支。駢溢於神仙。神仙之旁。劇紛於符錄。符錄之用。充志壹神。以通馭萬靈。禁劾百物。是故道足者氣勝。道歉者氣敗。聖人用之。而周萬世。賢人用之。而行一方一州。庸人用之。而囿一術。織人用之。而災其軀。邪人用之。而亂及天下。夫黃帝教熊羆。貔貅。羆虎。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射妖鳥。殺水神。與後世。幻人詭士所行。其得失。豈不逕庭哉。然所以能通馭禁劾之故。於理無二制焉。惟道大則所成者峻博。道久則所流者充長。不可誣也。吳城萬壽宮者。祀勅封靈感普濟之神。許真君之廟也。真君遺跡遍嶺北。而在新建者。生

米游帷觀。爲真君舊宅。大中祥符中。賜號玉隆。改觀爲宮。政和中。加號萬壽。故凡祀真君之廟。皆號萬壽宮。吳城處新建之東北陬。北臨宮亭湖。其東贛江挾餘鄱二水入之。西附山爲修水。宮亭贛江修水之間。有大州隸建昌。相傳爲真君斬蜀精之地。宮亭之東。爲鄱陽湖。北爲潯陽江。真君分遣弟子斬蛟之地也。其地勢悉與吳城相附。注。是以真君於吳城功最著。其食於吳城爲最宜。先是。來蘇後顯二坊之間。爲萬壽宮祀真君。甚庳陋。乾隆八年。改作之。加修。嘉慶十一年。復斥而大之。爲日計八年。費錢至八百萬有畸。而後竣事。蓋江西之人。欣戴歌抃。願副崇高。以爲非是。不足以飾後觀。彰美報也。敬權官吳城。朔望。祇謁殿下。仰貽俯惕。有以見真君之得於斯民者。於是進縉紳先生而告之曰。真君之功。赫矣。自晉至今。垂一千五百餘年。自大庾嶺至潯陽江。及二千里。自楚塞至閩嶺。及七八百里。縉紳大僚。牛童馬走。婦人稚子。無不如親事真君。燠其寒。旣其曠。又況自今。以至千萬年。自江西以至薄海。振振闐闐。日盛日遠。此何故也。天下萬世之功。氣制之。天下萬世之氣。道貫之。道大者德大。故肫然而敦。溥然而遠。及道久者業久。故優然而裕。綿然而不窮。黃帝禹周公之峻博充長如彼。真君之峻博充長如此。敬常意真君之於道。必有望聖人而未及。其量率賢人而大得通者。故能涵衍古今。廓穹天地。考真君事。不見於正史。其雜見晉唐小說者。皆瑣異神靈之說。而忠孝之事。則以設教之名附益焉。然未有不忠孝而能餘於道。不餘於道而能務於功。不務於功而神於術。而無害於人者。至於寇謙之。杜光庭之徒。依附朝廷。驚駭愚賤。張角。宋子賢。劉鴻儒。妄作妖訛。毒流無旣。有斯世之責者。方將搔其芽而握其心。窒其源而障其潰。豈可隨俗接踵。陷於阨阱哉。旣以語於衆。遂書而碑之庭。銘曰。

我來斯宮。當歲之更。天開地除。廣場千尋。連翰重牆。中周四隅。眈眈翼翼。扶日掖月。上憑天虛。之而爲禽。鄂不爲華。鑿堅彫疏。旌旄委蛇。帷帟毳毳。連璧環琚。投體崩角。肩摩踵錯。以劬爲愉。如核而坼。如蟄而蘇。神威恪儼。德意洽浹。不鞭而驅。大矣聖人。天覆地持。不異智愚。真君得之。一體具體。合性之初。若執不祥。變怪之端。乃爲其餘。赫赫明明。翼我赤蒼。漸漬被嶠。天子之命。爲羣祀神。品其牢蒞。豈如歷朝。仍不經言。妄附寶書。噫嘻後人。

率土之臣。勿誕而誣。

光孝寺碑銘

光孝寺在廣州府治迤西北一里所。於晉曰王園。於唐曰法性。於宋曰乾明。於明曰光孝。本朝順治十三年。東莞長者蔡元真重建。其時靖南王。平南王。勦李定國。駐師粵中。主其事。後碑文以違詔格。毀廢垂一百五十七年。今皇帝嘉慶二十年。陽湖惲敬至廣州。沙門齊方。暨諸檀那。咸以爲請。敬以光孝寺爲粵中大道場。多天竺及支那。應化之節。而大鑿禪師。於寺下髮秉戒。開最初法。浮圖之教。大鑿有功力焉。可以發明本末。分析源流。使後世無所倚惑。於是爲之銘。使碑於庭。蓋自菩提達摩尊者。航海居嵩嶽。二傳。得大祖而始尊。五傳。得大滿而始著。六傳。得大鑿而始大。八傳。至大寂。無際而始變。十一傳。至臨濟。洞仙。仰山而始分。十三十四傳。至雲門。法眼而始極。大鑿之前。皆精微簡直。而大鑿有以昌導之。大鑿之後。皆超峻奧衍。而大鑿有以孕括之。故敬嘗謂大鑿之於浮圖。如孔子之教之有孟子。蓋謂此也。大抵西域君與師分治。主教者。不治事。故浮圖之教。引之而愈高。推之而愈微。由律而教。由教而宗。宗之始至中國也。求道之人。皆堅持戒律。博涉經論。然後竭生平之力。歸心正法。其意識之障。積漸消除。故一言指示。卽契大情。如琴動而弦應。山頽而鍾鳴。以順得順者也。其後江西。湖南。元風大行。人人求一日之悟。東西推測。皆意識爲用。故廣設門庭。抑之使不得出。截之使不得行。庶幾塞極而通。閉極而剖。如鱗羽之化者。必蝥其體。草木之坼者。必固其孚。以逆得順者也。至於大鑿。遇言則鏗。遇見則拔。縱橫無礙。浩汗無極。以縛爲解。以相爲空。如火之燎不可近。如海之泛不可禦。兼用順逆者也。後世學浮圖之人。上下根皆接。大小乘俱圓。權實皆匯於大鑿。此唐宋元明以來。其徒所不能易也。中國則君與師兼治。故孔子之教。以下該高。以顯該微。其傳之後世也。戰國諸子亂其緒。兩漢諸儒拾其膚。宋元人以浮圖之實言。附孔子而諱其名。明人以浮圖之元言。攻宋人而紊其次。合之聖人遺經。各有得失。是故戰國之言通達。通達久則生厭。而浮圖之律乘得行。兩漢之言滯執。滯執久亦生厭。而浮圖之宗乘得入。宋元明之言。往復變動。往復變動則生疑。而浮圖之教乘。得以游

衍附託。此則陰陽之屈伸。人心之往來。其互相乘除者也。其間有大力者。於後世儒者之言。必求之孟子之書。以定其歸。浮圖之言。必求之大鑿之書。以要其會。然後本末可明。源流可見。夫元魏滅沙門。而菩提達摩來。李唐立南北宗。而韓退之。李習之出。萬物散殊。百爲並起。庸人逐其跡。聖人明其端。庸人爭其小。聖人立其大。庸人排其虛。聖人修其實。孔子之教。明人倫。定家國天下。雖五大洲各師其師。各弟其弟。豈能在範圍之外哉。雖中國自漢以來。代有浮圖之教。愚者逐其粗。智者溺其精。又豈能在範圍之外哉。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敬故因論大鑿。而詳述之焉。銘曰。

有大菩薩來四天。力破迷執無重堅。巨象行地龍行天。有大護法居人王。爲國驅逆如箠竿。劃金銀地還道場。有大長者開寶宮。浮雲翼霞搖虛空。上繼無始垂無終。顧山居士目雲漢。轉一藏經止轉半。以銘爲筏筏登岸。大道無界住色位。大法無著住道位。大人無私住法位。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于城西。卽忠祐廟也。自前明至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郵之潮州。與潮之賢士大夫。商公之故。且告後世焉。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圭峯密。河北則有趙州諡。臨濟元。江表則有百丈海。潯山祐。藥山儼。嶺外則有靈山巔。其師友幾徧天下。皆以超世之才智。絕人之功力。津梁後起。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而公之生也。與之同時。公之仕也。與之同地。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下無七十子之友。老莊之所流別。管墨之所出入。馬鄭之所未攻。孔賈之所未辯。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是故公之闢佛。關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關於旣衰之後。宋人之闢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故不易也。雖然。公之闢佛。至矣。而佛之教。至今存焉。何也。蓋聖賢之於天下。去其甚而已。禹抑洪水。而水之

汜濫。仍世有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夷狄猛獸之侵暴。亦仍世有之。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矣。然不避於當時。不絕於後世。孟子距楊墨。楊墨息矣。然人或竊其行。家或傳其書。若是者。皆然矣。然而孔子孟子之功。終天地。盡日月。不可沒者。以人人知其爲亂臣。爲賊子。人人知其爲楊墨也。今天下三尺童子。抱書入塾。卽有公闢佛之說。據於胸中。甲冑之士。耒耜之夫。行商坐賈。皆習其說。其宦成名立。才行出人。而沈溺教乘者。朋友。子孫。門弟子。皆能別擇於其後。愚夫愚婦。膜手梵唄。隨衆經行。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是故公之德。揆之孔子孟子。有大小純雜之殊。公之功。揆之孔子孟子。有平頗公私之異。而得墜緒於前世。收明效於後來。未嘗不如一也。且夫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行之於行。見之於言。施之於教。皆人事也。惟聖人與道同。其餘皆有出入多寡。申不害。韓非。一術也。則傳。李悝。商鞅。一術也。則傳。孫武。吳起。一術也。則傳。王詡。一術也。則傳。張魯。鬼道也。而亦傳。寇謙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傳。佛者。如中國百家之一耳。其徒推演師說。下者可以囿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氣。故其傳較百家。愈遠而愈大。屢滅而屢復。蓋將與天地終焉。是故世有孔子之教。則佛之教亦必行。此天道之所以爲大也。世有佛之教。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此人事之所以爲久也。自公斥爲子焉。而不父其父。而爲佛者。知養其親。自公斥爲臣焉。而不君其君。而爲佛者。知拜其君。供賦稅。應力役。未嘗不事其事。世之儒者。知中國之變而爲佛。不知佛之變而爲中國。知士大夫之遁於佛。而不知爲佛者。自託於士大夫。人理所同。豈能外哉。自公之後。儒者好爲微言渺論。或由孔子之書失其情。而反墮於偏。或由佛之書得其會。而忽反於正。是又在平善學者焉。失者不得妄附聖人之遺經。得者亦不必諱言佛乘也。嘉慶二十年十月。惲敬謹記。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閩南爲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于朱子不敢悖。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成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嘉慶十有九年。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爲祠堂

於學宮之里以祀公。門塾堂室皆備。諏日升主於室。公之配羅夫人祔焉。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古者士大夫立家廟。祀曾祖以下。有功德則專立祠堂。於禮甚宜。其麗牲之石刻之銘亦應古義。惟是敬以後學。操簡畢與廟廷之事。懼勿任。爲罪於後世。而秉綬請勿暇。遂不敢辭。公諱朝棟。字用侯。姓伊氏。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甯化縣。世爲甯化人。曾祖應聚。官順昌學訓導。贈儒林郎。祖爲皋。父經邦。俱贈中議大夫。公縣學拔貢生。乾隆二十四年。鄉試中式。三十四年。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積階中議大夫。加封資政大夫。予告後。就子秉綬養於惠州。及揚州。卒年七十有九。公久官刑曹。持法平素。不近要人。故無推薦公者。以小心供職。受知高宗純皇帝。不及三年。卽拔置九列。常召見。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會得末疾。未竟其用。天下惜焉。居家循循然。造次必以禮。文勤之從子文恭公新常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吾於伊比部見之。羅夫人同縣人。有懿行。例封淑人。加封夫人。卒年八十一。子二。秉綬其長也。次秉微。國子監生。古者銘廟之辭。多紀勳伐。至北宋以後。始有推本所學。爲後世經程者。今公之學。旣遠有統宗。遇聖天子。激揚表暴之。誠信不欺。如右所紀。敬雖淺瞽。謹於銘著古今爲儒之所以然。秉綬謹下丹加額。如碑法。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學者。其辭曰。

聖贊天地。宙合百家。蟲人萬千。內外精粗。如左右腓。相互而前。漢守秦燼。負器抱經。壘高而堅。性天之說。波瀾瀾。滄。纖流涓涓。人心蓄靈。有隙必通。以爲清言。剖精析微。冲虛南華。意同語元。達摩乘之。提第一機。無聖廓然。曹溪始大。西江八十。眩地熏天。帝王民氓。至智極愚。頌身重淵。韓公舉幡。闕市之中。一喙獨拳。致彼飾詞。淡泊儒門。棄爲蹄筌。北宋中葉。大儒之生。渾渾桓桓。就彼所言。推之吾書。極天地先。堯舜開明。遞及子輿。旁薄綿延。性天之說。此挈其總。彼摘其偏。如失盜家。復已劫資。匡綬室田。如逋訟人。直已折辭。鰲竄頑姦。雖其所言。有過不及。軌轍無愆。朱子勲勲。江匯於海。杓攜於躔。入聖之要。下學上達。宣尼所傳。存之存之。隱微持之。功該本原。傳錄漸多。遂涉

支離。溺於言詮。陽明閒氣。振臂一呼。力破攀牽。此如夏冬。以反爲成。六氣乃宣。此如吸呼。以斷爲續。百骸以安。上五千載。下五千載。抑高轉圜。新故所代。如南北陸。如上下弦。聖人無我。賢者迭勝。以扶其顛。其中軒輊。得失多寡。尙可尋沿。朱子之弊。極於拘曲。不溢他端。陽明之弊。顛倒狂聖。反覆坤乾。故爲儒者。必始朱子。勿怠而遷。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南海葉氏。遷自福建之同安。同安遷自福清。其遷南海者。曰振德。誥封資政大夫。欽賜鹽運使銜。廷勳之曾祖也。資政公命其子姓爲祠堂。推振德爲始遷祖。配王氏。祔祭。二世曰興邦。貶贈資政大夫。配陳夫人。三世曰長青。晉贈資政大夫。配邱夫人。第四世。卽資政公也。配顏夫人。嘉慶二十年。二月乙亥。祠堂成。整幄升主。如公式。陽湖惲敬。推明古今之禮。而銘之於庭。古者。別子有二。諸侯之庶子。別於爲君之冢子。其後世祖之。一也。始來此國。別於本國之宗子。其後世亦祖之。二也。此立宗法也。大夫始祖之廟有三。諸侯之庶子。始爵爲大夫。一也。始來此國。又始爵爲大夫。二也。別子之後。起士庶爲大夫。三也。此立廟法也。自封建廢。而天下無諸侯。庶子之宗。於是始遷祖之禮起。自田邑廢。而天下無大夫。始祖之廟。於是祠堂之禮行。資政公世濟其勤。黽勉於孝弟。以昌大其家。克襄於軍旅。力役之事。天子嘉之。錫爵進階。顯於祖父。施於子孫。其得爲祠堂以祀其先。宜矣。自宋以後。在朝列者。祠堂皆祀及四世。資政公祠堂之制如之。允孚於今之人。勿違替於古昔。禮之盛也。自資政以後。傳之永永。則始遷祖之祀。宜勿暇益虔。蓋古者。諸侯與王國之大夫。侯國之大夫。皆有始祖之廟。後世八品。卽當古之再命。而祠堂之祭。殺於三廟焉。是故聚族而祭。始遷祖者。議禮之君子許之。資政公子三。長夢麟。刑部郎中。次夢龍。戶部員外郎。次夢鯤。光祿寺署正。孫十有五人。銘曰。

池東流。術環之。卜其南。壑爲祠。翼如堂。赫如墀。嚴豆籩。肅尊罍。介爾福。無不宜。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自古高望華閭。品升於朝。門地著於天下。振振繩繩。世服厥家者。其始皆以功德拯其民。輔其世。以功者。多享社

茅廟鼎。崇高焜燿之奉。以德者。必有賢者爲之子孫。顯揚中外。不墜其前光。今皇帝嘉慶四年。高宗升祔禮成。覃恩海內。於是前賜同賜士出身。誥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陳公。加贈光祿大夫。工部右侍郎。禮得刻銘於神道。敬交公之季子守譽。因交公之孫椿冠。曾孫效曾。敬會於用光。希祖。希曾。皆有雅故。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字紹洙。世稱爲凝齋先生。江西新城人也。江西自鄒東廓。聶雙江諸先正。主陽明之學。未流放失。羅念菴起而正救之。爲功於王門者甚巨。公始學於廣西黃靜山永年。靜山力主念菴。而公之友如雷翠庭。祝人齋。皆主朱子。故公之學。自陽明入朱子。力行以幾於成。公之成進士也。爲乾隆十三年。年四十二。孫文定公嘉淦。欲以庶吉士薦公。公辭讓於同歲生之年少者。後其人以文章名。公當選於吏部。以養親辭。後詔舉經學。亦固辭。其在家。雍雍如也。教子孫甚嚴。皆以誠感之。不加訶譙。在鄉黨。於所乏無不給也。朋友之急難。無不赴也。死生貴賤如一。靜山官常州。爲人所排。去官。旋卒於蘇州。公以師禮喪之。歸其喪於所籍。人齋無子。以注禮在公家十餘年。生具皆資之。有子六歲。而人齋始卒。其處事。遠覩近矚。無不周也。旣成。無矜容。其言學。能別是非。而未嘗黨也。公年五十有四。卒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也。配楊夫人。副室雷太恭人。子五。守誠。守詒。守中。楊夫人出。守訓。守譽。雷太恭人出。公始封以子守誠官。加贈以曾孫希曾官。公之先世在宋。自江州義門遷新城。二十餘傳。至縣學生諱一翰。爲公之曾祖。縣學生貤贈奉直大夫諱以汧。爲公之祖。州同知貤贈資政大夫諱世爵。爲公之父。始遷縣西之鍾溪。自遷鍾溪。而有家之業始。大公以爲儒顯於世。而名始盛。公卒後數十年。子孫守家法。言儒言。行儒行。各以其列服。勤於皇家。自立於士大夫。且數十人。故海內言大家。在江西必曰新城鍾溪陳氏。敬推其所致。皆自於公。昔漢世碑陰。止書立碑姓名。而柳子厚爲侍御史府君神道。并記先友。今公之子孫房次。科第階職。不勝書於碑之體。又不應詳書。謹記之碑陰。以見公之遺澤。且爲當世勸法。而於碑記公之大行。因系之以銘。銘曰。仲尼之道。入儒歧之。去聖益遐。道尊人卑。千差萬別。迭爲盈虧。延及有明。遂擾而漓。公起嶠西。肫然其心。得師求友。馨我蘭襟。油油春陔。穆穆秋琴。家徵人瑞。國貢天琛。旣對大廷。羣公拭目。翩然南返。衣縫冠木。我息我游。我磨

我錯。是非之公。昔言是服。軌物者義。及物者仁。蔚然其施。逮乎疎親。我懷如畫。物氣如春。百年慕澤。千室歸淳。明明天道。厥後大昌。五子登朝。孫曾雁行。外分絳節。內服朱裳。訓承柳郢。德紹王祥。欺者喪名。矯者敗節。拘者性枯。肆者情裂。勤勤躬行。以刻爲平。曉曉立說。以混爲別。是皆飾己。無德於人。勉世而已。不及後昆。惟公和正。所蓄有餘。一身觚簡。奕世簪裾。凡百君子。視此刻書。各敬爾儀。毋怠毋渝。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光祿房。

守誠。浙江分巡金衢嚴道。誥授資政大夫。晉贈光祿大夫。

子四人。長元。次奉寬。次允恭。次觀。元子三人。長希祖。次希曾。次希孟。奉寬子五人。長希賢。次希濂。次希宋。次希軾。次希轍。允恭子二人。長希範。次希岱。觀子三人。長希哲。次希顏。次希榕。希祖子一人。紀儒。希曾子一人。縉儒。希賢子一人。絛儒。

元。光祿寺典簿。誥授資政大夫。晉贈光祿大夫。

奉寬。勲贈奉政大夫。

允恭。附貢生。勲贈奉直大夫。

觀。乾隆庚子科舉人。甲辰科進士。工部郎中。洊擢江甯布政使。誥授資政大夫。

希祖。乾隆丙午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刑部主事。擢員外郎。誥授奉直大夫。

希曾。乾隆己酉。恩科第一名舉人。癸丑。恩科第三名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洊擢工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

希孟。乾隆辛酉科拔貢生。卽用知縣。候選同知。

希賢。候選主簿。

希濂。國子監生。

希宋。縣學生。

希軾。

希轍。國子監生。

希範。縣學生。

希岱。國子監生。

希哲。嘉慶甲子科舉人。

希顏。縣學生。

希榕。

紀儒。

縱儒。

紱儒。

陳州中憲房。

守詒。兵部郎中。歷官河南陳州府知府。誥授中憲大夫。

子三人。長煦。次繼光。次用光。煦子二人。長蘭祥。次蘭森。

繼光子一人。蘭畦。用光子二人。長蘭瑞。次佛喜。

煦。欽賜丙午科舉人。候選光祿寺署正。

繼光。甘肅甯州知州。誥授奉政大夫。

用光。乾隆庚申。恩科舉人。辛酉。恩科進士。翰林院編修。

蘭祥。嘉慶癸酉科拔貢生。

蘭森。縣學生。

蘭畦。國子監生。

蘭瑞。國子監生。

佛喜。

內閣中憲房。

守中。乾隆乙酉科拔貢生。庚寅。恩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貶封中憲大夫。

子十二人。長應泰。次銑。次旭。次燿。次淳。次彪。次沅。次炳。次炕。次魁。次汾。燿子三人。長星緯。次廷錫。次八官。淳子三人。長四官。次六官。次七官。彪子二人。長慶官。次九官。

應泰。歲貢生。候選訓導。

銑。國子監生。

燿。附貢生。

淳。廩貢生。

彪。國子監生。

沅。嘉慶戊午科舉人。

炳。廩貢生。候選訓導。

炕。

魁。國子監生。

汾。國子監生。

汾國子監生。

星緯。府學生。

廷錫。縣學生。

八官。

四官。

六官。

七官。

慶官。

九官。

通議房。

守訓。刑部郎中。歷官江蘇按察使。誥授中憲大夫。晉授通議大夫。子三人。長文冕。次雲冕。次玉冕。

文冕。候選布政使經歷。誥封奉政大夫。

雲冕。候選縣丞。

玉冕。候選縣丞。

奉直房。

守譽。乾隆辛卯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誥封奉直大夫。

子一人。吉冠。吉冠子二人。進福。增福。

吉冠。乾隆己酉。恩科舉人。候選都察院都事。誥授奉直大夫。

進福。

增福。

右據楊太夫人行述開載。皆乾隆五十五年前所增子姓也。今奉直房共子六人。孫三人。曾孫八人矣。宜并五房嘉慶二十年前所增子姓。統開載列於碑陰。

刑部尚書金公墓誌銘

嘉慶十有七年十一月辛亥。刑部尚書金公卒於位。明年正月乙亥。公之訃至南昌。五月壬午。公之孤勇。以狀來請銘。先是。公爲郎中。時敬之弟敷。試禮部。以薦。與弟子籍。公巡撫江西。敬爲縣瑞金。以計吏出公門。是以敬於公之事最習。於公之心。推測之最詳謹。惟蘇子瞻氏。受知於張安道。爲之銘。韓退之氏。在袁州。爲屬於王鴻中。亦碑其墓。於是不敢辭。公諱光悌。字汝恭。姓金氏。世爲英山縣人。十世祖國寶。明太常卿。曾祖天爵。祖紹偉。父序珽。進士。候選知縣。三世皆贈如公官。妣聞氏。贈一品夫人。公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鄉試中式。旋官內閣中書。三十四。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歷宗人府主事。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四川司郎中。以事降官。復起爲浙江廣東司員外郎。升陝西司郎中。奉滿。奉旨以京堂官用。有吏人坐贓敗。妄引公。皇上命待質。事白。益向用。升光祿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外轉山東按察使。升布政使。卽升刑部侍郎。巡撫江西。升刑部尚書。卒年六十有六。本朝刑部尚書。用人最慎。部中司官明慎者。方總辦秋審。其尚書多取歷總辦。並踐中外習故事者擢之。公性精敏。自爲總辦時。一部之事必關公。及爲尚書。益自力無所阿徇。而天下讞獄者。承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爲福。多稍稍減罪狀上之。公以爲不可。懸千里推鞠。苟引律當。毋更議。其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於是部中多以公爲嚴於用法焉。然歲斷獄。大小以千百計。自同官至羣執事。無有能執公所具。改從輕比者。嗚呼。可以觀公矣。舊例。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減等。公主稿奏復舊例。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以上。主者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絞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追不決。絞情實。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皇上覽奏曰。官盜罪較私盜反薄耶。公免冠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律意如是也。嗚呼。此可

以觀公矣。公爲按察。布政。巡撫皆如是。刑部核名實。別功過。釐市井。飭軍伍。多以一人智斷行之。蓋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摧乎至巨。持成格以繩崎嶇。數變之情。援古義以削浮沉。苟安之習。自謂卑獨此心。可奉聖主。故蘄然有以自見如此。公性好士。聞之如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當。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考官。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張惠言。天下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江南。總督幕府。有華士負重名。公語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汗階前地也。在江西。有兵官素瀾。浪而無跡可劾。求見公。公切齒。投其謁於地。後公旋去官。終不見。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娶懷甯丁夫人。子三。長宗邵。內閣中書。協辦侍讀。次嘉。國子監生。宗邵嘉皆先公卒。次勇。舉人。女一。適山陰李氏。孫三。震。謙。泰。皆宗邵出。公師文成公阿桂。文成奇賞公。公常語敬曰。欲知文成之爲人乎。敬起立拱而俟。公久之曰。心地厚。復久之曰。魄力大。十八年九月乙亥。勇葬公於祖塋。銘曰。

湛盧之鏑。孰咎其銛。韞韞之簞。孰尤其堅。如吳育剛。如姚崇警。淬沼飛雲。俯鞍躡景。觥觥我公。文成之士。宿將沈機。重臣引體。我公得之。大水破沙。力刷其阻。氣吞其涯。殊恩特簡。拔之庶僚。方晉列卿。隨昇麾旌。聽天下成。執憲最久。束吏循文。治奸斂手。好無爾我。惡不比人。天性所行。理無逡巡。好者晨星。各守一隅。光不相及。纍纍可吁。惡者震霆。耳之皆應。山通谷合。走告相證。幸遇至仁。保全終始。生安其位。死歸其里。茲原之山。其石峩峩。側行危立。有高可歌。茲原之水。其流泯泯。湍旋瀨折。有澄可詠。茲原之窆。鑿之深深。我公於宅。前道後林。茲原之銘。故吏所勒。日月可移。是非不沒。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嘉慶十有三年十一月庚辰。前漢中府知府鄧公。辛於福建羅源縣之署舍。時子傳安知羅源。公就傳安養也。年八十有六。十四年八月乙卯。公之喪至本貫浮梁。十九年十月丙寅。傳安卜地。葬公於浮梁青峯之原。公之配陳恭人合葬焉。先是。公以耆德。奉命重赴甲子科鹿鳴宴。來南昌。敬介公之姻江訓導幼光謁公。傳安又與敬同出。

戴文端公衢亨之門。至是以銘請。敬不敢辭。敬觀班孟堅。范蔚宗傳循吏。皆推本儒術。或列所治經舉其科。可謂知爲政之要矣。然所載多郡國二千石縣令。惟蔚宗傳王渙一人。任峻附見傳中。且以明發姦伏。爲未充德禮之教。夫德禮苟不相應。則姦伏之心侈矣。何明發之功可紀哉。縣令官卑。其權不足攝下。故爲縣令。視二千石爲難。而德禮之效。則以能明發姦伏。爲治縣符驗。能如是。未有不爲良二千石者也。公諱夢琴。字虞揮。姓鄧氏。曾祖國挺。自南城遷浮梁。祖文諫。贈朝議大夫。父以忠。贈朝議大夫。母石氏。贈恭人。繼母吳氏。公年十八。補縣學附生。二十一。爲廩膳生。二十二。鄉試中式。三十。會試中式。以進士候選吏部。授四川綦江縣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公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公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者。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江津前政。比君相殺人罪。已庾死矣。公鈎距得獄情。讞之。前政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掩其獄。公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政在江津。事多率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顛左。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乃死。前政以比樹主。公請復診之。腹下傷重。罪當比周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政比以傾公。此繼獄也。當是時。前政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公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公好排人。人已墜坑陷。尙下石。按察使雖知公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公勢危甚。會公還綦江。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答服之。至府皆不承。公奉府檄。廉知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公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益信公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使。周景康獄乃如公讞焉。丁吳太恭人艱。服闋。以贈朝議年老。請養。家居十二年。後服闋。選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賃山種稞自立。下手書曰。稞剗取木石耳。曰耳剗。燒炭曰炭剗。黠者不立期。遂多訟。公令種稞期五年。耳炭期三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歲檄升科。公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不可使失所。他徙。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公去洵陽。不報升科。旋署岐山。調寶雞。寶雞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疲損。前政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急。復摟私馬應官。日里馬。公令領馬皆

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公斷仙靈谷石道爲守計。後馬文燾屯底店。公料丁壯登陣。賊未至而罷。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因事鐫級。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公。後病濕。累上記乞休。年七十五矣。始公家居時。知浮梁黃君泌治頗辦。而性卞急。請益於公。公曰。聽訟未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之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爲好惡焉。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豈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慎。守官難於和緩。求其難焉。可也。自公爲州爲府。所屬皆喻以此意。而公持大綱。不苛察。故皆治。公年二十四。陳恭人來歸。孝謹守婦道。年七十有二。先公十一年卒。子一。傳安。進士。福建羅源縣知縣。女一。適國子監生吳篤照。孫二世。世疇。世畚。皆縣學生。公爲學。自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蔡文恭公新遊。窺閩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所著有楸亭文稿十六卷。詩稿八卷。銘曰。養魚勿煩。治民勿殘。勿煩者清其池。勿殘者察其辭。池濁而漚浮。魚之仇也。辭差而聽惑。民之賊也。登山不可趨。學道不可愚。如公者。儒術之所與也。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君諱伯垌。字魯思。自號僕射山人。曾祖安世。南和縣知縣。祖枝起。歲貢生。工部營繕司行走。父勳著。國子監生。母莊氏。繼母高氏。君未成童。卽孤露力學。以至於有成。敬幼聞君名。後遊京師。與張惠言。皋文。交。始見君之書。若詩。書。學。顏。平原。李北海。詩。學。杜陵。兼學誠齋。石湖。有傳君捐館者。張皋文曰。魯思必不死。何也。魯思事繼母孝。今中歲未有子。天豈使之長往。傷孝子心哉。已而果不死。敬再娶於高。君之繼母。爲敬妻之祖姑。敬妻嘗言祖姑之來。君扶輿行。祖姑下輿。則執蓋隨之。嚶嚶如孺子語。嘗日坐臥抑搔之。必得喜語方止。弟辛才。感末疾。君在吳中聞之。一夕。鬚髮盡白。辛才卒。大慟曰。吾何以慰吾母乎。後莊太孺人以九十五卒。君年逾七十。舉三子矣。君性邁往。多飲酒。高步雄視。知交遍天下。不問賢不肖。皆交之。然有爲非禮者。未嘗與。君從叔父文敏。公維城。享大名。呼吸可致人青雲。君自少依之。歉然自退。終於國子監生。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五。娶莊氏。無出。子三。山。

簡。小晉。又男。側室潘氏出。銘曰。

醇行其陳仲弓乎。何氣之不可壓也。隱節其梁伯鸞乎。何與世之狎也。書人歟。詩人歟。何言之狹也。

孫九成墓志銘

君諱韶。字九成。自號蓮水居士。先世浙江餘姚人。曾祖父光。官廬鳳兵備道。始遷江蘇上元。祖必榮。官終廣信府知府。父蒲。上元縣學生。妣徐氏。君年十八。補縣學生。爲人和易。喜交遊。所交皆名公卿。而能自矜重。無詭隨之習。爲詩以清雅有蘊蓄爲宗。嘉慶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江西巡撫先福公署中。年六十。公自守黃州。卽與君交。至是殮君。助使歸葬。君娶楊氏。子若霖。江甯府學生。君少時。嘗及錢塘袁枚子才之門。子才以巧麗宏誕之詞動天下。貴遊及豪富少年。樂其無檢。靡然從之。其時老師宿儒。與爲往復。而才辨懸絕。皆爲所摧敗。不能出氣。且數十年。敬遊京師時。子才已年老頽退矣。而天下士人。名子才弟子。大者規上第。冒膺仕。下者亦可奔走形勢。爲囊橐酒食聲色之資。及子才捐館舍。遂反唇睨目。深詆曲毀。以立門戶。聲氣盛衰。至於如此。亦可歎也。子才久寓白門。君生長其地。垂髫束紉。卽以詩名。不能不爲子才所鑒識。君爲詩。不學子才。亦未得子才絲粟之力。上階雲霄。然君至江西。髮已斑白。常推子才爲本師。不背其初。敬與君無間然。每見君。君必先言子才之美。以挂敬平日之論說。嗚呼。此可以見君之所守。不以死生而易師門友席。推之君父之事。豈有異耶。敬前自江西歸常州。與君別於章江之濱。後返江西。過上元。聞疾甚。恐有不幸。至章江。而君之喪已東下矣。追惟往昔。深用恤然。如君者。亦吾同好中不數數然者也。會若霖以狀來。將卜葬。爰爲銘以詒若霖。使納君之屬焉。銘曰。

莊經饒墓志銘

莊經饒。名雋甲。陽湖人。曾祖柱。浙江按察司副使。祖存與。禮部侍郎。父通敏。左春坊中允。母錢氏。經饒以縣學生。乾隆五十一年。鄉試中式。屢赴會試。不第。大挑一等。試知縣。不就。改教諭。選歙縣教諭。在官六年。辭歸。歸三年。卒。

年四十五。嘉慶十三年十月乙亥也。與同歲生張惠言。舉文交。舉文言黃叔度。漢末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若經饒者。可以觀古人之概矣。娶汪氏。子績濟。續澍。銘曰。其視端然。其立頎然。其行圜然。其色夷然。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萬物之爭。百世之日。積而成此。經饒之所知也。而又何所疵乎。

林太孺人墓志銘

林太孺人諱桂。福建閩縣人。祖及父母皆早世。無兄弟。幼依族姑之寡者。屢徙居。稍長。求其系。姑老耄不復省記。遂亡之。年十五。爲前恭城縣知縣陸君廣霖側室。三十年。而恭城君卽世。又三十年。而太孺人卒。年七十五。嘉慶十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敬與太孺人之子繼輅交。繼輅次年譜請銘。按譜。恭城君以進士官福建。廣西。屢起。仆。太孺人所以事恭城君者甚敬。恭城君劾官。處患難甚勤。長子女甚愛。理婚嫁喪葬甚肅。祭祀甚誠。教繼輅甚嚴。皆有事實可紀。繼輅泣曰。繼輅無似。無以顯揚太孺人。吾子之力。足以及百世者也。願備書之。無遺。敬謹對曰。此太孺人之常德也。書之譜足矣。若大節。則請爲太孺人大明之。何也。太孺人歸恭城君。嫡正夫人。莊宜人。已沒三年矣。太孺人六十年中。未嘗干嫡正之禮。至屬續時。尙以勿斂正寢爲命。此始終於禮者也。古者。人君不再娶。夫人卒。娣升於嫡。其嫡死不更立者。祭宗廟則攝焉。夫先王之禮。一而已矣。何以或升於嫡。或不升於嫡哉。蓋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如聘嫡未往而死。媵繼往是也。白虎通所謂立其娣。尊大國也。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如元妃死。次妃稱繼室是也。白虎通所謂明無二嫡。防篡殺也。太孺人不及事女君矣。殆可升於嫡者歟。雖然。太孺人非娣姪也。敬蓋又質之於禮焉。古者。大夫士皆媵娣姪。大夫爲貴妾。總。此娣姪也。士妾有子。則爲之總。此不必姪娣。而視娣姪也。太孺人有子且賢。殆可升於嫡者歟。自春秋時。以妾爲夫人。皆其君夫人之。然其端必由妾之自僭始。太孺人之志。以爲強附於禮之變而求榮。不若退守乎禮之常而去辱。於以成恭城君之賢。爲子若孫之令望。此閨門之理所以正。推之家國天下而皆順者也。太孺人生子繼裴。嗣恭城君之弟廣森。次卽

繼輅。本省舉人。女三。長未嫁。卒。次適儲。次適黃。恭城君初娶高宜人。生子三。繼娶莊宜人。生女三。皆太孺人成立之。銘曰。

治於讓。亂於僭。中闡樞蠹。不可訔。家如爛魚腹。中陷。以禮已僭。宜吉祥。恭城之後。今其昌。

萬孺人祔葬墓志銘

孺人姓萬氏。先世於宋政和中。由進賢遷南城之青綬柳塘。遂世爲南城人。曾祖維淙。祖國甯。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仕終福州左營遊擊。父選。廣西潯州府同知。母崔氏。孺人年十七。歸同縣建昌府學生鄧君漢。二十九。鄧君卒。孺人矢志撫諸孤。成立。嘉慶十六年。九月丁丑。卒。年八十。越明年。八月乙丑。祔葬於洛硝石羊角山鄧君之兆。子三人。樹槐。國子監生。樹齡。縣學生。樹梅。國子監生。女三。皆適名族。古者。女史以成法。書后夫人之行。後世史家外戚傳。列女傳。其遺意也。周秦以來。婦人有彝鼎之銘。有箴。有歌頌。其卒也。有葬記。有題墓。有石闕。而志銘之用最廣。宋人入家事。頗有巧。縱不應程式者。唐人用漢碑法。以美言泛頌之。夫婦人教於父母。無違於夫。宜於家。貞於一。以順成於子孫。言之從同。同爾。敬故次孺人家世生卒志之石。而不爲溢辭焉。樹齡之子熾昌。從敬遊。有才行。因并以告之。銘曰。

是維五十一年。守節萬孺人。從夫之穴。四正四維。應之。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卜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卜氏。世爲武進人。曾祖一夔。祖起鳳。父夢齡。母賀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鄭旦興。敬舅氏清如先生之子也。旦興負異才。有大志。舉於順天。再會試不第。單車出都。欲遊天下。阨塞。訪奇士。遂不知所之。時孺人之子國子監生良弼。甫六歲。舅清如先生及姑朱孺人已老。而家甚貧。清如先生爲儒。一錢不義不取。其治家儉而急。如吳康齋。婁一齋之爲人。孺人恆與婢僕之下者同甘苦。有加甚焉。方暑。煬於竈。婢僕反得清。甚寒。扣冰滌器。色怡然。未嘗使婢僕。以爲舅姑之人也。其順於舅姑。由於中之誠。孺人亦不自知爲順也。自旦興去家。垂三十年。未嘗敢

言其夫於舅姑之前。有告以蹤跡所在者。色喜而中夜常與良弼飲泣。積久。內傷。晨起。方春。目眩黑。抱杵仆地。遂失明。尙時時春不止也。與敬母太孺人相得。太孺人嘗慰之。孺人曰。命也。能與命爭乎。且性亦安之。無苦也。年六十卒。嘉慶十五年八月丁酉也。清如先生前已捐館舍。惟朱孺人在堂。哭之慟。復念且興。亦失明。是年十一月壬戌。良弼葬孺人於河北之祖塋。銘曰。夫之生不可知。夫之死不可知。舅歿姑病。不可死而竟死。吾之子孰恃之。

黃太孺人墓表

番禺之有學行者。推張維屏子樹。一日。子樹奉行狀。頓首於當楣曰。此家君所次先祖妣黃太孺人行狀也。家君主講新會。道遠不得遽至。命維屏爲謁。以乞銘。更月。家君歸治祭事。當謹持謁謝。敬以子樹賢。不敢辭。按狀。太孺人姓黃氏。錢塘人。曾祖驛。府學生。祖鍾。官廣州守備。始籍番禺。父騏。國子監生。母陳氏。太孺人生六年而孤。二十四年。歸張君元。山陰人也。張君始娶於王。亦山陰人。無子。早卒。張君侍父載。呂府君廷望客番禺。後亦籍番禺。太孺人歸三年。而張君卒於潮州。卒十日而訃至。是時。子炳文生十日矣。太孺人號踊絕而蘇。迨張君之喪至。復號踊絕而蘇。始終以載。呂府君之命撫孤。故不死。後八年。載。呂府君卒。期功之戚無可倚。遂攜子居母家。共室而自爲爨。母及兄軫之。以爲言。則涕泣曰。吾母子依吾母吾兄。惟母兄保護之。然苟不自食。此髮齡者。長無立志矣。且張氏之祖宗子孫。何以爲門戶乎。如是者十二年。始異居。嗚呼。可謂知大體矣。太孺人卒於嘉慶十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五。奉聖旨。旌表節孝。建坊於門。子一。炳文。嘉慶六年舉人。孫二。長卽維屏。嘉慶九年舉人。次維翰。國子監生。敬又按狀。太孺人卒之年。十有一月。葬於番禺柯木朗之原。訖今四年矣。禮不可埋銘。世有刻銘於祠堂者。非古也。婦人無外事。又無表墓之法。然古列女之賢者。天下皆繪畫之。鐫於廟垣。刻於墓闕。凡以風示後世而已。碑碣之禮。取可風示後世者表之。今太孺人不使其子食於外氏。以長以成。使張氏至今有卓然之氣。此可爲不幸依外氏之式矣。能自太孺人之意推之。凡行於鄉黨。交於公卿。立於朝廷。其不可苟然而食者。皆自

此始。故特表之。以告後世之有志者。嘉慶二十年十月壬子朔。陽湖惲敬謹表。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公墓闕銘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初年。大臣以清直重者。在山右曰孫文定公嘉淦。其在聖祖廟。曰于清端公成龍。文定起家侍從。天下知其清。而誦言其直。清端以外吏顯。天下知其直。而誦言其清。皆朝廷偉人也。文定同年生。而爲婚姻者。曰南儀所監掣同知李公暉。李公之孫。曰今廣東按察使鑾宣。按察亦以清直聞於時。懼同知之事。勿永述於後之人。且沒勿章。具狀請敬銘之墓闕。敬不敢辭。按狀。公諱暉。字闡成。姓李氏。明洪武中。始祖茂欽。自南直隸鳳陽。遷山西靜樂縣。遂世爲靜樂人。曾祖耀然。祖室明。光祿寺署丞。父之檀。高郵州知州。崇祀名宦鄉賢。母劉恭人。生母楊恭人。公幼有至性。長益以孝友自力。年二十六。鄉試中式。三十七。以例授汀州府同知。旋以采買洋銅。輕重不如格。吏議革職。世宗知公清。參本上。卽日特旨授太平府知府。權蕪湖關。調池州。改調淮安府。河決。復革職。高宗亦知公清。發江南。以同知用。補揚州水利同知。調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旋護兩淮鹽運使。乞長假歸。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公爲監掣。及權蕪湖關。人皆視爲脂膏之地。公歲贏悉歸之官。前後且數十萬。無入己者。湖北解京木出蕪湖。夾私木。公如令式稅之。其人飾辭愬於湖北巡撫。遂劾公。奉旨置對。欲以侵課罪公。使健吏求之。無所得。後數年。公復權蕪湖關。大府令求前事侵課狀。公力白之。其廉而不刻皆如此。守太平時。所屬於歲終。持金來謁。出之囊。其封皆布政司印也。曰。此縣中養廉。非取之民者。願酬知我。公笑曰。朝廷以此養公廉。今餽我。是養吾之貪也。飲之酒而歸之。太平治當塗。官中謂之首縣。嘗朝夕見。後其令調含山。爲含山民所愬。公奉臺檄治其事。令以舊屬遺家奴爲公女治奩。公曰。汝主貨我巧矣。吾發之。則含山事雖虛亦實。吾不爲也。速持去。無汗我。嗚呼。人之能保其節。豈易言哉。自以史傳以來。凡有賄始終者。餽者必飾其辭。爲可餽之說。受者亦必飾其辭。爲可受之計。是故位可以日增。罪可以日脫。使權可以日巧。取貨可以日工。若號於人曰。吾行賄。曰。吾受賄。此行道之人。所不爲也。如公者。可以爲居官之法矣。敬聞清端暮年。餽人獲少許者必受。公有故人子餽之。公辭。

焉。蓋清端天子大臣。宜通下情。且數十年。取大信於天下。無敢干以私者。公則自守峻絕不可弛。卽謂之善學清端。可也。公娶閩恭人。繼娶孟恭人。子三。長冀偕。次念祖。皆陳孺人出。冀偕。副貢生。嗣公之兄長楊君恂。念祖。候選州同知。娶于孫。爲文定公女。次學夫。沈太恭人出。候選司務。司務亦娶于孫。爲文定公之弟。國子監丞揚淦之女。是生按察。故按察嘗私淑文定焉。銘曰。府於縣。如家人。近則習。習則親。涅不緇。磨不磷。宜民人。昌子孫。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嘉慶十有二年。十二月壬辰。浙江提督李公。剿洋匪蔡牽於廣東潮州之黑水洋。卒於行間。皇上軫悼。封三等壯烈伯。諡忠毅。予祭葬。十四年。公舊部王得祿。邱良功。殲蔡牽於浙江温州之黑水洋。洋匪平。二十年前。揚州府知府甯化伊君秉綬。以公之事。請敬銘之墓闕。公諱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也。曾祖思拔。祖崇德。父希岸。皆贈建威將軍。母王氏。贈一品夫人。公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由藍翎侍衛。補衢州都司。升提標前營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因勦林爽文。入福建。護海壇總兵。緣事革職。公罄家財。募精勇。捕洋匪。獲戕參將張殿魁之林明灼。陳禮。禮以遊擊起用。署銅山參將。丁父憂去官。服滿。補海壇左營遊擊。時浙江福建洋匪。北接山東。西通廣東西。三面數千里。皆盜出沒。其內地曰洋匪。蔡牽最大。朱瀆次之。外地曰夷匪。多中國人。挾安南人爲之。鳳尾最大。一艇載數百人。洋匪曰匪艇。夷匪曰夷艇。夷艇至。輒數十艇。蔡牽百數十艇。朱瀆亦數十艇。其大較也。五十九年。夷艇始入福建之三澎。公敗之。嘉慶二年。升澎湖副將。浙江定海總兵。三年。擊洋匪於衢港及普陀。敗之。四年。鳳尾引夷艇入温州洋。敗之。賜花翎。五年。浙江巡撫阮公元。以公可任。奏請總統浙江福建水師。得俞旨。公申號令。嚴標識。東部伍。信賞罰。自偏裨至隊長。柁工水手。耳目皆一。於是水師皆可用。能立功。鳳尾引夷艇入台州松門。遇颶風。覆溺幾盡。登岸者。悉就俘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磔之。自後夷艇不敢至。鳳尾不知所終。是年。升福建水師提督。調浙江提督。先是。匪艇皆高大。我軍仰攻。殊失勢。而匪艇用晉石及蠶脂浴帆。禦火箭。帆下渴烏車。發水及數丈。滅

餘火。其舷以錫傅之。不能傷。故不易敗。公與阮公議造大艇。凌匪艇上。至是成。名曰霆船。連敗蔡牽於岐頭東霍。獲匪目張如茂。徐業。兵威大振。其明年。以霆船大敗蔡牽於定海。牽南走福建。乞降。是時牽已窮蹙糧盡。艇亦朽壞。公窮追。不日可擒。而總督以令箭止公兵。牽得以其間修艇揚帆去。是役也。功垂成而中廢。天下皆惜焉。蔡牽畏霆船。厚賂福建商人。造大艇高於霆船。出洋以被劫歸報。牽得之。大喜。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分餉朱瀆。遂與瀆合。九年。戕溫州總兵胡振聲。公追之。及於馬跡。敗之。至盡山。復敗之。牽以大艇得遁去。委敗於朱瀆。瀆怒。於是復分。公與阮公議。禁商人造大艇。牽計不行。是年。敗朱瀆於全廈。調福建提督。十年。敗蔡牽於龍灣。復調浙江提督。十一年。蔡牽合大隊攻臺灣。別部屯仔尾州。沈舟鹿耳門。阻官兵。公至。不得入。諜知南汕。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遣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乘澎船攻仔尾州。敗之。其明年。復敗之。二月己卯朔。松年夜率銳師。蹴海水登仔尾州。焚其寮。牽反救。公遣師出南汕。自後焚其舟。松年出仔尾州夾擊。大敗之。庚辰。復夾擊。大敗之。牽棄仔尾州屯北汕。以鹿耳門沈舟。自塞走路也。甲申。潮驟漲。沈舟漂起。牽奪鹿耳門遁去。奉旨。革翎頂。是役也。許松年爲軍鋒。前後奪舟。大小數十。焚寮及舟無算。殺賊數萬人。尸橫數十里。臺灣獲全。公所將止三千人耳。是年。蔡牽復合朱瀆走福甯。追敗之。皇上知公臺灣功。復翎頂。十二年。敗蔡牽於廣東之大星嶼。復敗之於福建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提督張見升追牽。是時。朱瀆已爲許松年所擊敗死。其弟渥降。牽亦屢敗。羣黨散沒。止三舟矣。初。公以謀勇耐辛苦。受皇上深知。屢立功軍事。悉主阮公。福建忌之。故主招撫。後被給。益恚怒。而阮公又以事去浙。福建益撓阻公。公以聞。皇上逮治總督。代以阿林保公。阿林保公初至福建。劾公逗撓。皇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公。公得直。於是皇上眷公益厚。敕福建不得撓阻。責公專擒蔡牽。與世職。蓋公天性忠勇。皇上拔之廢棄之中。推心委任。不使節制大臣。得掣其肘。至是而公不得不死矣。蔡牽雖止三舟。皆百戰之餘。合死力拒公於黑水洋。公自將親軍。當蔡牽大艇。公前後臨陣。多親搏戰。至是。自攜鼓合戰。良久。冒煙火。麾火船挂蔡牽大艇。將焚之。忽礮彈掠過。傷公喉。血湧出不可止。遂仆。而張見升見中軍舟亂。引師退。牽得走安南。蓋見升官福建。每戰必

自全其師。不敢縱也。然公雖授命。後卒。遵公部勒滅蔡牽。故言水師良將。皆推公第一。既明日。潮州知府至舟。斂公。得載榘。蓋公之誓死。非一日矣。公無子。嗣子廷鈺襲爵。葬公於同安之祖塋。銘曰。妖鯨叩天。飛駁雲長。鼉大鼉紛輪囷。剗匈剔腹。搜其羣。手提雙桴。桴不歇。天狗奔空。襲明月。誰甕貯之。烈士血。煌煌前績。銘旗常。五等之錫。邦家光。子孫保之。噫。勿忘。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君諱大鯤。字北溟。姓董氏。系出唐吏部侍郎甲子孫。世居銀城。自銀城遷婺源者。曰成祖。至明而族始大。曾祖世源。登仕郎。祖起予。拔貢生。考授州同知。父正台。歲貢生。誥贈朝議大夫。母祝氏。誥贈恭人。君兄弟八人。次居第三。兄弟之子孫皆盛。而君之子孫。取科第。歷中外者。數十人。居東門。是爲東門董氏。敬與君之孫潮青。同舉於鄉。後與鍊金交。因過婺源。去君之卒。四十七年矣。鍊金以狀請書君之行於華表。敬作而曰。太史公爲萬石君傳。記一二小事耳。其諸子乃記建之誤書。慶之數馬。訖今。益然諄然之意。尙見於數千年之後。蓋孝謹之行。累書之。皆無奇者也。要在得其意而止。後人反油然而動焉。若後世史家。別爲孝義傳。事事實實之。則無所餘矣。敬觀董氏羣從。皆恂恂如不勝衣。於父執進退。唯諾必以禮。猶可想見朝議之家法。而門巷之地。朝夕有言朝議之德者。董氏之盛。不其宜乎。且敬行天下故家。未有不以浮薄敗。而以質行興者。則請條朝議爲人之大綱。而詳書子孫名爵於左方。以實朝議之所以能裕其後。亦古者表墓勸善之遺意也。按狀。君少補縣學生。自祖父爲素封。家君擇人任時。而貲益息。凡長者之事。皆力爲之。以行其德。有天幸。終不至損其貲。貲且至逾萬。而德益行。事親定省之節。中衣廁踰之役。數十年如一日。兄弟至老。相愛如幼稚時。娣似皆能喻其意。撫幼弟及孤兄弟子。尤有恩遇。性喜下士。同縣汪君紱。江君永。爲儒有盛名。皆折節交之。所著有十三經音畫辨譌二卷。春秋四傳合編三十卷。喪服圖考一卷。二十一史編年十卷。卒年七十八。乾隆三十五年也。例授朝議大夫。候選知府。配戴氏。封恭人。子三。兆熊。縣學生。候選衛千總。兆鳳。附貢生。兆謙。例貢生。銘曰。

雙桓之間。朝議之阡也。知其德者。過而下之。其孝謹可賢也。

兆熊房孫四人。邦超。候選布政司理問。鍊金。舉人。授太常寺博士。邦和。國子監生。朝偉。附貢生。曾孫十六人。桂秋。候選從九品。桂山。舉人。揀選知縣。桂中。桂先。皆縣學生。桂丹。國子監生。桂洲。優貢生。候補訓導。桂標。國子監生。桂莊。附貢生。桂時。桂文。桂堂。桂海。皆國子監生。元孫二十三人。來孫五人。

兆鳳房孫五人。國英。縣增生。邦直。國子監生。潮青。舉人。揀選知縣。朝紘。廩貢生。銅陵縣教諭。朝勳。縣增生。曾孫十四人。桂森。舉人。揀選知縣。桂林。拔貢生。鑲黃旗教習。分發山西知縣。桂臺。縣增生。桂敷。翰林院編修。桂新。翰林院庶吉士。桂科。縣廩生。桂開。候選從九品。桂春。桂榮。皆縣學生。元孫二十二人。惠笙。產彬。皆縣學生。來孫七人。

兆謙房孫二人。之屏。例貢生。朝端。縣學生。曾孫十一人。桂攀。桂煌。皆縣學生。元孫六人。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君諱式玉。字朗甫。姓金氏。世爲歙人。曾祖茂宣。候選州同知。祖長溥。吏部主事。以君從兄應琦官巡撫。贈榮祿大夫。父杲。國子監生。以君官庶吉士。封文林郎。以君之仲兄應城。官禮部主事。封朝議大夫。前母黃氏。母鄭氏。皆贈恭人。君以國子監生。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中式。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明年。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年六月三日卒。年二十有八。配黃氏。子二。長讓恩。縣學生。次書恩。金氏自同知公徒步萬里。輦親骨於甘肅之蘭州。遂以孝聞於時。吏部公與其兄奉直公長洪。孝而甚友。用閱濟其宗。蓋有至性。而兼能取富貴者也。君之伯父養泉先生雲槐。以待從起家。檠齋先生榜。繼冠多士。推文附質。引義合禮。而君之尊甫朝議公。墜茨丹艱。贊佑華盛。蓋不忘其祖。而能庇其子孫者也。自君之羣從。外陟方面。內奉省闈。玉珂金車。照耀門第。而君獨單衣陋食。閭閻粥粥。從事於竈觚蠹簡之間。乃未遂其志。而君竟死矣。君美風儀。善談詠。其學悉宗本師張惠言。臯文。君之子書恩。爲敬弟。敷之子壻。敬久交於臯文及君。於養泉檠齋兩先生。皆有淵源之誼。今過君之里。而君之卒。

十五年矣。朝議公尙康甯。君之伯兄應璩。叔兄應珪。已前卒。仲兄官京師。弟日瑩。日璣。應玕。聃勉侍養。敬心爲恤。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朗甫其有知乎。朗甫其有知乎。銘君者。陽湖惲子居也。是亦君魂魄之所期。而凡親君者之所悲也。

空白页

大雲山房文稿言事

惲敬著

卷一

與朱幹臣

東垣之遊。已二十五年。鄙人雖有一日之長。然彼此切磨。斯道之常耳。吾弟前書。稱老夫子大人。鄙意頗不願從俗。何也。古者。弟子面稱師曰子。其爲他人言之。不面稱曰夫子。顏淵夫子循循然。子貢夫子之文章。與子太叔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駢夫子禮于賈季從同。皆非面稱也。至戰國時。方面稱夫子。漢唐亦有此稱。然不必弟子。明嚴分宜當國。其門下諛之。始有老夫子之稱。後人又加以大人。諛而又諛。鄙人不願以此施之于人。尤不願人以此施之于我。雖出之于口。筆之于書。人必以爲矯異。吾弟必不以爲矯異也。自漢傳經者。曰先。曰生。曰先生。皆祖春秋以來之號。後唐之韓門。宋之程門。皆此稱也。將來吾弟來書。止稱古山先生。何如。凡同志皆示之。

與朱幹臣

七載之別。如一須臾。比聞令德勤修。義問宣暢。慰甚慰甚。敬于先儒之說。至四十始樂觀之。然無躬行之得。故所見愴怳。其大端是非。則頗能辨之。前在都中。吾弟問王龍溪天泉成道記得失。時未見其書。未有以答。至瑞金。始得見之。乃禪之下乘語也。沙門如宗杲等。已高龍溪數籌。然龍溪語錄。亦有驚動透快。鞭策學者之言。擇之可也。聞湯敦甫深于此事。前達一書。至今未復。殊爲懸望。往歲託秋農之事。吾弟手爲料量。節其所出。則僕于所入易檢。所全甚大。感何如之。僕近狀如常。詳秋農書中。可互觀也。

答秦撫軍

古名人畫。無不古穆深厚。精能奇邁。卽逸品亦無率爾之作。故一望可知。且紙絹必精。丹墨必得法。再以各家宗法求之。可千不失一。然骨董牙人。尙可顛倒強辨。惟以時代制度折之。則不能辨矣。承示畫卷四匣。每匣分考呈

環。鄙見未必是。以大雅垂詢。非世俗苟爲藏弄之見。敢竭其愚。惟原諒之。趙千里九如圖。下筆謹細。人物有古意。非吳下俗工所能。然結構平近。少士大夫氣。絹亦非六七百年之物。其裂處皆人力爲之。非自然也。當是前朝內院所作耳。卷尾臣趙伯駒進上六小字。殊不佳。千里宗臣。不當稱趙伯駒。宋亦無款書進上者。千里別畫。皆稱臣伯駒奉聖旨畫。可證也。圖後光堯書天保詩。精麗可觀。其體甚似光堯。然意味凡下。以光堯各石刻較之。有逕庭焉。宋帝王畫。多有押書。惟手勅有押。若寫經語及題畫。不必押。慶者。見光堯各手勅仿爲之。不知不合法也。光堯書之後。記紹興庚申。乃紹興十一年。范石湖隆興中。方遷秘書正字。楊誠齋淳熙中。方遷右司郎中。周益公亦淳熙中。方遷起居郎。豈有前數十年。已官兩府侍從之理。卷中各結銜。可笑也。又進士結銜始于明。在宋無之。奉旨亦始于明。宋多稱奉聖旨。慶者。大都不諳故事。是以有山谷寫誠齋詩。天寶稱年。各謬誤也。卷後鮮于伯機。王元美兩跋。更凡下。其慶不待言。米襄陽山水畫。無氣韻。已失神矣。字係雙鈎。印章一手僞刻。印色亦一色。其裝潢則高手也。趙子昂畫錦堂記。子昂一日書萬字。何至拒手猙獰如此。書款及用印。均不合法。王小癡桃源圖。本朝有兩黃璧。其一江西人。字元白。以寫照名。其一廣東人。卽小癡也。此圖有意致。而墨非歛製。水用嶺北者。故氣韻不雅馴。其畫樹。則形跡矣。

與饒陶南

月之三日。得手書。具知一切。吾弟就試至十三科。而不與解額。此天下不可解之事。然有可解者。謬種流傳。已數十年。夫己氏所錄文。瑣猥益甚。豈能錄吾弟淵雅雄古之文耶。然方元英羅江東之名。至今不滅。其時成名而去。青紫被體者。當不下千萬人。胥歸于臭腐。天道未嘗不公也。敬于古今士君子之所能者。尙有菽麥之辨。吾弟當翩然而至。商略其然否。其樂當不啻如造朝堂。進退百司。而使天下大治也。獻歲于南昌。專俟。或僕不至南昌。吾弟亦買舟南上。以踐此諾。將使兒子輩。受業門下。佇望佇望。

與周菊伴

軍門客次。始識清顏。嗣後彼此投謁。均致相左。然稠人廣坐。未常不心儀閣下。及蕭宜黃。朱安義諸君子。悽悽之誠。不可解也。春中發棹南還。舟駐虔州。大兄奉檄穀山。乃成邂逅。何快如之。貴治山多田少。民氣凋敝。與敝邑相當。然大兄通才遠識。定可轉移。若敬者。坐困五年。言之有愧。昔人曰。東南民力竭矣。以今觀之。官力其尙有餘耶。前倉猝舟行。致以瑣事奉託。方深惶悚。大兄乃給札來人。足徵精審。所謂謝幼慶使才。履屐亦得其任也。

答顧研麓

前月接奉手書。復示大著。敬服敬服。敬前客真定。小韓先生方分守清河常山。左右有名士。名幕。名宦之語。敬始知鄉前輩中。有如是文章政事。不可及者。往歲留滯章門。知閣下爲先生令子。綽有家風。然未知清才遠想。能盡空凡跡。真爲喜而不寐也。敬于詩文。埋頭三十年。以頑鈍無所得。然好之不已。將來萍蓬流轉。或得乍合。當與閣下窮日夜討論以相證。此吾輩未忘之結習也。蒙鈔示匡謬正俗兩條。而平頭于氈櫃中遺失。亦由敬之不慎。可愧之至。希復鈔示爲感。

答顧研麓

頃奉手書。具知一切。委題尊照。勉力應命。此後題詠者必多。但此題不可著跡。一著跡。非腐卽滯矣。同人必以此告。庶無冬烘之詞。玷佳卷也。尊大人詩集。略爲詮次。未知有當否。若付梓之時。一切行款。敬當盡其愚。蓋刻書大忌體例不一也。如集首下行載尊名稱恭錄。皆不妥。蓋其地宜載尊大人名與字。尊名校刊。當在每卷之後。不可凌雜。又凡御製詩目。下書恭錄。家集宜避。最爲緊要。其餘不合法者尙多。梓時細定可耳。古者一集不再序。今時賢屢序。徒爲聲氣而已。一何可笑。尊大人集。已有三序。敬意削其不可者二篇。留一篇。改其不合法字句冠集。如敬再作。是疊床架屋。深可不必。裁之裁之。如以鄙意爲然。明年省中付梓。或石城付梓。皆可盡其愚也。

與聞茂才

往歲聞尊府君捐館。深爲駭悼。來書以伐石之辭。非下走不足以信尊府君之言行。下走何人。敢當斯語耶。此事

榛蕪五百餘年。近代所稱作者。尙各有短長。而世之名公鉅卿。上牽功令。下沿習俗。益卑猥不可言狀。下走以處下位。可以力求古人尺度。而才又劣弱。不足以達其所見。甚愧甚愧也。然于尊府君。有一日之知。誼不敢辭。謹序草稿如別紙。金石文字。一語不可輕下。題識尤不可率爾。舉人不當結銜。止書勅授文林郎可也。漢人金石文。三公稱公。餘皆稱君。唐人則監司以上。有稱公者。曾爲之屬也。尊府君銜。應照來式入石。至下走列銜。宜書見官。其餘俗人。結銜累累。雖一品。詒笑大方。不可從也。

答黎楷屏

往歲仁弟移入行省。敬奉檄還縣。未及言別。至今歉然。年逼事稠。前書乃書記屬草。曹史寫送。荒陋可改。發春得手報。讀之。殊增內愧。藉悉興居萬福。德懋業勤。復爲欣慰。敬吳下小生。未爛時務。各公卿諒其心跡。誠直。每加意優容。敬事過輒悔。昔人知四十九年之非。敬今知五十年之非矣。受事後。以柔道拊循。而蠹役預請退卯。在鄉婪索者。聞輿過。遺衣物而逃。鷹鷂不如鸞鳳。斯言當不吾欺。治下如此。事上能折節行之。豈有不諒者耶。彌勒贊甚佳。此體自諸經偈語發源。北宋張無盡等祖禩之。至有明益大其流。敬前題沙白君跣跌圖。足相發。茲附上。又近作楞伽經書後。亦附上。仁弟以爲何如。

與黎楷屏

夏間朝夕過從。吟琴讀書之外。復窺仁弟立身之謹。而能斷。擇交之和。而能別。真令鄙人有珠玉在前之歎。至詩之爲道。仁弟既好而習之。其意不患不精。其才不患不博。然仁弟喜禪。敬請進以禪言之。卽心卽佛者。格與調之說也。非心非佛者。不必格與調之說也。這老漢惑亂人。憑他非心非佛。我這裏是卽心卽佛者。格與調皆至。不旁睨不格與調之說也。近時袁子才有格調增一分。則性情減一分之說。鄙意以爲無性情之格調。必成詩囚。無格調之性情。則東坡所謂飲私酒。喫瘴死牛肉發聲矣。蓮水出於子才之門。而其詩渾雅。前書所謂無琵琶聲也。可知非廢格調。專任性情矣。試以鄙意商之。然平否乎。以禪言詩。自嚴滄浪。而虞山大之。已成窠臼。敬復云云者。以

爲仁弟所喜耳。

與吳良園

往歲于廖觀察處得手書。知有粵中之行。當即作報。後竟未聞油旌過嶺。殊爲懸繫也。敬勞動一生。無所成立。可愧。可愧。待質之事。姻朋共引翼之。得免隕越。竊念敬於口舌之事。不能容人。而常爲所容。仕宦貨財之事。不能緩急人。而常爲人所緩急。如此不悔悟。真敝人矣。曉帆并各相知處。希用鄙意釋之。

與福子申

往歲由九江太守官封。遞到手書。知仁弟赴官粵東。喜慰之至。後詢之贛州。則騶從早已過山。未得一見。絃六年中別愴。并不及專遣童奴。祇候道周。甚爲歉歉。由江西各府。九江極北。贛州極南。而瑞金又在贛州之東。去九江二千里。是以仁弟所發書。到瑞金。計一月有餘。致此差誤。今歲得手書。亦由九江遞到。然自贛州北至九江。復自九江南至瑞金。往返四千里矣。嗣後當止託贛縣邱君。可速到也。粵東官事。如焦原火發。非一手所能撲。漏防雨潰。非一簣所能障。雖然。天下事皆天下人爲之。非仁弟之望。而誰望耶。方今制府精鍊。撫軍和厚。可大有爲之時。敬方傾耳而聽也。順德近接省會。民情土俗。仁弟必一一措置得宜。無煩進說。所念念者。張藥房久爲昔友。其二子聞甚有才。仁弟其有以教之。夫人油幢。想同南指。令郎君讀書何如。京中逋負。想不至多多。蓋此物一累。則才爲所局。德亦爲所拘。敬即已覆之前車。故詢及此耳。敬隨常調官。爲衣食計。無謂之至。至瑞金後。鬚已蒼白。日中昏昏欲臥。曉臥不能起。已頽然就衰。真無志於世。癸甲乙三載。連得三女。頗能聰慧。堂上康強。細弱皆安善。子寬十一月二十九日到署。今歲教兒子輩讀書。子由理內外之事。頗爲竭蹶。蓋瑞金所入之數。公使之銀。已去其三之二也。目下因三命之案赴南昌。如可退。不復戀此雞肋矣。

與廖永亭

月初。侍老母至贛。諸蒙厚念。感謝感謝。舍利禳子。舟中藉禦嚴寒。近至縣已漸和煦。而仁弟方將北行。今冬出都。

必需此。是以專人奉上。非介介也。仁弟所示古銅器。乃夷矛頭耳。敬作古兵器圖考。附呈。可按圖索之。古有以玉石爲兵者。自蚩尤以後。皆以銅爲兵。考工記斧斤。戈戟。大刀。殺矢之齊。皆銅也。戰國始兼用鐵。而用銅至西漢尙行。漢書食貨志。收銅勿令作兵。韓延壽傳。取官銅作刀劍鉤鐔。是也。所示夷矛頭。製甚巧。而銅不精。其西漢所鑄。歟。投壺古皆並席危坐。手投之。矢用棘。今京師士大夫。削竹爲矢。並足立。自上擊矢入壺。失古意矣。所詢演禽之書。此出近世。古無是書也。以十二生配十二支。始于論衡物勢篇。以日月五星。加二十八宿。見於西域宿曜經。皆鄙淺無深義。至以二十八禽配二十八宿。乃自十二生附會之。明人方著其說。今演禽書中。屢舉許真君。當由近世道士所演。孔子之時。豈有是耶。不可信也。仁弟不恥下問。故一一詳之。附上素心兩器。惜無磁斗。然已伏盆。不必易也。

與廖聽橋

去歲十二月在贛。見大姪行止安詳。言語平正。甚爲欣喜。又見書法大進。惟未見近日文字耳。承示銅器。均非佳者。其大雷紋花觚。近今俗工所鑄也。銅洗無銘識。工亦不細。大姪能多讀書。則自能辨矣。敬回縣後。怱怱年事。殊無好懷。幸闔署均安善而已。臞仙詩稿。前曾略窺津涘。清老之作。時賢所難至。作序之說。前諾未忘。然此事不可草草。第一。須臞仙不請他人作序。及自序。方可爲之。蓋古法無重序也。今時疊牀架屋。以爲聲氣。不知見笑于大方之家。其二。須盡讀其所作。方有運思遣辭徑路。否則公家言耳。其三。亦須稍識臞仙生平蹤跡。及交遊之人。方能不諂不瀆。蓋以言諛人。以文諛人。皆非君子之事也。其四。作臞仙詩集序。自當臞仙專致一書。不可大姪代爲請序。四者皆不易之理也。大姪有俠腸。有豪氣。有勝情。有遠志。然每事必須于不易之理。斟酌盡善。則成大器矣。青面手本。乃官場惡模樣。敬與大姪。如一家骨肉。豈可用此。茲謹璧還。嗣後不可復用也。

與徐臞仙

虔州得晤。如見王長史劉尹一流人。鄙人塵容俗狀。不滌自去矣。大集恹恹中。稍一涉獵。沈著老脫。無一語不自

古人來。無一語似古人。非三折肱不能至。聞聽橋有付刻之說。此天下所快覩也。前從聽橋索得夢樓太守集一部。舟中反復觀之。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所得。然敬頗有未當意者。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尊見以爲本朝詩人。近體似唐。古體多似宋。鄙意國風之諷。大小雅之正。周頌之和。魯頌商頌之奮厲。皆爲聖人所取。唐亦可。宋亦不惡。惟忽似唐。忽似宋。進退無據。則爲可笑。誠如尊見耳。

答曹侍郎

去歲吳萬載到江西。得奉手書。藉悉台候萬福。當卽肅復。由姚秋農修撰呈達矣。今至章門。當局不以爲狂。以爲狷。和之者。亦復不少。先生以爲然乎。否乎。前二十年在都。張皋文。王悔生諸人。目爲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至今已年五十矣。自視茫然。豈敢自附于有不爲之說。然人人之云。必達之先生者。先生知我。必有以進我也。瑞金去章門一千餘里。邸鈔數月始一至。朝廷政治。在下位者。聞不聞俱無所輕重。惟一二大君子。心甚懸懸。而先生則敬之所企仰者。一切動定。望詳悉見示。近得劉海峯先生集。筆力清宕。然細加檢點。于理多有未足。先生以爲何如。

與舒白香

前登舟之後。復得天香館暢飲。坐中蓮水。楷屏。又俱雅流。可謂快意。越日發棹。爲風水所阻。不及二十里便泊舟。每日如是。至前月初三日。方至南城。十五日。方至甯都。二十五日。至瑞金。溽暑奔馳。面目可想。惟得免分校。不致再勞往返。而途次廣昌。得家慈書。精神如常。仍能燈下讀書。一家細弱俱平善。可慰仁弟記注耳。文章之事。工部所謂天成。著力雕鐫。便覲面千里。儷體尙然。何況散行。然此事如禪宗籊桶脫落。布袋打失之後。信口接機。頭頭是道。無一滴水外散。乃爲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鬆口便屬亂統矣。是以敬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如史記千古以爲疎闊。而柳子厚獨以潔許之。今讀伯夷屈原等列傳。重疊拉雜。及刪其一字一句。則其意不全。可見古人所得矣。至所謂疎古。乃通身枝葉扶疎。氣象渾雅。非不檢之謂也。敬于此事。如禪宗看話頭。參知識。蓋三十

年。惜鈍根所得。不過如此。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棊氣重。歸熙甫。汪茗文。方靈臯。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能裨脫此數家。則掉臂遊行。另有蹊徑。亦不妨仍落此數家。不染習氣者。入習氣亦不染。卽禪宗入魔法也。恭勤墓志銘。及萬公祠記。在春州處。便中可索觀。并正之。

與舒白香

前月天香鄰館飲酒之後。卽解維東還。果堂先生來。始知仁弟復有敗意事。天始旣置白香于愉適之外。今乃置白香于憂患之中。如之何。如之何。稽生有言。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敬以爲善老莊者。愉適憂患。不能干之。則性情皆本然者耳。得其和則有之。豈至增其放哉。仁弟于老莊。可謂善矣。以鄙言爲何如。近有調蔣權伯詩。無一語是老莊。然得老莊至處。錄呈是正。可爲知者道耳。二十三日。往潯陽。歸途遊天池。視壁間第一語。卽知爲仁弟詩。二僧同行。皆大笑也。

與鄧過庭

得手書。具知一切。今年秋闈。敬不料能整齊如此。方悔前之力辭入簾。爲過于避事。然夫己氏者。素日悉其能。榜前已豫料多屈滯矣。足下清才。何慮不達。遲速命也。何足介懷。况年力富甚。方將遠追賈董。近躡歐曾。豈效小生俗儒。硜硜望售耶。丁贊府舊交。不可輕告去。溫南城爲人詳密。且可近奉晨昏。二者望大雅裁奪。至寒暑荒陋。又處嶺徼。無可推轂。足下如不棄。翩然來儀。止可商訂古今。若溝渠之水。圖潤百里。足下亦知其力不任此也。

與裘春州

前曾與蓮士先生商恭勤墓志。其意以未竟用爲綱領。茲已擬就。錄呈大裁。敬卽日錄寄京師矣。于文襄所作文達公墓志。乃墓表體。袁子才所作文達公神道碑。又雜墓志體。其間書法。不合處甚多。鄙作雖弇鄙。不足以揄揚恭勤。然不敢妄下一語也。其書法旣以墨圍別之。仍標義于行首。非敢如東方先生之自譽。不過望將來天下操

筆墨者。不率爾而已。奏疏文集附上。三江圖考。擬欲作一文辨之。暫存敬處可也。

答陳雲渠

大著清刻幽雋。得山谷誠齋諸老筆意。俗人不能措手也。鄙見詩文。嘗從一家入。至能兼諸家。然後自成家。高明以爲何如。佳處已用墨圍圍之。未信者。細書卷中。一人之論。未足概諸君子。暇中自定之。敬至貴處已一載。今數日內。連診三命案。復有逆倫者。深用自愧。至貧乏非所計也。彭躬菴文氣甚和。而鋒不可犯。邱邦士文奇澹。不蹈襲前人一語一意。明季年多異才。吾宗遜菴先生文亦然。然皆非正宗。擇之可也。

答陳雲渠

前過黃安。山水清佳。可以遊賞。若治形家之說。應於此處求之。縣東同登之山。土氣麤獷。未必善也。輿中閱後漢書。如馬援袁紹傳。不讓孟堅。董卓傳。閱之殊苦不了了。鄙見如是。未知高明意中何如。承祚三國志。魏繁於吳。吳繁於蜀。地勢事蹟。不得不然。帝魏之說。本不足憑。卷帙多寡。更不必置論。魯肅傳有但諸將軍單刀俱會之言。非雜劇妄題。然詩文中難用。凡經史事。世俗所習知習言者。宜用意鍛鍊之。或暗用。或翻用。不得不然。識之。

答陳雲渠

十四日得手書。並闡藝三篇。首藝前已于貫汀處見之。加墨圍寄還矣。是必雋之作。次藝三藝亦佳。深以爲喜。不意十五日晚間。省中題名錄至。則相知中。無一人雋者。大奇大奇。此科文如仲岳之才氣。貫汀之清拔。允中之愜適。守齋之瀟灑。與吾弟之平正駘蕩。皆宜雋而不雋。豈果有命耶。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其他則何尤焉。今晨貫汀來。適敬讀張睢陽列傳。因同讀之。爲之氣充神溢。如置身青雲中。下視高爵厚祿。與糠粃何異。况區區一舉哉。睢陽豪傑忠義之士。能使一千餘年後如此。則上自聖賢。下及一技一能之士。其有得于後世。雖淺深大小不同。而引人著勝地。則一也。少遲。當來署中。快談數日。貴體想可如常。敬自八月中旬。患手疔。至今腕弱頭暈。不能自作報書。因令小胥鈔錄。前玉箸篆及草書。頗有進境。疾後又廢。令叔挽聯。尙未寫也。

答陳雲渠

得手書。推許過甚。不敢當。敬少時詩學太白。後漸入香山東坡。所矍矍不足者。太似耳。析骨還父。割肉還母。方能現清淨身說法。詩何獨不然。至文亦太似韓曾。高深處尙不及。未知何時能自立一家也。象山之說。益不敢當。不敢當。昨與相知言及近事。敬告以陽明先生曰。州之事。幾敗于賓僚。何況不如陽明者。豈敢望象山耶。前書所言藥玉。卽罐子玉。雖精華。不可寶。漢銅有贗。而宋銅無贗。故可寶。吾弟在縣。有翰林公相投契之言。恐吾弟眩其所寶。故爲此隱語耳。

答陳雲渠

得手書。知體中違和。竟不應舉。謹疾之道。必當如是。今天下清才正學多矣。使皆不應舉如吾弟。豈非有心斯世者。所當慮耶。然家庭大和。文史足用。仰不愧古。俯不愧今。吾弟固有以自樂矣。敬交代之事。籌畫三千有餘。可以集事。復因多年命案。爲大府撻撻。幾于車覆。少定當北行。世路茫茫。未知稅駕何地也。

答李守齋

得手書。辭旨清妙。卽此便非俗人所辦。不俗與俗。如水火陰陽。夫己氏豈有大雅之識耶。敬八月中。已決饒陶南與足下之不能雋矣。闡卷加墨圈奉還。勿使俗人見。彼方謂吾輩相標榜耳。然敬所以告足下者。曰安命。曰力學而已。固非絕人以不可知。亦非求人之必知。于天下後世尙然。况科名一事耶。得聞可來荒署。作十日遊。敬亦將示以所得也。

答楊貫汀

允中來。知吾弟與雲渠。俱以疾不應舉。繼卽得手書。所云同同。深爲歎惜。今歲江西闈。又失二奇矣。雲渠來書。波委雲連。動蕩可喜。吾弟書緻。潔如玉映。徹如水晶。其人可知。其人可知。敬古文一支。當在綿水左右。然老重下筆。及一瀉千里之處。尙望留意焉。是道止爭識力耳。

與鄒立夫

前日見過。以諸事沓來。未得永日談笑。深以爲歉。昨得字書。慰甚。然何言之謙耶。僕與吾弟。爲文章道義之交。當每事實言。毋過爲推挹也。大著一冊。尙未下籤。然已繙竟。大都瑞金諸詩人。多枯槁之士。故邊幅不廣。雖極高如南岡。極雋如狎鷗。皆不免此病。吾弟氣逸體縱。有不可羈約之概。而風回雨止。仍復寂然。此得天之最厚者。由是而充之。排金門。上玉堂。與時賢頡頏。再充之。吞曹劉。奪蘇李。與古人頡頏。分內事耳。然不可自高。自高則所見浮。不可自阻。自阻則所進淺。浮與淺。則下筆俳巧。鄙俗粗率。皆來擾之。而且自以爲名家大家矣。吾弟用吾所戒。久久行之。何慮不傳。傳何慮不遠。以敬爲識途之馬。則不敢辭。若以敬爲千里之驥而附之。恐亦百步而止耳。賢于十步幾何。今少年人詩集。序至四五。題辭至數十。無謂之至。俟吾弟至四十。敬不過七十。當爲作序。今且以此書。書之卷首。如何。

答鄒立夫

前席間問及沈休文韻書。此久已亡失。明末嶺外妄男子。乃僞撰行世。朱錫鬯檢討廣韻序常言之。世間學問不可盡。卽考訂一家。已有僞學。俗學僻學。種種不同。非多讀書。親近大君子。不能別也。吾弟少年。自勉而已。來書問等韻之學。此事近儒江慎修先生四聲切韻表。最爲詳慎。其勝前人處有數條。字母用三十六。不忘意增減。一也。韻用二百六部。不用十二攝。二也。入韻分系各韻。皆推明其故。三也。翻切用音。類母位取切之音。和不用舌頭。舌上。輕唇。重唇之類隔。四也。清濁。次清。最濁。用字標明。不用墨白圍之暗記。五也。吾弟守此用力。足矣。不必他求。蓋音韻易淆。求密反疎。求全反漏。取其師承之詳慎者從之。可也。不然。齒牙爲猾。甯有旣耶。來書問字彙所列之二圖。其第一圖。自公至鳩四十韻。各爲一章。緯以四聲。經以字母三十二。所謂韻法直圖。得之新安者也。第二圖。平上去各爲二章。入爲一章。上列字母三十六。旁列各呼讀。所謂韻法橫圖。得之宣城者也。前一圖刪知徹澄孃四母。并合敷非二母。于微母上增一虛位。故不用字母本字。而以一至三十二掩之。真肌說也。來書問字典所列之

三圖。其第一圖共一章。別開口闔口。正韻副韻。而以十二攝。經之第二圖。十二攝。各爲一章。而以三十六字母緯之。與第一圖相發明。蓋一人之作也。第三圖。十二攝。分爲二十四章。而開口闔口。分廣狹通偏四門。卽第一圖之開闔也。十二攝各有內外。卽第一圖之正副也。字彙字典各圖之義。不過如此。大抵古人翻切。生于雙聲疊韻。後因雙聲有字母。因疊韻有韻書。既有字母韻書。卽可列之爲圖。易于標射。蓋有翻切。而後有圖。非有圖始可翻切也。然方言之不同。今古音之各異。雖聖人不能齊焉。故古人所作各圖。人自爲學。家自爲書。互相攻訐。如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大儒。所傳之圖。尙各有出入。何況近時之學哉。善學者。求其能詳慎者用之。如四聲切韻。及音韻闡微。古音表。皆可用也。來書問三合之說。考華嚴四十二字母。有三合。一音曰揭多羅。乃三合爲一母耳。古人翻切。皆止二合。無三合之法。三合四合。至本朝始大行。來書又問發送收之說。此一音具三音。欲音之準耳。非三音合一音。如揭多羅也。錢辛眉先生曰。西域字母。婆羅門書用十四字。涅槃經用二十五字。華嚴經四十二字。若三十六字者。乃唐末人爲之。此通人之論也。其集中答問。及養新錄論字母者。遣曹史寫送。可留意焉。吾弟爲學。慎無速求多。當以漸積之。則多矣。小畜懿文德之義也。況君子多乎哉。

與邱怡亭

乙巳夏首。始識尊顏。鄙見以爲少年貴公子。中年豪客。老年巧宦而已。殊有不足之意。往歲過贛。而二兄適被劾。窺二兄意言之間。非猶夫豪客巧宦之胥次也。然後不以悠悠視二兄。及今歲至章門。始知二兄之爲人。非敬之所能及也。二兄才甚奇。氣甚高。而遇甚蹇。不得已。黽勉于君子之所務。馳騫于衆人之所爭。胸次中其有必不願人知。而人亦不能知者乎。敬奔走半天下。所遇之人多矣。今僻處嶺嶠。願通言于二兄。使知江西有一惲子居。則邱怡亭亦非萬萬人不能知者。二兄必爲之酣然而笑。瞿然而傷也。

與章禮南

四月中旬。疾中草草敘話。卽臥輿中南返。旋至雩都。至贛幾兩月矣。奔馳之苦。所不堪言。回縣後。得書。深爲欣慰。

承見示海峯樓文集。二十餘年前。在京師一中舍處見之。今細檢量。論事論人。未得其平。論理未得其正。大抵筆銳于本師。方望溪先生。而疎樸不及。才則有餘于弟子。姚姬傳先生矣。前閣下以潔目之。鄙見太史公之潔。全在用意掉落。千端萬緒。至字句不妨有可議者。今海峯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非真潔也。姬傳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論。海峯則無所不敢矣。懼其破道也。又好語科名得失。酒食徵逐。胸中得無滓穢太清耶。狂瞽之言。未必有當。惟閣下擇之。

與湯敦甫

春間得復書。儒者之氣。盎然楮墨。及讀其辭。益知先生之所養。非歲年所能至也。瑞金去京師六千里。去江西省城一千五百里。所傳聞多不實。然時于邸抄中。見先生名。則爲之一喜。及閱事實。皆先生所齟齬者。想有道必不介然。然敬辱在下風。爲不甯者久之。又不詳其事始末。何以能乘流雲。御飛鴻。一盡其拳拳于先生之前耶。近作數首。在來卿所。亦不足觀覽。故未寫送。舍弟子寬在都。惟先生進而教之。如敬身受益也。

與楊鹿柴

前所送采菽堂古詩。并郭茂倩樂府。下走意欲以數日點定。病懶未涉筆。昨見兒子穀架頭歸。愚尙書古詩源。其點定頗無大謬。足下可照錄一過。則所獲多矣。貴邑謝南岡先生詩甚佳。七言少遜。然其格尙在狎鷗亭集之上也。足下自號鹿柴主人。而欲引鹿門柴桑之事。此則甚非。龐陶二公。皆衰年處亂。各有所寄。足下方當壯盛。侍奉庭闈。于二公何所似耶。若如王右丞裴蜀州之偃仰輞川。是亦曾點異乎三子之意矣。下走以此意爲之說。足下當亦犁然于心。若其他穿鑿之言。則非大雅所尙。下走理不可陳也。

與余鐵香

得書。知侍奉萬福。興居勝常。甚慰甚慰。至試事得失。不願吾弟介然也。君子遇失意。爲人必有所進。小人遇失意。爲人必有所退。吾所見人才。得天下大半。如吾弟天資傑出。可以上追古人。所不可料者。講習無專門之師。結契

無高世之士。以放蕩爲筆墨上流。以詭僞爲酬酢公法。浮沈于詩盟酒社之中。滅沒于高科上爵之內而已。今不稱意。必反而思。起而悔。求其是者。去其非者。方將掉韓歐之鞅。叩朱陸之門。摩范富之壘。而何爲介然耶。千里開函。當爲氣盛。勉之而已。

與胡桐雲

前者。騶從遠臨。慰甚慰甚。復蒙惠賜荔枝二盒。瓊玉之膏。溢于齒頰。逮及童稚。感何如之。昔彭淵才以海棠香國爲善州。敬前在渝水。聞檄調瑞金。賓客皆言過遠。不可往。敬答以但往。可飽噉荔枝。乃三年之內。荔枝熟時。皆不在署。今始得償願。真不虛瑞金一行矣。大著清新雅飭。惜敬不敢當耳。數次泚筆。欲爲和章。皆爲吏事敗意。稍暇。當勉強爲之也。墨卿太守。風流照映。不愧昔賢。敬常謂翠庭先生。爲道學而不迂。墨卿太守。爲文苑。爲循吏。而不矜不肆。乃甯化必傳之人也。墨卿于閣下。爲大人行。閣下朝夕相從。其饒益甚廣。惟目下溽暑。甯化至臨汀。皆山道。敬若至府中。閣下斷不可邀墨卿。將來相見有期。不必急急也。

與孫蓮水

舟中執手。不及暢言。翼日解維。順流東下。每逢勝賞。追挹高懷。安得如先生者數十人。分住山水佳處。爲惲子居作主人耶。十月下旬。過金陵。見令郎甚英。尙可喜。略觀制義。及排律詩。各數首。辭意俱有法門。氣甚清晔。然鄙意不願其爲作家之文。蓋少年當以才子之文爲主。壯年老年。再入作家。方得此中法華三昧也。令郎挽留作竟日談。敬以欲訪覺修吏部。卽往城北。而竟未遇。覺修來舟中。又未遇。彼此馳奔。可歌也。十一月。至家。婆羅巷賃屋。已爲主人索去。老母寄居江鄉。幸大小俱藉庇平安。無勞遠念。誦贈詩至還。扶白髮看婆羅之句。老母甚爲解顏。敬歲底中寒大病。正月十三日。方北行。二月初十日。過德州。吾鄉劉申甫孝廉。先行一日。屬淵如分巡。設饌作痛飲。而敬酣臥車中。竟行至二十里坡方覺。其爲可歌。益甚于金陵之事矣。申甫文定公之孫。治經行文。俱冠流輩。將來相遇。可交也。

與巽秩山

一別十三年。敬髮已華矣。如何如何。聞大兄家居之時。始終不入州郡。此事吾鄉蓋難言之。得一二有志者挽回。甚幸甚幸。趙恭毅。劉文定。去人。其間豈甚遠耶。曩者同赴禮闈。敬與仲甫。皆好爲議論。大兄退然默然而已。然爲部郎。則辭賑差。爲侍御。則劾朝審。而家居又能如此。是躬行則常在前。口語則常在後。古人所尚。非大兄而誰。惜蜀中險遠。不得親見設施。然可信其必異乎人之爲矣。瑞金多頂兇案。敬前後六年力反之。于是各案皆遲延。至銷去加三級。紀錄七次。罰俸二千三百兩。若再回任。將何級何紀錄抵銷。真不可不慮。又舊日會匪未淨。私硝私磺充斥。雖屢次設法清理。而根株難盡。望之如畏途。兩淮都轉廖復堂先生。係敬舉主。如維陽有可休息之處。便當棄官而歸。然古人有言。仙人尙肯耶否耶。以敬負累。欲望之都轉一人。亦非易易事也。

與秦筠谷

半載灌城。晨夕過從。朋友之樂。乃借冠蓋之地。商榷性情。慰甚慰甚。歸途復藉緩急。得無阻滯。月內已抵縣矣。小峴先生。未及修書。以鄉閭大君子。不可一札申候。如南華老人所云。竿牘而已。是以遲遲。仁弟必賞契此言也。長甯有風調氣格。此次過處。彼此相左。竟未得見。仁弟北上之事。所以處人已。甚能得其平。然世人必有以爲迂者。敬常謂今之士大夫。不病其迂。病其常不迂。且以其不迂。排人之迂。此吏治之所以日偷。士大夫之氣節。所以日壞。在有志者。自免之耳。劉于宋之案。官吏役皆欲蔽罪此人。其冤惟敬一人知之。而不能白之。真可恥。然格殺賊盜。罪止杖耳。敬何必苦爭。使再延緩。致斃囹圄。仁弟顧我厚。故敢陳之如此。銀三十兩。希付司籍。敬有所需。可再貸也。

與左仲甫

丙寅秋中。曾得手書。至今五載有餘矣。中間敬一離任。三調省。其奔走可知。兼之賓從兩散。僮僕無解事者。又時病時起。是以不及通問。二兄必諒之也。去冬。舟過皖江。遇通判鄒君。詢知二兄興居。深爲喜幸。至都。都人士皆道。

二兄之美。比之張趙。比之應劉。何快如之。敬驚下之資。露才揚己。蹭蹬半生。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善。四月中。擬擋出都。如維揚有可休息之地。移家過江。與南山南北山北何異。若不如願。則一身挂帆西上。當如武侯出師。先爲可退之地也。秋間旌旆在皖。或可一遇。世事日多。舊交日少。日多者。久非從前面目。日少者。尙有此後性情。然能遇不能遇。又未知何如。真可浩歎者也。

與陳寶摩

前在瑞金。兩奉手書。均未作答。非敢爲無禮。及遺忘也。敬于大兄言之。不誠不如不言。言之不盡。不如不言。誠乎盡乎。幕中賓客。無任此者。况瑞金竟無賓客耶。大兄必知我諒我也。前書并示懷舊詩。後并示全集。全集爲人持去。昨至都。雲伯復以見詒。得盡讀之。大兄胸次本高。故下語翛然自得。不求異今人。今人自不能及。不求避古人。古人自不能掩。非尋常詩人所解也。敬質性粗獷。又埋沒風塵之中。此事輸大兄一百籌矣。雖然。古今詩人。少年多失之華。中年多失之整。老年多失之平淺。華之中。而實寓焉。整之中。而變寓焉。平淺之中。而高與深寓焉。斯善矣。敬與大兄。已近老年。宜如何如何。望大兄之教我也。二十年前。長安道中所遇。貴賤死生。不可一一數。而最相知者。皋文竟作古人。仲甫雖轉官。而泥淖益深。無以自樂。賓麓朝夕吟咏。上游以其方正。時以吏事累之。惟大兄擅性情之勝。得朋友之樂。富山水之遊。饒魚酒之味。人生百年。如此足矣。爲轅駒。爲檻羊。于事何益。敬前就知縣。本意一出卽還。不意牽挽。遂至于此。上游五次欲調首縣。皆爲人所阻。敬之迂愚。豈任首縣耶。五十老翁。房中並無侍者。而且謗之曰。娶同官孤女爲妾。三次力辭分校。而且謗之曰。多門弟子求薦達者。訪獲傳習邪教之犯。而且謗之曰。邀功。曰。日前何以容奸民。楞嚴曰。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敬心雜如康樂。故內根不淨。外塵雖不來。而塵之影。已如波之泛。火之然。不必怨尤。亦無可怨尤也。子由鬚髮皆白。子寬同車入都。而一事無成。或作中州之遊。敬或回江西。或別圖去就。未定也。

與趙石農

前日旌旆入都，得快瀉匈臆。憚子居又得數日浩落矣。而廖永亭適至，如飲醇酒，酌東西二尊，均爲異味。大奇大奇。仁兄所乘索倫馬，幾於周家八尺以上，殊有駿氣。敬久官南中，腰腳疲軟，又笨車日行百里，單騎隨車，不必善馬，是以不敢拜惠。能於馬房中擇一中者見賜，最得力也。薩哈克即古大宛馬，極高，然離索倫東西萬里，不知索倫薩哈克馬俱高大，抑卽薩哈克馬。中國誤呼索倫，并望示知。頤園先生清望冠世，出都時當往一見。永亭十八日已出都，留朱提爲敬治行裝，諸事沓來，近日略有端緒矣。茫茫天壤，知己幾人，以憚子居三十年埋頭故紙中，燕齊之士，當亦爲之短氣也。

與趙石農

前送馬國人回州，曾有書奉謝，并陳一切想達左右。敬羈滯五月，戴昆禾大兄假朱提四百，子寬別假三百，于二十一日料理南行矣。拙集文旣不佳，刻工以時促，甚恟率。茲呈已裝者一部，大兄存案頭。如見憚子居進退抑揚，議論指畫于大兄前也。外未裝者十部，內一部，大兄批示見寄，餘九部分贈諸同志。有能指摘瑕疵，千里相告者，卽敬之師也。勿吝勿吝。此事天下公器，不可樹門戶。近有言漢人文多如經註，唐宋文乃漢之變體者，吾誰欺。欺天平。漢人文如經註者，止經師自序之文，其他奏疏、上書、記事、言情之文具在，皆與唐宋之文出入者也。推而上之，聖人之六經，文之最初者矣。唐宋諸大家，悉與之相肖。儀禮之細謹，考工記之峭宕，其相肖者，如畫記說車是也。若漢之經師，肖六經何體耶。且文固不論相肖也，敬不敢黨伐，惟大兄裁之。

卷二

與秦省吾

前過府中，忽忽就道，所言未盡，別後復思，如有物在匈，急欲吐露，而棹聲已過梁溪之口矣。蓋緣寄暢園中，山水清佳，應接不暇。侯君妙才，同攜遊屐，是以遙情遠興，蒼莽而來，而入理切情之言，反不能暢也。侯君文清瀏見底。

波折皆出天然。以初作。膽未堅。神未固。此事如參禪。必須死心。方有進步。所謂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及當觀時節。因緣是也。若止於行墨中求之。則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書格能不日下耶。敬甚愛侯君文。苦無暇細檢。止評數首。所言不出行墨中。恐侯君止於此等處用意。故爲仁弟言其大端。侯君見此書。必能萬丈深潭。不呼而出。千尋高樹。放身而下矣。敬事掣肘。而陳明府處。三數減爲一數。復未知何時事成。要之天下。豈有餓死憚子居哉。仁弟亦信其必無也。

與李汀州

八月初一日。得手書。擲還手版。命此後并此去之。敬當如命去之。去之。然書中舉簡堂之號。繼以先生之稱。不敢當。不敢當。自隋唐學禪者。以山名寺名。稱其本師。南北宋道學諸儒踵行之。各舉本師所居之地。爲先生之稱。後漸行之於非受業者。近則公卿大人之門。皆此稱矣。宋人于朋友稱官。漢人稱弟稱兄。此亦古法也。閣下以爲何如。甯化雷副都。未得親炙。亦未見其著述。惟彭二林集中。見其事迹。朱梅厓集中。見其墓銘。不足以傳學問所得。未知其淺深何如。墨卿太守。雖以詞翰名。然大德信其無出入。故繼副都言之。閣下并孟詞進士爲之等差。不護交。不背友。可敬也。羅臺山與二林交最久。旁涉佛氏。乃二人性之所近。是以二林作臺山身後文。持論或過或不。及。蓋由耽心禪悅。障闕未除。過推其虛。反沒其實也。顧亭林先生。斥明之學者。出入儒釋。如金銀銅鐵。攪作一爐。以爲千古不傳之秘。此病今尙遍天下。臺山。二林。皆其人也。然趙大州。陶石簣諸儒。何嘗不立氣節。何嘗不建事功。何嘗不敦倫紀。雜則有之。庸則免矣。楊鴻臚謹慎無過。然非出格人。其近體詩古詩。具見雅飭。古文則非所長。江右乾隆間古文家。如魯潔非。宋立厓。皆識力未至。束縛未弛。用筆進退。略有震川。堯峯矩矱而已。鴻臚更未辦此也。上杭丞誠如尊見。然鄙見責己則攻短。論人則取長。前書止言其讀宋儒書。并涉釋典。不及其他。可以知敬之置辭矣。拙集文既不佳。刻復粗惡。祈是正之。內羅臺山外傳。其人真性情也。有宜書之而不書者。竊用微顯志晦之義。閣下當瞭然焉。

與李汀州

自往歲八月下章江。時時念先生不能置。得手書。又五閱月矣。春間病足幾百日。夏首腹疾綿痼。不及作答書。非敢懈也。先生切磋以千秋之事。敢不敬循始終。敬前書可謂刻劃無鹽。唐突西子矣。鹿耕大令來。知治益清。文益潔。敬賀敬賀。士大夫得世間富貴。未必可賀。此則真可賀也。伊揚州二次書來。止達後書。其前書不知沈閣何所。祈一訊之。稚存編修。惕菴郎中遺事述。不可不呈之左右。褒貶不敢卒然。編修貶在褒之中。郎中褒在貶之外。求如其人而已。至事蹟多取年譜。並折衷上諭。不敢妄飾。先生裁之。以詒伊揚州。何如。近詩數首。并呈伊揚州。祈即達。是幸。

與莊大久

爲別十三載。不得音問七年。然私心拳拳。如終日侍左右也。大兄勤學力行。老而彌篤。神明之用。能不衰。耳目之官。可以不變。未知齒髮尙如昔否。敬少而弱。壯而病。今幸恆言不稱。若僭較之稱孝章。已爲永年矣。酒肉漸漬。清虛日往。膚充乳發。如少年屠沽兒。唯有時舊疾復發。則吐如銀者數聲。手足戰掉。曾背寒重。爲可虞耳。子振改外。實出非意。大兄于世事。得之如雲之來。失之如雲之去。然恐後日之雲。且挾風雨而至。子振將車。如失落車轍中。大兄必洗其泥淖。整其鞵鞅。方可就道。尊性斷不耐此。然鄙意必欲大兄耐此也。中州人物。與本朝初年何如。懷慶當太行黃河之阻。朝夕瞻眺。定多勝賞。何時當入都。或南歸。敬匏繫江西。智竭于胥吏。力屈于奴客。謗騰於上官。怨起于巨室。所喜籬落畊氓。市墟販豎。尙有善言。去秋東歸。雖臥具未質。優于從前。然十月無裘。則與在都時平等矣。正月入都。三月引見。四月當復出都。老母精神。如五十人。大兒已生孫。殊雋快。秋間。山妻尙有生子消息。但得啜飯處。世間升沈是非。一切不較矣。

與李愛堂

夏間春明得遇。暢寫生平。幸甚幸甚。旌旆南行之後。賤體抱暑疾。愈後。爲出都事勞弊。是以不及通問。頃由金閭

返棹。忽奉手書。喜慰無任。仁弟交道之篤。處事之精。開械具見。敬之疎狂。能不俯首自愧耶。令子之變。言之動心。然達人用情。斷不可過。仁弟方在壯年。福祿之來未艾。勿介介也。春麓先生。乃天下後學典型。不止仕宦上流而已。敬初至浙江。卽蒙異賞。今先生身後。得操筆墨。以論次功德。何樂如之。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數大事。視神道碑。廟碑體不同。視墓志銘體亦不同。墓志銘可言情。言小事。表斷不可。神道碑廟碑。凡崇宏寬博之言。皆可揄揚。墓表必發明實事。故墓表之善最難。今止表浙江二事。其二事自爲首尾。文卽以之爲首尾。而中間櫟枯諸事。以隔之。此法史記漢書常用之。而能使人不見。韓公偶用之。卽見。乃才之大小淺深也。昔歐公志尹河南。不知者。頗有他說。歐公至爲文力辨。今敬表春麓先生。自謂舉一羽而知鳳。覩一毛而知麟。世閒下手存買菜之見者。仁弟必能斥其不然。所可慮者。指爲忌諱耳。然其事皆已奉上諭。見邸鈔。非一家私言。可與頤園先生商之。再行上石。何如。

答方九江

前過九江留數日。視署舍如山居。僚屬循循如。如文學掌故。甚善甚善。然席間時以言挑敬。欲觀其酒狂。敬前者在浙。當事以言利之事。魚肉府縣官。故與之爭。至江西。當事決大獄不平。且欲芘梟惡無狀之人。使久爲民害。故與之爭。若酒場花局。詩席文壇。敬方折節天下士大夫。醒固不狂。醉亦如醒也。游廬山序。格殊卑。竟流元明游記習氣。然無可奈何。如此奇境。若圖高簡。不下手暢寫。山靈有知。後日遊山。必有風雨之阻矣。詩數章。并奉呈。祈是正之。靖節集書後二篇。千古之冤雪矣。先生必爲之大快。書楞伽經後。附呈如此。下語人以憚子居爲宋學者。固非。漢唐之學者。亦非。要之男兒必有自立之處。不隨人作計。如蚊之同聲。蠅之同嗜。以取富貴名譽也。秋色漸佳。觴詠之興何如。旌旆過吳城。當攜厨人并佳醞來。庶不至敗興耳。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

前月天池之遊。生平未有。茶山太守。雪鷲茂才。兩阻均不得與。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天池雲最奇。松最古。石最靈。

慧特向此中開山。當未忘山水結習。然鸞頭雞足。又何說處之。大師勿笑。憚子居。傍葛藤樹爲戲論也。盱江茂才鄧過庭。高才博學。其畫由白厂居士來。茲送竹一幀。乞換青精一枝。爲同參木上坐。何如。

與陳薊莊

承示絳州重修孔子廟記。考明趙子函石墨鐫華記。乃宋李垂撰。集右軍書。子函言懷仁聖教序集墨蹟。故能師後世。此記集石刻。止形似。然敬觀此本。并形似失之矣。蓋宋人不尙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亦不行。明人尙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大行。故此碑宋人無題跋。明人多有題跋也。大行故多翻刻。敬前開帙。卽言明人鈎摹。以神理得之。記後重立字。其證也。賈人顛倒其辭。截去年號。詭作古帖求善價。可笑之至。今坊中有全碑搨本。視此本更下。可校對整齊之。卽以敬此札書後。何如。

與黃香石

昨日奔走。至日夕方還。飯罷。相知來談。至三鼓。今晨草草作同遊海幢寺記。又爲客所曠。幾一時。午後始脫橐。無鈔錄者。謹將原橐送呈。希飭貴高足鈔錄。後卽見擲。並無底本也。此文儒爲主中主。禪爲主中賓。琴與詩爲賓中主。畫與棋與酒爲賓中賓。其序次前五節皆以禪消納之。爲後半重發無和尙張本。而儒止瞥然一見。如大海中日影。大山中雷聲。此子長河渠。平準書。伯夷。屈原。賈生。列傳法也。海幢形勢佳勝。先于獨遊時寫足。入同遊後。不必煩筆墨。此子長項羽本紀。李將軍傳法也。敬古文法。盡出子長。其孟堅以下。時參筆勢而已。所以屑屑自表者。諸君子遇我厚。庶幾留古文一支在海南。勿使野牛鳴者。亂頻伽之聽耳。作詩賦雜文。其法亦然。舍是皆外道也。足下當不以爲狂。

答姚秋農

得沙井建昌兩書。知首路平安。幸甚。敬別後。泛月渡江。至家始三鼓。宅崇大。識賓主分義。相安已一月矣。五兄夢中題孔子廟櫺星門柱聯。有泰山北斗。景星慶雲之語。敬意如此者。士之望。人之瑞。一代不過數人。然揆之聖學。

俱未入門。止涉樞星門耳。敬三十後。徧觀先儒之書。陸王固偏。程朱亦不無得此遺彼之說。合之大學中庸。覺聖賢與程朱陸王下手。有偏全大小之分。佛道二氏之書。不足言矣。所稱士之望。人之瑞。較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行潦之于河海。邱垤之于泰山。况所性耶。其爲門外。斷斷無疑。然能于門內有所得。則二者皆門內矣。來示說先天圖。簡明包孕。極妙極妙。漢人納甲之說。以月之升降方位配八卦。雖可比附。乃術家之一端。假易以傳。不知卦氣之自然。尊見先天圖位。上應日躔之說。較納甲用月爲近理。大要與卦氣出入。總之由陰陽推之四時。由四時推之四獸。由四獸推之日躔。自然吻合無間。今人之學者。言先天圖則詆之。言卦氣則附之。不識其胸中何等疆界也。子寬到京。萬望屬其不可高興。乃兄五十無聞。屈首下僚。子寬亦已三十六矣。內反爲要。何興之可高耶。曉帆處不及作書。到瑞金再發也。

與姚秋農

六月中得手書。慰甚。因未得來卿書。且聞鍾刑曹將歸。必有託寄之信。是以日復一日。不及作答。不意鍾刑曹竟因河淺。至十月六日方歸。亦未攜五兄及來卿書。敬甚爲懸念。九月中。知奉山左主試之命。爲彼都人士慶幸。又知決意不外轉。則爲五兄慶幸。將來且爲天下蒼赤慶幸也。七月中。五兄五十誕辰。堂上康強。門內雍睦。子舍競爽。可賀可祝。而鄙人之意。以五兄言行無愧。前人處事。則思力深厚。能行於逶迤之中。庶幾呂聖加之在宋。彭純德之在明。乃可賀可祝耳。薄儀當俟妥便寄呈。勿歌也。

與姚秋農

敬江右之事。如治亂絲。千萬頭緒。止一人手力。是以寫書王奉新之後。並未發書。往歲十月。自滕王閣放舟東下。十一月三日。抵家。老母康強。小大均安善。毋勞遠注。十三日。接奉手書。具知一切。中州人文淵藪。昔聖先賢。流風在人。五兄課士之外。必有提倡發揮。守先待後之事。其餘如考古蹟。搜碑刻。聚周漢器物。今世士大夫優爲之。然五兄亦不可不爲之。其中亦有一種學問也。來卿本屬異才。又五兄家世多陰德。何慮不成。其一時弛蕩。敬于前

八年早知之。曾有書至粵中。反復數百言。五兄當尙能記憶。又前還浙。過新喻。子由。子寬。歎其雋上。敬卽寓言深規。并告以所攜已多。不可復加。此處不再加膏秣。意欲阻其豪華。來卿亦尙能記憶也。總之聰明子弟。不能無過差。在能改不能改耳。來卿多好而易動。五兄如攜之。寓維揚。尙有約束。或京中士大夫有強直者。託之防閑。庶知顧忌。今遠離膝下。上無嚴師。中無益友。下無幹僕。且市井之人。引之多事。便于銷算。故至於此耳。敬行年五十有五。止一嗣子。才雖中人。頗能孝謹。非但不加責備。且未嘗厲色疾言。時以不能延師教之。并衣食不使如願。爲愧。來卿女壻。相隔千里。別經十年。豈能代五兄訓飭耶。此不敢承。亦不可承之說也。敬二月十六日至都。二十三日驗到。三月初間可引見。後事當續報。志意漸灰。鬚眉漸老。功無毫髮。過有邱山。又不能豐草長林。與麋鹿共息。如何如何。五兄當原之諒之也。

與姚來卿

得正月書後。久不得書。念甚念甚。今歲秋闈。未知何如。瑞金僻地。直隸江南。浙江錄。均未見。然不佞所望于吾壻者。爲文章事功。道德中人。科名遲速。聽之可也。蘭畦先生。陳柏府。皆不佞所願見。然趨走之人。滾滾塞門。乃外官常局。不佞俟稍定。當請事也。正月中。家慈五弟歸常州。恐有離任處分。故先爲此。使老人不受驚恐。八月中。三弟攜弟媳歸。明歲春間。內人或歸。或接家慈來江西。暫寓南昌。蓋瑞金接近閩廣。時虞意外。又近數年間。州縣有一交代。則前後相齟齬。并及其眷口。不如住南昌爲愈耳。惟官帑私債。累累相附。不知何如處置。然不佞鄙性。易則使兩弟爲之。難則自理。如在浙。不使五弟算漕帳。在江。不使三弟送交帳。皆是也。今瑞金所入。不及溝渠。日用必須。江海甚難著手。非不佞身任。而誰其濟。則家慈之福。其不濟。則不佞所自召也。豐城極弊之區。彭秋潭敗于臨川。深可鑒戒。或有以不調豐城。爲不佞迂闊者。此不權禍福緩急大小之數也。蓋一至豐城。必擔捐雜一萬有餘。合之瑞金。不下二萬。再累數年。非五萬不已。而民之刁惡。足敗官之守。法官之防。是名與利兩失。所得者。重耗酷刑之孽。如何可行。不佞凡事主退不主進。主苦不主甘。實亦參透世情也。八月二十一日。不佞復舉一女。行第六

矣。所謂此亦天地蒼生。無可開口而笑。亦無可皺眉而歎。三女四女五女。強項如其父。不知將來如何教成。吾婿如有湖州之行。可攜小女至常州見家慈。或單車至江西。與不佞商榷古今。亦快事也。

與來卿

去年十月。曾兩次作書。由提塘至京。想已收到。十一月。甫回任。有福建腳子過瑞金。立等作書。已寫大綱付寄。想亦收到矣。家母生齟齬。髮落復生。可喜之至。餘一切詳大女書中。近作後二僕傳。茲寫送一通。可釋然其事。此種不可入書事體。以無大關係也。僕人止可作小傳。若將陳明光緣起敘入。亦非法。且筆下糾擾矣。吾婿細審之。其法皆自史記漢書來。無他繆巧。不過安放妥當耳。觀此。便可知前明及國朝諸家僕人傳之非法也。張彥遠名畫記曰。失于自然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者。中品之上。謹細者。中品之中。不佞之文。其精與謹細之間乎。然名畫記不列中下品。以下者。卽所謂近今之畫。煥爛而求備。錯亂而無旨者是也。畫如是。文可知矣。上曹侍郎書一通。亦寫送吾婿。并觀之可也。

與來卿

吾婿來書。望尊公得江表一道。可相近盤桓。商訂古文。不佞觀之。如有外放之事。大半當在廣東。相去亦不遠也。或得湖北湖南學差亦可。至古文之訣。歐陽文忠公已言之。曰多讀書。多作文耳。然必有性靈。有氣魄之人。方能語小則直湊單微。語大則推倒豪傑。本源穢者。文不能淨。本源粗者。文不能細。本源小者。文不能大也。吾婿于性靈氣魄四字上。均不讓人。勉之勉之。在有恆而已。至體裁所在。亦不可忽。宋景文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傳之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五經不同體。百家奮興。類不相沿。前人先得此旨。景文此言。誠哉作文之要也。雖然。易有易之體。書有書之體。各經皆然。不相雜也。卽百家之體。亦不相雜。若一切妄爲之。豈可藉口景文之說耶。譬之橫目縱鼻。穢下潔上者。人也。必橫鼻縱目。潔下穢上。新則新矣。奇則奇矣。恐非復人形也。凌

雜之文。何以異是。大抵意可新不可奇。詞可新可奇。文之體。文之矩矱。無所謂新奇。能善用之。則新奇萬變。在其中矣。不佞嘗告陶南明經。以爲字字有本。句句自造。篇篇變局。事事搜根。古人不傳秘密法也。清如先生捐館舍。世間又少一讀書力行之人矣。如何如何。

答來卿

劉會昌至十二月始到任。得手書并各件。俱已知悉。前冬有信寄都下。想亦收到。秋闈之事。前數年常與內人言。不在此科。不佞與吾壻。非世間戚屬可比。又不佞頗有知人料事之鑒。豈不預知之。吾壻當早信之也。來書需批本韓文。知有事于古文矣。然不在乎批本。蓋批本卽滯于一隅。不如不佞略舉學韓文之指。吾壻自繹之。如一人獨行。其衢路曲折。皆歷歷可記。隨人行則恍惚也。作文之法。不過理實氣充。理實先須致知之功。氣充先須寡欲之功。致知非枝枝節節爲之。不過其心淵然。于萬物之差別。一一不放過。故古人之文。無一字一句塵俗也。其尺度則文心非掃淨斬絕爲之。不過其心超然。於萬事之攻取。一一不黏著。故古人之文。無一字一句塵俗也。其尺度則文心雕龍。史通。文章宗旨等書。先涉獵數過。可以得典型焉。若其變化之妙。存乎一心而已。不佞就韓文言之。平淮西碑。是摹書詩二經。已爲人讀爛。不可學。南海廟碑。是摹漢人文。亦不可學。如書字摹古之帖。若復摹之。乃奴婢中重臺也。送李愿序。淺而近俗。與于襄陽書。侔而近滯。釋言窠臼太甚。上宰相書。亦有窠臼。其後兩篇。天矯如龍矣。學韓文先須分別其不可學者。乃最要也。此外可學者。大都識高則筆力自達。力厚則詞采自腴。而其用意用法之巧。勝有不可勝求者。略舉數篇。以爲體例。如汴州水門記。節度使是何官銜。隴西公是何人物。水門之事則甚小。若一鋪敘。不成話矣。故記止三行。詩中詳其事業。于水門止一兩語點過。此是小題。不可大作也。有大題亦不可大作者。李習之拜禹言是也。禹之功德。從何處贊揚。故止以數言唱歎之。知此。雖著述汗牛充棟。豈有淨筆浪墨耶。如殿中少監墓志。竟用點染法。韓公何以有這種筆墨。蓋因少監無事可書。北平王事業。函蓋天地。若不敘北平王。于理不可。然輕敘則不稱北平王。重敘則少監一邊寥落。誼客奪主矣。是以并敘三代。均用喻言。使文體

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且恐平敘三代。有涉形跡。是以將納交作連絡。存沒作波瀾。真鬼神于文者也。如滕王閣記。有王子安一篇在前。其文較之韓公。乃瑜珈僧之于法王。寇謙之杜光廷等于仙伯。何足芥蒂。然工部所謂當時體也。其力亦足及遠。既有此文。不可不避。故韓公通篇。從未至滕王閣用意。筆墨皆烟雲矣。如貞曜先生。施先生墓志。不列一事。以貞曜詩人。施先生經師。止此二意。便可推衍成絕世之文。若列一事。體便雜也。又如曹成王碑。許國公碑。盡列衆事。以二人均有大功。于民生國計。其事皆不可削。須擇之。部署之。鋪排之。以成吾之文。若一虛摹。文與人與官。皆不稱也。以上意法。引而伸之。可千可萬。可極無量。歐公蓋能得之。而盡易其面貌。故差肩于韓公。若各大家。各名家。均有所得。不如歐公所得之多也。倘不如此看。則歐公之文。與凡庸惡軟美之文。何別哉。吾壻極聰明人。能留心於此。終身不聞斷。定將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望之望之。

答來卿

來書言每日讀古文一篇。知其法而不知法之所自出。此言可見近日功候。然由求之過深。反不得灑然。稍繚緩之。則所自出可知矣。又言著意合拍。著意收束。欲法古人。而爲古人所攝伏。此言甚是。南宋以後文人。皆爲此病所誤。不過爲古文之見存耳。治之之法。須平日窮理極精。臨文夷然而行。不責理而理附之。平日養氣極壯。臨文沛然而下。不襲氣而氣注之。則細入無倫。大含無際。波瀾氣格。無一處是古人。而皆古人至處矣。看文可助窮理之功。讀文可發養氣之功。看文看其意。看其辭。看其法。看其勢。一一推測備細。不可孤負古人。讀文則湛浸其中。日日讀之。久久則與爲一。然非無脫化也。歐公每作文。讀日者傳一遍。歐文與日者傳。何啻千里。此得讀文三昧矣。今舉看文之法。爲吾壻言之。譬如史記李將軍列傳。匈奴驚上山陣。一山字便是極妙法門。何也。匈奴疑漢兵有伏。以岡谷隱蔽耳。若一望平原。則放騎追射矣。李將軍豈能百騎直前。且下馬解鞍哉。使班孟堅爲之。必先提清漢與匈奴。相遇山下。亦文中能手。史公則於匈奴驚下銷納之。劍俠空空兒也。此小處看文法也。史記貨殖列傳。千頭萬緒。忽敘忽議。讀者幾于入武帝建章宮。煬帝迷樓。然綱領不過昔者。及漢與四字耳。是史公曾次。真如

龍伯國人。可塊視三山。杯看五湖矣。此大處看文法也。其讀文之妙。則無可言。當自得之而已。

答來卿

四月中得書。知小女舉男子。喜甚。當卽專差回常州。報家慈矣。今年吾壻入闈。手筆不必求高。官卷中無甚出色者。有書有筆。緊切題目。便可望中。瑞金私礦之案。未知福建會否咨部。望寄信來。今年各用。更加困乏。春閒有諸相好。勸刻書彌補。尙未動手。目下真屬萬難。五月至章門。蘭畦先生以爲狷者。各人便多排擠。蓮士先生回籍。不佞無一語干求。而各人復多排擠。夫知縣之升遷。不過同知通判。若調美缺。不過擢君奪民。不佞雖不及古人。何至與今人相軋。因此速返瑞金。幸簾差得免。稍爲遂意耳。柏府諄諄下問。然政事何可盡言。言亦何可盡行。不佞非前明諸君子。惟以訐直爲事者。然柏府之意。則厚矣。子寬在都。未知何如。竟無一書寄江西。何也。前年所寄各銀物。詢之經手之巡捕錢君。據稱交南城縣溫君帶入京。而詢之溫君。又稱專差家人送至鐵門。如未收到。必係其家人乾沒耳。人情如此可笑。然大富貴人所爲。亦有同此者。亦可笑也。

與來卿

往歲新建余生來中州。曾寓一書。其時公私之迫。燕遊之困。詩文之煩并來。是以屬草稿。令余生自寫之。余生天質。吾壻必深賞嘆。然氣未醅。學未實。于尊公之鑒。未知何如。余生本有山東河北之行。今馬首已東矣。便中望一詳蹤跡。自前年冬至今。不得小女書。懸懸之至。小女性雖孝謹。而負氣好高。恐胷中積念深思。有不能形之紙筆者。遂爾踈闊。吾壻以爲何如。十一月十三日。得尊公書。辭甚憤激。不佞不得不婉辭致復。恐小女聞之不樂故也。其事不過八千金。古之鴻達君子。擲若箇物有之矣。然吾壻不可爲此言。何也。裴公所助者。乃張徐州。范公所助者。乃石學士。其人事業文章。迥出常輩。此爲用財得其當。若郭公太學之事。必其人氣象風格。足以照人。故不問姓名而與之。至事後終得其報。非如滔滔者也。不佞常言宋明以來士大夫。以儒林之聲氣爲游俠。以游俠之勢力爲貨殖。以貨殖之贏餘。復附于儒林。若輩心術事爲。盡于此數語。吾壻豈可爲所惑耶。況市井之人。以飲食歌

舞爲交遊。以鑽營把持爲才智。較前所云云之人。更下數格。吾壻豈可爲所惑耶。前過新喻。往浙江。不佞不助行資。反有樽節之言。并言枚臯十七上書。古人有先我者。折吾壻喜心盛氣。蓋知吾壻心性豪奇。必有出流之事故。痛下鉗錘耳。此種作用。不佞幾于石霜圓。昭覺勤。子由子寬不能。卽尊公亦不能也。然自此知謹於用財。明于擇交。則可。若一變而爲迂鄙之夫。非不佞之願矣。二月十六日。同子寬抵都。劉編修芙初處。得手書。痛自抑損。後幅書跡潦草。恐因不得意所致。不知少年人改過宜急。不宜因有過而頽唐。進取宜緩。不宜因難進而衰颯。以可聖。可賢。可忠。可孝。可學人。可才人之資。而以貨財科第之心敗之。自待不太小平。望元聞甚英異。尊公鍾愛異常。不佞引見後。當由河南。繞道一看小女。兼識望元。或仍窘乏。則先往維揚。部置子寬。當來河南也。

答來卿

八月中。得南昌郵筒中書。並行省公事狀。具知一切。因擬擋下省。未作復書。至省後。又無河南差。可託帶文彙者。遂至遲遲。今文彙托硝差生米司巡檢。常州丁小山二兄帶行。約明年六月到河南。恐吾壻懸懸。是以仍由南昌遞復書也。敬去年出京後。竭力求退閑地步。請金蘭畦先生書二函。欲于蘇州借銀。還常州親友。並廖復堂先生。祈諸事一清。在揚州坐書院。可仰事俯畜。誰知在蘇州無成。而常州言及退閑。竟無可借貸。不得已仍爲下車之馮婦。可謂無謂之至。正月至江西。三月還瑞金。家慈並眷屬留省中。以家慈欲避瑞金山嵐濕氣也。五月。有調南昌之信。已而中止。八月至省。陳笠帆先生護院。委署吳城同知。此地稍可息肩。養親之暇。讀書。吾之素願也。瑞金前後交務。積算一清。應交尙可措置。吾壻聞之。亦爲我欣喜也。家慈濕氣漸輕。耳目如前。山妻往年之疾。悉愈。慶官從周先生。與七弟竟知用力讀書。和尙兄弟。頑劣異常。柔官姊妹。讀書其名。頑劣則本色也。小壻亦安善。唯讓泉親家。捐館廣中。渠家事甚掣肘耳。五弟在常州。與戶外事。不佞設法。使在揚州。不意秋間。卽回常州。聞又管開孟河事。非吾意也。三弟謹慎。家用無多。易料理也。望元認字。可卽以說文爲形之本。廣韻爲聲之本。則長成後。易爲學問。宜孫腹中食積。三弟能治之。小女分娩。是否得男。可寄信來。他望他望。不佞閱歷多年。大抵人在世途。有

一分聰明，享一分聲名，有一分度量，受一分福澤。而根柢自在孝弟，其孝弟之道，日處于薄者，不過偏執己見，誤聽人言，惟有聰明度量，則諸事歸于厚矣。能于此用力，則天下事業，舉而措之可也。

與二小姐

前年得手書後，至今未得，心甚懸懸。吾十月十三日，江西開船，各帳未清，人間非笑之，然爲知縣者窮，庶自愧處少。富則自愧處多。吾窮至此，無怨悔也。十一月初三日，到家，由奔牛至於巷，祖母大人，甚是喜歡。然見子孫窘迫，不能不動念。初八日，至城，汝母居高二舅家，卽日賃房，玉帶橋移居。唯妹妹太多，朝夕纏擾，柔官略知人事，申官、瑞官，仍居舅家。小瑞官甚伶俐，與柔官隨汝母過日。十三日，祖母至玉帶橋，恩恩過年。今擬同汝母移居顧塘橋管宅矣。慶官性情平和，吾以官事多故，耽誤他讀書，然自此有安靜之日，未嘗不可用功也。去年四月，一家寄居娑羅巷，巷對門失火，家中孩子，方出痘子，驚荒奔走，致長孫陳孫天殤，言之可憫。所幸汝弟媳安靜，能辛苦，次孫榮孫，相貌英發，聲音宏朗，或可有成。子由弟鬚全白，精神則如四十餘人。方官已娶親，汝二弟媳亦安靜，唯方官信意胡行，而子由又極力管教，吾以爲方官本無知，不可責之太急也。五弟家都好，歡喜寶，三寶從賀先生讀書，弟婦生一妹，妹名璋官，戚姐生一妹，妹名蘭官，俱聰明。三弟婦亦好，唯家事瑣碎耳。吾正月十三開船，二月十六日到京，高二舅借一千二百兩應用，寄江西一百兩，饋親友二百餘兩，留家中七十兩，製皮襖一百餘兩，還家中債，及賃房過年，二百五十餘兩。又在鎮江，兩次耽閣，各用開發之後，止餘一百五十兩上路。目下又虧空矣。來卿科名心急，而屢次失意，必多鬱結。此大不可，鬱結則氣不舒，氣不舒則與五行之衰氣合，非但科名不稱意，一切皆齟齬矣。吾卽前車之鑒也。大抵下場不中式，能平心處之，反求諸身，其人必不久飛騰而去。切記切記。又官卷難中，人人所知。然則官卷者，皆受國家深恩，享祖父餘福，若稍存屈抑怨望之意，則上背國家，下背祖父，于科名更有礙。此理動而數隨之驗也。來卿聰明，以此書示之，不久則中式矣。五弟同至京，得中式固佳，否則取一謄錄，吾願亦滿矣。汝身子要緊，不可將閑事逐日啾唧，望元好好照看，不可聽老婆子帶領也。

答董牧唐

前月胡黃海書來。道及盛意。愧悚無已。昨白香處得手書。有進於黃海所言者。敬何以得此聲於朋好耶。益愧悚甚矣。先生處己之高。進道之勇。同志往來。久旣聽聞。乃以敬之無似。而先生千里殷殷。欲引而教之。計其出處。虞其乖合。敬不可不一一陳之。左右。以當介紹之先。翫縷之辭。幸勿掩耳也。敬門族單微。先世執君子之行。讀書講學。不妄干時。其時人心和厚。百物繁阜。爲儒者仰事俯育。可以充繼。及敬之長。而事漸迫矣。不揣迂薄。欲求升斗之祿。以贍其家。又恐州縣之官。不容疎戇。遲之者數載。大父棄養。先府君抱疴。暑無室可清。寒無衣可禦。親知勸駕。遂赴微官。不意二年之間。遠役黔楚。遂換須江。上事一月。聞先府君之訃。雖官錢官穀。銖粒無虧。而前後相持。逗遛半載。此則呼搶之所不能通。竹素之所不能罄也。葬事未舉。旋至悼亡。骨肉戚好。亡喪相繼。乞米百家之聚。求衣五都之庫。弟兄奔走。不救饑寒。半塵之屋。以推叔氏。十畝之田。歸之小宗。孑然三人。餬此百口。先生觀之。敬豈羨九卿之榮。冀封君之富者乎。不得已耳。元默之夏。注官渝水。丞尉生隙。中部致嫌。一牘可以十翻。一檄可以百下。他人得以扼吭紵臂。搏裳奪食。初以入闈爲停官之計。繼以調繁爲遠貶之法。此四年之中。所以無一晷之安。一事之定也。旃蒙之春。東上象湖。士女盛殷。禮文亦富。中間求盜亭父。法獵貧民。功令所牽。解官就質。乃復一夫發難。羣懦就殲。寺門橫尸。都亭流血。老母驚爲盜賊入室。大府疑爲反側復生。自此之後。歲上省臺。呼之不敢不來。揮之不得不去。此五年之中。所以奔走如救頭然。俯仰如止心猿也。一舉治行。五鐫首功。都吏舞文。意尙未足。春明之轉官無望。金閭之貸粟復虛。無田可歸。有債難避。所以摒擋家室。復上西州。犯坑火而夜行。攀繩橋而朝渡也。大抵敬自服官以來。並非作意與世相忤。不過率性行之。以古人之所能。望之今人。以士夫之所能。望之市井。至數四齟齬之後。卽不必齟齬之人。不必齟齬之事。而亦格不入矣。事勢至此。百舉皆廢。馴至烏喙之毒。發於繞根。鷹視之憤。洩於側翅。奴隸之所掄擲。禽獸之所蹈藉。豈一日故哉。奇正相循。輕重相停。極嚴之後必極怠。大勝之後必大敗。自然之理也。然而反身之訓。聞之弱年。怨天旣不敢。尤人又不能。冬間料量一切。奉母東行。行

止之機。聽之天。毀譽之口。聽之人而已。至敬少喜讀書。謬思作述。行年五十。未得要領。先生所推。非所敢任也。拙集復更定數處。意欲并二集及詩改刻之。今先呈原刻。以求大教。舟車甚便。時惠德音。伋望伋望。

答董牧唐

往歲奉手書。并徵拙藁。適無刷本。候西原太守南康來。索得一部寄呈。並附報書。由周西巖處。交貴縣俞君澄炯轉寄。想采覽矣。先生結廬山水勝處。嘯歌古人。仲長統樂志之言。稽叔夜養生之論。兼而有之。敬從塵埃中仰望。真如天際。乃昨者白香見過。攜所惠臘月八日書。復拳拳於不佞。何處己之高。而待人之恕如此耶。令兄春江孝廉遺詩。格正氣和。可想見其爲人。何以中道淹忽。不勝愴然。敬幸附青雲。而生平未得一見。猶幸得見遺詩於身後。如朝夕相接也。王悔生係在都中兄事之人。觀其序。可以知交春江之道矣。敬四十後。方學作文。海內大君子碑銘。以朋舊之故。不敢辭。然較之古人。真所謂無能爲役。朝議公墓志。如不棄鄙賤。卽寄狀來。近作伊光祿祠堂銘。錄本奉寄。過不及處。祈示之。今年正月中。遣五舍弟侍家慈回常州。秋間或有黃山之遊。當圖相見也。

與胡竹村

昨論及劉君端臨攝齋釋。有不可解者二。說文。攝。引持也。齋。緘。徐鍇曰。鍬衣下也。此爲攝齋正釋。劉釋攝爲整。與引持義。不逕庭耶。論語。何不書整齊。而書攝齋耶。古者。衣與裳皆有齊。衣有大帶束之。再加鞶帶。齊止掩裳。腰不待整。裳正幅。襜積下垂。亦不待整。此劉釋于字義。不可解也。劉釋此章。引聘禮。賓執圭自門入。三揖三讓。皆執圭。若于公升二等之後。賓忽伋立。自整其齊。此于儀得毋慎耶。且聖人左執圭耶。右執圭耶。此劉釋于禮文。不可解也。近世學者。說經多此類。敬竊有疑焉。聖人之經。豈在立新義耶。敢以復之執事。惟留意焉。

與胡竹村二

蒙詳示劉君端臨攝齋釋。學問之事。貴相往復。來示何言之謙耶。敬說經不敢有偏見。不敢有爭說。請陳其愚。惟是正焉。士冠禮。再醮攝酒注。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有司徹。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有司徹不言猶者。蒙士冠

禮也。是整爲攝借義。非正義也。凡文正義不可通。方用借義。酒不可言引持。故以猶整釋攝。以撓釋整。撓于整義不應。故復以洗益申之。古人釋經。精密如是。豈可摹摯一借義。附之他經耶。齊則可引持矣。論語何取乎借義耶。若可以猶整釋攝。齊。撓與洗益亦可釋攝齊耶。此所不敢從也。又士冠禮。有司徹攝酒下。皆注曰。今文攝爲聶。蓋聶有就義。故與攝通。就有附義。故與牒通。若展轉引之。豈說經之道耶。此所不敢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舉足又趨。注皆引論語正文。此劉君所據也。然有不可解者五。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以聘禮言之。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闕。鄭以朝禮言之。是論語此章首節。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非專爲聘禮。攝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聘禮記執圭入朝。鞠躬焉。疏。入廟門也。鄭不引論語。以廟門與公門不可混也。是論語此章首節。益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益非專爲聘禮。攝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過位一節。聘禮記無其文。以論語次第言之。若釋首節爲入廟門。則廟門之內。賓主皆在位。不得言過位。若釋首節爲入大門。則與鄭注入廟門之釋不應。且聘禮庫門內卽東行。不過外朝治朝之位。過位節指何地。不可解也。賓入門皇。注。皇自莊盛也。自莊盛不得釋圭而整齊。升堂讓。注。讓。舉手平衡也。舉手平衡。不得釋圭而整齊。不可解也。聘禮記記升堂之儀。如此之詳。不記攝齊。不可解也。記下階與降一等不同。文記再三舉足。則趨與沒階不同。文雖強比之。可通其義焉。然聖門何必爲此強比之經文。不可解也。鄙意儀禮各記。以爲出于子夏者。未必然。自以顏氏七十子後之說爲信。夫曰七十子後。則通秦漢言之矣。其作述豈能與論語本經抗行。卽如論語。以入公門章爲朝。執圭章爲聘。其次第自聘禮記勦入。并作聘禮。致出降一等之下。又追記執圭。次第全紊。雖注家強爲分別。而罅隙顯然。論語最精密。無此法也。其諸古者朝聘之儀。多相通。故聘禮記勦入公門節。并攝齊二節。其不相通者。則不可勦。故過位一節無文也。高明以爲何如耶。至劉君發此解。亦潛心讀書而得之。敬指爲立新義者。此章包注主朝禮。包氏建武時人。在鄭氏前二百年。自唐宋元明至本朝諸儒。皆承包義。故謂鄭氏于包氏立新義。劉君于古今各注家立新義耳。惟留意焉。

大雲山房文稿補編

惲敬 著

蔣子野字說

鉛山蔣心餘先生之孫權伯。名其仲子曰志份。字子野。而言于陽湖惲子居曰。說文。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臣錯曰。文質相半也。今論語從古文作彬。志份。今之人也。今之人與其文勝而史。毋甯質勝而野乎。故從今文。名曰志份。字子野。先生其爲之說。子居曰。權伯之言盡矣。吾何加無已。則請陳字說之始末。以爲志份進何如。古者冠而字。字有字辭。即祝辭也。漢之後。或移之詩。或移之文。至南宋而字說遂甚行。嘗有一人之集。多至數十首者。夫一世必有數十人能文。一人能文。必有字說數十首。何不憚煩若此哉。其美者不乏惡者。如腐粟然。體敗而精銷亡矣。將以爲實乎。則是如腐粟者。自治之不給。而焉能給人以爲名乎。則自一世而積之。自數十人而積之。自數十首而積之。嘻。溢矣。然抽卷則知其名。掩而問之。士人有不知者。若夫匹夫匹婦。目不與簡牘相接。聲不與文章之士相聞。至性所爲。照耀日月。百世聞之。皆爲起立。是故美言不足以章身。美譽不足以飾人。君子之道。自盡而已。心餘先生。在乾隆中。文質皆有以自見。權伯教其子。盍於心餘先生求之。若吾之碌碌者。無足以云。感權伯之意。故略陳之如此。

博婦

武進游民陳。以博破產。朝夕不繼。妻頗有姿首。嫁時衣飾。久償博負矣。陳復泥索之不已。妻曰。存一銀簪耳。昨落牀下。陳即睨牀下。得簪。笑匍匐入。妻隘其出。撻之。走至母家。無何。遂死。丹陽賀生亦好博。妻束氏。善持家。賀所破產。輒陰贖之。寄母家。後賀產盡。從妻之母家居。一日。于市場縱博。輸其褌。遂裸而返。束氏恥之。終身不與言。而日治夫饑甚謹。衣冠皆手料量之。夫死。攜其子與寄產還賀宗。爲富人。

惲子居曰。吾於束氏。見陳平狄仁傑之爲人臣焉。雖然。二君子者。委蛇以適變。堅忍以藏用。期於復漢唐之祚而

已。若東氏者。卽季札之於吳。叔鱣之於衛。奚以尙焉。後之君子。遇難處之故。毋謂事不可爲。爲之且毀吾之節。則或幾于道也已。

答莊珍藝先生書

珍藝先生閣下。往歲八月之下旬。得賜書。喜甚。至所獎云云。敬豈敢任邪。敬年二十時。常有志於古人。後年益長大。世事益逼。頽然俗人耳。今又以不嫻強作吏。而諸事叢脞。至與負販兒爭短長。其何以見有道君子邪。敬方自慚之不暇。而先生大進之。敬不得不易慚爲懼。非特慮辜先生。且慮吾黨以先生之言爲然。而深待敬。是先生之言。不實於天下也。雖然。不敢以不勉。何也。敬二十時。不知後此之日。下有今日也。自二十至今。二十五年耳。又安知後二十五年。不日上如二十時邪。是先生之言。未嘗不可實於天下也。敬不敢不勉也。十二月望前回縣。行臺省俱以方外待之。若束縛少弛。敬所以實先生之言。將於是乎始。春寒。惟一切珍攝。不盡及。

與衛海峯同年書

海峯大兄足下。十月中。得所賜書。以年伯六十壽序見屬。鮑曉香茂才來書。亦屢以爲言。敬已諾矣。因官事不暇。及今兩月餘。深以負此諾爲愧。然不敏之見。有不可不爲足下告者。足下如不以爲狂愚。請得畢陳之。壽序非古也。其原出於唐之中葉。天子以所生日爲節。賜天下醑。而臣之諛者。臚功德而頌之。今世所傳賀生日表。皆諛者之詞也。浸假而用之。以諛權貴有力者。浸假而有位大君子亦諛之。浸假而大君子亦受此諛。以爲固當。於是販夫販婦。牛童馬走。苟有年。必有諛者爲之壽。苟爲壽。必有諛者爲之功德之言。此非黃帝倉頡以來。書契之不幸也。天下之勢也。然自唐歷宋元。至有明之初。其文無一傳者。何也。違心之言。澆忍齟齬。必不能工。工矣。而羞惡之心不泯。則逸之而已。正德嘉靖以後。士大夫文集。始有壽序之名。爲詞要無可取。震川先生。有明文格之最正者。集中壽序八十餘首。皆庸近之言。稍善者。以規爲諛而已。不諛者。未之見也。本朝魏叔子。多結交淡泊奇瑋之士。爲壽序抑揚抗墜。橫驅別鶩。力脫前人之所爲。然不諛其事。諛其志。要之亦諛而已。夫震川先生。魏叔子。近世所

推作文之巨擘也。而尙如此。其他則又何責焉。且今之壽序。不經之甚者有二。曰名稱。曰有事。白虎通云。伯者長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兄弟長幼之義也。父之舅弟。爾雅曰世父。叔父。至漢尙沿之。疏廣疎受父子。並爲師傅是也。晉人始去父稱叔。王濟曰。始得一叔是也。於義爲不可通。姪者。女子對姑之稱。唐人始稱姪男。於義亦爲不可通。今天下於父之友。皆從而伯之。叔之。姪之。同歲者年之。同官者寅之。同學者世之。士大夫之口。嘈嘈如市僧之相呼。不可訓已。尺牘往來。苟且從俗。已不足稱。況筆之於序記雜文。是何說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至賢不肖相去。其等不啻累千萬而上下之。今壽草野者。非嚴子陵。陶元亮。不足名其高也。朝廷之臣。非寇忠愍。范文正。不足爲其任也。彼四人者。所遇之時。所行之事。於今之天下。何與哉。敬與足下。交至厚也。故敢陳之如此。足下如然之。則敬向者之諾。非季布也。以爲出蘇秦。張儀之口可矣。如足下以敬稍知作文次第。謂年伯高行。宜一表白之。則是書之力。未必不足以垂之于後。惟足下裁之。

上座主戴蓮士先生書

惲敬謹上書蓮士先生閣下。敬與弟子籍。二十五年於茲矣。中更多事。從遊之日。或及四五年而一遇。今且幾及十年。前者。伏聞騶從南還。走千五百里。以冀速見。在先生久諒其無奔走之習。干謁之私。敬又非敢妄附古人高義。忘其卑陋。與國家修政用才之說。所以急急如此者。何哉。竊見先生爲修撰之日。有侃然立身之言。爲侍郎之日。有淵然籌國之言。然敬之迂愚。未敢遽以爲必如是也。及至新喻五年。而聞之欣然。至瑞金四年。而聞之益欣然。昔人云。欲知宰相賢愚。視天下治亂。今天下事已定矣。敬以朝廷嘉慶七年後之設施。推之先生嘉慶五年前之計議。如軍籍之賞罰。計簿之哀益。刑書之輕重。吏職之進退。均有可意得其符驗者。固知聖神作述。權不下移。而陪輔遺忘。增繼高厚。今無有人居先生之右者。夫揣測之心。可極至微。盡至廣。天下後世。必以爲知言。此敬之所願見。願見者也。且敬之在門牆。蓋無以自拔于衆人者。見爲才則投之多齟齬。見爲德則守之多差池。終至名位後人。事業瓦散。然而先生視之。加於顯名高位。盛事大業之上。一則號於衆曰。氣節之士。再則號于衆曰。鴻達

之才。往者。西山中侍坐終日。所以期之于道藝者。益進之以不敢承不敢冀之言。此敬之所以願見願見。而爲之至今不安者也。悽悽之忱。不覺覩縷。惟曲諒之。回縣後。事尚平甯。惟無暇讀書。又筋力智慧。皆不如前。恐終于無成。常深悚愧耳。七月十九日。惲敬謹上。

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聞數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悲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悽悽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旆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如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問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興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于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慎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平。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歉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平。戾乎。由

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宄。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勿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闈而夕得旨者。何憂其不達邪。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生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院司之權。院司懼府州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大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卽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筭三十三萬人。雖不至遍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大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卽如萬載之部案。以大清之民。居大清之土。爲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謫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卽如零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媪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媪之姦不實。而零都之是非惑矣。卽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煨煉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煨煉。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卽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顧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贅且愚。則請繼自今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邪。不可用邪。皆敬之幸也已。二月二十五日。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

與王廣信書

箕山先生閣下。前月旌旆駐南昌。先生所以慰藉敬者。良厚。甚感甚感。承命作西園記。幕府豪雋。海內賢士大夫。衆矣。而以屬不肖。不肖雖庸劣。何敢固辭。然竊有復于先生者。記之體。始于禹貢。記地之名也。考工記。記工作之法也。坊記。表記。樂記。檀弓。記言記事之法也。其體當辭簡。而意之曲折能盡之。是故退之畫記。汴州水門記。其正也。子厚八記。正而之變矣。其發也。以興。其行也。以致。雜詞賦家言。故其體卑。其餘唐宋元明諸名家。作記如作序。如作論。而開其始者。亦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是也。退之守袁州。不能至洪。故爲文不得。不如是。今先生所築之西園。敬未獲于燕聞之日。與先生銜盃酒。彈琴賦詩。逶迤遊處其間。若是。則所作之記。亦如新修退之滕王閣之記而已。夫滕王閣。一也。三王作賦。序記于前。退之作記于後。可言者。三王旣言之矣。退之恥蹈之。故破壞文體。而不顧。蓋陳陳之惡。甚于破壞。如不羈之士。尙可與言。而臚顏恰高齒屐。挾兔園冊子。論古于大雅之堂。未有不粲于人之齒者也。夫退之于三王若是。今敬後退之千餘載。西園去滕王閣七百里。而爲記。乃蹈退之。其粲于人之齒。又當何如。然而西園者。敬固未嘗至也。則欲如子厚之八記。有所不能。如汴州水門記。有所不能。如畫記。有所不能。今所呈本。不得已之作也。而文采又劣甚。先生庶諒其謹慎。而有以教正之。六月十八日。惲敬謹上。

秋潭外集序

敬爲縣官於越東及南楚。幾及十年。常意汲長孺恥爲令。其生平伉直而已。而古者聖賢豪傑。皆屈身爲之。於是欲於其閒。求深博非常之士。以圖爲天下之故。夫天下者。縣之積也。未有不能治小。而能爲其大者。乃久之。而於越得一人。曰李贇。芸許齋。於楚得一人。曰彭淑。秋潭。許齋爲人和而詳。其治一以休息爲務。秋潭沈毅。好切言高論。所歷崇仁。弋陽。瑞金。吉水。浮梁。振綱舉凡。釐條搜目。祈於大適而後已。二人皆喜學問。能文章。許齋與敬無交。獨於衆中。察其爲人之所以然。秋潭於敬過從無時。所言皆相勉以不及。然秋潭獨身在楚。十有九年不遷。許齋則公卿多引重。天子亦不以常吏視之。雖止遷軍司馬。假守大府。不可謂得行其志。而秋潭益卑滯矣。秋潭得上

考。且滿三年。復不遷。奏換臨川。其子弟與及門。刻其爲縣官雜文。曰秋潭外集。敬讀而悲之。以爲吾秋潭而所施。止於如是。後之人見其書。當亦有所慨然也已。

沿霸山圖詩序

余少讀退之南山詩。及子厚萬石亭記。小邱記。喜其比形類情。卓詭排蕩。及長。始知其法。自周秦以來。體物者皆用之。非退之子。厚詩文之至者也。莊子曰。芻狗之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昔人之已言。其諸亦能言者之芻狗乎。瑞金多石山。往往一石爲一巒。一石爲一嶺。一厓。惟沿霸諸山。皆千萬石爲一巒。一嶺。一厓。余數過欲狀之。終無以自別于退之子厚之所言者。爰使戶曹史賴穀。分爲十圖。以盡其勢。而余與諸同志。舉觴而詠之。至退之以重望。自山陽改官京曹。方有大行之志。故其詩恢悅。子厚負覺遠謫。故其文清瀏而迫隘。余小生。樂志下僚。所言亦有相稱者焉。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宇達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是辜詔旨也。敬時吏於浙。聞而賢之。四年。敬請檄吏部。復往浙就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敘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勁菴先生。與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壽子孫。於燕間爲會以衍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尙古昔。於是知達甫之賢。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自進。曰。吾將以爲天下也。一旦宦達矣。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謀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已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耶。達甫未通籍。其高尚宜矣。如九老者。當求其治民之道。勤慎爲國之意。所以不愧去者何在。不當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之織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嗜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失之鄙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敬今仕宦方始。恐進退皆負。無以復見達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達甫之益我也已。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攝山在金陵迤東四十里。江總持棲霞寺碑曰：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曰攝山。莊達甫遊而樂之，爲攝山采藥圖。其友惲敬子居爲之序。序曰：吾始聞達甫之名，于張臯文。臯文不妄譽人，而以達甫爲有道之士。及見達甫，其貌克然，其色油然而，其神端然。若有不可干者。更七年，復見達甫，克然油然而，而窮窮然而斂，休休然而止。達甫於道，其益進耶？吾聞古之有道者，其血脈心志，事爲無不治也。故年壽可至大。齊記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是也。至秦漢方士，乃有不死藥之說，是故由至人言之，以人治物之生也。由方士言之，以物治人之生也。以物治人之生，必其生本不全，生本不全，則物之能治與不能治，俱在不可知之數矣。是故以金石，或暴吾氣，以禽獸蟲魚，或亂吾神，以草木或瘠吾形，槁吾藏，自有方士以來，效可觀也。列子曰：肆之而已，勿雖勿闕。莊子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彼二子者，于道未爲至也。然言養生若此，無他說也。達甫志古之道，躬敦潔之行，其于二子，不相師也，而豈爲二子之不爲者耶？雖然，達甫之于世，蓋泊然矣。陟山之高，循水之深，此圖其有所託耶？抑性情有得乎此，而不能喻之人也。是又非吾之所能盡也已。

小河馬氏譜序

敬年十九，從先府君授經小河馬氏。後十年，子寬從，而子由復往授經，故敬兄弟於馬氏多同舍生。及受業弟子。嘉慶二年，馬氏修其宗支譜，徵序於敬。按譜，明永樂中始輯，迄今凡十一修矣。敬爲之條其前後，去其衍復，得若干卷。序曰：小河著姓，王氏馬氏爲最。王氏凡二十一望，或自殷，或自周，或自齊，自魏。今天下多冒太原瑯邪，偵矣。馬氏專望扶風，自趙將馬服君，然馬適氏，馬師氏，乘馬氏，騶馬氏，馬矢氏，世無有行者。其諸皆冒馬氏歟？今小河馬氏，由小河而上之，爲臨安，由臨安而上之，爲和州，由和州而上之，爲扶風，皆明白有原委。其自馬服者，爲猶信，且其譜自扶風至臨安，爲繫以屬之，而表不及焉。以爲不可盡信也。自臨安至小河，爲繫以屬之，而表及焉。以爲可信也。夫以遠爲不可盡信，以近爲可信，則譜信矣。譜信而後宗無淆，宗無淆而後子孫可以親，可以殺，可以孝。

弟。此不易之理也。蘇洵氏之言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夫所謂孝弟者。其究極何哉。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化其官。如是爾矣。敬既與馬氏交。又善其譜之可信。故推其義如此。

羅坊鄉塾記

自北宋以後。天下府州縣學之師。皆注於吏部。弟子則提舉遴而進之。期會考課。皆束以官中三尺之法。故其敝。師與弟子相羈縻而已。書院盛于南宋。師弟子皆有道德者。聚同志以爲學。其後大者屬之行臺省。小者屬府之守。州之刺史。縣之令長。師多得之游揚請謁。弟子以當事者之好惡。爲去取往來。其敝也。不歸於盡廢不止。新喻緱山書院。始於康熙三十二年。有屋二十楹。田二頃。其所入不足以豐學人。又以年久。規法多損失。縣之士李世輔等。請建都塾於羅坊。凡鳩資若干萬。買田若干頃。爲屋若干楹。嗚呼。世輔之意則善矣。然有不得不爲世輔進者。大率府州縣學。官學也。書院。私而歸之官之學也。鄉塾。私學也。官則其情易疎。私則其法易紊。豈可不思其卒哉。且今之程於學以爲之等者。經義。詞賦。策論而已。其善教之。則經義。詞賦。策論。皆可以驗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所得。不然。又何取乎是哉。爰爲之定其條教之有益者。而爲之記。

西園記

敬行天下山水。浙西嚴陵江上。最爲清遠。其山南至衢州。西折入廣信。衢州之南。廣信之西。山多赤而瘠。無夷猶澄徹之觀。唯廣信清遠如嚴陵江。敬前自浙往貴州。過廣信。樂之。今不至已十五年。而朝暮之頃。開櫺拓幔。巡廊廡。涉籬落。常若有廣信之山。遇于吾目中者。諸城王箕山先生。以曹郎出守是邦。因事至南昌。過敬。言及廣信之山。且言治西有廢園。周幾五百弓。多古樹。暇日稍理之。窪者爲池。高者爲山。爲亭一。爲廊一。爲草堂三。左右雜蒔花藥。羅羅然。而古樹數十章。亦如得知己。遇勝遊。濯然有異於昔。堂之四圍。皆山也。顏之曰見山。常與有性情。能文章者。遊詠其間。而以記屬敬。敬思子瞻凌虛臺記。近于傲。子厚永州新堂記。近于諛。傲與諛。皆非也。然子厚比政事言之。子瞻感慨廢興而已。豈非子瞻爲失。而子厚爲得邪。夫守令未有不宜于民。而可自逸于山水者。箕山

先生至廣信未幾。而治行之善。達于遠邇。敬知四圍之山。不騰笑于堂上矣。遂書所言而爲之記。

曹孝子小傳

曹孝子名良輔。陽湖人。幼孤。父遺屋一間。孝子業蕪髮養母。母病。聞人言縣西觀音山。有仙人草能治。冒大雪。走厓下求得之。母病愈。更十年。復病。孝子復往求。恍惚見僧伽藍所事觀音尊者謂曰。汝母不起矣。汝孝。藥聽持去。然無益也。此後三年。汝當來吾所。孝子得藥持歸。母已氣絕。鬻屋以葬。因寓其姊之夫家。三年。而孝子卒。鄭清如先生曰。仙人草華于雪中。華赤者。黃金色。爲綠。白華青綠。生厓石隙。子弟妻爲父母。爲兄。爲夫。求皆得之。他不能得也。

論曰。世多事觀音尊者。敬嘗觀法華普門品。直喻言耳。元沙門以爲見優婆夷身。益飾妄不可信。然孝子所感何哉。誠之至。則物生焉。天地之道也。錢塘天竺山。自宋祀尊者。無虛禱。以天下人之心信之。至七百餘年。其應宜矣。敬于是知聖人之所以動天地。致萬物者。亦非有異道也。

書圖欽寶事

乾隆四十六年。回子馬明生煽亂。事未起。就禽。送蘭州獄。其徒蘇四十三。統賊數萬來圍城。涼州總兵圖欽寶。以兵三千赴援。不得入。圖欽寶者。索倫人。從誠謀英勇公大學士阿桂。平大小金川宿將也。時布政使王廷贊。率民兵固守。誅馬明生於堞下。賊氣懾。攻不利。退屯城西南黃華山。山東塹深澗。澗東爲龍尾山。尾注澗身。環城南。迤而東。圖欽寶乘賊退入城。復出營龍尾山。扼賊衝要。賊不敢攻城。戶部尙書和珅者。始用。奉命視師。至軍之日。促戰。圖欽寶諫不聽。跪而請曰。賊氣尙盛。兵過澗。澗斗絕不可退。悉糜爛矣。總兵已諜探山後路。兵得貫賊屯。由山後歸乃可。今諜未反。勢必敗。且事重。上會遣大將軍來。大將軍者。大學士阿桂也。和珅聞圖欽寶需大將軍。遂叱曰。汝梗令邪。明日不戰。吾斬若矣。圖欽寶起至軍門。泣曰。死耳。如軍事何。既明日。率五百人過澗。賊披靡。轉戰益深。隔山望塵。益益遠。賊嘩甚。壯勇侯海蘭察。遂望塵全奪入。期拔出圖欽寶。圖欽寶已盡沒。而圖欽寶所遣諜適

至。乃力戰自山後路還入城。是時和珅立馬龍尾山觀戰。賊伏精騎襲之。龍尾山大營。隨和珅入城。城復閉。後大將軍至。斷黃華山汲道。賊亂。連戰破之。禽蘇四十三。而購圖欽寶尸。卒不可得。得所服禪。招魂以殮。軍中皆下泣焉。

朱石君尙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臯文

有大比邱。出閻浮提。得自在身。于是身中。因心爲因。緣眼爲緣。和合諸色。日光月光。及燈燭光。照上照下。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生滅顛倒。有色住色。有想住想。無色無想。住無色想。因生得住。因住得生。如是生住。亦俱變滅。如是變滅。復爲生住。於是比邱。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無生法。生既無有。無亦歸無。于無無無。我生衆生。一切自在。吾問比邱。生既云無。觀于何着。眼觀住眼。心觀住心。心眼住觀。復非無義。譬如如來。住世演教。五十六年。其住世時。生則爲有。有則非無。若言此生。于無無中。因無忽有。即此忽有。已非無無。若言此生。于有執有。亦歸無無。當其未歸。已定爲有。若言此生。即有爲無。即無爲有。非無非有。已將無有。對作因緣。于無無義。亦爲歧誤。是知比邱。無生之說。無有是處。有大尊師。隨九種仙。跨月躡日。入人間世。于人間世。見諸種種。不淨因緣。守尸鍊尸。作逆理法。常于屏處。授受秘密。妄語坎離。作諸譬況。令被徒衆。如入千門。重疊屋壁。迷不得出。豈知有形。終于腐朽。雀鼠五年。鵲兔十年。如是相乘。及百千年。百千萬年。各有因緣。非可強者。其中能智。不爲戕損。或加節養。于定數外。得更延久。如何秘爲。長生妙訣。又或矯說。殺生長生。學死不死。以此貪戀。遂成墜落。心覲眼遇。涉諸魔怪。于是尊師。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長生法。以形納氣。以氣納神。神得氣得。形得委脫。合體虛漠。爲性命根。先後天地。無不存者。吾問尊師。長生之理。既同虛無。虛無無體。無形氣住。則此形氣。必非長生。如何又言。納形納氣。若言形氣。歸納虛無。形氣既無。已名爲死。若言性命。不立形氣。形氣漸泯。性命長生。則彼凡夫。亦同漸泯。如何不言。性命常在。若言性命。必修鍊成。始不隨形。同歸漸泯。則此性命。純藉作爲。于其本體。虛無之說。亦爲歧誤。是知尊師。長生之說。無有是處。惟吾導師。大人先生。隨衆生生。心生形生。無障礙法。如微妙華。生大雪中。胚胎蓓蕾。應時怒茁。上下參差。因

風動搖。日喜露歡。一切因緣。如是如是。如陂陲石。安着大地。水沃不入。火藏不熱。雲蒸濕浮。苔妍草英。歷落布濩。蘊積金寶。光怪發鬱。一切因緣。如是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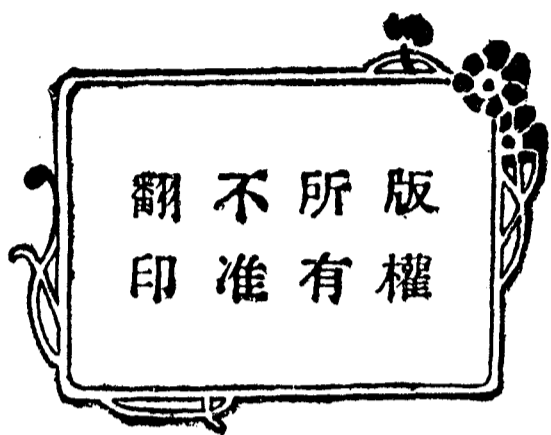
先祖大雲山房古文兩集。共八卷。咸豐庚申歲。家藏原板。燬於兵燹。今念孫重刻於蜀。又行笥中。攜有尺牘一卷。附置於後。其通例向刻卷末。今列於卷首。以便省覽。同治八年秋七月。孫念孫謹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大雲山房文稿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惲敬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天馬

林文忠公政書

林則徐著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寄費掛號一三角分)

林則徐先生爲一代名臣。忠誠體國。獨有千秋。是書爲林文忠公疏稿。計三十七卷。當時海內士大夫。爭相傳誦。讀此可知林公之生平、居官、行政之大略。如景星慶雲。照耀天下。郁郁然動人瞻仰。而不能自己也。

世界書局發行